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從政府間談判到公眾外交：日本食品輸台議題下的跨國政治

From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s to Public Diplomacy: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ver

the Issue of Taiwan's Import Ban on Japanese Food

梁豐綺

Feng-Chi Liang

指導教授：郭銘傑 博士

Advisor: Jason Kuo,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July 2023



誌謝



自 2021 年暑假迄今三年之間，日本福島五縣食品輸台問題，從台灣申請加入 CPTPP 之際再受矚目，至「反萊豬公投」影響下前途晦暗不明，再到 2022 年 2 月終於開放。在此現勢脈動下，本篇論文亦終於告一段落。

本篇論文得以寫就，首先須由衷感激指導教授郭銘傑老師。郭老師在題目發想、大綱構思、研究執行、以及寫作各階段的傾囊相授，使我在碩士班獲得紮實的學術訓練，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乃至社會科學方面建立專業素養。郭老師也為我提供許多學習機會，特別是擔任「國際關係」的助教，讓我能支應在學期間基本開銷之餘，更磨礪多方位的工作能力。郭老師在待人接物上的耳提面命，在生涯規劃上的諄諄教誨，亦令我深受啟發，是我將來受用不盡的寶藏。

同時必須感謝口試委員李世暉老師與鄭子真老師，由日本研究的專業視角，在大綱階段給予寫作架構、訪談對象方面的建議，並在最後口試階段具體提出多項修改意見，為我的論文予以斧正，更點出額外的研究價值。當然也需要向八位受訪者致上謝意；若缺乏這些受訪者分享的實際經歷及專業見解，便無法順利拼湊此案例相關脈絡的完整圖像。碩班期間修習過吳玉山老師、廖小娟老師、蔡季廷老師、陶儀芬老師、唐欣偉老師、童涵浦老師的課程，亦是成就我完成論文的養分，老師們的悉心栽培我會謹記在心。還要感謝大學期間台大歷史系對我的薰陶，在文獻閱覽、文本分析、乃至文章寫作方面帶來相當程度的助益。此外，政治系辦王辰元助教在行政事務上值得信賴的支援，也是不可或缺的，謝謝王助教。

最後且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謝我的父母。感謝他們這二十六年來對我的提攜拉拔；感謝他們總是不辭辛勞工作，讓我能無後顧之憂地完成學業；感謝他們始終支持我朝興趣前進，卻也時常提醒我要記得休息。我的父母從不干涉我在生涯上的抉擇，更不曾對我施加要飛黃騰達的期許，他們只相信我會懂得為自己負責。父母對我的全然信任與鼓勵，毫無疑問是我能堅持至今最關鍵的動力。能作為他們的孩子，我感到很幸運。這篇論文功歸於我的父母！

梁豐綺 謹誌

2023 年 夏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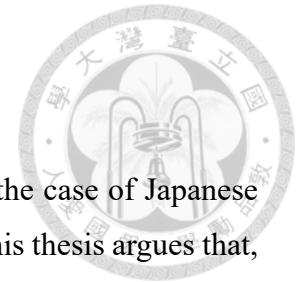


公眾外交能否被用以解決貿易爭端？基於 2011 年福島核事故後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的案例，本文主張日本政府在政府間談判外，更企圖採用公眾外交途徑，解決台灣針對日本食品的非關稅貿易壁壘。根據台灣當地新聞報導、世界貿易組織特定貿易關切討論會議摘要、日本官方機構網站、媒體採訪、以及半結構訪談的初級資料，本文闡述台灣社會的食品安全疑慮，特別是 2018 年所謂的「反核食公投」，在台灣政府面對日方要求時發揮的作用，並展示日本政府如何透過公眾外交化解台灣民間對福島五縣食品貿易禁令的支持。作為首篇全面檢視此一議題的學術研究，本文不僅縫合國際貿易談判與公眾外交這兩個學術領域，更重新發現公眾外交「資訊傳播」的功能，乃至其處理兩國貿易爭端的潛力。

關鍵詞：公眾外交、非關稅貿易壁壘、食品安全、日本食品輸台議題、反核食公投、福島核事故



ABSTRACT



Can public diplomacy be used to resolve trade disputes? Based on the case of Japanese food exports to Taiwan after the 2011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in addition to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dopted a public-diplomacy approach to resolve the non-tariff trade barriers against the Japanese food imports to Taiwan. According to local news reports in Taiwan, summaries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Specific Trade Concern (STC) discussions, official website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edia interviews, along with primary data from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s, this thesis elucidates the crucial role played by the food safety concerns in Taiwanese society, especially the so-called “Anti-Nuclear Food Referendum” in 2018, whe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faced demands from Japan. This thesis also shows how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itigated Taiwan’s domestic support for the ban on food trade from the five prefectures affected by the Fukushima incident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A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is issue, this thesis not only bridges the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 and public diplomacy but also rediscovers th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its potential to resolve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Keywords: public diplomacy, non-tariff trade barriers, food safety, Taiwan’s import ban on Japanese food, Anti-Nuclear Food Referendum,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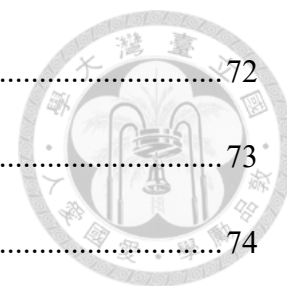


目錄



摘要	i
ABSTRACT	iii
目錄	v
圖表目錄	i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問題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
第一項 研究範圍	3
第二項 次級資料	5
第三項 初級資料：半結構訪談	6
第三節 研究貢獻預期	7
第四節 章節安排	8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1
第一節 政府間談判的途徑	11
第一項 作為貿易障礙的非關稅措施	11
第二項 特定貿易關切機制之效用與限制	12
第二節 公眾外交的途徑	13
第一項 公眾外交之概念及其演變	13
第二項 公眾外交在日本	16
第三節 文獻評述	18

第三章 理論架構	23
第一節 台灣民眾的非物質性利益	26
第二節 台日政府間談判之局限	27
第三節 民主與貿易自由障礙	29
第四節 公眾外交之潛力	31
第四章 政府間談判的過程及瓶頸	35
第一節 馬政府時期	35
第一項 禁輸開始	35
第二項 出師不利	36
第三項 和食與黑心油	39
第四項 偽標事件與管制升級	40
第五項 跛腳鴨	43
第二節 蔡政府時期	46
第一項 燙手山芋	46
第二項 公聽會風波	51
第三項 反核食公投	56
第三節 小結：政府間途徑的失靈	61
第五章 日本食品輸台議題下的公眾外交	63
第一節 濫觴：初期的公眾外交	64
第二節 日本政府直接對台灣社會	66
第一項 JENESYS	66



第二項 日本交協官網.....	72
第三項 Fukushima Updates.....	73
第四項 委託網紅推廣.....	74
第三節 經日本社會對台灣社會.....	76
第一項 福島前進團.....	76
第二項 福島，你好嗎？.....	78
第四節 經台灣地方政府對台灣社會.....	80
第一項 地方政府首長訪問.....	80
第二項 在野黨態度之轉化.....	85
第五節 小結：旨在說服與宣傳的公眾外交.....	90
第六章 結論與展望.....	93
第一節 結論.....	93
第二節 研究貢獻.....	94
第三節 研究展望.....	95
參考文獻.....	97
附錄.....	133
附錄一 日本食品輸台議題大事紀.....	133
附錄二 受訪者同意書.....	141
附錄三 訪談大綱.....	142
附錄四 訪談逐字稿.....	143



圖表目錄



圖 1 國際貿易法與公眾外交文獻之關聯與缺憾.....	21
圖 2 理論架構圖.....	25
表 1 訪談對象名單.....	7
表 2 歷次有關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的 JENESYS 2.0 計畫.....	71
表 3 台灣縣市首長 2014、18 年之黨籍及接受沼田代表與泉代表參訪之順序.....	83
表 4 沼田代表與泉代表就任及參訪行程之確切日程.....	84
表 5 國民黨執政縣市首長 2016 年 11 月與 2022 年 2 月相關發言之對照.....	88
表 6 福島食品進口解禁民眾態度調查 (TVBS)	9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宮城縣以東的近海發生了日本觀測史上規模最大的地震。該地震所引發的巨大海嘯，不僅侵襲了日本東北地區以至關東地區的多座沿海城市，更嚴重損毀了「福島第一核電廠」內的多種設備，進而導致大量的放射性物質外洩，致使周圍的生態環境遭受污染，是謂「福島核事故」。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後，全球共有 55 個國家／地區對日本食品實施了進口管制措施，台灣便屬其中之一。台灣政府自當年 3 月 25 日開始全面禁止日本福島縣、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千葉縣共五縣（以下簡稱「福島五縣」）生產製造的食品進口，並要求九大類日本輸台食品必須通過邊境的加強查驗方得以進口。

隨著日本食品多年來的檢測結果均未超標，而且絕大多數已是零檢出（未滿檢測下限值），前述實施管制的大部分國家都在 2015 年前陸續放寬，抑或全面解除管制。然而，台灣在 2015 年 5 月卻進一步要求日本食品在進口時一律檢附「產地證明」及「輻射檢測證明」。在此期間，對日本全境食品加強進口管制者，僅台灣與韓國；未參照日本國內出貨管制對象，對日本部分地區採取全面禁止進口措施者，亦只有台灣與中國。儘管台灣在 2022 年 2 月首度放寬相關管制措施，其所維持的限制相比大多數國家仍更為嚴格。¹

根據日本財務省的數據，2002 至 2009 年間，以水果及蔬菜而言，日本對台灣的出口金額在全球佔比都超過四成，甚至突破一半；以日本東北盛產的蘋果而言，對台灣的出口量在全球佔比則一直維持在 90%以上（佐藤敦信，2011）。根據日本

¹ 自 2022 年 2 月 21 日起，台灣對日本食品的進口管制，從針對特定地區的全面禁止，改為針對特定品項的禁止，但仍不只限於日本本地限制流通的品項。此外，以往產地證明與輻射檢驗證明的檢附要求，以及邊境輻射檢驗的措施，則在微調品項範圍和查驗強度下繼續維持。相對地，除了中國、韓國、澳門及香港外，其餘曾因福島核事故而管制日本食品進口的國家或地區，均已完全解除管制，或僅要求部分產品檢附輻射檢驗證明。

農林水產省的統計（農水省，2023），日本農產品出口至台灣的額度，在全球各國家或地區中歷年皆是名列前茅：台灣在 2009 至 2016 年間皆居於第三位，2017 至 2022 年間則位列第四，且幾乎都是第五位的兩倍。

是故，「如何敦促台灣政府開放進口福島五縣的食品？」此課題近年來可說是日本政府在國際政治經濟方面的焦點，也是台日關係發展的主要絆腳石之一。日本政府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間，曾就台灣針對日本食品的管制措施，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下稱「世貿組織」）多次提出「特定貿易關切」（Specific Trade Concerns；下稱 STCs）。其中，涉及《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下稱 SPS）協定》的 STCs 於 2013 年 6 月開始，前後總共提起八次；涉及《技術性貿易障礙（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下稱 TBT）協定》的 STCs 則於 2015 年 6 月提過一次。²然而，儘管目前經過檢驗的日本輸台食品皆符合日本及台灣制訂的標準，台灣政府對於日本進口食品的貿易管制在 2022 年 2 月前都未放鬆。由此看來，在日本食品輸台議題上，STC 機制未能順利促成進口管制的解除或放寬。

實際上，台灣社會在此期間對開放的排拒乃至反彈始終強烈。特別是，2018 年 11 月台灣舉行了一項題為：「你是否同意政府維持禁止開放日本福島 311 核災相關地區，包括福島與周遭四縣市等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之公民投票。該項俗稱「反核食公投」的公投案，其投票結果為：約 779 萬票贊成（同意），約 223 萬票反對（不同意），亦即將近八成的台灣選民不接受福島五縣食品的開放。根據《公民投票法》的規定，台灣政府必須遵照此項公投結果，在兩年內（即 2020 年 11 月以前）維持既有的管制措施。³除了法律的約束力之外，該公投結果亦可能在政治上使台灣政府承受到不可忽視的壓力。當台灣的政府必須顧及國內民意，且其決策已實質上受制於國內法，日本政府若欲使台灣解禁福島五縣食品，便可能需要由他

² TBT 適用於技術法規（technical regulations）、標準（standards）以及合格評定程序（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等非關稅管制措施。SPS 則處理國際貿易給人類、動物和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帶來的一系列具體風險。在範圍方面，兩項協定之間沒有重疊。

³ 《公民投票法》第 30 條第 6 項：「經創制或複決之重大政策，行政機關於二年內不得變更該創制或複決案內容之施政。」

們自己來說服台灣民眾，促使台灣民眾同意開放。這一種以他國社會的普羅大眾（public）而不是國家代表（representatives）為對象的外交活動，即所謂的「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

循此，本研究旨在探究以下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在日本食品輸台問題中，為何「政府間談判」的途徑會面臨瓶頸？第二，在政府間談判失靈的情況下，日本政府為何需要採取「公眾外交」的途徑來解決此貿易問題？第三，在實務上，日本政府如何針對此問題向台灣社會推行公眾外交？本研究將嘗試從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跨國政治的視角，主張日本政府確實已透過公眾外交企圖解決日本食品輸台問題，其緣由係台灣的國內因素才是導致該進口管制維持的關鍵，而此前台日政府間談判所以難有進展，亦正是因為這些國際層次的交涉，無法回應台灣社會對福島五縣食品安全性的疑慮。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第一項 研究範圍

為回答以上課題，本文將研究範圍設定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福島核事故發生後，迄 2022 年 2 月台灣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的期間，關於日本食品輸台議題，台日政府間的各式交涉、台灣政府與國內行為者的互動、以及日本政府向台灣社會推展的公眾外交作為。本文所謂的台日政府，意指兩國中央層級的行政官員。台灣方面除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及經濟部外，主要尚包含以下單位：

- 一、主管食品邊境查驗、食品安全風險管理的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及其下的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⁴
- 二、主管農產品銷售的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及其下的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下稱「防檢局」）
- 三、主管輻射安全管制、環境偵測的原子能委員會（下稱「原能會」）

⁴ 2013 年 7 月 23 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衛生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其下「食品藥物管理局」亦隨之升格為「食品藥物管理署」。



四、負責協調中央及地方權責機關處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食品安全辦公室（下稱「食安辦」）⁵

五、負責執行外交部對日相關業務的「臺灣日本關係協會」及其前身「亞東關係協會」（下稱「亞協」）

日本方面則主要包括內閣總理大臣（又稱日本首相，下稱「日相」）、外務省、經濟產業省（下稱「經產省」），以及下列單位：

一、厚生勞動省（下稱「厚勞省」，相當於台灣的衛福部）

二、農林水產省（下稱「農水省」，相當於台灣的農委會）

三、福島核事故發生後職司災後重建的「復興廳」

四、負責執行外務省對台相關業務的「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及其前身「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以下統稱「日本交協」）⁶

此外，由於日本政府體制屬於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不僅閣員從國會議員產生，內閣施政亦須對國會負責，故本文也會留意日本國會議員，如安倍晉三胞弟且與台灣朝野立委關係深厚的自民黨眾議員岸信夫、以及最具規模的跨黨派友台議員聯盟「日華懇談會」（下稱「日華懇」）⁷等角色的相關行動。

⁵ 鑑於處理食品事件需要跨部會協調，台灣政府曾先後成立「食品安全會報」（2009 年）、「食品藥品安全會報」（2013 年）、及「食品安全推動工作小組」（2014 年 9 月 1 日）。因應黑心油事件，「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於 2014 年 10 月 22 日由「食品安全推動工作小組」擴大成立，旨在「協調中央及地方權責機關預防及處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並推動食品雲端作業之建置」，是為常設性任務編組（食安辦，2022）。

⁶ 根據外交部簡介，中華民國與日本於 1972 年 9 月 29 日斷交，日本於同年 12 月 1 日成立「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方亦於隔日成立「亞東關係協會」，在內政部登記為人民團體。亞協與交協作為兩國間事務溝通與互動平臺，繼續維持雙邊經貿、文化交流、技術合作等非政府間實務關係。亞協雖屬內政部登記之人民團體，實質上則由外交部及經濟部派員組成，執行外交部對日相關業務。繼 2017 年 1 月 1 日「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更名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後，亞東關係協會亦於 2017 年 5 月 17 日更名為「臺灣日本關係協會」（外交部，2021）。

⁷ 「日華議員懇談會」係日本國會最大之友台議員組織，成員人數長期維持在 200 名上下，佔日本國會議員比例可達三分之一。該組織的宗旨是在日本與中華民國（台灣）斷交後，維持雙邊國會議員的交流。其前身為日本自民黨 1973 年成立之「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1997 年與新進黨之「日華議員聯盟」合併，擴大而成如今的超黨派議員聯盟（外交部，2023）。

除了前言提及的世貿組織 STC 討論，上述各行為者在其他場域的交流，諸如日本官員來台遊說立法院、台灣官員親赴考察福島五縣、雙邊高層會面、台日經貿會議等，也在本文所謂台日政府間交涉之範疇內。至於台灣國內的行為者，則將包含一般民眾、立法委員、地方議員、主流政黨以及媒體。筆者將觀察這些台灣國內行為者的意見與立場如何形成、鞏固、然後左右了台灣政府的決策，以至後來又是如何軟化、轉變、最終接納了台灣政府的提案。

最後，針對「公眾外交行為」，本文將採用較為寬廣的定義，舉凡日本官方對台灣中央政府以外的台灣社會促進相關資訊傳播的舉措，均會被納入本研究的視野。因此，本文觀察的公眾外交行為，在對象上將不限於一般民眾，包括各時期的在野黨派或地方政府首長，也會因為他們作為組織人民、反映民意的角色，屬於台灣社會的一部分，從而被認為是日本政府想傳遞訊息的目標。在手段上，亦無論是日本政府自行籌備與執行相關活動，抑或協助民間團體間接推廣資訊，皆會被本文視作在進行公眾外交。

第二項 次級資料

筆者主要將對現有質化、量化的資料進行系統性閱覽，以梳理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的事件始末，並且彙整日本政府就本議題對台進行公眾外交的事例。本研究預計針對研究問題的各個層面，分析新聞報導、世貿組織資料、政府公告、官網資訊、媒體採訪等來源的次級資料。

在政府間談判的層面，筆者將根據台灣三大報收錄在官方電子資料庫的新聞報導，即《聯合報》之「聯合知識庫」、《自由時報》之「自由時報電子報」、以及《中國時報》之「知識贏家」上的資料，以時間先後為軸線，詳細闡述自 2011 年「福島核事故」發生以來，台日雙邊就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管制問題在政府層次互動的具體經歷。爬梳相關報導之餘，本研究同時會檢視世貿組織 SPS 委員會針對有關的 STC 討論之歷次會議摘要。需要申明者，鑑於不同報紙有不同的政黨傾向，筆者在檢閱新聞報導時，將迴避「社論」或「讀者投書」這類可能反映特定立場的版面，僅就事實性的文章盡力客觀地還原歷史經過。

在公眾外交的層面，筆者則會以日本外務省推動的 JENESYS 計畫、日本交協官網、以及日本復興廳經營的 Fukushima Updates 網站為例進行介紹，並且根據

nippon.com 的採訪報導，介紹「福島，你好嗎？」這項發自民間但也受日本官方支援的計畫。此外，本文亦會從日本交協官網「最新消息」的紀錄中，窺探日本駐台代表在「反核食公投」後的訪問行程，並且再次透過對三大報的檢索，彙整並對照福島食品議題最受關注的兩個時期（即 2016 年 11 月及 2022 年 2 月）國民黨執政縣市首長的相關發言。

第三項 初級資料：半結構訪談

由於次級資料可能難以還原政府決策環境及公眾外交執行的細節，筆者還將透過「半結構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獲取更為具體的初級資料。因此，本研究揀選訪談對象，係以其能提供豐富資訊為標準，並嘗試輔以「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由既有訪談對象分享的資訊進一步接觸潛在的對象。筆者自 2021 年 11 月開始接洽受訪者。

具體而言，筆者會根據研究問題擬定訪談大綱。在邀訪時，便會提供該訪綱，並告知研究目的與受訪者權益。「受訪者同意書」與「訪談大綱」請分見附錄二及附錄三。受疫情影響，本研究的訪談形式主要是視訊或電話訪問，面訪僅有一場。每場訪談時間 20 分鐘至 1 小時不等，多數都經受訪者同意後予以錄音，只有一位受訪者不同意錄音但允許筆記。在訪談過程中，筆者會彈性調整訪談的問題及其順序。最後，筆者會將錄音檔留存的口述資料、或筆記中的訪談內容轉錄成逐字稿，進而加以分析與詮釋。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可大致區分為台灣政府、台灣社會、日本政府民間協力者以及相關專家四個方面。由於台灣於 2016 年經歷政黨輪替，筆者在台灣政府方面，分別就馬政府時期與蔡政府時期尋找訪談對象。此外，因無法直接訪談日本交協或日本政府的內部人員，筆者轉而嘗試從長期關注本議題且與台日政府密切互動的專家學者方面旁敲側擊。至於台灣社會的方面，有鑑於相關的民意輿論已可由上述新聞報導的次級資料獲得足夠資訊，筆者另僅選擇一位主導「反核食公投」的政治人物進行訪談，期能更深入掌握台灣社會反對開放立場的想法。

日本政府民間協力者部分的做法亦同，一樣是以次級資料是否足夠豐富為考量，從而只針對「委託 Youtuber」和「福島前進團」兩個事例額外接洽訪談對象，以具體說明日本政府是如何透過關鍵意見領袖 (Key Opinion Leader, KOL) 向台灣

人民傳遞訊息。最終，本研究完成 8 場訪談，受訪者共計 8 名，下表整理這些受訪者各自的受訪時間和身分背景，以及筆者為他們的歸類與編碼。



表 1 訪談對象名單

分類	編碼	受訪時間	身份背景
台灣政府	TG1	2022.01.25	馬政府時期衛福部的高層官員
	TG2	2021.11.23	受蔡政府委託參與日本食品風險評估計畫的主要研究員
台灣社會	TS1	2022.04.29	在台灣推動「反核食公投」的核心政治人物
日本政府 民間協力者	PD1	2022.03.25	受日本交協委託走訪福島並發布影片分享的 Youtuber
	PD2	2022.03.24	獲日本農水省資助執行計畫推廣福島現況的團隊成員
專家	E1	2022.03.02	鑽研國際貿易法與非關稅貿易措施且深諳台日政府相關互動的學者
	E2	2022.01.04	與日本交協互動密切且長期關注本議題的在台日籍學者
	E3	2022.01.20	與日本交協互動密切且長期關注本議題的台籍學者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第三節 研究貢獻預期

承前所述，本研究目的係從日本食品輸台議題出發，探詢外國政府可否／如何促使他國民眾支持貿易自由化（liberalization）。筆者預期至少會有以下五點的研究貢獻，前兩點屬於政策研究（policy research）的實務貢獻，後三點則可謂實證研究（positivist research）層次的理論貢獻。

第一，由於以往未曾有學術研究針對該案例進行過完整的梳理，本研究詳實縱覽其事件始末，可謂先鋒。第二，本研究將彙整日本政府就食品輸台問題向台灣社會推行的各種公眾外交作為，對於同樣面臨攸關食品安全的貿易問題的其他政府

而言，此成果在他們制定相關政策時，相信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在理論方面，不同於傳統貿易理論的預設，本研究亦將表明人們對貿易政策的看法，未必是根據他們自身的經濟利益。本文對日本食品輸台問題的觀察將指出，多數台灣人民實際上是因為對食品安全「零風險」的重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反對開放。因此，本文將再度顯示，比起由國際分工所決定的個人經濟利益，非物質性的社會化因素有時更能解釋民眾在貿易議題上的立場。

此外，本文將跳脫著重於在概念層次進行描述或者歸類的窠臼，嘗試將公眾外交的政策視為一種待解釋的變項，從解決貿易問題、應對台灣民意阻力的目標出發，觀察這項目標如何促使日本政府選擇採取公眾外交的途徑。也因此，本研究將放寬過往相關研究的預設，不再將公眾外交的政策目標侷限在國家形象的塑造、或者軟實力的儲備，而是回歸公眾外交「資訊傳播」的本質，聚焦於公眾外交說服與宣傳的功能，如何藉由化解外國民眾的不安全感，以解決貿易問題。

最後，本研究還將首度使「國際貿易談判」與「公眾外交」這兩個原先分疏的知識領域彼此容納。在日本食品輸台問題的案例中，筆者將透過國際政治經濟學跨國政治的視角，關注台灣的國內因素（包括民意、媒體、政黨競爭及公投制度），期望在解析台日政府間談判為何失靈的同時，更凸顯公眾外交途徑在解決此問題上的重要性和潛力。由此，國際貿易的課題——特別是源自民間食安疑慮的貿易問題——將得以被納入公眾外交的理論框架，而公眾外交的角色也能在國際貿易的論述之中佔有一席之地。可以說，本研究將開啟融匯「國際貿易談判」與「公眾外交」此二學術範疇之先河。

第四節 章節安排

如前文所示，本章緒論已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並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可能的研究貢獻、以及章節安排。第二章的文獻回顧，將回顧關於國際貿易法與公眾外交的既有文獻，並藉由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的發展，指出這二方面文獻可能分別忽略了國際貿易法在處理非關稅壁壘時可能的侷限，以及——更重要的——公眾外交在這方面的潛力。為建立理論架構，筆者在第三章將從台灣社會中民眾的核心關懷出發，討論台日政府間談判遭遇困境的緣由，特別是允許民意實際左右台灣政府決

策的制度條件，從而推論這些台灣的國內因素將促使日本政府在國際磋商之餘，更需要採取公眾外交來解決日本食品輸台問題。

第四章將講述台日政府間談判的具體過程和瓶頸，從中指出這些阻礙的箇中關鍵正在於台灣民眾基於心理層面的食品安全疑慮。進一步地，筆者亦將描繪台灣的民主政體、政黨競爭生態，尤其是公民投票的制度，如何將民眾的這些反對態度轉化成為台灣政府解禁福島食品的具體限制。第五章則會展示日本政府實際上如何透過公眾外交說服與宣傳的功能來減緩台灣人對福島五縣食品的誤解。筆者還將指出，在台灣政府明顯受制於國內的民意、乃至法律規範時，日本政府對台公眾外交的作法也會隨之演進，包括從單向、靜態的資訊陳列與傳遞，到雙向、動態的交流活動支援，甚至訪問台灣的地方政府首長。第六章將總結以上研究成果，提出本研究的結論，並指出研究限制、以及未來的延伸方向。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將回顧關於國際貿易法與公眾外交的既有文獻，並藉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的發展，指出這二方面文獻可能分別忽略了國際貿易法在處理非關稅壁壘時可能的侷限性，以及——更重要的——公眾外交途徑在這方面的潛力。

第一節 政府間談判的途徑

第一項 作為貿易障礙的非關稅措施

台日之間在日本食品輸台問題上的爭議，主要源自於非關稅措施，而非傳統的關稅。事實上，隨著各國關稅在多年來的自由化浪潮下已降至相當低的水準（Bown，2014），二十一世紀的貿易障礙已主要體現為非關稅壁壘（World Trade Report 2012 Section C），故日本食品輸台問題亦可說是此種趨勢中的一項事例。儘管非關稅措施跟關稅一樣都會導致貿易緊張（Beverelli et al.，2014；Orefice，2017；Fontagné et al.，2015），攸關食品安全的貿易問題也確實相當廣泛（Buzby，2003）。不過非關稅措施與關稅二者對貿易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卻不太能直接相提並論，因為後者通常可輕易地被認定為赤裸裸的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而前者則未必如是。相比於關稅的目的即是限制貿易，非關稅措施之目的既可能是限制貿易，亦可能是確保邊境內的各種基本權益免於受到自由貿易的過份損害（Ghodsi，2015；Ghodsi，2018；譚偉恩、蔡育岱，2009；李河清、譚偉恩，2012）。總之，在特定情況下，非關稅措施其實並不全然欠缺正當性（legitimacy）。

以是之故，世貿組織同意其成員可以出於合理動機使用非關稅措施，惟鑑於這些措施仍會增加貿易的成本，且可能在實際上被用以保護國內產業，世貿組織同時也強調這些措施不應「不必要」地限制貿易，並要求非關稅措施以簡易（simple）、透明（transparent）、可預知（predictable）的方式執行（WTO，1995a；WTO，1995b）。然而，在接收實施非關稅措施的通知（notifications）之後，世貿組織對該措施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之判定，恐怕才是更艱鉅的環節（Thow et al，2018；Cosbey，2000）。事實上，由於消費者的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往往根植於各國文化與制度的根

本差異 (Bureau & Marette, 2000)，縱使是雙邊或區域層次的自由貿易協定，亦難以達致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規調和 (harmonization) 或趨同 (convergence) (李貴英，2018：30)。因此，世貿組織如何協助成員處理圍繞非關稅措施的爭議，便是值得探究的課題。

第二項 特定貿易關切機制之效用與限制

根據世貿組織的統計，自 1995 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絕大多數由 SPS 或 TBT 引起的貿易緊張 (約佔 99.8%) 都在升級成正式的爭端 (disputes) 之前便得到解決 (resolved) (WTO, 2023)。可以說，世貿組織成員更傾向選擇在程序上處於前端位置的 STC 機制，而非爭端解決，來處理非關稅措施所導致的貿易問題。如前言所述，日本在處理食品輸台問題時，亦僅對台灣提起 STCs，而未進入正式的爭端解決程序。⁸

各成員國對 STC 機制更勝於爭端解決的偏好，除了可由爭端解決本身遭逢的挑戰加以理解外 (Holzer, 2018：2)⁹，STC 機制被認為能更有效處理貿易問題，可能也是世貿組織的成員之所以不願意或者不需要採用爭端解決的主要考量。已有不少既有研究指出，STC 機制能以其非正式的、更偏向「軟法」的、及更能容納務實手段的特質，避免成員間的貿易緊張升級成正式的爭端，從而擔綱補充、甚至替代爭端解決的角色 (Horn et al, 2013；Clore, 2018；Holzer, 2018；Wolfe, 2020；Karttunen, 2020)。究其緣由，如前所述，非關稅措施的動機很難被直接界定為保護主義或監管需求，尤其是用以判定非關稅措施之合理性或必要性的「標準」本身亦面臨質疑。是故，處理 STCs 的 SPS 委員會與 TBT 委員會，其相比爭端解決在

⁸ 有趣的是，當日韓之間針對此項問題的討論在 STC 機制失敗之後 (最後一次討論是在 2015 年 3 月)，雙方隨即進入了爭端解決程序。相對地，針對台灣與中國，日本政府卻未如此而為。

⁹ 根據 Holzer (2018：2)，首先，由於秘書處的人力短缺，許多專家小組 (panel) 並無法順利啟動訴訟程序，且專家小組的工作量可說相當繁重。其次，高達三分之二的上訴比例亦使上訴機構 (Appellate Body) 承受龐大壓力，特別是上訴機構的新法官任命又處於遲滯的狀態。再者，目前每項爭端平均涉及了 28 項措施和 180 項索賠，上訴案件涉及了 13 項議題，爭端性質的複雜化亦為爭端解決機制必須應對的問題。此外，爭端解決所費不貲及曠日廢時的情形 (Horn et al., 2011；Johannesson & Mavroidis, 2017)，也長期為人所詬病。

「法制化」(legalization)上較不講求(但也不完全捨棄)義務性(obligation)、精確性(precision)、委任性(delegation)的特點，反而可能因為保留了政治因素、外交手段一定程度的施展空間，以及更強調務實和透明的雙向溝通，從而更有助於非關稅措施相關的貿易爭議得到解決。¹⁰

然而，儘管世貿組織 STC 機制往往被認為是幫助成員解決貿易問題的良方，特別是由 SPS 和 TBT 所導致的貿易問題，如前言所述，在正是由 SPS 和 TBT 所引起的日本食品輸台爭議中，我們卻可以明顯地觀察到：台日雙方政府並未因為 STC 的機制，順利解決此項貿易問題。2013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間，日本針對食品輸台問題，在世界貿易組織對台提起總共 9 次關於 STCs，但都以失敗告終。由此看來，日本政府並無法如前引之既有文獻的預測一般，憑藉國際貿易法下的 STC 機制成功使台灣政府開放進口日本食品。實際上，就筆者初步觀察，台日政府間多年來針對該議題更廣泛的磋商，也是效果有限。在此情況下，進一步辨識出此問題之癥結，從而另闢解決之道，對日本政府而言便有必要性。

第二節 公眾外交的途徑

就筆者的初步觀察而言，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當中最關鍵的癥結，相當可能在於台灣國內民意的反彈。在台灣民意成為主要阻礙、以至台灣政府難以推進自由化的情況下，假若日本政府欲促使台灣開放進口福島五縣食品，便可能需要訴諸「公眾外交」的途徑，從問題的根源——台灣社會——著手。

第一項 公眾外交之概念及其演變

公眾外交的實踐源遠流長，「當今會被我們歸於公眾外交的形象培養、宣傳及倡議，幾乎與外交本身一樣古老。」(Melissen, 2005: 3)。實際上，針對外國公眾的外交活動，早在古希臘羅馬、拜占庭、以至文藝復興時期便十分普遍。隨著印刷術在十五世紀得到發明，歐洲政府和外國人民交流的規模開始擴張，尤以路易十四

¹⁰ Abbott 等人(2000)亦主張，在探討國家願意遵守國際法的理由時，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的考慮都不可偏廢；各國國際法的「法制化」程度不同，正彰顯了國際規範在這兩個極端間的調適。

時期的法國對於其國家聲譽的經營最具代表 (Melissen, 2005: 3)。時至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與德國之間、以及冷戰期間的美國與蘇聯之間，更在海外宣傳活動上呈現了相互競逐的態勢 (Nye, 2008: 96-98)。

作為一種學術概念的「公眾外交」，則是在 1965 年美國塔夫茨大學 (Tufts University) 弗萊徹法律暨外交學院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成立「默羅公眾外交研究中心」(The Edward R. Murrow Center of Public Diplomacy) 時，由時任院長 Edmund Gullion 首度提出。Gullion 將「公眾外交」的闡釋為：「公眾外交應對的是公眾態度對外交政策形成及執行的影響。其涵括了傳統外交之外國際關係的各個方面，包含政府對他國輿論的培養，不同國家間的私人團體與利益的互動，外交事務及其政策影響的匯報，聯繫人員（例如外交官和外國記者）之間的溝通，以及跨文化溝通的過程。」(Waller ed., 2007: 24)

此後，因應多樣的研究途徑與實務需求，各方對「公眾外交」的定義也產生了諸多論述 (卜正珉, 2009: 36-37)。舉例而言，Leonard (2002: 1) 說明：「公眾外交與傳統外交不同之處在於其不僅與政府互動，更與非政府的個人或組織互動。」Tuch (1990: 3) 認為公眾外交乃「一國政府與外國公眾溝通的過程，其目的在促使該國的看法與理念、制度與文化、以及該國的國家目標和現行政策得到瞭解」。Malone (1988: 2-3) 則指出，公眾外交能「促使他人依循著對我們有利的方式去思考，透過影響他國人民的態度，進而改變他國政府的行為。」

進一步地，為詮釋公眾外交的內涵，Signitzer 與 Coombs (1992) 將公眾外交傳遞的訊息區分為「硬性訊息」(tender-minded) 與「軟性訊息」(tough-minded)。「硬性訊息」之目的是透過說服 (persuasion) 和宣傳 (propaganda)，對外國聽眾的態度施加影響，以促成短期的政策目標，故此類資訊更著重於強調說服力的政治性資訊 (political information)，主要由外交相關部門推行，並更常是經由「快媒體」(fast media，如廣播、電視、報紙) 傳播。至於「軟性訊息」之目的，則是營造相互理解 (mutual understanding) 的氛圍，以達成長期的國家目標，故其更側重文化計畫 (cultural programs)，主要由文化單位及半官方組織執行，且更常是經由「慢媒體」(slow media，如電影、展覽、語言教學) 加以推動。¹¹

¹¹ 當今蔚為主流的社群媒體 (social media) 因具備前所未有的即時性、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

此外，Nye 則主張公眾外交的成功基礎，即產生「軟實力」的各種資源。具體而言，Nye（2008：95）以「軟實力」（soft power）指涉透過吸引力（attraction）——而非強制力（coercion）或報酬（payment）——影響其他行為者以取得特定成果的能力。進一步地，Nye 認為，產生軟實力的資源相當程度來自一個組織或國家在其文化中表達的價值觀、其在內部實踐和政策中樹立的榜樣、以及其處理與其他人關係的方式，因此公眾外交可以說是政府在利用上述各種資源跟其他國家的公眾進行溝通和吸引的行動。

然而，伴隨九一一事件發生、民主擴散、通訊技術進步云云發展，公眾外交的型態已有所轉變（Gilboa，2008：56），當代的公眾外交亦被稱作「新公眾外交」（New Public Diplomacy）。Melissen（2005：12-14）指出，公眾外交（針對海外民眾）與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針對國內民眾）之間不再能截然劃分。事實上，新公眾外交在國家的角色之餘，已更多地納入地方政府、民間社群、乃至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的非國家行為者的參與。此外，新公眾外交除了能追求「軟」的目標（如與公民社會團體建立聯繫），也可追求「硬」的目標（如衝突預防或軍事干預）。在此基礎上，Cull（2009：12-13）進一步補充，新公眾外交還具備以下特點：

- 一、新公眾外交的行為者跟世界公眾溝通的機制，已轉向新的、即時的、以及全球性的技術，特別是網路。
- 二、新公眾外交更多地借用行銷和網路傳播理論的概念。
- 三、在新公眾外交中，代表公眾外交的術語，已從聲譽（prestige）和國際形象（international image），轉變為軟實力和品牌塑造（branding）。
- 四、新公眾外交的主要任務，不再是國家向外國公眾自上而下的資訊傳遞，而是國家促進建立兩國公眾有效溝通的平行關係（relationship building）。

在政策執行的層次，有些學者亦著手針對「公眾外交」進行了分類。Cowan 與Arsenault（2008）將公眾外交的政策行動區分為「單向講授」（monologue，如官方聲明、新聞廣播、文藝展覽）、「雙向對話」（dialogue，如學術會議座談、互動式網

及同溫層效應（echo chamber）等特性，實際上並無法妥適含括至 Signitzer & Coombs（1992）所謂的「快媒體」與「慢媒體」之框架。

路視訊、跨文化體育)、「共作」(collaboration，如跨國性共同計畫團隊)三個層面(layers)，並且主張當代公眾外交有從「單向講授」朝向「雙向對話」再邁向「共作」的發展趨勢。Cull (2009) 將公眾外交的政策工具區分為「聽蒐」(listening)、「倡議」(advocacy)、「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交流外交」(exchange diplomacy)以及「國際播送」(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五種相互依存的要素或手段，並指出上述工具在「時間持續長短」(time frame)面向上的區隔，例如「聽蒐」可以是「短期」亦可以是「長期」，而「倡議」則通常屬於「短期」。Potter (2009) 則依公眾外交達成目標的所需時間，由短至長依序標示為「媒體關係」(media relations)、「倡議」(advocacy)、「建立關係」(relationship building)三種類型，並指出愈是側重「媒體關係」的公眾外交，政府涉入的程度愈高；而愈是側重「建立關係」的公眾外交，政府的介入愈間接。

第二項 公眾外交在日本

“Public Diplomay”一詞首度出現在日本的《外交藍皮書》是在 2004 年 5 月出版的第 47 期，其中闡釋為：「マスメディアを含む通信手段の発達により，諸外国の国民世論に自国の魅力を用いて直接働きかえる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対世論外交，あるいは対市民外交）が注目され，実践されている」（三上貴教，2007：1）翻譯成中文大致意為：「隨著大眾傳媒在內的傳播方式發展，能直接利用本國對於他國民意的吸引力之 Public Diplomay（輿論外交，亦即國民外交），正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實踐。」此詮釋可謂呼應了上述 Nye 對「軟實力」論述。

然而，相較中文，日文一直以來都未有固定對應 “Public Diplomay”的詞彙。「広報文化外交」、「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広報外交」、「文化外交」、「対市民外交」這些詞彙，在日本均可指涉中文所謂的「公眾外交」。日本外務省曾創立的專責公眾外交業務的單位（英文名 Public Diplomacy Department）便被命名為「広報文化交流部」（廣報文化交流部）（林盈秀，2015：45）。目前，日本外務省官網上亦是將「公眾外交」的政策內容，包括海外広報（海外宣傳）、文化の交流（文化交流）、対日理解促進交流プログラム（對日理解促進交流計畫）等，歸類在名為「広報文化外交」的類別之下（外務省，2022a）。不過，近來日本外務省和日文文獻似乎習慣使用「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源自 Public Diplomacy

之音譯)來指稱「公眾外交」(林盈秀, 2015: 46)。

雖然日本直到近年才引入「公眾外交」的概念,但其對公眾外交的實踐其實早在幕末時期便開始。1851年,日本派遣代表至倫敦參加了第一屆的世界博覽會。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日本也積極地在美國形塑對自己有利的輿論,藉此獲得財政上的支持(北野充、金子將史, 2009: 111)。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政府更開始系統性經營對外公眾關係(Ogawa, 2020: 275)。二戰後,日本外交因被佔領而陷入停擺;直至1951年佔領結束,日本重啟外交行為,為擺脫戰爭烏雲、重返國際社會,開始宣傳日本作為一個反戰、和平的國家形象,以及日本文化(如歌舞伎、茶道、花道)的魅力(王曼綺, 2021: 149)。自此,日本的公眾外交行動,因應各時期的國際環境,其目標設定與實際作為皆有變革。¹²時至今日,日本外務省對「公眾外交」的定義為:「加強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透過公私合作、公共關係和文化交流,而非傳統由政府對政府的外交,直接影響外國民眾和輿論的外交活動。」(王曼綺, 2021: 148)

有關日本公眾外交的學術研究並不在少數,以下茲舉與「福島核事故」相關的文章為例。首先,早在事件發生當年,Pierpoint (2011)便指出,儘管社交媒體在救災工作中發揮相當作用,但關於福島核事故錯誤或者誇大的訊息,也因為網路和社交媒體而快速傳播,使大眾受到誤導,並產生不必要的偏執。Nakamura (2013)亦提及,福島核事故不僅對日本作為高科技國家的形象造成損害,更促使日本需向公眾充分地傳達相關重要訊息,以彌補事故發生初期因訊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不佳所造成的局面,例如接觸到可能受到污染產品的海內外民眾,曾擔憂日本政府隱瞞或扭曲這些產品的真實狀況。由此可見,在日本政府應對此危機時,相關資訊的被動控管與主動傳播有其必要性;惜這兩篇文獻未進一步探討這類訊息在日本對外貿易的影響,也沒有提出可能的應對方式。

Yamamoto (2013)則圍繞核能議題,指出福島核事故無疑改變了日本公眾對核電的看法,以及他們能否相信官方在危機時刻發佈的訊息;如此的反核情緒甚至在東亞催生了一群關注相關公共利益的跨國性的新公眾。因此,Yamamoto主張,

¹² 關於日本公眾外交在各時期之變革,可參見Ogawa (2020),以及林盈秀 (2015: 47-51)、王涵儀 (2017: 34-40)、林士評 (2020: 51-73)的論文。

日本應透過其國際傳播媒體（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亦即「NHK 世界廣播電台」（NHK's World Radio Japan），展示自己的形象，宣傳日本政府和公民如何處理這些情況，以使這群新公眾感到安心。Ogawa（2020）更具體說明，為了減緩事故所引發的「跳過日本」（Japan Passing）現象¹³，日本首相辦公室和外務省曾藉由更新通報福島第一核電廠情況，以加強對外媒和社交媒體的資訊傳播；另外，外務省也為亞洲和北美的青年意見領袖提供訪問受災地區的機會，讓他們見證日本在復興過程的努力。關於食品貿易，林士評（2020）的論文則提及，前日相安倍晉三曾在臉書英文粉絲專頁，屢次發布推銷福島農漁乳產品的貼文。但考量台灣民間慣用語非英語，該作法仍難以被視為針對台灣社會的公眾外交行動。

此外，鑑於日本身為中型國家，針對此類國家的公眾外交研究亦值得留意。例如，Bátora（2005）便指出，「公眾外交」對中小型國家而言是一個機會，可以超越其有限的硬實力資源（hard power resources，與國家大小、軍事、經濟實力有關），獲得影響力並塑造國際議程（international agenda）。其次，儘管中小型國家的公眾外交相比大國一般更致力於獲取關注（capturing attention）的目標，但當其國際形象遭遇危機時，其亦會推行解釋（explaining）與倡導（Bátora，2005：7）。另外，中小型國家的公眾外交政策，更傾向將其資源集中在少數的利基領域（niche），使它們在國際事務中具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從而成為具指標性的代表國家或倡議者。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這類的研究多是舉加拿大和挪威為事例（Cooper，1997；Bátora，2005；吳得源，2015），而並未將同樣常被認為是中小型國家的日本當作研究對象，實屬缺憾。

第三節 文獻評述

縱覽前引之探討「國際貿易法」與「公眾外交」的現有文獻，可知這二方面的論述其實各有其未盡之處，特別是在理解攸關外國民眾食安疑慮的貿易議題時，此

¹³ 根據 Ogawa（2020）提供的數據，前往日本的外國遊客從 2010 年的 860 萬降至 2011 年的 620 萬；赴日留學生從 2010 年的 14.2 萬人，降至 2011 年的 13.8 萬人；在事故發生後的兩個月內，日本的全球商品出口數量更下降 14.5%，銷售額則下降 13.3%。

不足更得到了凸顯。具體而言，關於「國際貿易法」的既有研究，多強調國際層次的多邊建制、或國家代表間的各種磋商在解決貿易問題上的效用，如主張 STC 機制能夠有效處理世貿組織成員國之間出自非關稅措施的爭議，卻忽略了外國民眾所可能造成的阻礙，從而較少討論：當外國政府必須顧慮國內民意的反彈時，國際貿易法的作用是否具有侷限性。關於「公眾外交」的既有文獻，雖然強調形塑外國民意的重要性，從而主張應與時俱進地運用各種方式影響他國民眾的想法，但這些研究成果仍無法有效地切中本研究的核心關懷，即日本政府的公眾外交在實務上是否能夠以及如何處理台灣民意的阻力。

更精確地說，探討公眾外交的既有文獻之所以無法用以評估公眾外交政策在解決貿易問題上的情形及效果，主要源於以下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這些文獻多屬描述性研究，或者僅在概念層次上為公眾外交的相關內容進行一種「分類」。Yun（2006：290）對此一問題，便做出如下闡述：

儘管關於公眾外交的研究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但該領域的學者大多是進行描述性（descriptive）和評估性（evaluative）的工作，記錄公眾外交的實踐（practices）或計劃，並設想如何更有效地經營（manage）公眾外交的功能。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學者們並沒有將（公眾外交的）實踐和經營視看作核心的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s）；相反地，他們認為這兩個結構是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s），只需演示這些結構有何作用。

相對地，本研究則可說是將公眾外交的政策視為待解釋的變項，從解決貿易問題、應對台灣民意阻力的目標出發，觀察這項目標如何促使日本選擇公眾外交，其次才是說明日本為達成這項目標實際採取何種作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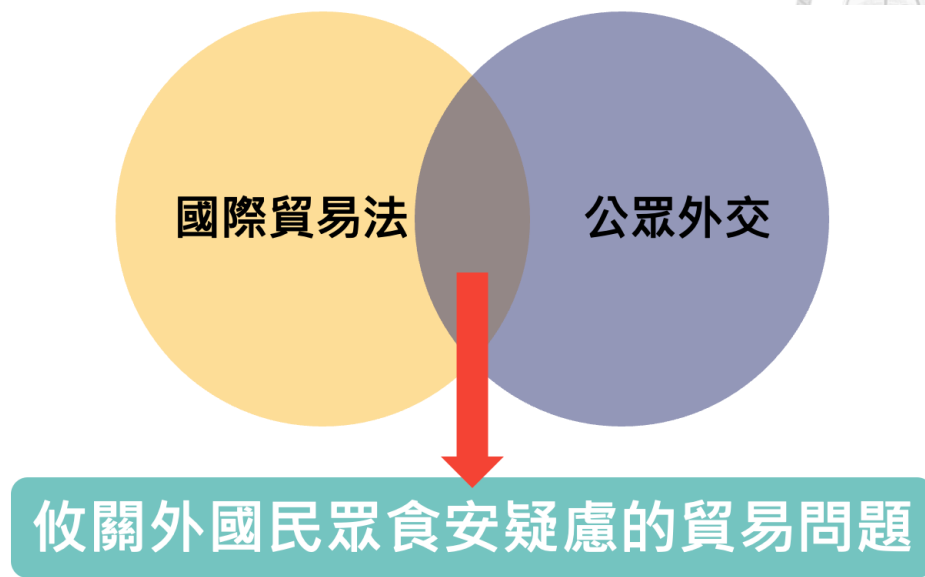
進一步地，這些文獻更常著墨於建立國家形象（image）這類較空泛的目標，而較少討論公眾外交在處理其他更特定、更具急迫性課題上的可能作用。若借用上述 Signitzer 與 Coombs（1992）的用語，上述研究的焦點大多是「軟性訊息」，通常更著眼於對國家名譽（reputation）或品牌（brand）的建立，而較少關照「硬性訊息」及其在說服與宣傳方面的效果（Signitzer & Coombs，1992：140-141；Snow，2020：10-11）。然而，所謂國家的形象與名譽，或謂「軟實力」，在概念上其實並不十分明確，而且往往是一種間接產生的結果，必須經過口耳相傳、抑或個人理解的過程方能逐漸成形。

特別是，根據日本官方的調查（日本交協，2023a），日本長年以來都穩居多數台灣民眾最喜歡的國家，包括公聽會風波時的 2016 年以及反核食公投舉辦的 2018 年也是如此。此外，日本觀光廳也曾統計，台灣旅客 2018 年旅遊住宿佔所有外國旅客的比例，在 20 個縣中都是首位，包括福島、栃木及群馬（呂伊萱，2019）。由此可見，台灣社會對所謂日本國家名譽和品牌的看法，與對福島五縣食品安全性的觀念，這兩者無疑是脫鉤了。將日本政府對台公眾外交的目的限制在塑造國家形象或軟實力的做法，也因此更顯得不合理。

由於將目標界定為塑造國家形象或軟實力，這類研究也較缺乏對於公眾外交的政策與其成效之間相關性的檢驗。相比之下，政府與外國民眾——特別是國會議員、記者、或意見領袖等具備輿論影響力者——之間的關係（relationship）及策略性互動，則通常較易於界定（Yun，2006：309）。以二戰結束後的德法關係為例，我們可能難以將兩國人民間的敵意（負面的國家形象）得到解消，直接歸功於雙方政府數十年間鼓勵的民間交流活動，不過若聚焦於特定的交流活動，觀察其在實務上的運作方式乃至宣傳效果則是相對可行的。循此，本研究將回歸公眾外交作為「訊息政治」的本質，聚焦公眾外交中的「硬性訊息」，而不將其目標限定在國家形象的塑造。

簡言之，有關「國際貿易法」的文獻無法處理「外國民眾的食安疑慮」，有關「公眾外交」的文獻又無意解決「貿易問題」（圖 1）。由此看來，日本食品輸台議題，作為攸關外國民眾食安疑慮的貿易問題，加之日本政府在其中亦同時採行了「國際貿易法」與「公眾外交」的途徑，便相當值得關注。進一步地，若日本政府推行的「公眾外交」確實是著重於宣傳與說服且旨在解決貿易問題，將難以從過往相關著述獲得足夠的參考，從而有必要建立一套理論加以詮釋。

圖 1 國際貿易法與公眾外交文獻之關聯與缺憾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第三章 理論架構



為了建立理論架構，本章將從台灣社會中民眾的核心關懷出發，討論台日政府間談判遭遇困境的緣由，特別是允許民意實際左右台灣政府決策的制度條件，從而推論這些台灣的國內因素將促使日本政府在國際磋商之餘，更需要採取公眾外交的途徑以解決日本食品輸台問題。

承上所述，日本食品輸台問題以其攸關「台灣民眾食品安全疑慮」的特點，並無法藉由「國際貿易法」與「公眾外交」兩方面的既有文獻，對「為何政府間談判途徑會面臨瓶頸？」以及「為何日本政府需採取公眾外交？」這些本文的研究問題提供解釋。因此本研究將從國政治經濟學的跨國政治視角，嘗試將「國內因素」帶回來。筆者將對於台灣社會在本議題中發揮的作用投以關注，從中識別台灣的國內民意可否對其政府在參與國際談判時產生約束，並觀察日本政府是否會因此意識到公眾外交在解決此貿易問題上的重要性。

據此，筆者提出了本文的「理論架構圖」（圖 2）。¹⁴ 架構圖中大致劃分四個方面的角色，分別是右下角的「台灣社會」、右上角的「台灣政府」、左上角的「日本政府」、左下角的「日本社會」以及最上方的「世貿組織」。此外，該圖中的實線箭頭代表「日本食品安全性相關資訊的流動」，中空箭頭代表「廣泛壓力的施加」，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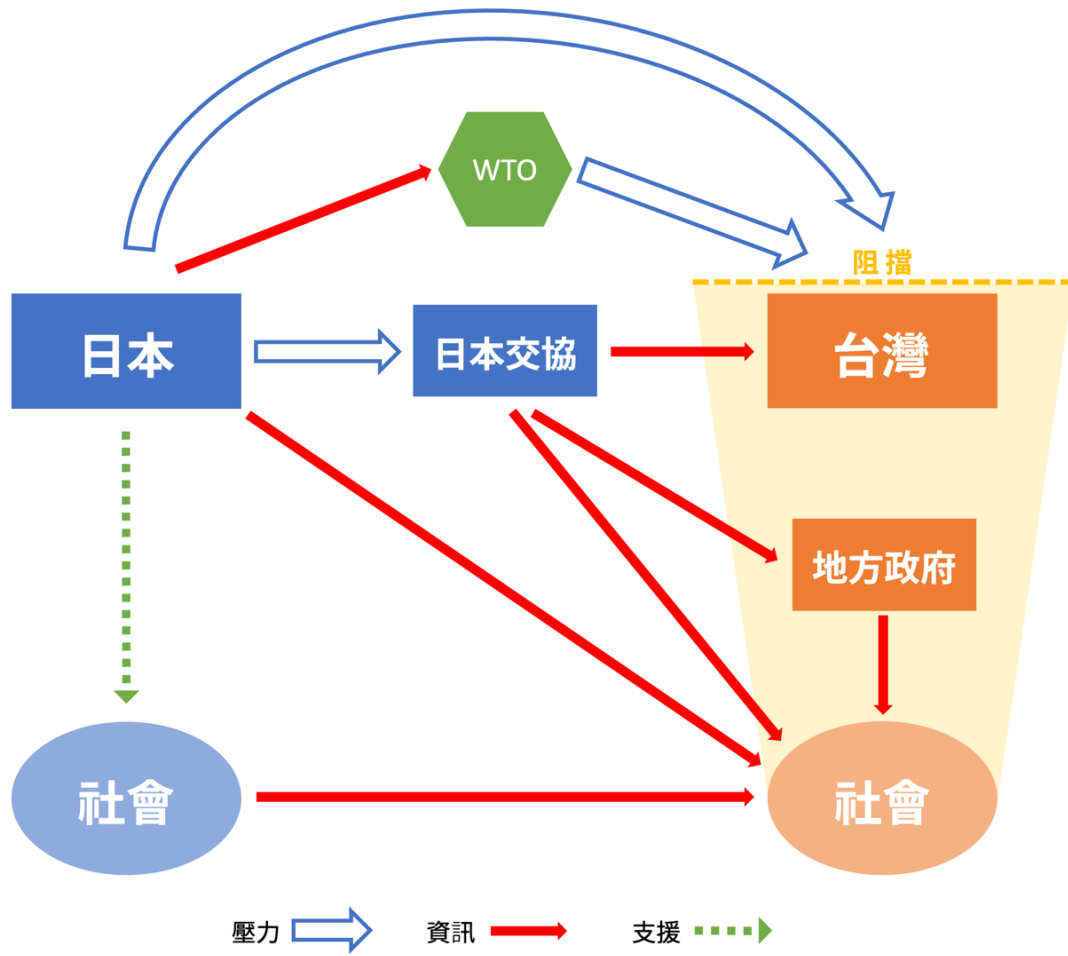
¹⁴ 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受到 Keck 與 Sikkink 提出的「迴力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之啟發。該模型闡述特定 A 國當地的倡議者（activists）在受 A 國政府（終極目標，ultimate target）阻撓的情況之下，仍可以透過「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TANs）動員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以刺激 B 國政府（主要目標，primary target）從外部向 A 國政府施加壓力，從而迫使 A 國政府落實倡議者所推行的理念（Keck & Sikkink, 1998）。事實上，「迴力鏢模型」與公眾外交的「硬性訊息」有許多相似之處。第一，這兩種概念開始得到注意，都有通訊技術進步以及全球化的背景。第二，兩者的本質皆是資訊交換（information exchange），「更精確說，是策略性地流通資訊，以幫助創造新的議題和類別，並說服、施壓及獲得對於更強大的組織和政府的影響力。」（Keck & Sikkink, 1999：89）第三，顯而易見地，它們均是以影響國家政府的行為作為宗旨。第四，公眾外交（特別是「新公眾外交」）與迴力鏢效應都相當強調非國家行為者的角色，認為「透過在民間社會、國家及國際組織的行為者間建立新的聯繫，能增加對話（dialogue）和交流（exchange）的機會。」（Keck & Sikkink, 1999：89）。

線箭頭則代表「資金援助的給予」。

該圖的上半部描繪的是「政府間談判」的途徑，亦即日本政府經由世貿組織 STC 機制（向世貿組織通報台灣政府管制措施的非必要性）、以及直接與台灣政府進行交涉，從而對台灣政府施壓。下半部描繪的則是「公眾外交」的途徑，亦即日本政府透過各種管道，向台灣社會傳播有關日本食品安全性的資訊，這些管道可能是直接傳遞，或是以支援民間團體的方式間接推廣。最後，在該圖右半部由台灣社會向台灣政府延展而成的色塊，以至其位於台灣政府上端的「虛線」，這部分象徵台灣社會對台灣政府相關決策的影響力，而此影響力可能會使日本政府對台灣政府所施加的壓力面臨阻擋。

本節後續將圍繞該架構圖，根據國政經相關文獻、以及筆者的初步觀察，具體針對各環節先後提出筆者對台灣民眾在本議題中主要考量的看法，說明具此特徵的台灣社會可能如何影響台日政府間談判的效果，講述台灣社會的影響力為何會直接阻斷日本政府只透過國際談判促使台灣開放的有效性，最後推估日本政府能如何透過公眾外交解決問題。

圖 2 理論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第一節 台灣民眾的非物質性利益

為探究台灣社會對於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的影響，首先必須釐清台灣人民反對解禁的背景。傳統國際政治經濟學及貿易理論大多預設人們對貿易政策的立場係根據他們自身的經濟利益。這種利益，如一些學者（Keohane，2009；Katzenstein，2009；Farrell & Finnemore，2009）所批評，通常取決於單位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而不會被認為是更大範圍的國際經濟、社會互動、或規範性環境的產物，也因此很大程度上是物質的。事實上，已有不少研究表明，宗教（Scheve & Stasavage，2006）、性別（Burgoon & Hiscox，2003；Goldstein et al.，2007）、認同（Akerlof & Kranton，2000；2005）、組織（Ahlqvist et al.，2014）、教育程度（Urbatsch，2013）以及投射心理（Naoi & Kume，2011）等社會化（socialization）因素亦能解釋民眾對貿易政策的偏好。Rodrik（2014）更主張，正因為政治經濟學從利益推論至結果的模型，忽略了觀念（ideas）在塑造利益上的作用，故難以解釋政策的變遷；事實上，「政治行為者的利益是社會建構的（socially constructed），而不是由明確界定的物質事實（well-defined material facts）決定的。」（Rodrik，2014：192）

此外，食品消費者的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往往根植於各國文化與制度的差異（Bureau & Marette，2000）。有觀察便表示，台灣人對於福島食品的反感所以較世界其他國家更為強烈，台灣國內過往食安問題所造成的陰影是最關鍵的原因（栖來光，2018）。實際上，早在開始爭論是否解禁日本食品之前幾年，食品安全事件在台灣便已層出不窮，例如 2011 年有不肖業者在食品參雜塑化劑等工業用有害物質，2013 年有澱粉食品被混入有毒添加物，2014 年更爆出食用油大廠長年有組織地使用回收油作原料的食安風暴。有鑑於此，台灣民眾對政府的食安檢驗感到不信任，從而也更不願意讓政府放鬆對福島五縣食品的進口管制；作者甚至認為，該因素對於相關貿易政策的影響，比起多半論述所會強調的政黨競爭問題（如郭永興（2018））更為深刻。筆者檢索《聯合報》2011 年福島核事故以來所有包含「核食」字眼的報導，亦發現 2016 年 11 月（當時是台灣政府首度表明擬開放福島周邊四縣食品）以前，「核食」一詞其實無例外地都是出自「查核食品」之語。由此可見，在「核食」於台灣輿論中成為「福島五縣食品」的代名詞以前，台灣人早已對政府查核食品、確保食安有所關注。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 2014 和 2017 年間三波「社會意向調查」的結果亦明確顯示了多數台灣民眾對於政府把關食安問題的能力信任度偏低。特別是，2017 年底執行的調查詢問了「如果日本核災食品通過政府的食物安全檢驗，並且開放進口，請問您食用這些食物的時候，是否放心？」，近半數（48.2%）的受訪者表示「非常不放心」，27.6%表示「不放心」；相反地，表示「放心」及「非常放心」的比例共僅有 23.9%（楊文山，2017）。另外，根據東京大學與福島大學於 2017 年 2 月執行的一項跨國網路民調，台灣受訪者「對福島農產品感到不安」的比例高達 81%，在受調查十國中居首，高於韓國的 69.3%、以及中國的 66.3%（福島民報，2017）。循此，本文認為，日本食品輸台問題的癥結，應在於台灣民眾對「食物安全零風險」的重視，即不單純基於物質利益考量的社會性因素。此即架構圖中「台灣社會」的利益構成。

第二節 台日政府間談判之侷限

雖然一般認為國際制度能透過提供資訊、建立議題連結（issue linkages）以及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s costs）協助各國達成協議（Keohane，1984；Bagwell & Staiger，2002），但「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的理論卻提醒我們：擁有否決權（veto）的國內選民可能會對政府達成的協議感到不滿（Putnam，1988；Milner，1997；Tarar，2001）。特別是在選舉期間，公眾輿論有可能會限制國際合作，尤其當議題具顯著性時（Schneider，2013）。如所周知，台灣民眾在此期間對日本食物的不安相當廣泛且深刻，以致於相關的貿易開放討論自福島核事故發生以來始終備受矚目。換言之，不同於 Guisinger（2009）的主張，日本食物輸台問題作為一貿易議題，在台灣卻成為了大眾矚目的焦點，甚至呼應 Kim 與 Margalit（2021）的發現，在一定程度上躋身為得以影響選民偏好的選舉問題。在台灣 2018 年地方大選時，在野的國民黨能利用「反核食公投」的熱度來激勵自己的選情。因此，在決定是否達成日方訴求上，台灣政府的「能動空間」（agency space）（Hyde & Saunders，2019）可謂大幅度地限縮了。

進一步地，即使各國政府不存在分配衝突（distributional conflicts）或搭便車（free-ride）的動機，未面臨資訊或信譽（credibility）的問題，甚至對需要實施的



政策有共識，國際合作仍可能因為忽視國內選民對政府的約束（**constraint**）而面臨阻礙（Schneider & Slantchev，2018）。由政府間談判缺乏透明度（**transparency**）所致的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將使選民對政府外交政策的適當性（**desirability**）、乃至信號（**signal**）的可信度（**credibility**）感到猶疑，從而會透過威脅只讓行為符合他們偏好的執政者繼續任職，來為政府提供選舉誘因（**electoral incentives**）。簡言之，「國際合作不應只從各國政府是否遵守協議，或者在利益由其他政府共享時是否願意承擔成本來理解，更應從這些政府所代表的國內偏好來理解。」（Schneider & Slantchev，2018：29）因此，政府的根本問題並非談出一個更好的協議，而是透過策略性資訊傳遞（**strategic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來說服國內的公民，讓他們相信這個政策具有必要性，從而擺脫外界針對自身政策立場的質疑，同時確保自己的連任。儘管當公民對某些特定外交政策的適當性保持強烈的先驗認識時，政府透過發出信號來改變公民信念的效果可能相當有限（Schneider & Slantchev，2018：3）。

針對食安議題，縱使是雙邊或區域層次的自由貿易協定，仍可能難以達成食品安全的法規調和（**harmonization**）或者趨同（**convergence**）（李貴英，2018：30）。特別是，Gueorguiev 等（2020）已指出經濟脅迫（**coercion**）不太可能導致他國貿易政策的改變，因為目標國的領導人需對民意保持敏感，而此作法有可能導致目標國的公眾認為政策改革將以犧牲本國利益為代價來圖利外國。此論點意味著，日本政府若只就台灣政府本身施壓（最為人盛傳者莫過於日本曾強調不解禁福島食品將有礙於台灣加入 TPP、CPTPP），反而會使台灣人民認為政府是屈服於日本才同意開放，結果使台灣執政黨承擔額外的政治成本。而即便是在檯面下向外國領導人提供建議或者施加壓力，Rosendorff（2015）也認為，針對位處灰色地帶的政策探討其正當性時，仍應由國內政治的角度加以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台日之間的「非正式關係」（平川幸子，2006；Sun，2007），亦可能是雙邊透過政府間談判來解決問題的障礙。自 1972 年斷交之後，日台原則上僅能在經濟與文化等實務方面維持互動，並經由「民間機構」（日本交協、亞東關係協會）進行交流。因此，儘管日本是以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處理原大使館的業務，但考量到這些業務若由外務省直接指示將有違「一中」政策，位於東京的交流協會本部仍貫徹非官方實務關係的準則，且東京本部的理事長、台北事務所的所長

也都只由退休的外交官人士轉任（石原忠浩，2010）。此外，在日本交協與亞東關係協會定期舉行的「台日貿易經濟會議」上，雙方官員亦皆以「顧問」身分參與。即使是議員或政黨之間的半官方交流（如日華懇），當討論議題涉及日中關係時，這些機制的效用也很可能受限（松田康博，2021）。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日本政府多年來積極與台方進行各種政府間交流，包括使用世貿組織 STC 機制、或者經由非正式管道對台灣政府施壓，結果卻未能順利促使台灣解除進口管制，可能正顯示這些國際貿易談判並未對前述之台灣民眾的食安疑慮予以回應。此論點在架構圖裡以由台灣社會向台灣政府延展而成的色塊呈現，意指台灣社會對台灣貿易政策產生的影響力。

第三節 民主與貿易自由障礙

縱使多數的台灣民眾在福島五縣食品進口議題上有「食安疑慮」的利益考量，此種利益仍未必能確保政府在日方頻繁施壓下果斷放棄開放——除非制度（institution）創造了機會（Lake，2009）。在本案例中，這樣的制度首先指涉的應是：台灣的民主政體（democratic regime）。如所周知，民主政體與非民主政體之間，最首要的差異是政府在決策時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到民意。因為民主國家的執政者是經由定期且公平的選舉機制產生，原則上民意在愈民主的國家愈會受到政府的重視。已有豐碩的文獻討論國內的貿易偏好是否以及如何與政體類型互動。這些研究指出，相比於專制國家，民主國家更多地參與貿易（Bliss & Russett，1998），關稅更低（Milner & Kubota，2005），且更有可能達成自由貿易協定（Mansfield et al.，2002）。

儘管如此，較近期的研究則強調了民主體制和貿易開放間關係的複雜性。舉例而言，Barari & Kim（2022）表明，民主國家並不是在所有產業和產品上的關稅都比非民主國家低；事實上，民主國家更有可能保護農產品／食品、紡織品和製成品等下游消費性產品。Naoi & Kume（2011）也指出，先進國家（例如日本）的農業保護主義（agricultural protectionism）其實得到普遍的民意支持。Kono（2006）與 Kono & Rickard（2014）的研究更顯示，民主國家的執政者會更多地採用相對不透明、較難為選民（消費者）理解的非關稅壁壘——特別是「邊境後」（behind-the-

border) 的非關稅壁壘，以避免政敵在選舉時有機會向選民宣傳政府貿易政策的不利影響，最終使自己遭受攻擊。總之，民意也有可能使貿易自由化面臨阻礙，「民主可以鼓勵貿易，也可以阻礙貿易。」(Kono & Rickard, 2014: 679)

值得留意者，承前所述，以上這些研究多是基於經濟利益的因素（可更容易以更低的價格購買更好的外國商品）假設一般消費者反對貿易障礙的政策，從而推論：民主政府施行貿易保護，便意味著將更廣大人民的利益置於次要（Barari & Kim, 2022: 3; Kono & Rickard, 2014: 662）。不過，因為本研究假設「多數台灣民眾是從食安的風險感知來看待在日本食品輸台問題」，而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反倒是支持政府維持管制措施，因此台灣政府遲遲不開放福島食品進口，看來更像是迎合而非違背民意。Knecht 與 Weatherford (2006) 的研究便顯示，當公眾對議題的興趣高昂時，總統更可能將大眾的偏好納入決策。Feigenbaum 與 Andrew (2015) 亦指出，候選人在貿易問題上的立場可能會改變（甚至趨同），以更接近選民在這個問題上的偏好。此外，政府還可能會因為擔心試圖改變政策將暴露自己的無能並導致選舉失敗，故堅持實施經濟上次優的政策（Franzese, 2002; Slantchev, 2006）。總之，台灣作為民主國家禁輸福島五縣食品無可爭議地是阻礙貿易，但延續此貿易政策反映的，也正是民主體制下政府對於人民的順從。民主是允許台灣民意得以左右政府決策的第一個制度條件。

第二個制度條件是公民投票所代表的「直接民主」。一般認為，就算在民主國家，普通百姓仍會因為人數眾多、利益分散，而難以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所以通常無法對政府決策造成顯著影響。也有許多研究證實，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更加看重特殊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的意見（Grossman & Helpman, 2001; Jacobs & Page, 2005; Kono, 2006）。然而，公民投票的設計卻可謂扭轉了這個局面，使拒絕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的多數民意，直接轉化成對政府行為的實際限制。Cowhey (1993) 亦指出，一個政治體制內的否決點（veto points）愈多，維持現狀的可能性就愈大，從而提升採行政治或經濟改革的難度。據此，公投制度正可謂使每一位選民都能成為否決點。

台灣於 2003 年通過並頒布了《公民投票法》（下稱《公投法》），其中規定：「經創制或複決之重大政策，行政機關於二年內不得變更該創制或複決案內容之施政。」2017 年 12 月，立法院更大幅下修公投提案、成案及通過的門檻。最終，



「反核食公投」以 779 萬同意票跨越新制門檻而通過（中選會，2022c）。換言之，近八成的台灣選民用「直接民主」形式否決了貿易自由化的政策，迫使台灣政府依法必須在兩年內維持既有的管制措施。有鑑於公投是民意經過投票行為的展現，其不僅是一種態度表達，更是人民花費成本所採取的行動（Downs，1957；王鼎銘，2007），過程中的動員與宣傳，亦可能加深民眾對議題的關注和特定理解方式，尤其公投結果具有實質的凍結效力，本已如履薄冰的台灣政府在公投後更顯束手無策。借用 Kim 與 Margalit（2021）的話，「反核食公投」凸顯了：國內政治制度能成為國家間談判的「破壞性」來源。由此，本文在架構圖中以位於台灣政府上端的「虛線」，表示在民主體制與公投制度的條件下，台灣社會對台灣政府的影響力，可能會使日本政府經由政府間談判的施壓效果面臨阻擋。

第四節 公眾外交之潛力

綜上所述，由於台灣民意在日本食品輸台議題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持續數年的政府間談判會因為無法回應台灣民眾對福島五縣食品的抗拒心理而收效甚微，如此的民意更會透過民主體制的環境及直接民主的制度，不斷鞏固對於政府的制約力量。在此情況下，本文認為，日本政府若欲解決此問題，便需對症下藥，而旨在傳播資訊的「公眾外交」應會是一劑良方。特別是，在台灣政府明顯受制於國內的民意乃至法律規範時，日本政府對台公眾外交的作法也可能隨之演進，因為這些事件會使日本政府強烈認知到，需要透過向台灣民眾進行說服與宣傳，減緩他們關於食品安全的疑慮。

已有文獻表明，資訊可在貿易問題中扮演要角，如果讓人們瞭解貿易的贏家和輸家，能使他們的政策偏好反映出他們個人的經濟利益（Rho & Tomz，2017），甚至令他們反對自由貿易（Schaffer & Spilker，2019）。也有研究透過測量框架效應（issue framing），指出提供資訊本身能如何影響民眾在貿易議題的立場（Hiscox，2006；Steinberg & Tan，2022）。此外，當貿易問題成為一個顯著的話題時，人們還可能會從新聞（Margalit，2011），或者他們偏好的政治人物或反對黨代表方面來獲取資訊（Gabel & Scheve，2007；Hicks et al.，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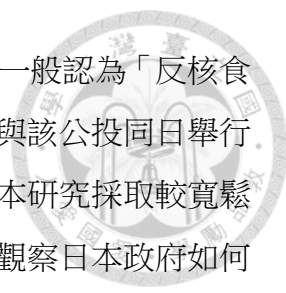
不幸的是，根據筆者的初步觀察，自從福島核事故以來，台灣的國內輿論正好長期充斥著對於福島五縣食品負面甚或錯誤的訊息，加之 2017 及 2018 年間台灣兩大黨就此議題開始出現重大分歧，尤其民進黨政府在「反核食公投」後又難有作為。種種情勢更彰顯了：由日本政府自身——而不仰賴台灣政府——向台灣民眾推動公眾外交以發揮宣傳與說服作用的重要性。

正如架構圖的下半部所示，本文認為日本政府針對食品輸台問題向台灣社會推展的公眾外交作為，有「直接」與「間接」兩種渠道。公眾外交作為國家對外國民眾傳遞資訊的行動，以本案例而言，經典的做法自然是由日本的政府機構自行提供相關資訊給台灣社會。其中，承前所述，由於日台不具備正式的外交關係，日本交協雖在實務上需履行日本中央政府交辦的事務，承受中央政府的壓力，但在體制上並不直接隸屬於外務省。因此，筆者在架構圖中將日本交協的角色獨立出來，以顯示日本政府與日本交協的立場可能不完全一致的情形。

在執行層次，根據 Cowan 與 Arsenault (2008) 的歸類，日本政府可能不只會以官方聲明或舉辦展覽的方式進行「單向講授」，也可能會舉辦參訪活動或座談會促成「雙向對話」。另外，受惠於通訊技術發展，當代的公眾外交已善於藉由即時且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去推動 (Cull, 2009: 12)。因此可以推論，日本政府除邀請台灣人參與實體活動以介紹相關資訊外，還可能在網站上陳列關於日本食品安全性的資訊，或與台灣的網路紅人合作，借助其觸及台灣觀眾的能力來進行宣傳。這部分對應了架構圖中日本政府指向台灣社會的代表資訊流動的實線箭頭。

此外，由於當代公眾外交已不只是國家向外國公眾「自上而下」的資訊傳遞，而更著重於兩國公眾之間平行關係的建立 (Cull, 2009: 13)，在執行上更開始會採行「雙向對話」與「共作」(Cowan & Arsenault, 2008)，因此政府在公眾外交的介入也可能是間接的 (Potter, 2009)。循此，本文認為，日本政府亦會以提供資金贊助或者安排官方人員協助的方式，從旁支援日本社會或台灣社會內部自發性的團體舉行相關的民間交流活動，進而間接地提供資訊到台灣社會。在架構圖中，從日本政府指向日本社會再指向台灣社會的一組箭頭，便可與此過程進行對照。

最後，有鑑於 Melissen (2005: 14) 指出地方政府亦會參與推動當代的公眾外交，筆者進一步設想台灣地方政府作為非國家行為者，同樣成為日本政府傳遞相關資訊之對象的可能性。如前言所述，本文以為地方政府首長，因為他們具備組織人



民、反映民意的能力，而可被視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特別是，一般認為「反核食公投」因主要由在野黨派所推動而帶有強烈政黨競爭的色彩，且與該公投同日舉行的台灣地方大選結果又是在野黨取得更多地方首長席次。是以，本研究採取較寬鬆的界定，也將台灣的縣市長看作日本公眾外交的潛在對象，嘗試觀察日本政府如何對這些地方首長採取相關作為。

本文後續的第四章與第五章，將分別針對台日政府間談判、以及日本政府對台公眾外交這兩個方面進行論述，並以台灣社會的食安疑慮加以貫穿。因此，第四章的內容將回應本理論架構的前三個環節，亦即上述關於台灣民眾的主要考量、國際貿易談判的瓶頸、以及台灣民意對貿易政策的實質影響之論點，藉此解釋台日政府間談判遭遇困境的緣由、乃至日本政府需採取公眾外交的背景。而第五章則將驗證上述第四個環節中有關公眾外交執行層面的預期，從而掌握日本政府針對此問題向台灣社會推行公眾外交的具體方式。



第四章 政府間談判的過程及瓶頸



本章主要將根據台灣當地的新聞報導，以時間先後為軸線，詳細闡述 2011 年福島核事故發生以來，雙邊就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管制問題在政府層次互動的具體經歷，並從中勾勒台灣社會如何在這些年間積累對福島農產品的恐懼、以及對政府管理食品能力的不信任，乃至由此脈絡而來的反對態度如何牽制、阻撓、結果直接限制了台灣政府接受日本政府的提議，導致國際談判在處理該貿易問題上的嚴重失靈。爬梳相關報導之餘，本研究同時會檢視世貿組織 SPS 委員會針對日台有關的 STC 討論之歷次會議摘要，以呈現台灣社會對福島五縣食品的食安疑慮在台灣政府面對日本政府的開放要求時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第一節 馬政府時期

第一項 禁輸開始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嘯，使福島第一核電廠多種設備嚴重毀損，導致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洩，是謂「福島核事故」。福島核事故發生後，由於擔憂核電廠臨近區域所種植、製造的食品受到輻射污染，全球共有 55 個國家或地區對日本食品先後實施了不同程度的進口管制措施，台灣便屬其中之一。當時由馬英九總統（2008 年 5 月 20 日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在任）所領導的台灣政府，最先是由衛生署食藥局在當年的 3 月 14 日要求 3 月 12 日以後自日本離港的農產品出示產地證明（黃玉芳，2011），並逐批查驗來自日本福島縣、宮城縣及茨城縣的水產、生鮮、乳製品，且每日自消費市場採樣送驗（王昭月，2011）。

不久，台灣的財政部也自 3 月 18 日起，對福島縣、茨城縣、仙台縣產製進口的清酒，查驗輻射量是否超標（賴昭穎，2011）。3 月 20 日，食藥局進一步對日本部分地區輸入的水產、生鮮、冷凍、冷藏蔬果、海藻、乳製品、礦泉水及嬰兒食品八大類食品，都採取逐批查驗，並將日本 3 月 12 日以後製造的零食等加工包裝食品，列入海關的加強抽驗項目（李樹人等，2011）。

日本方面，由於厚勞省檢測出超過安全標準值的放射性碘及銇，日本政府亦於 3 月 21 日要求福島、茨城、櫛木和群馬四縣的菠菜等油菜科產品、以及福島的厚生牛乳暫停出貨（李致嫻，2011），並於 23 日進一步禁止福島和茨城兩縣的蔬菜運到外地販售（莊蕙嘉，2011）。

隨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於 3 月 24 日禁止日本福島、茨城、櫛木及群馬四縣生產的菠菜和牛奶進口，為日本食品禁輸開了第一槍，香港、俄羅斯、澳洲、新加坡、韓國、加拿大、澳門等也旋即跟進（王麗娟，2011）。3 月 25 日上午，在台灣時任總統馬英九透過輿情會報指示行政院務必以全民健康為優先考量審慎因應之後，時任衛生署署長邱文達在行政院「政府因應日本核子事故作為」的記者會上宣布：即日起暫停受理日本福島、茨城、櫛木、群馬、千葉五縣所產製的食品輸入報驗，而福島五縣以外地區的八大類（即生鮮冷藏蔬果、冷凍蔬果、活生鮮冷藏水產品、冷凍水產品、乳製品、嬰幼兒食品、礦泉水或飲水、海草類）日本輸台食品，則維持在邊境進行逐批查驗。此項管制措施是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1 條（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規定：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汙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之產品不得輸入。自此，台灣以更嚴格且管制範圍更廣的措施，加入全球多國禁輸日本食品的行列，儘管這項政策的施行在當時被國內輿論批評是「慢半拍」（自由時報，2011a）。

第二項 出師不利

對於各國的禁令，日本政府最初主要是以訴諸國際組織的方式應對。日本派駐世貿組織的代表曾提到，「日本政府已對福島縣以及鄰近縣市中，受到輻射污染的農產品下達禁止生產與採收命令，並加強檢測出口食品的狀況」，且「日方絕對會及時提供有關食品安全的正確消息」，以此呼籲其他國家撤銷對日本食品不公平的進口管制（自由時報，2011b）。

此外，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下稱「世衛組織」）當時亦為日本政府背書，表示「日本當局在出口食物等產品前，一定會作好輻射量檢驗等措施，各國沒有必要去禁止進口或是消費來自日本的食物」，並且說明「如果真的吃到含有放射性物質的食物，也得要長時間且大量食用，才有可能有負面效果。」（自由時報，2011c）



2011 年 6 月，也即福島核事故過去僅三個月，加拿大在確認日本食品的輻射檢測結果均遠低於安全標準之後，率先取消針對日本食品的所有限制（KUNA，2011）；時至 2013 年 4 月，已有智利、紐西蘭、馬來西亞等十個國家全面解除對於日本食品的進口措施（農水省，2022）。2013 年 5 月，為因應日本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下稱 TPP）帶來的衝擊，時任日相安倍晉三提出了「進攻的農林水產業」政策理念，目標是將日本農林水產品的出口額，從 2012 年的四千五百億日圓，到 2020 年時提升兩倍至一兆日圓（鄧寧、陳前康，2015）。然而，根據鑽研非關稅貿易壁壘的受訪者 E1 所述，在此期間，台灣並沒有履行身為 WTO 會員的義務，即定期地檢視相關的科學證據、以及參考其他國家陸續鬆綁的發展，來決定是否有必要調整「禁輸福島五縣食品」的斷然措施。因此，在日本看來，這些措施「其實就是一種貿易障礙，而且它是一個違法的貿易障礙。」（訪談代碼：E1）

實際上，當時台灣國內有關日本食品安全和日本政府應對措施的負面新聞和評論，在媒體上可謂層出不窮。筆者以「福島／食品」為關鍵字進行搜尋，發現在《自由時報》上，2011 年 7 月迄 2013 年 2 月間，單就「廢核救家園」專欄的一名劉姓作家的發文來算，平均每 10 天便有 1 篇質疑日本食品安全性的文章。長期關注相關議題的受訪者 E2 便表示，「台灣媒體（持續在渲染）日本的福島還是危險這樣的宣傳，我不敢說假新聞啦，不過是一部分負面的細節大幅地報導有這樣的，還是影響台灣選民、台灣民眾的觀感。」（訪談代碼：E2）

與此同時，台灣民間對政府把關能力的懷疑，亦不絕如縷。2012 年 6 月底，台灣衛生署曾預告「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修正草案，其中在新增銻等七種核種的限量規範之餘，參照國際標準將一般食品中銻 134 與銻 137 之總和的標準由 370 貝克／公斤（Bq/kg）調高為 600 貝克／公斤（衛福部，2012a），此作法便遭受許多公民團體抨擊（劉力仁，2012），最終導致衛生署決定停止修正程序（衛福部，2012b）。2012 年底，台灣也有多個民間團體質疑食藥局公布的「日本輸入食品輻射檢測結果」欠缺透明度（洪素卿，2012），可見台灣政府若在此時放寬對日本食品的限制，將很可能無法獲得國內民眾的支持。



對於台灣持續未放寬的管制措施，日本政府在 2013 年 6 月於世貿組織首次依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案號 354）。¹⁵日方於該關切中強調，事件發生之後，日本一直密切監測食品中是否存在放射性物質，並於 2012 年 4 月參照 CODEX 標準採用 1 毫西弗（mSv）／年的容許量標準；最終，包括在福島完成的所有飲食研究，都顯示日本食品的輻射暴露值遠低於 1 毫西弗／年的標準。根據此一科學數據，日方要求所有世貿組織成員，取消對日本食品的所有進口限制。對此，台灣方面回應，儘管日本出口食品含有的放射性物質在可接受的水準，但這些水準仍引起了台灣政府、消費者、消費者團體、以及立法委員（下稱「立委」）的擔憂；為緩解這些擔憂，台灣方面要求日本提供更多資訊，包括其監測方法和管控措施，並且建議針對福島五縣出口的食品，附上產地證明和輻射檢測證明。最後，日方於 2013 年 6 月 13 日送出有關補充文件，但台方僅回覆「正在審查」（under review），並表示期待繼續與日方溝通與合作（WTO，2017a）。

然而，這個「審查」的結果，面對隨後不久爆出的核污水外洩事件，便顯得無關緊要了。2013 年 7 月初，福島第一核電廠被揭再度發生核污水外洩，可是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卻直至 7 月底才出面證實。儘管事後日本政府在反應堆外建築凍土壁作因應，但仍數度傳出核污水洩漏事件（讀賣新聞，2013；李莉，2013）。因此，同年的 9 月 7 日，韓國宣布將針對福島等八縣（包含福島、茨城、櫛木、群馬、千葉、青森、岩手、宮城）周邊水產品的進口管制，從禁止 50 種改為全面禁止（詹立群，2013）。台灣立法院全體委員會也於 11 月 27 日決議：「衛福部應要求日本水產品、茶葉類、肉品、嬰兒食品、乳製品及加工食品等，若達一定數量，在輸入時應逐批檢附日本官方出具之輻射檢測報告與產地證明。」此即俗稱之「日本進口食品雙證件」（黃宜稜，2016）。儘管該決議未立即得到衛福部施行（鄧桂芬、陳雨鑫，2015），台灣政府終究沒有因為日本的 STC 而解除禁令。

¹⁵ 此案最初的關切對象，包括中國、香港、台灣等，但嗣後提出的關切均僅針對中國。

第三項 和食與黑心油

2014 年 6 月，日本政府經濟成長戰略農業部分的草案，提出在 2030 年底前使農林水產品及食品的出口額達到當時 10 倍的 5 兆日元的目標，並且指出福島、岩手、宮城三縣將率先合作開展農林水產品的出口促進項目，以加快東日本大地震的災後重建。此前，「和食」在 2013 年 12 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nippon.com，2014），日本政府遂趁勢成立官民合作的協會推動「日本飲食品牌化」，使之成為向海外推廣日本文化的動力來源（聯合晚報，2014）。長期關注相關議題的在台日籍學者 E2 更說明，在當地民眾及國會議員的壓力下，日本政府除了保護國內的農業外，也開始積極地對國外促銷日本食品，而台灣剛好是日本農產品相當重要的出口市場（訪談代碼：E2）。

對於台灣，日本政府自 2014 年 2 月起，每月提供台方日本各縣市輻射監測報告，包含空氣及食品品質；5 月也通過預算，補助農漁民對有意輸台的食物自主進行放射性物質檢測；原預計 7 月邀請台灣立委、消費和環保團體及媒體赴日訪視，但遇立院臨時會、油品事件等因素而未成行。2014 年 9 月初在台灣爆發的黑心油事件（陳麗婷、彭宣雅，2014），不僅再度引起台灣社會對於食品安全議題的高度關注，日本食品的開放亦遭遇池魚之殃。時任日本交協代表沼田幹夫曾表示：

日本政府希望能盡快解決此問題（編按：指福島五縣食品輸台問題）。此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台灣人對於食物的安全懷有高度的疑慮。針對這點，日本方面已提供台灣的相關單位許多科學性的見解，以及厚達 1 公尺的龐大資料。但是仍然無法廢除進口限制。……當我們仔細思考食安問題，在 2015 年（編按：應為 2014 年）頂新集團的「黑心油」事件爆發後，台灣方面若能好好應對的話，或許就不會產生這麼大的後遺症。台灣雖然在 2014 年曾一度公告開放，但之後隨即爆發頂新的黑心油事件，當時的總統馬英九下令將數萬件的日本食品全部下架，其中沒有一件食品超過檢測標準值。當時台灣曾表示會「儘早解決」，卻因為淪為政治問題，就算我們以科學證據佐證並主張「日本食品沒有問題」，也是徒勞無功（野島剛，2018a）。

此外，2014 年 11 月，民進黨立委蔡煌瑯在質詢時，甚至就前一個月千葉縣知事森田健來台要求台灣開放進口福島五縣的農產品，以及台日經濟貿易協會將解禁福

島食品列為討論議案，提議日本應解除其在黑心油事件發生之後針對台灣食品的留置措施，以此換取台灣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曹伯晏，2014）。

2014 年 9 月底，日本農水省官員在台灣外交部亞協和日本交協陪同下，拜會台灣立法院、以及民間團體綠色陣線協會（下稱「綠陣」）遊說開放福島五縣所有食品輸入台灣。當時，時任食藥署署長葉明功說明：

日方去年（編按：2013 年）就曾向我方遊說開放核災區食品進口，衛福部表明三大立場，一是須有日本官方報告證明食品安全，二是須由日方邀請我方民代、民間團體和媒體等赴日視察狀況，三是須在台灣取得一定共識，才會研議是否開放。……這次應是為邀請我方派員赴日，走到第三階段爭取開放（湯佳玲、謝文華，2014）。

綠陣方面則表示，福島縣的水溝底泥仍可測得超標的碘 131，「台灣人沒必要去承擔攝入輻射的風險」，並建議政府在更周延的風險評估之後再考慮開放（湯佳玲、謝文華，2014）。由此可見，雖然台灣政府已傾向有條件開放，台灣民間對於福島五縣食品的安全性仍存有疑慮。

第四項 偽標事件與管制升級

開放不成，台灣食藥署更於 2014 年 10 月 28 日預告將於隔年開始，除持續對八大類食品逐批查驗外，茶類製品、糖果、餅乾、穀類調製品等食品，未來需檢附日本官方產地證明、輻射檢測報告，才能申報查驗（自由時報，2014），並於 11 月向世貿組織 SPS 委員會通報（notified）（WTO，2017b）。相對之下，時至 2015 年 5 月，越南、伊拉克、澳洲、泰國則解除對日本食品的輸入管制（農水省，2022），歐盟、美國及新加坡等國亦基於科學數據放寬原先的管制措施（WTO，2017b），僅要求日本（包含福島五縣在內）的食品在進口時檢附產地證明與輻射檢測證明（黃宜稜，2016）。

日本在 2015 年 3 月 25 日再度於世貿組織就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案號 387）。日方在當中表示，其已多次向台灣提供全面的監測結果，以證明日本食品對民眾消費是安全的，而台灣所維持的措施並非基於相關國際標準，且其貿易限制超出了必須，因此日本要求台灣解除對福島五縣食品的進口限制，並撤回去年提出的加強版進口管制草案。台灣方面則回應，儘管所有從日本進口的被檢查批次都符合

台灣的规定，但消費者團體和民眾仍然擔心日本進口食品的安全性，並說明該管制措施草案之制定，是為了因應 2013 年的核污水洩漏事故（WTO，2017b）。由此可見，台灣政府並未正面回應措施是否符合國際規範的質疑，僅再次說明該措施是為反應國內的民意。

頗富戲劇性地，正當日台雙方進行 STC 討論之際，台灣爆出多起進口商疑似申報不實、擅自改標，違規輸入福島五縣食品（陳雨鑫等，2015）。與 2013 年的核污水外洩事件、以及 2014 年的黑心油事件相同的是，2015 年的標示不實事件又一次地引發了台灣消費者的恐慌與不滿，儘管這些食品都未檢出輻射（鄧桂芬等，2015）；不同的是，該事件已是「最後一根稻草」。台灣國內 2013 年以來幾度升溫的加強管制聲浪，此際業已沸騰至政府難以承受的程度。放寬對於日本食品的管制將被視為倒行逆施，尤其彼時距離下一屆總統與立委選舉的時間已剩不到一年，選民意見至關重要。2015 年 4 月初，其時傳言可能參選總統的時任台灣立法院長王金平，便率團訪問日本參訪千葉縣的放射性物質檢查設施，在風口浪尖上代表民意考察食安管理情形；可留意的是，此次出訪亦得到時任日相安倍晉三胞弟、自民黨眾議員岸信夫的接待（林河名，2015），岸信夫被認為與台灣朝野立委關係深厚（蕭照平、林敬殷，2015）。

2015 年的 4 月 13 日，台灣食藥署也在立法院的敦促下，訂出公告，將正式實施先前已屢屢提及的「雙證件」措施，即：福島五縣以外的所有日本進口食品需檢附細至都道府縣的官方產地證明，特定地區之特定食品需再附上輻射檢測證明（鄧桂芬，2015）。對此，日本的反彈可說相當劇烈。安倍晉三在隔天就約見日本交協會長大橋光夫；時任官房長官菅義偉及農水省大臣林芳正亦於例行記者會被動對此事表態，質問台灣加強管制的科學依據；日本交協東京本部秘書長小松道彥也表示不解，指出「畢竟直到現在，台灣沒有檢測出任何日本食品輻射超標。」（雷光涵，2015a）

日方更在 17 日派遣農水省官員櫻庭英悅訪台，這也是農水省首次局長級官員訪台。櫻庭向台灣國安會、亞協、衛福部及經濟部官員表示，台日能合作調查、嚴懲偽造產地中文標示的業者，並且要求台灣取消新規範，提出制定新規範的科學風險評估報告。24 日在自民黨食料產業調查會召開的委員會上，櫻庭還透露，儘管台灣方面同意提供風險評估報告，但也表示 3 月發生偽造產地標示以後，台灣消

費者要求加強管制日本食品的聲浪升高，這次的新措施是「政治判斷」，故難以撤回（雷光涵，2015b）。

29 日，安倍晉三甚至任命日本眾議員、同時也是其心腹的萩生田光一訪台，同行的還有岸信夫率領的十多名國會議員。雖然台、日官員都表示，岸信夫一團訪台是時間上的巧合，並不是為食品輸台問題而專程前往，但此行罕見要求拜會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有意見以為，這是因為提案要求管制從嚴者，正是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蕭照平、林敬殷，2015）。此外，也有報導指出，安倍晉三特別指示萩生田光一帶口信給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說明不希望台灣對日本食安的「誤解」會影響雙邊良好關係（雷光涵，2015c）。

台灣時任總統馬英九在當年 5 月 14 日接見日本宮城縣（東日本大震災時首當其衝的地區）知事村井嘉浩時，亦曾透露：

2 月時就希望放寬福島周邊縣市食品輸台；但非常不巧，2 月底（編按：應為 3 月底）發現許多偽造標籤產品，造成消費者恐慌，立委質詢時也非常憤怒，要求從嚴管制。……迄今所有經輻射檢測的日本食品都沒有超過法定標準，也就是說食品是安全的。……現在的問題不是食品安全，而是標籤可能不正確，「這是法律問題，不是科學問題」。……最近台日進行多次諮商，結論就是希望趕快進行調查，台灣已調查一段時間，希望能跟日本方面調查結果整合起來，了解偽造標籤的真相再想辦法防止，屆時再開放，消費者才有信心（楊湘鈞，2015）。

時任衛福部高層官員的受訪者 TG1 也證實：「日本在馬政府時期就一直用各種方式敦促開放，因為這樣的外交壓力，馬政府確實有在思考要怎麼做。換句話說，這個問題不只攸關食安，還是一個政治外交問題。」（訪談代碼：TG1）

結果，日本仍事與願違。台灣最終還是如期自 2015 年 5 月 15 日開始實施「雙證件」的加強版措施，但從寬認定採納的證明文件及檢測機關，以兼顧日本食品進口不致中斷。非關稅貿易壁壘專業的受訪者 E1 補充：

我們要求的產地證明，其實是比一般國際做法嚴格很多的。一般國際上對於產地只會要求標到國別而已，我們是要求它標到縣、府、道，這個是跟一般國際的所謂原產地規則，或原產地標示要求是不一樣的。……只有日本要求標到縣、（府、）道，是一種歧視性，而且是一種沒有理由的歧視性作為。……百分之

百邊境查驗意味著通關時間會變長，然後會變比較繁瑣，然後產地證明需要特別為台灣做標籤，其他國家沒有這個要求，這些都是額外的。理論上不合理的。

成本不應該存在，這個就是所謂的貿易障礙（訪談代碼：E1）。

對此，日本最初是堅守「不接受」的立場，不僅「國家（中央政府）不核發」產地證明，也拒絕與台灣協商證明文件格式等細節，但允許地方政府自行發給符合台灣規定的文件。另外，日本時任官房長官菅義偉及農水省大臣林芳正，亦在例行記者會上對該項措施表達了遺憾（陳雨鑫、雷光涵，2015）。

第五項 跛腳鴨

針對台灣該項新措施，日本在 2015 年 6 月於世貿組織就 TBT 協定對台提起 STC（案號 468），主旨為「對日本食品的額外產地標示標準」（Additional labelling standard of prefecture of origin for foods from Japan）。日方認為，台灣聲稱是為了保障消費者知的權利的細至都道府縣的產地標示、及輻射檢驗證明的要求，其實無異歧視性的管制措施，並擔憂這些措施可能會對台灣消費者造成負面印象，認為日本食品比其他國家的食品更不安全，也可能對日本食品貿易造成負面影響，增加批發商、零售商及餐廳來自例如額外成本或保存紀錄的負擔。台方則回應，台灣近期發生了幾起偽造原產地標籤的事件，因此「不得不」（had no choice but）對日本食品實施產地證明的檢查要求（WTO，2015a）。

同年 7 月，日本也依據 SPS 協定第三度對台提起 STC。日方表示，根據台灣自己發布的資訊，在超過 7 萬個日本食品的樣本中，沒有一個的銻含量超標，而這似乎證實日本在事故發生後採取的應對是有效的。日方還指出，台灣的進口管制「既不是基於科學，也不是基於相關的國際標準」，從而要求台灣完成風險評估，並立即（immediately）取消相關措施（WTO，2017b）。面對日方較前幾次更為嚴正的語氣，台方回應，這些措施是為了防堵早前禁輸地區的食品，因錯誤標示而進入台灣市場的情事再度發生，並對於 2013 年以來福島核電廠仍不斷洩漏的核污染水表示了擔憂。

然而，2015 年 7 月下旬，再有報導指出，台灣與日本已達成共識，將在月底解除對福島以外四縣（即茨城縣、櫛木縣、群馬縣、千葉縣）食品的輸台管制（雷光涵等，2015；雷光涵，2016a）。台灣衛福部也於 8 月初在臉書發布網路民調，詢

問「除福島縣外，您認為千葉、茨城、櫛木、群馬四縣生產製造的食品，在其檢附『輻射檢驗證明』、『產地證明』且我國邊境查驗合格的情形下，可否部分輸入我國？」面對記者提問，台灣時任食藥署署長姜郁美不否認，雙方正評估是否以日方妥協提供台灣雙證明，換取台灣解除對日本福島五縣食品禁令（陳雨鑫，2015a）。受訪者 E1 亦表示：「在馬總統 2015 年的時候，那時候已經準備要做鬆綁，雖然具體的鬆綁內容沒有公布，但是那時候傳出馬總統有指示要解決這個問題。」（訪談代碼：E1）

與此同時，由於日韓就韓國對福島八縣水產品的輸入管制，自 5 月 21 日在世貿組織的「雙邊諮商」程序無果（雷光涵，2015d），國際盛傳日本將於 8 月底請求設立「爭端解決小組」（張佑生，2015）。台灣相關單位雖出面否認有受到來自日本的壓力，但時任食藥署副署長吳秀英坦言，確實正在考慮對於福島以外四縣如加工食品的低風險食品放寬標準，但保證嬰幼兒食品不在開放之列（黃宜稜，2016）。受訪者 TG1 表示，日方曾派遣基層的厚勞省人員來台跟衛福部討論，當時衛福部提出了兩點要求：第一是要日方說明如何檢驗輻射含量，台灣也要自己做；第二是台灣人民要有「知的權利」，所以日方要標示生產地。不過，在第二點上，因日方無法保證其境內的業者都能如實標示，故台灣政府最終仍選擇維持既有的進口管制（訪談代碼：TG1）。

2015 年 10 月，日本依據 SPS 協定對台灣提起了 STC——該次已為第四次。日本在其中強調，台灣的進口管制並沒有科學依據，一些日本食品進口時標示不實的事件，應與進口管制明確區分開來，且日本對核污染水的處理，同民眾對於食品安全的疑慮這兩者的關聯也不大。此外，日本也指出，在過去三年中，台灣從日本進口的食品其實有穩步增加。因此，日本要求台灣完成風險評估並立即取消措施，即使是循序漸進（step-by-step）推動。台灣方面則指出，根據日本公佈的資訊，仍有食品被發現存在放射性殘留物，在 2015 年 7 月更有幾個樣本被證實其放射性物質含量，超過了日本建議的容許標準（WTO，2017b）。

就此，雙方高層於 2015 年 11 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下稱「亞太經合會」）的領袖會議期間也進行過討論，當時台灣代表蕭萬長向時任日相安倍晉三再度傳達台灣加入 TPP 的意願，並表示將在確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致力於推動日本食品合理出口至台灣（林上祚，2015）。與日本交協互動密切且長期關注相關議

題的受訪者 E2 也表明：「如果台灣跟日本要繼續推動經濟合作，或者是類似 FTA 或 EPA 經濟合作的協議的時候，福島食品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是要解決的問題。這個部分是政府、官方都講過好幾次，台灣方面也瞭解。日方政府期待台灣政府依照國際的標準，根據科學的方式來處理食品問題。」（訪談代碼：E2）

台方看似確實做過一些努力，即透過調降輻射容許值的上限，「以退為進」先爭取人民對政府把關食安的信任。以往，台灣政府針對「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標準」，係參照美國、日本、歐盟標準，規定一般食品中銫 134 與銫 137 總和上限 370 貝克／公斤，碘 131 為 300 貝克／公斤。2015 年 8 月，食藥署便預告會比照日本、比國際更嚴地下修標準，將銫 134 與銫 137 之總和上限變更為 100 貝克／公斤，碘 131 則修正為 100 貝克／公斤（陳雨鑫，2015b）。

該預告草案原預計在 2015 年的 10 月底上路，但最終是到 2016 年 1 月 18 日才開始實施，並在邊境查驗時採取從嚴認定，唯有同時符合台日雙方污染容許量標準的日本食品始得輸入（林惠琴，2016a）。雖然台灣時任食藥署科長高怡婷曾強調「此次預告草案與評估日本核災區食品部分解禁無關」，不過她仍補充說明「日本福島事件後的一年間，曾發現日本進口食品輻射超標，近幾年幾乎未見」（陳雨鑫，2015b），而且在新標準生效時表示，其適用範圍不僅僅是核災區，而是日本全國的食品，但「此次修正公告前，已透過世衛組織與日本官方溝通，因新標準是比照日本，並未接獲不滿反映」（林惠琴，2016a）。

除此之外，還有傳言衛福部與日方曾完成一份「食品安全協議」的草案（程嘉文、楊湘鈞，2016）。不過，或許是因為 2016 年 1 月大選來臨、以及隨後時任總統馬英九所屬的國民黨敗選，當時的台灣政府並未與日本簽妥協議。受訪者 TG2 及 E1 不約而同強調，因為主動開放易招致國內政治上的反彈，加之台灣政府較欠缺風險溝通的經驗，由此產生的「怕惹事」心態也是台灣政府方面難以發揮積極作用的原因（訪談代碼：TG2、E1）。「感覺上食安是一個禁忌，就是講到食安，就不能有鬆綁，就食安跟鬆綁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的，放在一起就變成是連主政的公務員都覺得好像有問題的這種感覺。」受訪者 E1 如是說。

於是，日本 2016 年 3 月又就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日方在其中表示，儘管已接收到台灣確認將致力於解決問題的積極回應，且雙方高層也在 2015 年 11 月亞太經合會上進行過討論，但目前尚未有任何進展。此外，日方亦說明，超過標準

上限的放射性殘留物，其實主要僅在野生的菇類、及鳥獸肉這些特定類型的食品中發現。台方則答覆，為應對公共健康（public health）的疑慮，現行的措施仍屬必要，特別是受污染的水源和原料未完全潔淨，而且核電廠仍有污水在持續洩漏。對此，日方繼 2015 年 10 月，再次對於污染水和公眾在食品安全上的疑慮這兩者間的關聯性提出了質疑，並且強調已有來自不同來源的數據，都顯示台灣市場對日本食品的需求在不斷增長（WTO，2017b）。然而，當時由馬英九領導的台灣政府已處於「跛腳鴨」階段，實缺乏民意基礎來放寬進口管制。

第二節 蔡政府時期

第一項 燙手山芋

2016 年 1 月 16 日，台灣舉行中央層級選舉，選舉結果是由民進黨籍的候選人蔡英文以過半得票率當選總統，並於同年 5 月 20 日就任。這是台灣第三次的政黨輪替，同時民進黨也在立法院取得六成席次，不僅睽違八年再次躋身國會最大黨，更以單獨獲得過半席次而首度「完全執政」（何孟奎、林安妮，2016）。民進黨在當時的聲勢可謂如日中天，接下日本食品輸台問題這棵「燙手山芋」後，該黨的意向是延續其在野時對於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的謹慎立場，抑或在直面日本政府壓力下轉而傾向放寬相關管制，也因此備受矚目。

早在 2015 年 10 月初，已是總統參選人的蔡英文進行為期四天的訪日行程，除了參訪作為美日同盟基地、同時也是包括安倍晉三在內多達十名日相出身的山口縣外，也在東京先後拜會日本兩個主要政黨民主黨和自民黨。此行得到在同年 4 月曾率團訪台擔任「食安說客」的日本眾議員岸信夫接待（林敬殷，2015）。當時，岸信夫便向蔡表達日本期望食品輸台問題盡速解除（雷光涵，2016a）。在蔡英文拜會日華懇傳達希望日本各界支持台灣加入 TPP 談判時，日華懇副會長、日本眾議員衛藤征士郎亦表示：

近廿年來他一直在推動台日 FTA（自由貿易協定），本來將率相關省廳就 FTA 和台灣好好談，沒想到日本大地震後，因為食安問題，台灣對日本農產品加強規範，雙方談判停滯，他希望台灣的食安規範往前邁進。衛藤征士郎提此議題

時，古屋圭司（編按：日華懇幹事長、眾議員）一直以手勢示意不要講這個敏感問題（郭瓊俐、雷光涵，2015）。

蔡英文在面對媒體詢問時亦簡短透露，雖未與自民黨談及彼時備受矚目的釣魚台主權問題，但「會中有談食安問題」。

事實上，除了上述訪日行程，蔡英文在當選總統隔日更馬不停蹄展開對外溝通行程，首先便是與日本交協會長大橋光夫、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代表昭田幹夫等人會面（郭瓊俐，2016）。當時，蔡提及台日應盡速簽定 FTA，但雙邊協商因食品管制問題一年未有進展，岸信夫受訪時對此表示：「兩件事情並非一定連結在一起，但日方非常關心食品管制問題，視為非常重要的議題。」（雷光涵，2016a）

還未上任，福島五縣的地方官員在 3 月即針對食品禁輸議題，專程來台拜會民進黨。民進黨表示「有關食品進口管制事宜，由於食安關乎國人健康，任何人執政都不能掉以輕心，民進黨未來執政後會審慎處理這個問題。」（許依晨、林敬殷，2016）同年 4 月，當時即將出任台灣駐日代表的謝長廷，面對《日本經濟新聞》記者提問福島五縣食品禁令能否解決時，回應道：「核災已五年，有生產履歷、輻射檢測等證明安全的科學證據的話，沒有被污染的食品會慢慢解禁吧。」（雷光涵，2016b）

時至同年 5 月底，日媒《共同社》更引述民進黨外交人士指出，台灣對福島五縣食品的管制措施，可望在 7 月日本參議院大選前大幅放寬。時任食藥署署長姜郁美矢口否認（雷光涵、陳雨鑫，2016），但坦言「未來在經濟貿易談判的壓力下，除了福島以外，其餘四縣市食品逐步解禁，確實是有機會的，但至今沒有時間表。」（鄧桂芬，2016a）此外，時任衛福部長林奏延則在受訪時則表示：「就任以來完全沒針對這個問題討論。」（陳麗婷等，2016）

2016 年 6 月，日本第六次對台提出 SPS STC。日方強調，這項禁令在科學上是不合理的，因為超標的放射性殘留物只存在於某些類型的食品中。此外，在迄今為止檢測的 8 萬多個樣品中，並未在台灣邊境發現超過規定上限的殘留物。日本還留意到，台灣當局發布的新聞稿顯示，既沒有計劃也沒有時間表放寬對日本食品的進口限制。台方則重申，進口禁令和輻射檢驗證明的要求，對於保護公眾健康是必要的，特別是考慮到受污染的水和物質尚未完全清潔。自核電廠事件以來，台方已要求日本提供進一步資訊，包括其監測結果和控制措施，以便進行評估。由於台

灣主管部門採取了可靠的管制措施，消費者對日本食品的安全性重拾信心，貿易數字有所上升，未來將致力於監測日本放射性物質管理系統的有效性，並對相關控管措施進行全面評估（WTO，2017b）。

在 STC 討論後，時任駐日代表謝長廷於 2016 年 6 月透露，歐盟和美國未有區域性全品項禁止的作法，或為新政府調整方向，「大約年底會有結論」（鄧桂芬、胡宥心，2016）。7 月，國民黨立委王育敏等人，鑑於食藥署開放加拿大牛肉進口¹⁶的程序不嚴謹，決議「而後若因重大食安事件而停止查驗申請的輻射、狂牛症食品等，解禁程序的預告、公告程序須更完整，尤其日核災區食品開放與否，衛福部須赴日勘查，向立院提出專案報告。」（陳麗婷，2016）8 月底，台灣政府便依據此決議，派遣由外交部、經濟部、衛福部、農委會、原能會以及兩位專家共同組成的跨部會專家代表團訪問日本，實地參觀農場、食品加工廠、以及福島第一核電廠，掌握日本食品的檢測狀況（WTO，2017b；食藥署，2016）。

本研究受訪者 TG2，作為當時受政府委託參與日本食品風險評估計畫的主要研究員，便發現無論是輻射塵的分佈、或檢出微量超標的產品來源地，其實不僅止於福島五縣，因此針對這些地區的禁輸管制並不合理。此外，他也指出，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計算得出只會增加約 0.001 毫西弗的輻射量，若以一年非背景游離輻射暴露安全允許量的 1 毫西弗來看，其提高的健康風險僅有 0.1%，基因突變、致癌影響是可忽略不計的。實際上「民眾沒事想加拍一張 X 光片，那一張下去就超過了吃了很多核食。」（訪談代碼：TG2）但他仍無奈表示：

政府用一些研究案的方式，用我們的專家、我們的學者，實際上去評估出來的結果，而不是整個單方面日本的資訊，來回應它（編按：指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到底有多大的衝擊。¹⁷我覺得政府對評估那塊是很努力在做，但是並沒

¹⁶ 2003 年 5 月起，加拿大畜牧業爆發牛海綿狀腦病（BSE，俗稱「狂牛症」）疫情。台灣於 2015 年 2 月因加國發生新病例而暫停其牛產品輸入，但在經過一年半的評估後，食藥署於 2016 年 7 月 7 日宣布隔日起重新開放進口（鄧桂芬，2016b）。由於時間點仍未過「七年檢疫期」，該項決定被抨擊是為了世貿組織談判而忽視溝通的一種「突襲」（陳麗婷，2016）。

¹⁷ 此後至 2022 年 2 月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的期間，台灣政府派遣台灣專家赴日實地考察以評估食品風險的研究計畫，共計 7 次（衛福部，2022）。

有很大地揭露，因為這個事情一直是衝突的。……我說的衝突是，你（編按：指當時的蔡政府）跟反對黨、反核食相關的人物他們的主張，是不一樣的（訪談代碼：TG2）。

可見台灣政府在面對國內反對意見的壓力時，儘管嘗試提出台灣方面自己的科學證據，仍難以進行有效的風險溝通。

2016 年 10 月，日本又一次依據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日方在當中認可台灣對於雙邊討論的承諾，並且表示願意繼續與台灣合作，以達成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台方則表示仍在關注從核電廠洩漏的受輻射污染的水和物質，並且再次強調進口管制和輻射檢驗證明的措施，對解決公共衛生問題的必要性。此外，台方還說明台灣已任命一跨部會小組處理相關問題，包括風險溝通（WTO，2017b）。

與此同時，台灣又傳出，台日雙方就福島農產品解禁已有初步共識，宣布時間或落在 11 月，正式開放則可能在 2017 年初。不過，食藥署依舊表示「沒有開放時間表」，並說明相關評估會考量：國人對日本核災區食品的接受度、日本當地對核災食品接受度、以及我國邊境查驗結果；縱使開放，初步也僅會開放養殖農產品，將排除山產等的高風險食品（陳雨鑫、李光儀，2016）。

2016 年 10 月底，台日舉行了首次「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該次會議原訂當年 7 月底舉行，傳言是因為 4 月底開始延燒的「沖之鳥爭議」¹⁸而延期。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台灣外交部事前已指出衛福部未派員參加，也否認聽過年底解禁的消息（林河名，2016a），但仍有知情人士透露，台方在會中承受不少日方要求解禁福島五縣食品管制的壓力（林河名、胡宥心，2016），致使台灣有輿論擔憂政府會以解禁福島農產品，作為漁權談判籌碼。

此外，時任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亦被發現有與民進黨團立委做溝通，但衛福部及食藥署皆強調，這僅屬於風險評估，仍無解禁規畫（羅真，2016）。儘管相關單位始終三緘其口，台灣政府開放的意向還是不脛而走。11 月 6 日，在衛福部赴立

¹⁸ 2016 年 4 月 25 日，台灣漁船「東聖吉 16 號」因在沖之鳥周邊日本所宣稱的「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作業，遭日本海上保安廳扣押，直至船主繳交 600 萬日圓（約合新台幣 170 萬元）的訴訟保證金後方獲釋。由於沖之鳥的國際法地位尚無定論，日本能否主張沖之鳥享有專屬經濟區備受爭議，該事件在台灣引起有關漁權的討論（蔣繼平等，2016）。

法院向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 8 月赴日實地勘查結果前日，便傳出該報告將「引用日本農水省提供的 2015 年監測資料，指福島五縣的農產輻射檢測，在 26 萬多件中僅 0.1%超標」，並根據日本厚勞省官網上的「日本全國食品放射能檢測結果資料」，強調日本食品的檢驗合格率自 2012 年以後均在 98.85%以上（周佑政，2016）。由於立院曾決議解禁福島五縣食品前須赴立院報告，這項報告被視為解禁的起手式，遭國民黨立委質疑是「為日本核災食品解禁背書」（林河名、胡有心，2016）。

時至 11 月 7 日上午，台灣政府的解禁政策終於明朗。儘管時任衛福部次長何啟功在向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前接受記者採訪時，仍不願透露政府對鬆綁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管制一事的規劃，不過時任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在進行「日本食品輸台專案報告」時則態度明確。他強調：

目前先進國家對於日本核災區食品的管制，從原先的地區管制，也就是核災區食品一律不准進口，到現在則改為風險管制，准許進口，但須嚴格抽驗，台灣也將朝向這個方向考慮。……目前全世界僅剩中國大陸及台灣禁止日本核災區食品輸入，連美國也逐步解除部分管制，現在也准許核災區稻米進口。在排除安全風險及疑慮後，台灣有必要適時鬆綁（李樹人，2016）。

陳吉仲說明，日本食品輸入管制措施擬分兩階段調整：第一階段將開放福島周邊四縣（即群馬、栃木、茨城、千葉）的低風險食品輸入，進口時須檢附具官方性質的輻射檢驗報告與產地證明，但福島縣的所有食品、前述四縣的高風險食品（包括飲用水、嬰幼兒奶粉、茶葉、野生水產品）等依舊維持不得輸台；預計第一階段實施半年後，再進行後續調整。

陳甚至表示，「若立委們對於兩階段措施無太大意見，依政府高層規畫，確實可能在 10 日鬆綁核災區食品輸台。」這呼應了當時外界的猜想，認為台灣會於當時即將登場的「台日經貿會議」和「亞太經合會」之前，為確保會議順利進行、及宋楚瑜能與安倍會面，便開放核災地區食品（徐偉真等，2016）。同日，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對此消息予以否認，不過表示：

對於來自任何國家的食品進口，我們的態度都是一致的，也和所有國家一樣，就是為了確保每位消費者的健康權益，政府會循著國際的專業規範，以科學證據為基礎，作為食品管理的依據，這原則沒有例外。

這是府方首度完整表達對於日本核災區食品管制的態度，可見其並未否認正在朝解禁方向規劃政策（林河名，2016b）。



第二項 公聽會風波

「日本食品輸台專案報告」發布隔日，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表示，「會依立法院朝野協商要求，舉辦十場公聽會」，並強調「輻射食品一定不會開放，但管制區的食品則要討論，不會像外界指本月 10 日就開放。」（陳雨鑫等，2016）這十場「日本食品輸台公聽會」最後是規劃從 11 月 12 日起一連三天內舉行完畢，主辦單位為行政院食安辦、農委會、衛福部，地點遍佈台灣北中南東，稱是為「傾聽國人對日本食品輸台的想法和意見」（彭宣雅，2016a）。

不過，由於舉行時間公告過於倉促，且「三天十場」的安排過於緊湊，遭國民黨批評是「先射箭再畫靶，根本已與日方談好，為趕上檯面下開放時間表，趕進度開公聽會虛應故事」（周志豪、林敬殷，2016）。結果是，幾乎場場公聽會都因藍營民代及反對民眾到場抗議，在干擾、對罵、甚至肢體衝突的烏煙瘴氣中，草率結束或者被迫流會，可謂遍地烽火（聯合報，2016；曾增勳等，2016）。在此期間，時任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表示，「國民黨絕不會輕易讓核災食品輸入台灣，國民黨將全力對抗執政黨的『媚日』行為。」（祁容玉等，2016）由此可見，相比早前時任總統馬英九「日食進口非食安問題」的說法（楊湘鈞，2015），卸下執政包袱後在野的國民黨，其相關立場已有所轉變。受訪者 E3 甚至認為「台灣的食品問題為什麼會變得那麼複雜，就是它變成藍綠惡鬥的一個象徵，藍綠惡鬥的一個議題，跟食品安全內容其實無關。」（訪談代碼：E3）

此外，還有民間團體對政府的解禁政策、乃至公聽會的安排表達不滿（彭宣雅等，2016）。環保團體綠色消費者基金會便組成調查團親自前往日本核災區檢測輻射值，指出當地的土壤其實含有不低程度的銫污染（彭宣雅、李樹人，2016），甚至曾兩度控告時任衛福部長林奏延，指其在公聽會提供了不實資訊（賴佩璇、鄧桂芬，2016a；賴佩璇、鄧桂芬，2016b）。此外，主婦聯盟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亦親赴日本，拜會當地民間長期監測核災食品的團體、農民、檢驗機構等，觀察他們與日本官方之間在資訊上的落差，以敦促政府不能全盤接受日本官方提供的資料（彭宣雅，2016b）。

關於當時台灣民間的看法，受訪者 TG2 認為：「我們的民眾非常非常地有自己主觀的意見、強烈的反應，這來自於他們對於風險的感知。……對於這些進口之後可能產生的風險，很多人民團體裡面強調的是『零』，而忘記它實際上的健康損害（其實微乎其微），他們沒有講這個。（這些人認為）我沒有必要去加，這是你那邊被你污染的東西，我沒有進來就是零，有 0.1%我也不願意承擔。……這很大一部分也來自政治界的不同的政黨，在宣稱他們維護民眾的利益、權益的時候，用了比較情緒性的字眼。」（訪談代碼：TG2）

縱使反彈聲浪不小，台灣政府對於開放的心意似乎已決。11 月 14 日晚間，即紛擾的十場公聽會結束後，時任行政院長林全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首度坦言：

我還在民進黨智庫、未上任行政院長時（編按：應指其擔任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的 2014 年 7 月迄 2016 年 5 月期間¹⁹），日方已經不斷來溝通，但當時曾有日輻射食品偽造標籤事件，因此我也向日方表示，必須將這個案子釐清，且要有機制處罰（胡宥心、林敬殷，2016）。

政策上是要朝開放去走，但是有條件地開放，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開放。……如果人家已經不是核災食品，你硬說人家是核災食品，不准他放……這從自由貿易立場，或國民在意立場來看，都不見得是完全站得住腳。目前除中國外，其他國家的類似規定都已經放寬、放鬆了，所以現在應用科學、理性的態度去看待（管嫫媛、雷光涵，2016）。

同時，總統蔡英文在譴責「黑道在公聽會滋事」之餘，亦指示補開台北及高雄場次的公聽會，以加強溝通（管嫫媛、雷光涵，2016）。然而，民進黨黨團並未出席隔日舉行的立院黨團協商，緣由是該協商原訂針對台日司法互助，而在野黨擅自添加「相關性不大」的福島食品進口問題（胡宥心、劉宛琳，2016）。但事實上，當時國民黨黨團的主張「台日沒有司法互助機制，日前發生各種偽標事件，日本都不願配合調查，由此可見日本福島五縣市食品進口問題，管制措施根本無法落實」（周佑政、徐偉真，2016），並不能說與台日司法互助議題無關。

¹⁹ 此處的時間點係根據「新境界文教基金會」通過第九屆新任董事名單的 2014 年 7 月 16 日（新境界文教基金會，2014），以及林全就任行政院長的 2016 年 5 月 20 日。

此外，自公聽會舉行以來，國民黨執政縣市首長陸續表態反對核災食品進口，承諾若開放進口會對核災食品嚴格把關，這些縣市包括新北、南投、新竹縣等（祁容玉等，2016）。當時民進黨首長在位的嘉義市、桃園、台中等縣市，亦有議員開始提案修訂食安自治條例，禁止核災區食品進入（林伯驊，2016；管嫔媛、雷光涵，2016；蔡孟妤，2016；林伯驊等，2016a；廖雅欣等，2016）。面對來自地方的挑戰，中央政府也有可謂聲勢浩大的回應。民進黨執政的十三縣市²⁰於11月16日發出聯合聲明，表示他們與中央一致堅持「四項禁止原則」：

一，福島縣食品禁止進口。二，原先不准進口之群馬、櫛木、茨城、千葉等四縣市的茶、水、嬰兒奶粉及野生水產品等四類產品依舊禁止進口。三，上述四縣市未檢附官方產地證明、輻射檢測證明雙證件的食品禁止進口。四，美國、日本不能上市的食品，台灣禁止進口（管嫔媛、鄭宏斌，2016）。

據傳，這是時任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一一致電各地方首長達成共識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時任台中、宜蘭、雲林及屏東縣市長在共同舉行臨時記者會，重申關心人民健康不分黨派後，均是簡單回應媒體提問便匆匆離場（丘采薇等，2016），似是擔憂過於明確的表態，需要面對民意或黨意之間的兩難。此後，對於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問題，綠營地方首長的態度大多轉為保守（廖雅欣等，2016；羅添斌等，2016；黃煌權，2016），時任嘉義市長涂醒哲甚至從「開第一槍」支持議會修法禁止，改稱是議會利用其擔任過衛生署署長的身分，以政治凌駕專業（林伯驊等，2016b）。

儘管如此，在野的國民黨已蓄勢待發，針對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議題號召民眾向政府示威。11月18日，國民黨動員近千人，前往行政院和立法院抗議。期間，抗議民眾高舉了「日本核食、英全先食」、「我的小孩不能吃核食」、「反核食反出賣反欺騙」等標語手板，更上演行動劇，比喻食用核食的後代子孫將變身為「怪獸哥吉拉」。同日，國民黨立委亦在立院舉辦「強烈反對日本輻災食品進口」公聽會，與會的時任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表示：「輻射食品吃下去不僅檢測不出來，更會影響後續幾十年，這是國民黨堅決反對核災食品進口的原因。」（劉宛琳、周志豪，

²⁰ 包含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澎湖縣。

2016)

然而，國民黨之外，台灣民眾對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的疑慮、乃至政府決策的不信任顯然是存在的。因此，台灣政府在 19 日定調緩辦原定於隔週進行的第二波公聽會，但行政院食安辦主辦的「日本特定地區食品解禁輸台及輻射檢驗交流」座談會仍如期在 11 月 22 日舉行（林敬殷、賴香珊，2016）。該場座談會採全程網路直播，不僅邀集了政府方的食安辦、衛福部食藥署、農委會、原能會，更有 2 位專家學者，以及主婦聯盟、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媽媽監督核電聯盟、消基會等 13 個公民團體（羅添斌，2016）。這些公民團體指出，政府若欲取信於民，需要在管制、對策、研究等方面提出更具體的策略與根據，特別是必須基於本土的風險評估資料，而不能只有日本的檢驗數據。食安辦主任許輔則說明，此座談是 11 月 8 日（即公布解禁政策隔日）新政府上任後第四次食安會議的延續，不是一場公聽會，亦不意在讓民間為政府背書。不過，當時場外仍有不少抗議民眾，國民黨與親民黨反對立委與議員也到場關切（食藥署，2022；陳文姿，2016）。23 日，在國民黨中常會，時任黨主席洪秀柱更指示各縣市議會的國民黨黨團，研修食品安全自治條例，明文禁止日本核災地區生產製造的食品進口（呂伊萱，2016a）。

11 月 25 日，行政院宣布討論日本核災區食品解禁的第二波公聽會，訂於 12 月 21、22 及 25 日舉行，三場公聽會將採網路直播，透過公民參與進行風險溝通，並強調「若辦完後無法達到溝通效果，政府會持續溝通」（林敬殷，2016）。未料，12 月 11 日爆出知名連鎖品牌包裝食品的內附醬料，來自「福島五縣」之一的茨城縣，不同於外包裝的產地標示，但這些食品的輻射檢測結果皆呈陰性。對此，食藥署說明，台灣對加工食品輸入邊境管理與他國相同，產地均以「最終成品」為準，而出問題的醬油包屬於附品，故出現此一疏漏（林惠琴等，2016）；時任署長姜郁美更召開記者會，宣布將要求未來的報驗申請書填妥複合式包裝食品各項內容物的產地（林惠琴，2016b）。

然而，產地標示不實的事件仍進一步加劇了民眾對政府食安管理的質疑。受訪者 E1 便指出，因為該事件「大家變得說，如果開放之後，到底可不可在邊境進行查驗確保食安，這樣的一個政府的承諾，變得信心上是有動搖的。」（訪談代碼：E1）因此，時任行政院長林全於 12 月 16 日宣布，考量到政府的食安管理仍未能取得民眾信任，將暫緩對於日本核災區食品的解禁政策，若相關問題在現階段難以

解決，亦不排除維持現狀的可能性。據傳，台方已事先向日方表達國內民眾對開放日本食品多所疑慮，日方也表示理解和尊重（林敬殷，2016），但日本交協仍表示希望儘早解禁的立場沒有改變（呂伊萱，2016b）。

此外，第二波公聽會的首個場次最後亦被推遲至 12 月 25 日，但依舊遭到抵制和干擾。當日，國民黨及中華統一促進黨動員上千名民眾前往抗議，場外也爆發多起警民推擠衝突，迫使主辦單位將形式由公聽會改為座談會，而且第二場公聽會亦在與會團體要求下決定改以座談會辦理（江孟謙、陳雨鑫，2016）。但實際上，接下來的兩個場次都無疾而終，並未在表定的 2017 年 1 月 2 日及 8 日舉行。

與此同時，日本儘管留意到台灣政府所付出的努力，但似乎仍小覷了台灣政府所面對的社會壓力。「台日經貿會議」於 11 月 29 及 30 日在台北登場。雖然時任外交部長李大維事前在立院表示，經貿會議不會論及日本食品解禁議題，但日本交協會長大橋光夫仍在致詞中主動提到：

目前台灣對日本食品有部分進口限制，台灣當局的努力，日方已感受到並表示感謝，但日方也有聽到台灣部分『無依據』的發言，這對福島在內的日本國民是大大傷害，日方期望儘早解除輸台限制（鄭煒、林敬殷，2016）。

此外，日方的農醫組代表亦在小組會議表示，知悉台方 8 月組調查團赴日、11 月立法院報告及其後舉辦公聽會等行動，並盼望台方早日放寬進口管制，以促進台日經濟關係健全發展。對此，台方出席的衛福部官員則以台灣內部尚存歧見為由，而婉拒多做討論（黃國樑、胡宥心，2016）。

時至 2017 年 3 月，日本再度針對食品輸台問題提起了 SPS 方面的 STC。當中，日方表示其認知到台灣自 2016 年 8 月以來的努力，包括實地參觀農場、食品加工廠以及福島第一核電廠，並且曾考慮解除禁令，不過仍在告知公眾的過程中，其中 2016 年 11 月的公聽會被指舉行得過於倉促，而原定於 2017 年 1 月前舉行的其他公聽會則被推遲。日方敦促台灣採取符合世貿組織協定的措施。台灣方面則表示，其在 2016 年 8 月跨部會專家代表團訪問日本後，已對現行措施進行審議，並重申願意與日方合作，以雙邊方式解決此一問題（WTO，2017b）。然而，這已是最後一次台日雙方針對食品輸台問題進行的 STC 討論。

總的來說，由 SPS 委員會的會議摘要可見，台灣政府在這些政府間交涉的過程中，反覆以「台灣多數民眾仍存在食品安全疑慮」的說法，主張維持管制措施有

其必要性。甚至在這八次會議中，台灣政府最少五次直接表示國內民眾的顧慮比「國際標準」更加優先²¹（WTO，2017a；2017b）。貿易法專業的受訪者 E1 表示，由於決定權是在被關切國的首府，「要不要處理 STC 完全取決於被關切國它有沒有意願去改變」，加之 STC 相較爭端解決又缺乏拘束力，因此 STC「很多時候是淪為一種立場表示跟資訊交換的機制。……那當然就會發生很多國家一而再再而三關切一些事情，被關切國的回應也是一而再再而三重複它現在面臨（什麼樣的難題）、或者它認為這沒問題。然後每一次關切國有一些新的關切內容，那我們就會說帶回去研究，下次再答覆。」（訪談代碼：E1）

除了 STC 機制，受訪者 E1 說明，日本針對食品輸台問題「我所知道在各種場合，都提他們對台灣的關切，而且他們對這個關切的立場跟態度，講得非常明白具體。」（訪談代碼：E1）日本政府甚至會向在台北設有代表處的國家進行簡報，分享日本對該事件的看法與立場、以及對台灣的期待。受訪者 E1 分享，日本曾跟包括歐盟在內的各國駐台代表處說明「為什麼日本覺得台灣這是違反國際標準，為什麼日本把它當成是一個優先事項，……讓各國充分瞭解整件事情為什麼日本這麼高度關切，然後台灣有什麼義務應該要盡到。」（訪談代碼：E1）儘管這些向第三方分享立場的作為難以產生直接效益，不過 E1 認為「這整個多少會讓台灣的特別是外交部有更多的壓力，因為有越來越多國家瞭解日方在這個事情上的堅持，還有台灣在義務上站不住腳。」（訪談代碼：E1）

第三項 反核食公投

正值解禁政策公告乃至隨後的公聽會在台灣內部引起軒然大波之際，時任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與前衛生署長楊志良以個人名義，聯手消基會等民間團體，自 2016 年 12 月 3 日便開始發起「反核食公投」提案連署。當初的公投主文為：「你是否同意政府開放日本福島三一一核災相關地區，包括福島與周遭 4 縣市（茨城、櫛木、群馬、千葉）等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當時，郝龍斌表示：「為避免核

²¹ 值得一提者，根據 SPS 委員會為 STC 案號 359 彙整的會議摘要（WTO，2015b），同樣作為民主國家的韓國，其在與日本討論同樣是關於福島核事故後食品進口管制議題的時候，卻沒有一次表達過其民眾的意見對其相關決策的影響，而僅是屢屢強調「其措施符合 SPS 協定第 5.7 條」。

災食品解禁危害全民健康，我與民間團體發動核食公投，而不是由政黨來發動，用直接民主否定民進黨的多數暴力。」（程平，2016）並指出這將是台灣「第一次非政治議題的公投」²²，以強調「反核食」作為一種「中性議題」。消基會董事長陸雲則表示：「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對於開放福島核災食品都有疑慮，政府應該持續溝通，但是未來若溝通沒結果，公投或許是最好的機制，由全民來決定是否開放。」（周志豪等，2016）

此外，國民黨中央亦展開「反核食、救孩子」連署。據傳，時任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最初對於「反核食公投」仍有所遲疑，但而後仍表態「樂觀其成」（周志豪，2016）。值得注意者，無論是「反核食公投」抑或「反核食、救孩子」的連署活動，都不約而同選在「菜市場」舉行，「婆婆媽媽站出來」這類以婦女群體為訴諸對象的口號也屢見不鮮（程平，2016；蔡孟妤、蔡容喬，2016；陳妍霖、王慧瑛，2016）。結果，「反核食公投」的提案連署可謂勢如破竹，發動不到兩個禮拜即收獲 4 萬 5 千份簽署，將近有效份數的一半²³（莊琇閔，2016；王寓中，2016）。

期間，甚至有台灣民眾提出「以後市場上的食品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了，一點也不安全。」以及「核食有毒，吃了會死」的極端見解，堅決反對解禁核災區食品（蔡孟妤、蔡容喬，2016）。當時主要推動「反核食公投」的 TS1 在近日接受筆者訪談

²² 台灣於 2003 年通過並頒布《公民投票法》（下稱《公投法》），該法明定「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過。」

（該版第 30 條），此「雙二一」門檻使早期的公投被戲稱為「烏籠公投」。在 2018 年之前，台灣據此先後於 2004 年與 2008 年舉行過兩次全國性公投，前者的主題包括「強化國防」與「對等談判」，後者則包括「討黨產」、「反貪腐」、「台灣入聯」及「務實返聯」（中選會，2022a），均屬政治性議題。不過，所有這些公投案最終都因不符合「投票人數達全國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的門檻，而以「不通過」作收。

²³ 2017 年 12 月 12 日，立法院通過修正《公投法》部分條文，大幅下修公投提案、成案、通過門檻：將「提案門檻」從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的千分之五，調至萬分之一（第 10 條第 1 項）；「連署門檻」從 5% 降到 1.5%（第 12 條第 1 項）；「通過門檻」則取消原有的總投票率門檻二分之一，只要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原為二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第 29 條）。是故，在「反核食公投」發起初期的 2016 年底，「提案門檻」仍以 2016 年總統副總統選舉（當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 18,782,991（中選會，2022b）的千分之五計算，也即 9 萬 3915 份提案連署書。

時，更將台灣人近年的生育力下降，歸咎於政府遵循國際標準對殺蟲劑、塑化劑、重金屬等污染物質的縱容，進而主張開放福島食品進口，最終將導致台灣「絕子絕孫」（訪談代碼：TS1）。

相較之下，縱觀歷來台灣政治人物反對解禁的論述，則幾乎未提及保護在地產業等經濟利益方面的理由。受訪者 E3 和 PD1 也不約而同地提及，日本農產品本身的售價較高，即便進口亦未必具有競爭力（訪談代碼：E3、PD1）。還有台灣食品業者直陳，因為日本食材並非不可替代，而且成本高昂，就算需要採用進口食材，日本食材仍是最後一個選項（蔡昀容，2022）。在市場機制下，考量消費者的接受度，台灣零售商亦曾表示缺乏上架福島五縣產品的誘因（魯永明，2016；鄭宏斌，2016a）。顯然，台灣長期維持對日本食品的管制，並不能說是因為擔憂開放將損害特定群體（如在地農民、食品業者）的經濟利益；實際上，台灣民眾更普遍的對於食品安全的執著，才是日本食品輸台問題如此難解的核心原因。

在鼓吹食安疑慮的策略下，國民黨的公投攻勢看來奏效了。有知情人士指出，雖日方不斷施壓，台灣政府也基於國際標準預備開放福島以外四縣的食品輸台，但國內情勢左右夾擊，包括國民黨操作公投、民間團體親赴日本勘查，迫使府院必須放緩解禁的步調。據傳，時任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在 12 月 6 日跨部會小組會議上便轉述時任行政院院長林全「沒有開放時間表」及「保留彈性空間」的裁示（管嫻媛，2016）。11 日晚間，時任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除表示「尊重人民行使公投權利」，更公開強調政府於開放日本非福島食品進口，未有時間表（李順德、胡宥心，2016）。繼前述「醬包事件」火上澆油後，行政院於 16 日進一步召開記者會，宣布暫緩日本食品解禁（呂伊萱，2016b）。同年年末，總統蔡英文在回覆日本媒體提問時也明確表示，開放日本核災區食品的「基本原則是保護國人健康，與公眾進行溝通和理性討論，沒時間表，也沒特別急迫感。」（鄭宏斌，2016b）

儘管如此，國民黨未就此罷休。時至 2017 年 4 月，郝龍斌、楊志良及國民黨立院黨團一同召開記者會，宣布已取得 12 萬 2000 份「反核食公投」提案連署書，並稱若民進黨政府執意解禁，將發動食安公投（洪哲政，2017）。2018 年 2 月，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啟動「反核食」公投案的第二階段連署，時任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更下令全黨動員，配合黨內縣市長與縣市議員參選人，召集基層各界參與，並計畫同當年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一併舉行公投（王寓中，2018）。

然而，「反核食公投」的提案過程可謂幾經曲折，包括一度被中選會要求召開聽證會（鄭煒、黃國樑，2018），就公投必要性做補正（黃國樑、鄭煒，2018），甚至到了最後環節，中選會委員依舊未達成一致性的意見。不過，在「合憲性推定解釋原則」的考量之下，即存在疑義時須作成有利提案人的認定，「反核食」公投案最終仍在 2018 年 5 月 30 日審議通過（王寓中、黃國樑，2018）。值得補充的是，中選會當時要求進一步說明的函文是指出：

日本曾因南韓禁止福島核災區食品進口，以違反 WTO 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向 WTO 提出貿易爭訟。²⁴要求守護食安公投聯盟解釋，若反核食公投案通過，是否有違反相關國際協定之虞與權責機關應如何做必要之處置（黃國樑、鄭煒，2018）。

對此，郝龍斌則回應：「日韓貿易爭訟結果，根本無法約束我國是否可以進口日本核災地區食品，中選會據此來函質疑，是刁難限縮直接民權否定日本核災食品進口。」由此可見，國際貿易法的實踐，未必能有效嚇阻一國國內直接訴諸民意採取保護主義措施的行為。

通過連署後，「反核食公投」遂成為台灣全國性公投的第九案，其主文亦確立為：「你是否同意政府維持禁止開放日本福島三一一核災相關地區，包括福島與周遭四縣市等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但「反核食公投」經歷的波折不止於此。直至公投舉行前夕還發生了「重行公告」的爭議，即中選會既於 10 月 24 日發布公投公報，但於 11 月 2 日為刊入「行政院意見書」又重行公告，從而被質疑違反了「在公民投票日廿八日前公告」的規定（賴佩璇，2018）。

2018 年 11 月 24 日「反核食」公投案最終可謂大獲全勝。其獲得了 779 萬票同意以及 223 萬票不同意；根據 2017 年 12 月修正通過的《公投法》，因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超過投票權人總額 1975 萬的四分之一，即 494 萬，故其投票結果為「通過」（中選會，2022c）。可以說，台灣有近八成的選民認為，政府應繼續禁止福島五縣食品進口。此外，由於《公投法》第 30 條第 6 項規定：「經創制或複決之重大政策，行政機關於二年內不得變更該創制或複決案內容

²⁴ 2015 年 5 月日本就韓國禁止日本八縣水產品進口向世貿組織要求爭端解決（雷光涵，2015d），而爭端解決小組於 2018 年 2 月的仲裁結果將南韓舉措認定為貿易壁壘（林潔玲，2018）。

之施政。」該投票結果亦代表，台灣政府依法必須在兩年內（即 2020 年 11 月以前）維持既有的管制措施。

面對此公投結果，時任衛福部長陳時中受訪時表示：「公投展現一定民意。」並說明：「衛福部本身對於各類食品的開放與否，都本於安全為唯一考量。」但未回應將來如何解決的提問（李樹人，2018）。對此，曾主持「日本特定地區食品解禁輸台及輻射檢驗交流」座談會的食安辦主任許輔則語重心長地指出：

當敏感度高的國際性議題加入公投時，政府又欠缺政策說明，容易導致政策身陷泥沼。……政府一直希望推動台灣食品進口管理與國際接軌，但兩年前就被「反核食」議題泛政治化。選前才談又太敏感，以致公投前未能深入和社會各界討論，告知民眾反核食公投一旦通過，對台灣到底產生什麼影響；這是台灣各界要共同面對民主學習的過程（吳馥馨，2018）。

日本方面，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 29 日在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答詢時表示，其對台灣的公投結果感到「極為遺憾」，並聲稱不排除將透過向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以解決爭議（蔡佩芳、羅印冲，2018），儘管最後未付諸實行。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院在公投隔（2019）年 5 月初通過《海關進口稅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計調降十五項農漁產品的關稅。調降關稅的項目包括了清酒、山藥、蜜柑等主要是從日本進口的產品，從而被認為是因應公投結果對日本的補償（鄭鴻達，2019）。同月底，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上，民進黨籍立委更罕見地動用表決權，初審通過行政院的降稅草案（曹逸雯，2019）。最終，立法院於同年 7 月三讀通過，調降了這些產品的關稅稅率，其中清酒從 40% 降至 20%，蜜柑從 30% 降至 15%，山藥在國民黨團的反對下從 16% 只降至 12%（行政院版草案原擬降為 8%）（蔡晉宇，2019）。對此，財政部預估將產生新台幣 2.1 億元稅損，但稱此舉是為了幫助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下稱 CPTPP）談判。與日本交協互動密切的受訪者 E3 也表示，日方確實因此感受到台灣政府的善意，使台日間因公投而起的緊張氛圍有所緩解（訪談代碼：E3）。

然而，在「反核食公投」通過後，台灣政府的開放進程仍陷入了長期的停擺。協助政府評估日本食品安全性的受訪者 TG2 便謂：「我很清楚的是，在 2018 年公投之後兩年，政府是完全沒有推動開放日本食品進口，現在（編按：訪談當時為

2021 年 11 月)是公投已經三年了。」(訪談代碼: TG2)除了法律條文的約束力外,公投兩年效力期滿而台灣政府未立即解禁的事實可能還表明了,台灣民眾透過該公投對台灣政府施加的政治壓力並不能被忽視。長期關切相關議題的受訪者 E2 即指出,蔡總統乃至民進黨追求 2020 年連任的政治考量,亦是日本食品問題受到擱置的因素;也因此,該問題不能簡單以國際標準、或是食安風險這些相對客觀的角度去看待(訪談代碼: E2)。

第三節 小結：政府間途徑的失靈

綜上所述,無論日本政府是經由世貿組織 STC 機制、或是在其他非正式場合向台灣政府施壓,都未能促使台灣解除對日本食品的進口管制。而台灣政府之所以未接受日方的意見,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根據本章節的爬梳可知,其箇中關鍵係台灣國內社會對福島五縣食品安全性的疑慮。在台灣國內食安問題層出不窮、日本核廢水洩漏事故頻傳、以及媒體長期負面報導的助長下,這樣的疑慮更逐漸加劇,在台灣人心中根生蒂固。

此外,政黨競爭生態亦產生了催化作用。正如我們看到的,無論是兩大政黨中何方,當其執政時,由於需要面對日本政府壓力,並考量國家整體經貿發展,所以通常會考慮開放;當其在野而處於對立面時,則更傾向順應民情主張維持管制。在此情況下,若又未經過有效的風險溝通,執政黨的開放決策將難以獲得多數人民的認可,從而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

最後,台灣的公投制度進一步賦予台灣民眾直接限制政府解禁的權力,使他們的這些食安疑慮成為了實質的枷鎖。台灣政府因此至少在兩年之內不能變動針對日本食品的管制措施,在此期間也無法繼續與民眾溝通。更重要的是,該公投結果可謂正式宣告台日政府間談判,不可能在短期內產生實質成果。因此,為儘早促使台灣開放福島五縣食品,日本政府勢必需從國際談判以外的途徑著手,以應對台灣社會廣泛的「基於資訊不足而產生的食安疑慮」。



第五章 日本食品輸台議題下的公眾外交



本章將參酌日本官方機構網站、媒體採訪、本研究訪談、以及新聞報導所提供的資訊，展示日本政府實際上如何透過公眾外交說服與宣傳的功能，來減緩台灣人對福島五縣食品的誤解。筆者還將指出，在台灣政府明顯受制於國內的民意、乃至法律規範時，日本政府對台公眾外交的作法也會隨之演進。

承上所述，有鑑於台灣社會對日本食品的看法才是問題癥結所在，日本政府為解決食品輸台問題，在政府間談判的途徑外，可能逐漸地將心力投注到公眾外交的策略上。換句話說，日本政府所訴諸的對象，不再只有台灣的政府，更瞄準了台灣的民間社會。呼應本文理論架構，筆者發現，日本政府在日本食品輸台議題下採取的公眾外交，確實可分成三種路徑：其一，日本政府直接向台灣社會傳遞資訊；其二，日本政府經由日本社會，間接向台灣社會傳遞資訊；其三，日本政府經由台灣的地方政府，向台灣社會傳遞資訊。

此外，本文還發現，在台灣國內發生兩大關鍵事件後，其中具體的做法也產生了變革。筆者認為，這些事件可能會使日本政府強烈認知到，需要透過向台灣民眾進行說服與宣傳，減緩他們對福島五縣食品安全性的疑慮，方能使台灣解除禁輸措施。其一是 2015 年 5 月的「偽標事件」，該事件使台灣政府在國內輿論的沸騰下，無法顧及日本政府的遊說，除了再度擱置福島五縣食品的開放，更針對所有日本產食品進一步要求在進口時檢附「產地證明」與「輻射檢測證明」（詳見第四章第四節）。其二是 2018 年 11 月的「反核食公投」，此公投的通過直接以國內的法律規範，限制了台灣政府的決策及宣導行動（詳見第四章第八節）。

因此，本章將以 2015 年 5 月為分界，首先指出日本政府在此之前就福島五縣食品輸台問題採取過的未臻成熟的公眾外交作為，接著聚焦此後的情形，依次介紹上述三種管道的日本政府相關作法，並從中指出 2018 年 11 月以後這些作法的一些革新，包括執行單位不再限於外務省及日本交協，其他相關單位也會參與其中；做法上從單向、靜態的資訊陳列與傳遞，到雙向、動態的交流活動支援，甚至訪問特定黨派的台灣地方政府首長。



第一節 濫觴：初期的公眾外交

日本政府在食品輸台議題上的公眾外交作為，其實早在福島核事故事發之後的兩三年間便可見端倪。承前文所述，在《自由時報》上以「福島／食品」為關鍵字搜尋，能發現 2011 年 7 月迄 2013 年 2 月間，「廢核救家園」專欄的劉姓作家平均每 10 天發布 1 篇文章質疑日本食品的安全性、或者指摘日本政府的相關作為。當時，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便曾在 2011 年 12 月及 2012 年 9 月兩度撰文回應這位作家的說法（日本交協，2011；日本交協，2012）。

日本交協在文中表示，劉姓作家文章中的多數內容嚴重曲解事實，包括誇張的陳述、毫無根據或不恰當引用的數據、及對日本政府政策的誤解，將導致讀者誤解日本在震災後的政策與現況。同時，日本交協亦逐條逐點提出具體的科學根據和政策說明，作為澄清。例如：

關於福島縣產的稻米，11 月 1 日文章中提到：「福島的米在收割前的抽查，有的地區還超標 7 倍」，這也是事實誤解。關於稻米，不但在今年 4 月施行耕作限制，也實施收割前的預先調查和收割後的正式調查兩種；若在正式調查中發現超過食品衛生法所制定之暫定基準值（500Bq/Kg）的稻米，該地區稻米將全部廢棄之機制。至今為止，在收割後的正式調查中，99.2% 的檢查件數都低於其十分之一的 50Bq/Kg。11 月 16 日福島縣福島市大波區（元小國村）生產的稻米被檢驗出含有超過暫定基準值之輻射性銫（630Bq/Kg）後，福島縣立即要求該地區稻米出貨自律，政府也已經要求禁止出貨等。隨後，福島縣以該地區所有農家為對象進行調查，結果確定包含暫定基準值超標之稻米等，所有該地區生產之稻米都未曾販售給一般消費者（日本交協，2011）。

由此可見，其時的日本政府已開始留意到台灣媒體在食品輸台議題上對輿論的潛在作用，並採取行動在同一平台上可謂殷切地表達己見，以期能導正視聽。

此外，在 2012 年 9 月雙方的論辯之中還可窺見，日本的地方政府在當時便會邀請社群網站發訊者赴日參訪。對此，日本交協並未否認有此作為，但強調該舉措之目的在於：「提供他們機會直接見聞日本震災後重建的現況、以及日本在災後仍然不變的魅力」，且未限制發訊者在社群網站上分享的內容（日本交協，2012）。劉姓作家則聲稱：



日本政府今年（編按：2012 年）花很多錢，招待大批台港中的知名部落客來日本旅遊，安排各種景點如富士山及溫泉泡湯，或招待吃日本海鮮、享用日本料理及喝日本茶等……我是根據在日本電視專題報導或是新聞報導上，不斷看到日本政府以及各地地方政府如岡山、長崎、富山或秋田等都相繼招待外國知名部落客來日本，這些旅費及食宿費用都是日本方面負擔。秋田縣縣政府還承認曾招待台灣 5 名知名部落客，每人支付 12 萬日圓旅費，該費用是秋田縣、鹿角市、橫手市、仙台市（編按：宮城縣縣治）跟 JR 秋田出錢的；或如金澤市（編按：石川縣縣治）在今年已經招待好幾批了。許多是由地方政府招待而非日本中央政府招待（劉黎兒，2012）。

總之，我們並不能說，日本政府是從 2015 年 5 月或 2018 年「反核食公投」之後，方開始意識到一般民眾的想法對於解決此貿易問題的重要性。事實上，若根據以上的資料，日本政府在此問題上對台灣社會的公眾外交，其濫觴應更早。

然而，相比下文將介紹的內容，上述所謂初期的公眾外交作為，至少具有三項特點值得注意。第一，當時日本交協的發函屬被動的回覆，而非主動的宣傳。更甚者，面對高頻率的發文質疑，乃至其背後台灣更廣泛的負面輿論，僅僅兩封的回應澄清，也是以一擋百，顯得無力招架。第二，也由於其作為「回應」的定位，這兩篇日本交協文章的說明，從推廣日本食品安全性認識的目標來說，並不能系統性地、面面俱到地進行說服與宣傳。針對以上兩點，我們將看到，在日後的公眾外交行動中皆會有所改善。

最後一點則是關於劉姓作家在文章中具體指出的日本地方政府的公眾外交作為。事實上，劉姓作家所指涉的部落客被招待造訪的岡山、長崎、富山、秋田以及石川，這些地區都不是一般認定的福島核事故的受災區，甚至跟福島的距離是天南地北；至於被指有提供資助的宮城縣仙台市，儘管該地的水產品面臨韓國管制，但宮城縣並不在台灣禁止進口的「福島五縣」之列。因此，即使這些地方政府確實有招待台灣部落客享用日本食品，但這些活動與其說是為了解決食品輸台問題，不如說只是一種促進觀光發展的常態性舉措。簡言之，無論是劉姓作家直接提出的地方政府的公眾外交，或日本交協撰文回應所反映的公眾外交，皆與日本政府 2015 年 5 月後的做法有本質上的不同。

第二節 日本政府直接對台灣社會

2015 年 5 月台灣因「偽標事件」升級管制措施以後，日本政府為解決食品輸台問題所採行的公眾外交，其第一種路徑是由日本的政府機構直接提供相關資訊給台灣社會。根據筆者的觀察，日本政府已透過至少四種渠道，針對日本食品輸台的議題向台灣人民直接推行了公眾外交，分別是 JENESYS 計畫、日本交協官網、Fukushima Updates 網站、以及委託網紅推廣。這些做法與筆者的預期一致，除了舉行實體活動進行「單向講授」與「雙向對話」外，更善用了網際網路的媒介，向台灣民眾傳遞資訊。

第一項 JENESYS

「JENESYS」(Japan-East Asia Network of Exchange for Students and Youths；21 世紀東アジア青少年大交流計画)係日本外務省針對東亞及大洋洲區域所推動的對日理解促進交流計畫。²⁵有鑑於學生交流在促進日本與外國之間的相互了解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Mubah, 2019)，時任日相安倍晉三在 2007 年 1 月參與東亞峰會 (East Asia Summit, EAS) 時，宣布日本在接下來五年實施 JENESYS 計畫，挹注 350 億日元，每年邀請約 6000 名外國年輕人訪日，以為「亞洲的緊密團結」(アジアの強固な連帯) 奠定堅實基礎，並促進亞洲各國與日本的良好關係 (外務省，2012)。2013 年 1 月 18 日，當時再度擔任日相的安倍在訪問印尼的期間，宣布啟動「JENESYS 2.0」，欲藉由提高外國人對日本的興趣，增加訪日遊客數量，乃至促進國際對於日本的優點、魅力 (如「酷日本」) 以及日本「價值」的認識，進而振興日本的經濟 (外務省，2022c)。

在實踐上，日本政府會透過一般財團法人 JICE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日本国際協力センター) 與各地的政府、學校、以及國際交流組織等相關機構合作 (Mubah, 2019：43)，招聘與派遣具對外發信能力、未來可望擔當重任的人才分赴對方國家或地區進行訪問交流，增進他們對於日本的政治、經濟、社

²⁵ 對日理解促進交流計畫在北美洲的分支為「KAKEHASHI Project」，在歐洲有「MIRAI」、「日露青年交流事業」，在中南美洲則是「Juntos!!」(外務省，2022b)。

會、文化、歷史及外交政策等面向的認識，從中發掘親日派、知日派，並透過被邀請者和被派遣者主動積極上傳有關日本外交態度與魅力的資訊至社群媒體，進而強化對外訊息的發布（日本交協，2022b）。由此可見，JENESYS 計畫可謂日本公眾外交的一環，因其旨在影響外國公眾對日本的想法，從而使日本在國際間擁有良好聲譽（Desti & Wulandari，2019）。亦有學者指出，JENESYS 經由跨政府網絡（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與各地代理機構（agencies）所推行的公眾外交活動，有助於提升日本的軟實力（Mubah，2019）。

儘管傳統公眾外交文獻多強調加強軟實力、或打造國家品牌的目標，日本歷年來針對台灣開展的 JENESYS 計畫，其目標則顯然不限於此。日本辦理 JENESYS 在台灣方面的主要協力單位為中華經濟研究院（下稱「中經院」），中經院會委託台灣各大專院校相關機構轉發活動訊息，並舉辦行前說明會（台師大國際事務處，2012；台大日本研究中心，2021）。事實上，在日本交協官網上自 2015 年 8 月至 2022 年 2 月（台灣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之間記載的共 26 場「JENESYS 2.0」活動中，有 10 場與福島五縣食品相關；換言之，該系列計畫近四成的項目可說是以解決食品輸台問題為最終目的（日本交協，2022b）。

在台灣政府自 2015 年 5 月開始要求日本食品進口一律檢附「雙證件」不久以後，台灣多名大學生及研究生於該年 9 月初受邀赴日，在東京聽取農水省官員關於日本食品安全性的講座，接著前往福島縣，透過寄宿家庭與當地民眾交流，感受日本人民在災後重建過程中的積極心態（JICE，2015）。2016 年 1 月底，台灣學生訪日團則被安排參觀位於福島協調放射性物質去污工作的「去污資訊廣場」（除染情報プラザ）²⁶，並寄宿當地的家庭，從而了解當地居民在震災之下的艱辛經歷（JICE，2016a）。同年的 3 月，由台灣記者組成的訪日團則造訪檢測當地農產輻射的「福島縣農業科技中心」（福島県農業総合センター，下稱「福島農業綜合中心」），

²⁶ 2012 年 1 月，為收集和宣傳關於放射性物質去污的資訊，環境省與福島縣在福島設置了「去污資訊廣場」作為據點。該機構派遣的專家會支援輻射講習、監測和去污工法的技術指導，並在現場展示去污工程的相關資訊（日經新聞，2012）。2017 年 3 月底，隨著福島縣大範圍去污已基本完成，工作重點轉為事後監測、暫存場所管理、災害廢棄物處理、風險溝通等相關項目，「去污資訊廣場」亦於同年 7 月更名為「環境修復廣場」（環境再生プラザ）（環境省，2022）。

JICE 記述：「將經過嚴格輻射檢查的安全農產品交付給日本各地的消費者，令他們既感動又安心……回國後，想藉由媒體向台灣的人們傳達日本在震災五年之內的復興面貌。」（JICE，2016b）

2017 年 3 月，台灣社會人士組成的訪日團，在東京聽取農水省食品輸入管制和安全性相關的講座，並受邀至茨城縣視察當地的農業相關設施，以理解該縣食品安全的狀況（JICE，2017a）。在 7 月直接以「日本食品」為主題的活動中，訪日團的成員主要是台灣的大學生及研究生，日方多個政府機關為他們進行一系列有關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的演講，如厚勞省報告了食品的安全標準值和出貨規定，農水省的簡報則是針對食品進口管制問題。其後，這批訪日團也走訪了千葉，參觀負責檢測當地農產輻射含量的「千葉縣農林研究中心」（千葉県農林総合研究センター，下稱「千葉農林中心」）及當地的食品加工企業，並透過寄宿家庭、與當地學生的交流，增進對於日本的了解。最後，他們經由 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對外分享心得和體驗，且「計畫從自己的生活圈開始，加深台灣人對於日本食品安全的認識」（JICE，2017b）。

時隔一年，正當「反核食公投」提案連署在台灣如火如荼之際，日方於 2018 年 8 月底又一次規劃讓台灣大學生組成的訪日團赴福島，除參訪銷售福島農產的「JA 農產品直銷所愛情館」（JA 農産物直売所愛情館，下稱「JA 愛情館」）²⁷以及一座在地農場外，2016 年訪日團曾訪問過的「福島農業綜合中心」也是行程之一。同樣地，這批訪日團在活動最後也在社群網站發布文章，宣傳他們在東北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們希望傳達的資訊（JICE，2019a）。

隨著台灣的「反核食公投」在 2018 年 11 月底壓倒性通過，2019 年 3 月舉行的 JENESYS 計畫則較為獨特。以往活動的對象多是不具政治背景的台灣人民，而該次則是邀請台灣的黨政人士（政党関係者）。日方再度安排台灣訪日團走訪「千葉農林中心」，視察當地對於農作物的檢驗，從而認識日本為災後復興所付出的努力。在東京，這批訪日團亦同日本國會議員秘書、自民黨黨員等各界人士進行意見交流。有趣的是，他們在離日當天，還有到訪東京都內福島、茨城及群馬「特產直

²⁷ 農產品直銷所「愛情館」設置目標是成為縣內自產自銷據點，以「安全、安心、新鮮」為宗旨，其銷售品項除福島縣產的蔬菜、水果、稻米、肉類之外，還有花卉和加工品（全農，2022）。

銷商店」(アンテナショップ)的行程；此種商店是日本國內各地的地方政府或者企業，為了推銷自家的產品、宣傳當地的觀光資訊所開設(地域活性化センター，2022：3)(JICE，2019b)。

此外，同年 8 月底的規劃也採取了新穎的形式，除演講和參訪機構的安排外，日方這次特別邀請了主修影像藝術的台灣大學生和研究生，先後在位於東京的福島特產直銷商店、以及福島縣當地取材，進而讓他們在更加了解日本之餘，亦經由影像的媒介將東北美食的魅力向外宣傳。在福島，這批訪日團不僅走訪了「福島縣農業中心」、「JA 愛情館」，也抵達了當初遭震災嚴重破壞的相馬市，拜訪「相馬雙葉漁業協會」(相馬双葉漁業協同組合)²⁸以及當地的果園、超市、餐廳、農業中心等。此外，他們也被安排接受了《福島民報》及「福島電視台」的採訪。其中一名參加者在心得中表示：「台灣去年經由公投禁止福島食品進口。我一直在關切此事，但大眾看到的都是網絡上的錯誤資訊。我想將福島人們真實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傳達出去。」(JICE，2019c)

由於 COVID-19 疫情自 2020 年初開始在全球各地蔓延，JENESYS 針對台灣的計畫在 2020 年陷入停擺。直至 2021 年 7 月，該計畫才終於以線上的形式舉辦了新一場活動。不過，繼 2019 年 8 月後，下一場與食品輸台問題相關的企劃，則是在 2021 年 8 月底實行。2021 年正值「東日本大地震」十週年，為「讓台灣學生了解如今日本東北地區的復甦樣貌並交流，以達到進一步相互理解」，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在當年 8 月底透過視訊，分三天舉辦了「日本東北的現在～線上訪問團」活動，期間共有台灣 28 所大學 100 多位大學生和研究生參與(日本交協，2021a)，此人數規模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

在 25 日的第一場活動中，台灣的學生們線上參訪了福島縣鏡石町，透過鏡石町產業課的介紹，了解象徵重建的「稻田彩繪」之全製作過程，並觀賞實際的成品。隔日的第二場活動，他們則線上訪問了宮城縣女川町，認識由當地年輕人所帶領的

²⁸ 「相馬雙葉漁業協會」(下稱「漁協」)於 2003 年 10 月由福島縣濱海七個城鎮的漁業合作社合併而成。漁協在 2011 年因遭受東日本大震災的嚴重破壞曾暫停營運，直至 2012 年 6 月才開始試營運。為恢復災前的繁榮，重施消費者的信心，漁協制定了較國家標準(100Bq/kg)更嚴格的標準(50Bq/kg)，並依此進行魚貨的配送(相馬雙葉漁業協會，2022)。

重建計劃及其成果。31 日的最後一場活動，則是由曾多次參與策畫邀請台灣大學生造訪福島、以及成立福島台灣交流社團「FUTA」的福島大學研究生渡部嘉子，向台灣的學生分享她曾舉辦的福島研修之旅等日台交流活動的經驗（日本交協，2021a）。

同年度的 12 月，日方對台灣的 JENESYS 計畫「線上日本農水產業考察團」更是聚焦於降低食品安全疑慮的目標上。此次活動同樣採行線上直播的方式，並且分成三天舉行，前後共 97 位台灣的大學生、研究生參加。在 12 月 7 日的上半場，參與者聽取了三一一事件後台日關係的介紹，據日本交協提供的報告，有台灣學生針對演講論及的「台灣在當時仍對日本五縣食品實施進口管制」的議題表示：「台灣人對日本食品的進口禁令問題還不太了解，但透過這次介紹，我有了正確的認識。」9 日，則是由一般社團法人東之食之會事務局的高橋大就，藉由具體事例說明福島農民如何重新取得外界對於東北食品的信賴，特別是在以科學證據支持食品的安全性之餘，更強調塑造「這個人擔保的話，就沒問題了。」這種信任感的作法。此外，一名在福島務農的在地人，也向台灣的學生們介紹了為確保福島食品安全所採取的措施。第三場於 17 日舉行，當天主要是討論北海道農業的數位轉型及其成效（日本交協，2021b）。

台灣開放進口福島食品後，日本政府仍持續推廣相關活動。在 2022 年 8 月的活動，參加者為 2019 年 8 月訪日團的台灣學生，他們觀賞了曾經造訪的相馬市和郡山市湖南町的預錄影片、來自寄宿家庭的預錄問候，並且與當時的導覽介紹者、福島大學學生進行線上交流（日本交協，2022c）。截至目前（2023 年 7 月），最後一場有關日本食品輸台問題的 JENESYS 活動在 2023 年 1 月，主題為「赴日本東北了解重建現狀及食品安全」，參加者是 31 位台灣大學生，活動內容包括：經產省簡報 311 之後核能發電廠的應對，訪查當地小鎮災後復興的情形，在農場住宿參與農事體驗，以及參觀水產養殖場云云（日本交協，2023e）。

表 2 歷次有關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的 JENESYS 2.0 計畫

時間	主題	地點	對象
2015.08.31-09.08	防災、食品安全	東京 福島	42 名大學生、研究生
2016.01.26-02.02	日本研究	東京 福島	32 名大學生、研究生
2016.03.06-03.12	媒體	東京 福島	16 名記者
2017.03.05-03.12	經濟	東京 茨城	7 名社會人士
2017.07.12-07.20	日本食品	東京 千葉 神奈川	32 名大學生、研究生
2018.08.27-09.02	東北魅力傳達	東京 福島 岩手	15 名大學生
2019.03.17-03.23	日本政治經濟文化 理解	廣島 東京 千葉	8 名黨政人士
2019.08.25-08.31	福島魅力傳達	東京 福島 宮城	11 名大學生、研究生
2021.08.25-08.31	日本東北的現在	福島 宮城 (線上)	100 多名大學生、研究生
2021.12.07-12.17	日本農水產業考察	愛媛 福島 北海道 (線上)	97 名大學生、研究生
2022.08.28	福島魅力傳達	線上	6 名曾參加 2019 年活動 的台灣人
2023.01.11-01.17	赴日本東北了解重 建現狀及食品安全	福島 宮城	31 名大學生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第二項 日本交協官網

日本交協在其官網上關於「日本食品安全性」的頁面，陳列相當豐富的圖文、以至影音的資訊。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於「日本食品安全性」的條目在日本駐華大使館的官網首頁上並不易查找（2021），在日本駐韓大使館的官網首頁更未直接加以呈現（2021），日本交協在這方面的用心可見一斑。

經過爬梳日本交協官網的「最新消息」欄目（下稱「最新消息」），可見該欄目最開始的紀錄是在 2010 年 11 月 24 日，當中最早的一則關於「日本食品安全性」頁面的消息，是在 2019 年 8 月 29 日，其標題為「更新日本食品專區」。由於點擊此消息的標題後是直接跳轉至當前「日本食品安全性」的網頁，且該網頁並未留存最早創設的紀錄，故無法確知該頁面最初的開放時間。不過，筆者在 2021 年 6 月瀏覽該網頁時上面一份名為「日本食品與放射性物質的真相」的檔案，其中標示的時間為 2018 年 9 月，該檔案更於同年 4 月由 nippon.com 轉載（野島剛，2018b）。²⁹換言之，由日本官方整理並傳播相關資訊的作法，最早可追溯至 2018 年 4 月，時值國民黨開始正式推動「反核食公投」不久。

該網頁的開頭說明：「本專區刊登確保日本食品安全性所採取的措施、各國・地區取消或放寬日本食品輸入管制的情況等各項資訊，以加深大眾理解。」（日本交協，2022a）根據「最新消息」，除了公布各國解除或放寬日本食品輸入管制的資訊外，該網頁更於 2020 年陸續在 3 月底刊登「日本食品安全管理措施與世界對日本食品進口管制現況」之圖示，在 6 月刊登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發布之 2019 年度「日本食品檢驗與調查研究」成果報告，在 7 月初刊登「利用網路動畫學習放射線的基礎知識」介紹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解說放射線的動畫。可見在 2018 年 11 月「反核食公投」通過之後，該網頁更新的內容是更積極地向台灣民眾傳達「台灣的管制在國際上是特例」或者「福島食品並不危險」的訊息。

²⁹ 該檔案 2018 年 4 月版本的封面標題「日本食品與放射性物質（所謂『核食』）的真相」，其中「所謂『核食』」的字樣在 2018 年 9 月的版本上並未出現。此變更或意在避免讓台灣人加深「日本食品可等同於『核食』」的負面印象。

時至 2022 年 2 月台灣放寬管制前後，該網頁又經歷了較大幅度的改版，主要是刪減了「日本食品安全管理措施與世界對日本食品進口管制現況」之圖示、以及由台灣網路紅人拍攝的影片連結，並增添了關於台灣新措施的相關內容。截至目前（2023 年 7 月），該網頁主要包含了以下幾個部分：

- 一、從震災完全復活的福島縣農產品的美味與魅力
- 二、日本食品 Q&A 影片：針對台灣限制進口、日本產食品的安全管理及各國・地區的進口規定等現狀，來為各位的『疑問』做解答
- 三、利用網路動畫學習放射線的基礎知識
- 四、最近各國・地區解除或放寬對日本食品採取的輸入管制
- 五、日本為確保食品安全性採取的措施
- 六、各國・地區解除或放寬因核電廠事故而對日本食品等採取的輸入管制
- 七、因核電廠事故而對日本食品等採取停止輸入措施的國家・地區
- 八、世界各國家或地區之管制措施

由此可見，這些內容已不再像早前的公眾外交僅是被動的回應，而是主動的宣傳與說服。此外，這些論述可謂應有盡有，既動之以情地描述福島農產品的美味，亦曉之以理地先後介紹關於輻射的基礎知識、日本政府的應對措施、乃至各國曾經執行及已經放寬和解除的進口管制。該網頁表達方式更是善用影片和圖表的媒介，並條列式地鋪陳相關資訊，可謂在內容與形式上都相當用心。

第三項 Fukushima Updates

日本復興廳於 2021 年 3 月 4 日所架設之入口網站「Fukushima Updates」（復興廳，2021），亦可說是旨在讓台灣人消除對於日本和福島食品的安全性之疑慮。復興廳為「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日本政府以災後重建為目的，在一定期間設置的中央省廳。有鑑於該網站的語言選項包含了繁體中文，可知台灣的公眾也是該網站的目標受眾之一。該網站的一開頭便使用了斗大的標題：「那種印象是否過時？更新您對『Fukushima』的印象吧！」搭配精美的福島歷史建築、自然景觀、水蜜桃以及溫泉的背景圖片。接下來是一段說明本網站宗旨的文字：

日本太平洋側的東北地區因大海嘯而遭受重大災害。尤其是福島縣，嚴重受到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的輻射事故影響，有些地方的所有居民被迫避

難。此外，農產品和觀光也因負面傳聞而受害。從此之後，過了 10 年。各受災區的復興有了大幅的進展。福島縣的輻射量相較於事故之後，變得較低，大部分地區的人們恢復了平常的生活。相對地，國外人士對於「福島」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核電事故之後的負面狀態，這妨礙著福島的復興。因此，負責從東日本大地震復興的政府機關「復興廳」，為了回答大眾對於日本和福島安全性的疑問，架設了本網站。本網站的目標是日本政府的相關機關團結一致，致力於更新資訊等，成為發送資訊的第一線工具（復興廳，2021）。

截至目前（2023 年 7 月），該網站繁體中文版的「最新消息」，自 2021 年 3 月創立以來總共發布 7 則消息，更新頻率不能說高，但其中 4 則消息都是在 2022 年 4 月以後發布，可見該網站仍有在持續更新。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一則消息是福島縣政府為介紹福島觀光、美食、活動等訊息所架設的網站，其中包含許多相關影片，並提供繁體中文的翻譯。在「最新消息」之後，該網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以下文字大多直接引自網站內文）：

- 一、福島導覽：透過影片，簡單易懂地介紹福島的「現在」及「未來」。
- 二、FAQ：為了讓大眾瞭解福島的現狀和日本食品的安全性，消除對於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等的不安，以 Q&A 形式彙整了常見疑問。
- 三、福島的現狀：透過漫畫和資訊圖表，簡單易懂地介紹福島的現狀。
- 四、學習輻射知識：透過動畫，有趣且簡單易懂地解說輻射。

總的來說，相較於日本交協官網的「日本食品安全性」頁面，該網站不僅界面設計更為引人入勝，還是以「簡單易懂」為導向，善用影片、Q&A 形式、漫畫、甚至動畫的方式，益加生動地向台灣民眾說明福島的現狀、以及輻射的知識。但值得一提的是，曾旅居日本的受訪者 PD1 及 PD2 在被問到對於上述兩個網站的感想時，皆提及它們的中文翻譯都相當流暢，符合母語使用者言語習慣，而如此的程度並不常見（訪談代碼：PD1、PD2）。由此可知，無論是日本交協官網或 Fukushima Updates，它們對於向台灣人傳遞日本食品安全性的重視程度都非同小可。

第四項 委託網紅推廣

在官網上陳列相關資訊對台灣民眾進行說服之外，日本交協亦嘗試請託台灣的旅日網紅實地拍攝並上傳影片，從不同的角度增進台灣人對福島食品的認識。在

2022 年 2 月官網改版以前，這些影片的連結也陳列在其中及文宣上。受訪者 PD1 便曾受日本交協所託，於 2020 年 2 月底和 3 月初、以及 2022 年 1 月底，在知名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上前後發布了三支參訪福島當地的影片。無獨有偶地，另一位受日本交協邀約的台灣網紅，也約略同時上傳了兩支同類型的影片，並在 2022 年 3 月發布第三支。或可推測，除了兩位當初被招待參訪的時間應該相近外，他們第三支影片的委託，亦可能是為台灣於 2022 年 2 月公布解禁福島五縣食品的計畫進行預備。

在 PD1 的這些影片中，從菠菜和稻米的農地（菠菜是「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最早被他國禁止輸入的日本農產品之一），至檢驗輻射的碾米工廠及魚市場，再到研究放射性物質的水產研究中心，還有「福島農業中心」，皆是他走訪過的地點。值得注意者，在 PD1 參觀「福島農業中心」時，福島縣安全農業推進部部長草野憲二，有出面說明福島食品的安全性，並邀請台灣民眾品嚐。另外，PD1 還發現該機構牆上一張世界地圖，以色塊標示各國截至 2019 年 8 月到訪次數的多寡；其中將台灣歸類至參訪次數最多的等級，達 21 次以上，高於韓國、菲律賓、泰國等其他鄰近國家。PD1 在受訪時指出，這些行程是由日本政府規劃，大部分都不是一般民眾所能造訪，當時亦有政府人員陪同。不過，他也強調，這些地點並未經過事先預演，並舉例在他抵達碾米工廠時甚至沒有人接待（訪談代碼：PD1）。

PD1 在訪談中分享：「日本政府會撥一些預算到福島去……因為這個（指福島核事故）小至影響到福島當地，大至對未來他們的外銷，還有那種國際上面的一些觀感上，其實都是會有影響到的。……也有一些補助，就是宣傳部分，可能除了要處裡真正發生的那些事情之外，還有也希望讓外面的人可以知道說，這是他們正在做這些事情。」（訪談代碼：PD1）他表示，在當下親身與當地人互動，可以感受到他們「希望能夠讓外面的人知道，這個外面的人，不管是指福島縣以外的，或者是日本以外的，他們其實是很努力地想要再回到像以前的那種感覺。」（訪談代碼：PD1）PD1 認為，之所以招待台灣人參訪，其目的是「讓國外的人用國外人的角度去看他們（指福島人）現在或者當下經歷的一些過程是什麼樣子，他們又做了一些什麼樣的努力，然後透過透過外國人的嘴巴，來把他們（指外國網紅）所看到的再把它發聲出去。」（訪談代碼：PD1）



PD1 說明，他的頻道一直以「真誠」為宗旨，希望透過實際「踩點」以及影像媒介，提高可信度，使資訊透明化，儘管台灣觀眾的回饋是毀譽參半。有人表示被說服，因為這些影片讓他們認識當地的現況、以及日本人如何把關農產品；亦有人不以為然，「可能覺得我（指 PD1）就是收了他們（指日本政府）的錢，所以一定會幫他們講好話。」（訪談代碼：PD1）不過，PD1 也補充，他拍攝這些影片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說服台灣人接受福島食品，而是至少讓台灣人不要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對福島食品抱持偏見。此外，他還對台灣政府長期以來實施的產地標示措施，表達了正面態度，認為此做法能使消費者掌握決定權，且資訊透明應能減緩人們的疑慮。除了外國人，他還補充，日本政府自核事故發生一年後，即開始在國內進行宣傳，例如在超市和車站刊登廣告、找藝人代言。可見，說服與宣傳的工程在海內外對日本政府都有其重要性。

第三節 經日本社會對台灣社會

日本政府在台灣「反核食公投」通過後，為了解決食品輸台問題所採行的公眾外交，還有更為新穎的第二種路徑，即透過支援民間團體，間接地提供相關資訊到台灣社會。以下，筆者將舉「福島前進團」與「福島，你好嗎？」兩項計畫為例，講述日本政府如何借道日本社會，向台灣社會推廣日本食品安全性的資訊。

第一項 福島前進團

在日本政府「地區經濟產業活性化對策費補助金（地區傳統・魅力等宣傳支援事業）」的補助下，由日本一民間組織企劃、旅日台灣青年執行的「福島前進團」（下稱「前進團」），於 2020 年 11 月及 2021 年 10 月底，兩度踏訪福島，了解當地復興狀況，並將福島現況與魅力的資訊傳達給台灣民眾（前進團，2020；前進團，2021）。根據受訪者 PD2 介紹，前進團是日本經產省所資助的企劃，該企劃期望透過具宣傳能力的台灣人或媒體，將福島真實的復興過程以及現狀，傳遞給盡可能多的台灣人知道。「這個福島前進的企劃是從前年（編按：2020 年）開始做，就是以希望食品開放為目標。」（訪談代碼：PD2）

細數成團的契機，PD2 分享，前進團是從一個名為「福島元氣になろう」(下稱「元氣福島」)的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衍生而來。該組織的負責人是在福島生活的本田紀生，他跟另一名在日台灣人一直都相當希望能振興福島當地的經濟，讓台灣人瞭解福島的實況與美好，並為此進行許多具體的規劃，包括活動內容、預計的宣傳效果、資金需求等。由於意識到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他們主動向經產省提案；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在 2020 年啟動這項企劃(訪談代碼：PD2)。

具體而言，PD2 在訪談中說明，前進團團員們首先會前往受到核事故影響最嚴重的地方、甚至是還在進行修復工作的現場巡迴視察，也會跟當地的居民交流、談天，以掌握最新情況。接著在 SMS、臉書、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上，透過文字、照片或影像的方式，將這些發現傳遞給台灣人。最後則是回到台灣舉辦實體活動，再次介紹這些內容，並邀請台灣媒體進行宣傳。至於最終的成效，PD2 坦言，兩年度以來跟要接觸到「一萬人」的目標仍有落差，因為截至訪談當時臉書粉絲專頁和 IG 帳號的追蹤人數，加上線下講座的參加人數，也不過七千有餘；但他個人對於如此的成果仍是滿意的，經產省方面也有給予肯定(訪談代碼：PD2)。

另外，值得補充的是，PD2 亦透露，他 2022 年還首次參與了農水省的類似活動。據他所述，該活動在當年已是第五屆(訪談代碼：PD2)；換句話說，其最晚是從 2018 年開始，台灣正好是在此年份舉行了「反核食公投」。有趣的是，農水省和經產省兩者資助的企劃之側重點並不相同。PD2 表示：

我參加農林水產省活動的時候，他們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食品是安全的」，讓大家知道我們有在檢驗，我們福島食品出來都是安全的，這是他們最大也是唯一的目的。那他們就會跟我說，希望你不要在我們的活動裡面提到有關於核電廠的事情。雖然說出來也不是壞事，但是跟他們的目的沒有太大關連的，他就一直堅持最後出來的，就只要講現在 2022 年食品的安全有多安全，他只想講這件事情。如果我跟他講 11 年前地震的事情，他就不會想讓我節外生枝。……在我現在福島前進這個團體的話，它就是在講這件事情，就是在講 11 年前發生什麼事情，當時的居民現在的想法是什麼，現在他們正在做什麼，然後他們的產業復興得怎麼樣，他們就是講這些過程(訪談代碼：PD2)。

由此可見，儘管農水省和經產省皆參與對台公眾外交，但由於兩個單位的政策目標

不盡相同，他們對於協力者的要求也存在著差異。農水省主要想強調的是當前的食品安全性，故會對重提核電廠事故有所忌憚，擔憂將引起不必要的聯想。相對地，經產省想傳達的是福島居民這些年來的筭路藍縷、以及他們努力後的成果，因此「回首過往」反而才是經產省期待前進團能達成的要務。

第二項 福島，你好嗎？

如果說「福島前進團」的計畫是日本政府藉由資助日本境內的民間組織，向台灣社會提供資訊，針對台灣有意於探究相關議題的民間團體，日本政府實際上亦會給予一定支援。2017 年 8 月下旬，正當國民黨開始向民進黨政府威嚇將正式提案「反核食公投」之際，台灣橫跨教育服務、農業觀光、社區發展等多元領域的六組非政府組織³⁰，總共 38 位民間人士，一齊踏上福島，親自瞭解當地實際的狀況。歸國後，他們於同年 11 月底，在台北舉辦為期七天的展覽，展示他們在福島的所見所聞。這項福島交流計畫（下稱「福島元氣」）的名稱為「福島，元氣？」，意即「福島，你好嗎？」。在該計畫紀錄片片尾的致謝名單上，復興廳、農水省東北農政局、福島縣廳、南相馬市役所等官方機構亦在列（福島元氣，2017a），可見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其實也在這項旨在傳播福島資訊的計畫中扮演了一角。

該計畫的發起人是台灣新創公司「Impact Hub Taipei 社會影響力製造所」的創辦人暨執行長陳昱築。根據 nippon.com 專訪，陳昱築在大學時就讀日文系，並且成立台日交流學生會，促進與日本學生之間的交流，可說早有推行跨國互動的相關經驗。創業之後，鑑於「台灣特別是針對福島的負面報導偏多，資訊也有所偏頗，所以才對福島感到強烈的恐懼及不安。但是，即使是媒體，也沒有親自前往福島報導實際的現況」，因此他決定發起這樣的活動，「用自己的眼睛確認，用客觀的角度去陳述，並且盡可能以中立的態度去思考『福島』」（野島剛，2018c）。

陳昱築在報導中也說明，儘管同行的民間團體平常的業務不直接涉及日本，但「他們是各領域的專家，擁有自己的社交網絡團隊」，借助他們各自的資訊傳播能力，有望能引發更為廣泛的迴響。至於經費的來源，陳昱築則透露，「就是群眾募

³⁰ 包括教育服務專業的「城市浪人」，農業觀光專業的「台灣藍鵲茶」和「風尚旅行」，文化與社區發展專業的「多扶假期」、「見域工作室」以及「5% Design Action」（福島元氣，2017a）。

資，同時也向企業和公共利益團體尋求贊助，基本上全來自民間團體的資金。計畫結束後剛好募款也全數用盡。」(野島剛，2018d)

根據陳昱築在同一報導中所述，具體而言，訪日團隊是在 2017 年 8 月 21 日至 28 日到訪福島縣各地，採訪當地的居民團體、農場、學校及老人福利機構等。陳昱築表示，訪日團的成員初期其實也是惶惶不安，但在「實際訪問了農家，詢問如何栽種食物，又接受了什麼樣的食物安全檢查等，農家一邊展示給我們看一邊說明」後，他們「深深理解到，農家為了食品安全花費了多少心力，如果檢查出異常數值，對農家會是多麼嚴重的事」，對於「住宿民宿提供的料理，哪一種食材出自哪一戶農家，都掌握地十分清楚」他們亦感到印象深刻(野島剛，2018d)。

以致力推廣生態農業的「台灣藍鵲茶」團隊為例，他們造訪當地的水蜜桃園，以及種植番茄、蘋果、小黃瓜等作物的農田，也參觀了「福島農業綜合中心」檢測食品輻射值的流程，並且在農業協同組合(JA)福島未來的農會上，觀察當地的銷售方式，特別是將輻射檢驗數據直接呈現給消費者的作法(台灣藍鵲茶，2018)。經營特色旅遊規劃的「風尚旅行」團隊，則參訪一個哈密瓜田，與農家一同品嚐在地的牛奶、優酪乳及奶酒，並在 JA 福島未來國見營農中心水蜜桃生產部會長井砂善榮的帶領下，參觀了桃子包裝工廠以及另一個水蜜桃園。該團隊在參訪心得中提及：「終於抵達桃子園後，井砂先生隨手摘下比手掌大的桃子一口咬下，那是身為農人最驕傲的一刻。」(風尚旅行，2018)

回到台灣後，各團隊自同年 10 月中開始，於全台各地陸續舉行多場分享會(福島元氣，2017b)。由「風尚旅行」舉辦的分享會，便介紹了福島的物產，包括水蜜桃、牛奶、酒、米等，並且描述生產的故事，讓聽眾更加認識福島物產的製作過程與獨特之處(福島元氣，2018)。11 月 24 日至 30 日，該計畫更進一步於台北的「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免費門票的「福島影像紀實展」(福島元氣，2017c)，展出在參訪期間親自拍攝的照片和影像。這些影片共有 7 部，是按各組的專業領域，將當地從事農業、教育、傳統工藝等居民的生活樣貌，剪輯而成的 10 至 15 分鐘的紀錄片(野島剛，2018e)。

在成效方面，陳昱築說明，參觀人數合計至少 1 萬 3000 人，僅僅在開放首日的下午便匯集了 1400 人，26 日的星期天更有 4000 人參加。他推測，「華山園區」的地利之便是可能的原因，而且「因為透過網路大力宣傳，所以對日本有興趣的人，

曾經去過日本的人，關心福島的人都來到會場。」此外，陳昱築也分享，在回收的問卷中，約有九成屬於正面的回饋，例如認為此展覽讓他們「知道福島真正的狀況」，「能把福島當作自身的問題去思考」；與此同時，亦有少數意見質疑這些活動是「為了日本政府才辦的」、或是意在讓福島的食品通關（野島剛，2018c）。

第四節 經台灣地方政府對台灣社會

除了一般民眾會抱持食安疑慮外，台灣政黨競爭下的地方政府對於日本食品開放的反彈，乃至反過來對人民不安情緒的催化作用，也是顯而易見。承第四章所述，自 2016 年民進黨政府為了放寬福島以外四縣食品進口管制而舉行第一波公聽會以來，多個國民黨執政縣市首長便陸續表態反對核災食品進口，承諾若開放進口會對核災食品嚴格把關（祁容玉等，2016）。相對地，在民進黨首長掌政的幾個縣市，儘管有議員提案修訂食安自治條例以杜絕核災區食品（林伯驊，2016；管嫫媛、雷光涵，2016；蔡孟好，2016；林伯驊等，2016a；廖雅欣等，2016），但在民進黨 13 位縣市長發出聯合聲明，表明他們與中央一致堅持「四項禁止原則」（管嫫媛、鄭宏斌，2016）後，綠營地方首長對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問題的態度明確轉為保守（廖雅欣等，2016；羅添斌等，2016；黃煌權，2016；林伯驊等，2016b）。

然而，隨著民進黨在 2018 年的地方選舉中大敗，在全台 23 個縣市首長中僅贏得 6 席，而國民黨則佔據 15 席，台灣地方政治的版圖逆轉，明顯呈現了「藍大於綠」的局面（中選會，2022d）。特別是，由藍營主推的「反核食公投」亦在同一日得到壓倒性通過，象徵國民黨的觀點受到廣泛民意的支持。在此情況下，同這些國民黨籍的新任地方首長們（而不只是民進黨掌握的中央政府）進行溝通與交流，或許也將有助於避免「地方包圍中央」的事態再次發生。

第一項 地方政府首長訪問

事實上，日本交協代表對於台灣的政黨政治生態對日本食品貿易政策的影響早有洞見。沼田幹夫於 2014 年 7 月至 2019 年 10 月間擔任了日本交協的台北事務所代表，一般認為該職位相當於「大使」，亦即日本駐台最高級別的外交代表。沼田在「反核食公投」進入第二階段連署之後，曾多次針對台灣國內領銜推動此公投

案的國民黨表達意見。

2018 年 7 月，沼田便開門見山指出：「對於國民黨就日本食品進口台灣之管制措施，開始發起公民投票連署之相關報導，本人深感失望。」接著直陳這樣的作法是將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最後更表示：「在毫無科學根據下持續如此進口管制措施，相信對日本與台灣的友好關係將造成傷害。」並且呼籲：「台灣的有識之士能冷靜判斷」（沼田幹夫，2018a）。

在「反核食公投」於同年 10 月正式成案後，沼田的措辭又更為強烈。他表示：「由國民黨提案之本項公投案將進行投票一事令人深感惋惜與遺憾。我對台灣的感情並未因此而改變，但對於如此意料之外的結果更不得不感到非常失望。」此外，沼田亦再度指出食品進口管制的討論，在台灣正「被當作政爭的工具，並將台灣全體人民捲入其中」。文末，他更劍指國民黨，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我的任務是避免此次國民黨的一連串行為對日本與台灣一直以來努力培育的友好關係造成傷害。」（沼田幹夫，2018b）循此，可以說日本已開始意識到，食品輸台問題的癥結點主要在台灣國內的社會，特別是由在野黨匯聚而成的反制力量。

根據日本交協官網的「最新消息」，在「反核食公投」於 2018 年 11 月通過以後的短短半年間，沼田總共安排了 8 次拜訪台灣地方首長的行程，針對往後雙邊的交流與合作「進行富有意義的討論」³¹，其參訪的縣市先後為新竹縣、苗栗縣、台中市、宜蘭縣、花蓮縣、新北市、南投縣，最後是外島金門縣。相較之下，沼田此前 4 年多的任內，並未有類似的行程。更有趣的是，這些縣市在當時剛剛結束（與「反核食公投」同時舉行）的台灣地方大選中，無一不是由國民黨籍的候選人當選首長。從前任（2014 年至 2018 年）首長黨籍來看，沼田踏訪過的這些縣市，也幾乎便囊括了當時所有泛藍陣營掌政的地區，僅不含離島的連江縣。³²相對地，

³¹ 幾乎每一則沼田訪問台灣縣市首長的行程之活動紀要，都包含了「進行富有意義的討論」的字句，唯獨沒有直接使用該字句的「訪問宜蘭縣長」的報告，亦有提及沼田「與林縣長討論宜蘭縣與日本今後之交流與合作」。

³² 在日本交協的架構下，台北事務所的管轄區包括台北、新北、基隆、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宜蘭、花蓮、南投、金門、連江，高雄事務所則是管轄高雄、台南、屏東、嘉義、雲林、台東、澎湖（日本交協，2023d）。

前一任首長屬民進黨籍的縣市中，只有 2018 年「由綠轉藍」的台中市和宜蘭縣在沼田任內就被列入參訪行程。

自 2019 年 10 月接任沼田的泉裕泰代表，則是在上任不久，便繼沼田之後第二度訪問國民黨籍的時任新北市長侯友宜，接著陸續訪問沼田所未踏及的台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竹市。此外，在 2020 年 3 月初江啟臣擊敗曾經領銜「反核食公投」的郝龍斌，當選國民黨新任主席之際，泉代表亦親自與江啟臣會晤，對其就任黨主席一事致賀，並表示期待「在新任黨主席下，共創更好的日台關係！」（日本交協，2022d）相比之下，此前分別在 2016 年 3 月以及 2017 年 8 月選上國民黨主席、大力鼓吹反對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的洪秀柱與吳敦義，則未受到如此待遇。此外，泉代表對 2019 年 1 月接任民進黨主席的卓榮泰，也沒有類似安排。

總的來說，儘管沒有公開資料直接證實這些訪問行程確實意在傳達關於福島五縣食品輸台問題的資訊，不過這些發現仍表明，台灣的地方首長、乃至在野政黨成為了日本公眾外交的對象，而這種公眾外交的活動在時間上起於「反核食公投」結束後，且在對象上有集中於國民黨籍政治人物的傾向。

表 3 台灣縣市首長 2014、18 年之黨籍及接受沼田代表與泉代表參訪之順序

行政區別	2014 年縣市首長 黨籍	2018 年縣市首長 黨籍	參訪順序	參訪次數
新竹縣	KMT	KMT	1	1
苗栗縣	KMT	KMT	2	1
臺中市	DPP	KMT	3	1
宜蘭縣	DPP	KMT	4	1
花蓮縣	non	KMT	5	1
新北市	KMT	KMT	6 (9)	2
南投縣	KMT	KMT	7	1
金門縣	non	KMT	8	1
臺南市	DPP	DPP	10	1
桃園市	DPP	DPP	11	1
基隆市	DPP	DPP	12	1
新竹市	DPP	DPP	13	1
彰化縣	DPP	KMT		
連江縣	KMT	KMT		
臺北市	non	TPP		
高雄市	DPP	KMT DPP		
屏東縣	DPP	DPP		
嘉義縣	DPP	DPP		
嘉義市	DPP	KMT		
雲林縣	DPP	KMT		
澎湖縣	DPP	KMT		
臺東縣	KMT	KMT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註：

1. 在「參訪順序」欄，下斜線區塊指沼田幹夫任內，上斜線區塊指泉裕泰任內。此外，由於沼田代表及泉代表都拜訪過新北市長侯友宜，使得侯友宜既是第六個也是第九個日本交協代表訪問的台灣地方首長，新北市的區塊被特別標示為菱形格區塊。
2. 2014 年當選花蓮縣長的傅崐萁，以及當選金門縣長的陳福海，雖然兩人當時皆是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不過前者曾以親民黨和國民黨的黨籍參選立委並當選，後者則在從政之初以國民黨籍當選鎮民代表，並加入過親民黨。因此，傅崐萁與陳福海仍都可說是具有泛藍背景。

表 4 沼田代表與泉代表就任及參訪行程之確切日程

時間	事件
2011.03.11	福島核事故爆發
2014.07	沼田幹夫就任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代表
2018.07.24	沼田代表就日本食品進口台灣相關管制措施之公民投票表達意見
2018.10.09	沼田代表就日本食品進口台灣相關管制措施之公民投票表達意見
2018.11.24	反核食公投通過
2018.11.25	沼田代表就日本食品進口台灣相關管制措施之公民投票表達意見
2019.04.02	沼田代表訪問新竹縣長
2019.04.02	沼田代表訪問苗栗縣長
2019.04.15	沼田代表訪問台中市長
2019.04.25	沼田代表訪問宜蘭縣長
2019.04.26	沼田代表訪問花蓮縣長
2019.04.26	沼田代表訪問新北市長
2019.05.22	沼田代表訪問南投縣長
2019.05.29	沼田代表拜訪金門縣長
2019.10	沼田幹夫離任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代表，泉裕泰接任
2020.02.04	泉代表訪問新北市長
2020.02.13	泉代表訪問台南
2020.02.27	泉代表訪問桃園市長
2020.03.13	泉代表訪問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江啟臣立委
2020.03.27	泉代表夫妻訪問基隆市
2020.06.11	泉代表訪問新竹市長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第二項 在野黨態度之轉化

隨著 2021 年 12 月 18 日同樣與食安議題相關的「反萊豬公投」未獲通過（鄭鴻達等，2021a），台灣於 9 月 22 日已正式申請加入由日本主導的 CPTPP（鄭鴻達等，2021b），加之歐盟和美國在不久前相繼分別大幅放寬、完全取消自福島核事故以來針對日本食品的進口管制（日本交協，2023b；日本交協，2023c），有關政府是否順勢解禁福島五縣食品的議題重新受到矚目。深諳台日經貿互動的受訪者 E1 也表示，雖然 CPTPP 的協定規定新成員的加入係採共識決，不過實際上「日本又是最具有影響力，最可以凝聚大家共識的一個關鍵成員。」而且在台灣跟日本雙邊諮商的程序中，日方最關切的問題，「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日本福島五縣食品的問題。」（訪談代碼：E1）

儘管民進黨政府頻強調「未有開放時間表」，但也開始透露若欲加入 CPTPP 則解禁問題無可迴避（張加等，2021），以及「核食」概念需要更新的態度（張加，2021）。時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以討論福島食品議題為目的，邀民進黨團立委及政院官員開會（吳亮賢等，2022），使得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的消息繼 2016 年之後再度甚囂塵上。據傳，之所以民進黨選在此時間點「速戰速決」推動開放，是因為希望能挾「反萊豬」公投過關之勢，尤其當時黨內民調顯示民眾反對福食解禁的比例已不過半；此外，即早開放也能避免此爭議延燒至同年年底地方大選的選情（鄭煒、李承穎，2022；蔡晉宇等，2022a）。

民進黨政府解禁福島五縣食品箭在弦上之際，國民黨中央卻看似一改早前堅決反對的立場，在同日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以誠意，用科學以及事實，向台灣人民保證日本進口食品的品質與安全，就不反對日本核食進口。」可能是考量到黨內其他意見，時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隔日便修正此說法，重新定調：「如果沒有明確標示、產地證明、官方輻射文件，沒有科學的食安保證、沒有與在野黨溝通、沒有保證協助加入 CPTPP，就不該允許日本核食進口。」（周志豪，2022）此外，朱之後也在指出他歡迎日本食品來台，且願意吃安全的日本食品的同時（聯合報，2022），抨擊民進黨政府違背 2018 年「反核食公投」779 萬人民的立場，並表示國民黨將推動「學校衛生法」及各縣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的修法，以杜絕有食安疑慮的日本食品成為學生的營養午餐（周志豪等，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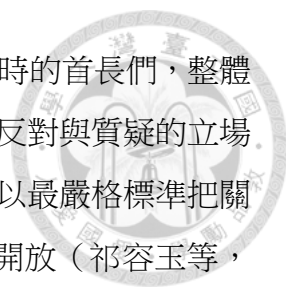
儘管如此，對比於國民黨中央在 2016 至 2018 年間抵制公聽會以及力促「反核食公投」的光景，此時如此的論調仍可謂相對溫和。因為其已不再單以食安疑慮為由一概拒絕福島五縣食品，而是退一步地提出了不十分苛刻的條件，即要求維持標示產地、檢附輻射檢驗證明這些本已行之有年的措施，並且不同以往地呼籲科學證據是政府與在野黨和人民溝通的依據。相對地，2016 年公聽會風波時還在擔任新北市長的朱立倫，則正是國民黨籍地方首長中表態反對開放四縣食品的第一人（祁容玉等，2016）。

在國民黨立院黨團方面，反對開放的立場則更為強硬。時任書記長陳玉珍便曾提案「解禁應再辦公投」（李承穎、鄭煒，2022），總召費鴻泰亦宣稱「若開放將不排除抗爭」（鄭煒等，2022）。曾銘宗接任總召後，國民黨黨團以拖延通過總預算的方式，逼迫政院放棄在春節前宣布解禁的計畫（蔡晉宇等，2022b）。同年 2 月 8 日政院正式預告以「三原則」、「三配套」³³廢止禁令後，國民黨黨團更召開記者會大加撻伐，甚至曾提出「五要求」、「六主張」³⁴，指出應參考韓國的作法，禁止福島五縣水產品、乳製品及嬰幼兒製品進口，並訴求讓地方政府制定更嚴格的食安標準（張薔，2022）。

曾在 2020 年接受日本交協泉代表拜訪的國民黨立委江啟臣，作為「反萊豬公投」的發起人，則告誡執政黨勿重蹈萊豬問題的覆轍，務必確保產地標示，並且規劃食品受害的賠償機制（鄭煒等，2022）。然而，可能是因為「反萊豬」的失敗殷鑑不遠，而且「核食」的輿論熱度不如往昔（李承穎等，2022），期間較為激進的「重啟公投」倡議最終都難以為繼。此外，當時國民黨團內部亦有意見認為，政院預告的方案尚可謂「嚴謹」，故國民黨只得就決策草率及罔顧民意兩點盡力施壓（周志豪等，2022）。

³³ 此處的「三原則」即：回歸科學檢驗；比國際標準更嚴格；為國人食安把關。而「三配套」則包括：從「禁止特定地區進口」改為「禁止特定產品進口」；針對具風險品項要求雙證證明（即輻射安全證明及產地證明）；福島五縣食品於邊境進行逐批檢驗（行政院，2022）。

³⁴ 此處的「五要求」即：增訂禁止進口項目；落實禁止核食進口；校園食品輻射零檢出；建立核食受害賠償機制；行政命令備查改審查。而「六主張」則包括：政府赴日查驗；建置福島五縣食品輻射標章；要求日本政府出示官方標章證明；九大類食品逐批檢驗；檢驗銩 137 和銩 90；中央全額補助地方政府購買輻射定量儀器（張薔，2022）。



至於國民黨執政縣市長，他們對於解禁的態度相比 2016 年時的首長們，整體而言則相對緩和，更著重在說明如何因應，而較少直白表達他們反對與質疑的立場（表 5）。以新北市長為例，2016 年 11 月時的朱立倫，在強調會以最嚴格標準把關核災區食品之餘，更質問了中央是否與日本有交換條件才選擇開放（祁容玉等，2016）；相對地，2022 年 2 月時的侯友宜，卻較為圓融地表示：「最重要是保護人民的健康，每件事情大家多溝通協調，只要大家都是為國家人民最大利益跟福祉做好考量，就全力以赴。」（劉宛琳，2022）此外就僅是說明將竭力稽核各環節（中時，2022），並參照萊豬進口的做法，確保福島五縣食品能清楚標示產地且在專區內販售（張睿廷等，2022）。

誠然，縱使隸屬相同黨派，不同個體對同一議題的表態之差異，或許能歸因於他們各自的個人特質。但實際上，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對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的態度，亦有其變化。例如，接受過日本交協代表訪問的南投縣長林明溱，他 2016 年時曾表示「堅決全面反對日本核災食品進口」（中時，2016a），而且嚴厲指責蔡政府解禁相當不道德，是對不起台灣民眾（中時，2016b）；但時至 2022 年，他卻幾乎沒有表示相關意見。

值得一提者，除了日本交協曾拜會的對象外，如 2022 年時任臺東縣長的國民黨籍饒慶鈴亦未有相關表態，儘管其前任縣長黃健庭曾堅定反對核災食品進入（中時，2016a）。因此，我們無法推斷日本交協的訪問，是促使國民黨籍地方首長態度轉變的要件。但若從本文的看法而言，即認為地方政府首長的態度是民意的反映，如此的演變仍可謂進一步顯示了台灣民眾對解禁福島五縣食品議題的敏感度已有改變。如果缺乏可燃物（民眾強烈的食安疑慮）或者未達燃點（輿論熱度不足），無論如何煽風點火，終將無法再度燎原。而日本政府對台灣社會的公眾外交，正旨在消除可燃物，使台灣內部政黨競爭的影響難以發酵。

表 5 國民黨執政縣市首長 2016 年 11 月與 2022 年 2 月相關發言之對照

	2016 年 11 月	2022 年 2 月
交協代表參訪的藍營縣市		
新竹縣	邱鏡淳：府會立場一致，均反對開放福島及周邊四縣九大類食品輸台（中時，2016a）。若中央開放，將修改地方自治條例，明文規範不得在新竹縣內販售，並將由衛生局、農業處等地加強查緝（中時，2016b）。	楊文科：執政黨一意孤行解禁核食，竹縣將落實稽查，貫徹「零檢出、要標示、設專區」措施，全力守護食安（張睿廷等，2022）。
苗栗縣	徐耀昌：中央應統一事權，不要讓地方決定是否開放，如此一來會引發紛爭，傷害台日情誼（中時，2016b）。核災食品的看法應跳脫藍綠，原則是反對的，但如果某些產品通過專業的檢測標準，應請中央政府加以嚴格把關，保障民眾食的安全（中時，2016a）。	徐耀昌：政府開放萊豬進口時，縣府從源頭開始管理，並增加二十倍的檢驗量能，同時公開檢驗結果，也成立跨局處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小組來層層把關。這次面對核災食品進口，縣府比照辦理外，會以更嚴謹態度守護鄉親健康（李京昇，2022）。
臺中市	民進黨執政	盧秀燕：人民健康和食安不能交換、不能出賣，中央若要開放核食，應向人民說清楚未來如何把關和檢驗（鄭煒等，2022）。開放福島五縣食品是中央權限，但市府絕對嚴守食品安全，在食安專網建置「核食食安專區」，添購「純鍍偵檢器」將查驗量能提升六倍，並將可能造成疑慮的食材排除在校園之外，最後是加強產地標示查驗，要求標示到生產地縣市（馮惠宜等，2022）。
宜蘭縣	民進黨執政	林姿妙：我們拒絕核食進到宜蘭縣。查驗工作量能將提高十倍，並將查驗結果公開在網站（自由時報，2022）。
花蓮縣	傅崐萁（無黨籍）：蔡政府沒有和民眾充分「溝通、溝通、再溝通」，也沒有充足準備做好全面邊境控管與查驗，就急就章想強渡關山（中時，2016b）。民眾可以用拒絕消費作為抵制，但不能保證核災食品不會成為店家原料，尤其還須承擔流入營養午餐的風險，毒害下一代更是無法姑息，堅決反對開放核災食品污染花蓮（中時，2016a）。	三大報均無記載徐榛蔚的說法（無表態）
新北市	朱立倫：中央必須誠實說明為何要開放日本核災食品，是否和日本交換了什麼條件？民眾有知的權力，應讓民眾能夠	侯友宜：最重要是保護人民的健康，每件事情大家多溝通協調，只要大家都是為國家人民最大利益跟福祉做好考量，

	2016 年 11 月	2022 年 2 月
	接受，再考慮開放。若中央執意開放日本核災縣市食品進口，新北市會依地方政府權責，要求廠商清楚標示來自哪個區域，一定會用最嚴格標準把關（祁容玉等，2016）。	就全力以赴（劉宛琳，2022）。從上游到下游全力稽核，絕對是地方政府責任，好好做事守護人民食品安全，保護人民健康（中時，2022）。若產地標示不清、有健康疑慮，就不准進入校園給孩子食用。會比照萊豬進口時設專區、標示，讓人民選擇（張睿廷等，2022）。
南投縣	林明濤：堅決全面反對日本核災食品進口（中時，2016a）。蔡英文總統在選舉前強力主張非核家園，怎麼才當選就先自己打臉？真的是太沒良心了！對得起台灣人民嗎？（中時，2016b）	三大報均無記載林明濤的說法（無表態）
交協代表未參訪的藍營縣市		
彰化縣	民進黨執政	王惠美：各局處針對日本核食開放要做超前部署，儘早因應，衛生局評估因檢測量有限，首先要做好精準稽查，源頭管制是最重要。絕對會加緊把關，並在契約上面做好規範，不可提供具污染性食品給孩子們吃，也會對長照機構做相關要求（吳敏菁，2022）。
雲林縣	民進黨執政	三大報均無記載張麗善的說法（無表態）
嘉義市	民進黨執政	黃敏惠：中央要落實做好各項配套，市府衛生局表示會嚴格把關，查驗日本食品是否標示清楚產地、產源，卻也憂心地方的量能不夠，希望中央比照萊豬，補助專案查驗經費（馮惠宜等，2022）。
臺東縣	黃健庭：為保障民眾之權益，全面反對日本核災食品進入台東縣態度，始終如一，不會改變（中時，2016a）。	三大報均無記載饒慶鈴的說法（無表態）
澎湖縣	民進黨執政	賴峰偉：全縣所有國中小、幼兒園、托育中心全面禁止採購福食，籲請學生家長放心確保食品安全；同時也加強實體店面稽查專人監控，發現陳列或販售福島食品將抽驗其輻射量，保障鄉親食得安心（曹明正等，2022）。
連江縣	劉增應：不同意開放核災食品進口（中時，2016b）。	三大報均無記載劉增應的說法（無表態）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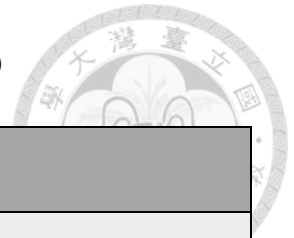
第五節 小結：旨在說服與宣傳的公眾外交

綜上所述，日本政府針對福島五縣食品輸台問題，確實採行了公眾外交，企圖透過向台灣社會傳遞資訊，以宣傳日本食品的安全性，並說服他們放下對「福島」的成見。這樣的作為早在福島核事故發生後的兩三年內便可見端倪，日本交協就台灣《自由時報》專欄作者說法的回應與澄清，即是例證。隨著台灣在 2015 年 5 月爆發「偽標事件」而促成管制升級，以及 2018 年 11 月通過「反核食公投」，日本政府更加重視台灣國內因素的影響力，其公眾外交的作法也轉趨細緻。

正如我們看到的，日本政府中除專事外交的外務省、以及處理台灣事務的日本交協外，負責東日本震災重建的復興廳、職司經濟發展的經產省、主管農產品銷售的農水省，以及福島縣廳、南相馬市役等地方級政府，亦先後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對台灣的公眾外交。他們的做法從直接對台灣社會，至中途借道日本社會，再到試圖先經過台灣的地方政府。或提供資訊，或給予資助，或安排人員接待。可以說，日本政府費盡心思探索能觸及台灣民眾的任何一條路徑，只為在台灣的中央政府難有作為之際，另闢蹊徑解決食品輸台問題。

實際上，多項民調亦表明，台灣社會對福島五縣食品的抗拒程度，已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下降。台灣民意基金會調查台灣民眾「是否支持開放福島五縣農產品及食品進口」，在 2016 年 11 月的結果中表示「不支持」的比例達到 76.3%，該比例在 2020 年 9 月降至 65.5%，到了 2022 年 1 月更只佔 54.6%（台灣民意基金會，2022a）。若詢問「是否贊成蔡政府解禁福島五縣食品」，歷來四次結果裡表達「不贊成」的佔比，也是從 2016 年 11 月的 76.3%，一路下滑至 2022 年 2 月的 46.7%，已不過半（台灣民意基金會，2022b）。TVBS 的民調同樣表明了如此趨勢（表 6）。該機構發現，相比 2016 年 11 月，2022 年 2 月時不贊成開放福島食品進口的比例減少了 28 個百分點，來到 45%；交叉分析下，國民黨認同者「不贊成」的比例也降了近一成（儘管仍多達 79%），至於民進黨認同者「贊成」的比例，則更從原先的 20%顯著爬升至 80%（TVBS，2022）。

表 6 福島食品進口解禁民眾態度調查 (TVBS)



整體		
贊成	無意見	不贊成
44% (+31%)	12%	45% (-28%)
區分年齡 (不贊成)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35%	44%	47%
區分學歷 (不贊成)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以上
36%	49%	約 47%
區分政黨認同 (不贊成)		
民進黨	中立	國民黨
20% (-60%)	46% (-27%)	79% (-10%)

資料來源：TVBS (2022)



第六章 結論與展望



第一節 結論

歷時將近十一年，台灣對日本食品的進口管制終於有所放寬。自 2022 年 2 月 21 日起，從針對特定地區的全面禁止，改為針對特定品項的禁止。換言之，日本福島五縣的食品能夠進口到台灣了。由此回顧，日本政府為解決食品輸台問題，在這 11 年之間可謂費盡心思，而本研究清楚地揭示了如此歷程。本研究強調，台灣民眾在決定是否接受福島五縣食品開放時的考量，主要是基於心理層面的食品安全疑慮，並且指出台日政府間針對該議題的談判一直面臨著阻礙，箇中關鍵正在於台灣民眾這樣的想法。進一步地，筆者亦描繪了台灣的民主政體、政黨競爭生態，尤其是公民投票的制度，如何將民眾的這些反對態度，轉化成為台灣政府解禁福島食品的具體限制。

最重要的是，本研究發現日本政府確實嘗試了「對症下藥」，即透過公眾外交說服與宣傳的功能，企圖減緩台灣人對福島五縣食品的誤解。特別是，在台灣政府根據國內的民意乃至法律規範而不能採行對日本有利的政策時（如 2015 年加強管制、2018 年後暫緩解禁規劃），日本政府對台公眾外交的作法看似更趨細緻。從單向、靜態的資訊陳列與傳遞，到雙向、動態的交流活動支援，甚至與台灣特定黨派的地方政府首長打照面，在台灣中央政府難有作為之際，日本政府向我們充分展示了如何另闢蹊徑處理一項貿易課題。

總的來說，本研究從國政經跨國政治的視角，指出日本政府透過公眾外交企圖解決日本食品輸台問題，並主張其緣由在於該進口管制維持的關鍵是台灣的國內社會。此外，先前台日政府間談判所以難有進展，亦正是因為這些國際層次的交涉無法回應台灣社會對福島五縣食品安全性的疑慮。質言之，未能接洽日本政府或者日本交協的人員，從而無法直接證實日本的確是在考量台灣社會的影響後增加對公眾外交途徑的重視，此可謂本研究的一項限制。然而，該限制並未嚴重影響本文核心論點的成立。筆者透過次級資料的搜集、以及受訪者的補充，已足以驗證這些公眾外交行動確實存在，也隨著事態的推移而有所演進。

需要申明者，本研究並不是主張國際談判無助於應對貿易問題，畢竟國家政府仍掌握壟斷性的強制力。實際上，在 2022 年 2 月台灣放寬管制前不久，自民黨官員便在台灣同屬食安議題的「反萊豬公投」未獲通過之際，趁勢在台日執政黨「二加二」會議上向民進黨代表敦促應盡快解禁³⁵（蔡晉宇、侯俐安，2021）。可見台灣最終決定開放福島食品進口，日本政府對台灣政府的臨門一腳也不可或缺。因此，精確地說，本研究僅是想強調，國際貿易談判在特定情況之下可能會面臨瓶頸，而公眾外交有潛力作為一個輔助性甚至替代性的方案。

第二節 研究貢獻

循此，筆者經由福島五縣食品輸台問題的案例研究，縫合了「國際貿易談判」與「公眾外交」這兩個原先分離的學術領域。本研究的結果表明，外國民眾（基於心理認知）的意見也會阻礙貿易的自由化，特別是如果該國具備「直接民主」的制度設計，而且其民眾的反對意見呈現一面倒的話。在此情況下，單純的政府間談判將不足以根本解決貿易問題——事實上，即使他國政府同意解除貿易壁壘，面對其國內依舊強烈的民意反彈，這樣的自由化仍可能只是曇花一現。至於公眾外交則能以其「資訊傳播」的特質，藉由多種管道向他國民眾進行宣傳和說服，以化解他們的不安全感，最終更有效地促進貿易。由此可見，公眾外交不只能用來形塑國家形象，或者儲備所謂的「軟實力」。

其次，本研究也在公眾外交文獻的基礎上有所突破。相比多數傳統的相關研究，本文跳脫著重於在概念層次進行描述或者歸類的窠臼，將公眾外交的政策視為一種待解釋的變項，從解決貿易問題、應對台灣民意阻力的目標出發，觀察這項目標如何促使日本政府選擇採取公眾外交的途徑。也因此，本研究放寬了過往相關研

³⁵ 台灣於 2021 年 12 月 18 日舉行俗稱的「反萊豬公投」，結果為未通過。台日執政黨「二加二」會議於同年 12 月 24 日舉行，民進黨在當時推派了羅致政、邱志偉與會，自民黨則正是由佐藤正久，同經濟產業部會會長、眾議員石川昭政連袂出席。佐藤與石川分別出身「福島五縣」中的福島縣、茨城縣，兩人在該會上確實皆提及了台灣禁輸福島五縣食品的問題，並表示日本的地方政府、產業界代表、國會以及行政部門均相當關切此議題（蔡晉宇、侯俐安，2021）。

究的預設，不再將公眾外交的政策目標侷限在國家形象的塑造、或所謂「軟實力」的儲備，而是回歸公眾外交「資訊傳播」的本質，聚焦於公眾外交說服與宣傳的功能，如何藉由化解外國民眾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協助政府應對更特定、更具急迫性的貿易問題。也因為採用了如此的視角，相比過往多以「增加利得」作為公眾外交的方針，本研究所關懷的公眾外交可以說是以「減少損失」為目的。

再者，不同於傳統貿易理論的預設，本研究亦表明了人們對貿易政策的看法，未必是根據他們自身的經濟利益。本文的觀察已指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多數台灣人民無論是否屬於會因為開放而受經濟利益損害的群體（如在地的農民、食品業者），都可能會出於對食品安全「零風險」的重視而偏好維持管制。因此，承襲一些近期的國政經研究成果（如 Naoi & Kume, 2011；Ahlquist et al., 2014），本文再度顯示，相比於由國際分工所決定的個人經濟利益，非物質性的社會化因素有時更能解釋民眾在保護主義與自由化之間的立場選擇。

在實務層面，由於以往未曾有學術研究針對該案例進行過完整的梳理，而且該案例實際上又是台日關係長達十餘年的重大國政經課題，本研究詳實縱覽其事件始末，可謂先鋒。此外，本研究彙整了日本政府針對食品輸台問題向台灣社會推行的各種公眾外交作為，對於其他政府而言，若同樣面臨攸關食品安全的貿易問題、乃至源自國內社會性因素的其他外交問題，此成果在他們制定相關政策時，相信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收筆之際，適逢日本預計開始將福島「核廢水」排放入海，招致周邊國家質疑，香港甚至考慮禁止日本水產品進口（BBC, 2023）。日本政府如何應對此爭議所引起的波瀾，亦值得持續關注。

第三節 研究展望

為進一步評估公眾外交政策在解決貿易或其他特定外交問題上的具體效果，除了追蹤開放後產品貿易量是否持續增長外，將來的研究還可直接檢驗公眾外交政策與成效間的相關性。「實驗研究法」以其較能確保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的特點，或可作為測量公眾外交政策效果的工具，甚至用以比較不同公眾外交途徑的成效。例如，執行一調查實驗（survey experiment），隨機向受測者發送兩種版本之一的問卷，一種提供日本食品安全性相關的資訊，另一種提供不相關的資訊。問

卷最後詢問受測者對開放福島食品進口的態度，從而觀察接收過日本食品安全性訊息的一組受測者相比另一組，在多大程度上更支持開放。

沿著本研究將公眾外交視為待解釋變項的思路，更可接著探問：哪種國家對於哪種國家更需要採用公眾外交來解決貿易問題？在執行者方面，Bátora（2005）便指出中小型國家相較大國會更仰賴公眾外交來增加其在國際間的影響力。本文也曾提及，日本確實將「和食」視作其利基，不僅透過「日本飲食品牌化」推廣日本文化，更企圖藉此促進其國內農產品與食品的外銷，進而加快東日本大地震的災後重建（聯合晚報，2014）。相對地，在台灣開放美牛與萊豬進口的議題中，卻未見美國政府在國際談判以外，積極向台灣社會進行宣傳與說服的行動。此情形是否與美國擁有更強大的強制力（如 Farrell & Newman（2019）與 Peterson（2021）所示）能用以促成他國貿易的開放有關，此課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對象方面，本文指出了民主體制與公投制度係台灣民意得以實質制約政府採行開放政策的要件，而日台政府間談判亦因此無以為繼。那麼同樣針對因福島核事故而起的食品管制問題，日本政府對非民主體制的中國、以及未動用公投否拒的韓國所推動的公眾外交，與對台灣進行的公眾外交相比，是否存在積極程度、或者細節上的差異，也可以繼續挖掘。在此案例之外，究竟國家為解決具體問題而選擇採用公眾外交的對象國，是否一般會具備民主政體乃至直接民主設計的特徵？該問題的答案將與本文的論點相互呼應。

最後，把鏡頭拉遠，關於以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為導向的公眾外交，未來的研究還可持續追問：除了貿易問題以外，還有什麼特定或具急迫性的外交課題，也適合以公眾外交的途徑應對？立基於本文的研究成果，放寬對公眾外交目標的預設，從而關注公眾外交在跨國政治中發揮的「資訊傳遞」的作用，相信將能對公眾外交有益加豐富的認識與想像。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卜正珉，2009，《公眾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臺北：允晨文化。
- 王涵儀，2017，〈冷戰結束後日本對東南亞國家之公眾外交〉，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碩士班論文。
- 王鼎銘，2007，〈成本效益、公民責任與政治參與：2004 年公民投票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25(1)：1-38。
- 石原忠浩，2010，〈日本對台決策的組織、制度與過程：以駕照相互承認之協定、FTA 談判、李前總統訪日為例〉，《問題與研究》，49：45-78。
- 吳得源，2015，〈加拿大公眾外交的實踐及其意義〉，《問題與研究》，54(3)：59-92。
- 李河清、譚偉恩，2012，〈衛生安全與國際食品貿易：以「人類安全」檢視世貿組織相關立法缺失〉，《問題與研究》，51(1)：69-110。
- 李貴英，2018，〈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與歐美食安法規合作：以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制度為例〉，《問題與研究》，57(2)：1-37。
- 松田康博，2021，〈日台關係的穩定與變化的開端：1979-1987 年〉，川島真等（編），《台日關係史（1945-2020）》，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135-158。
- 林士評，2020，〈當代日本公眾外交研究：以新媒體的國際傳播運用為例〉，國

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林盈秀，2015，〈日本公眾外交政策之研究（2001-2015 年）〉，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

譚偉恩、蔡育岱，2009，〈食品政治：「誰」左右了國際食品安全的標準？〉，《政治科學論叢》，42：1-42。

二、日文部分

一般報導，2013，〈東電「汚染水 海へ流出」 福島第一原発 取水口近くの地下水〉，讀賣新聞，7/23，東京朝刊 2 社。

王曼綺，2021，〈靖国神社参拝問題にみる日本の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小泉、安倍政権をもとに〉，《問題と研究》，50(2)：147-186。

三上貴教，2007，〈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研究の射程〉，《修道法学》，29(2)：1-22。

平川幸子，2006，〈「二つの中國」ジレンマ解決への外交枠組み：「日本方式」の一般化過程の分析〉，《國際政治》，146：140-155。

北野充、金子将史主編，2009，《公共外交：「輿論時代」的外交戦略》，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佐藤敦信，2011，〈日本産農産物の対中国・台湾輸出における輸出主体の制度的対応〉，《ICCS 現代中国学ジャーナル》，4(1)：27-39。

三、西文部分



Abbott, Kenneth W. et al. 2000.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3): 401-419.

Ahlqulst, John et al. 2014. "Provoking Preferences: Unionization, Trade Policy and the ILWU Puzz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8(1): 33-75.

Akerlof, George A. & Rachel E. Kranton. 2000. "Economics and Ident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 715-53.

Akerlof, George A. & Rachel E. Kranton. 2005. "Ident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1): 9-32.

Bagwell, K., & Staiger, R. W. 2002.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Barari, Soubhik & In Song Kim. 2022.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at the product level."

Bátora, Jozef. 2005. *Public Diplomacy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Norway and Canada*. 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um, Matthew A. & Philip B. K. Potter. 2019.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1(2): 747-756.

Beverelli, Cosimo et al. 2014. "Trade policy substitu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No. ERSD-2014-18*.

Bliss, Harry & Bruce Russett. 1998. "Democratic Trading Partners: The Liberal Connection, 1962-1989."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0(November): 1126-47.

Bown, Chad P. 2015. "Trade policy instruments over tim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d. Lisa L. Mart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7-76.



Bureau, J.C. & Stephan Marette. 2000. "Accounting for Consumers' Pre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In *Incorporating Scienc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 Developing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tandar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d. Board o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70-198.

Burgoon, B. A., & Hiscox, M. J. 2003. "The mysterious case of female protectionism: Gender bias in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trade."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PA.

Buzby, Jean C. 2003.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ood safety: Economic Theory and Case Studies*.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port No 82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lore, Mathison S. 2018. "Why don't countries sue more often at the WTO?: An Analysis of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in the SPS Committee." *The Carroll Round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13.

Cooper, A. F. 1997. *Niche-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Basingstoke: Macmillan.

Cosbey, Aaron. 2000. "A Forced Evolution?: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Scientific Uncertainty a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wan, Geoffrey & Amelia Arsenault. 2008. "Moving from Monologue to Dialogue to Collaboration: The Three Layers of Public Diplomac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6(1): 10-30.

Cowhey, P. F. 1993.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299-326.

Cull, Nicholas J. 2009. *Public Diplomacy: Lessons from the Past*. Los Angeles: Figueroa Press.

De Mesquita, Bruce Bueno et al.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esti, V. & E. H. Wulandari. 2019. "Cultural Promotion in The Practice of Japan's Public Diplomacy: A Case-study of JENESYS." *UI Proceedings on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3(2): 165-181.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arrell, H., & Finnemore, M. 2009.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6: 58-71.

Feigenbaum, James J. & Andrew B. Hall. 2015. "How Legislators Respond to Localized Economic Shocks: Evidence from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7(4): 1012-30.

Fontagné, Lionel et al. 2015. "Product standards and margins of trade: Firm-level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7(1): 2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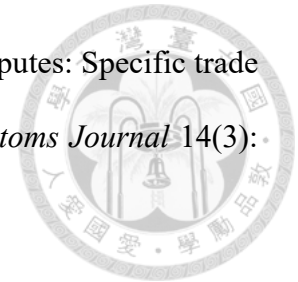
Franzese, Robert J. 2002. "Electoral and Partisan Cycles in Economic Policies and Outcom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5: 369-421.

Gabel, Matthew & Kenneth Scheve. 2007.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Elite



- Communications on Public Opinion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4): 1013-28.
- Ghods, Mahdi M. 2018. “Determinants of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raised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EU versus non-EU.” *Empirica* 45(1): 83-128.
- Ghods, Mahdi. 2015. “The Role of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Raised on TBTs in the Import of Products to the EU, USA and China.” *wiiw Working Paper No. 116*.
- Gilboa, Eytan. 2008. “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616(1): 55-77.
- Goldstein, J. et al. 2007. *Producer, consumer, family memb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ttitudes and family status*. Manuscrip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 Grossman, Gene M. & Elhanan Helpman. 2001.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ueorguiev, Dimitar et al. 2020. “The Impact of Economic Coercion on Public Opinion: The Case of US-China Currency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4(9): 1555-1583.
- Guisinger, Alexandra. 2009. “Determining Trade Policy: Do Voters Hold Politicians Accountab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3): 533-57.
- Guzman, Andrew T. 2008. “A Gen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 A Rational Choice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cks, Raymond et al. 2013. “Trade Polic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arty Politic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FTA-D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8(1): 106-17.

Holzer, Kateryna. 2018. "Addressing tensions and avoiding disputes: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in the TBT Committee." *Global Trade and Customs Journal* 14(3): 102-116.



Horn, Henrik et al. 2013. "In the Shadow of the DSU: Addressing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in the WTO SPS and TBT Committee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47(4): 729-759.

Horn, Henrik et al. 2011.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1995-2010: Som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45(6): 1107-1138.

Hyde, Susan & Elizabeth N. Saunders. 2019. "Recapturing Regime Typ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aders, Institutions, and Agency Sp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4(2): 363-395.

Jacobs, Lawrence R. & Benjamin I. Page. 2005. "Who influences US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1): 107-123.

Johannesson, Louise & Petros C. Mavroidis. 2017.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1995-2016: A Data Set and It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51(3): 357-408.

Karttunen, Marianna B. 2020. *Transparency in the WTO SPS and TBT Agreements: The Real Jewel in the Crow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 J. 2009. "Mid-Atlantic: sitting on the knife's sharp e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6: 122-135.

Keck, Margaret E. & Kathryn Sikkin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eck, Margaret E. & Kathryn Sikkink. 1999.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in



-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1(159): 89-101.
- Keohane, R.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 O. 2009. “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6: 34-46.
- Kim, S. E. & Margalit, Y. 2021. “Tariffs as electoral weapon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5(1): 1-38.
- Knecht, Thomas & M. Stephen Weatherford. 2006.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stages of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0(3): 705-727.
- Kono, Daniel Y. & Stephanie J. Rickard. 2014. “Buying National: Democracy, Public Procure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0(5): 657-682.
- Kono, Daniel Y. 2006. “Optimal Obfuscation: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Transparen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3): 369-384.
- Lake, D. A. 2009. “Open economy politics: A critical review.”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4(3): 219-244.
- Leonard, Mark. 2002.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 Malone, Gifford. 1988. *Political Advocacy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ganizing the Nation's Public Diplomacy (Vol. 11)*.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Mansfield, Edward D. & Marc L. Busch.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ontariff Barriers: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4): 723-



749.

Mansfield, Edward D., et al. 2002. "Why Democracies Cooperate More: Electoral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3): 477-513.

Margalit, Yotam. 2011. "Costly Jobs: Trade-related Layoffs, Government Compensation, and Voting in US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1): 166-88.

Melissen, Jan. 2005.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Jan Melisse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3-27.

Milner, Helen V. 1997.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lner, Helen V., & Keiko Kubota. 2005. "Why the Move to Free Trade?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1): 107-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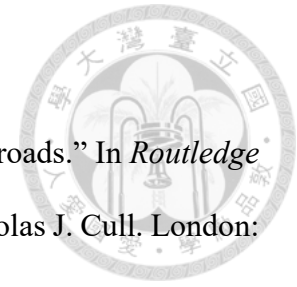
Mubah, A. Safril. 2019. "Japanese Public Diplomacy in Indonesia: The Role of Japanese Agencies in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s between Japan and Indonesia." *Global Strategis* 13(1): 37-50.

Nakamura, Toshiya. 2013. "Japan's New Public Diplomacy: Coolness in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Media and Society* 5(1): 1-23.

Naoi, Megumi & Ikuo Kume. 2011. "Explaining Mass Support for Agricultural Protectionism: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during the Global Reces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5 (4): 771-795.

Nye, Joseph S. 2008.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616(1): 94-109.



Ogawa, Tadashi. 2020. "Japan's Public Diplomacy at the Crossroads."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eds. Nancy Snow & Nicholas J. Cull. London: Routledge, 273-283.

Orefice, Gianluca. 2017. "Non-Tariff Measures,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and Tariff Reduction." *The World Economy* 40(9): 1807-1835.

Peterson, T. M. 2021. "Sanctions and Third-party Compliance with US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An Analysis of Dual-use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5(10): 1820-1846.

Pierpoint, Lara. 2011. "Fukushima, Facebook and Feeds: Informing the Public in a Digital Era." *The Electricity Journal* 24(6): 53-58.

Potter, Evan H. 2009. *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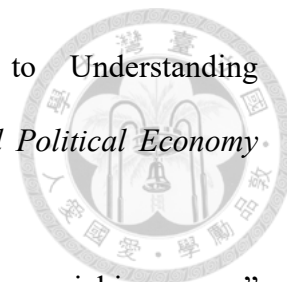
Putnam, Robert D. 1988.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3): 427-60.

Rho, Sungmin & Michael Tomz. 2017. "Why Don't Trade Preferences Reflect Economic Self-Intere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S1): S85-S108.

Rodrik, Dani. 2014.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1): 189-208.

Rosendorff, Peter B. 2015.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d. Lisa L. Mart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8-156.

Schaffer, Lena Maria & Gabriele Spilker. 2019. "Self-interest Versus Sociotropic



- Considerations: An Information-based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s' Trade Preferenc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6(6): 1266-92.
- Scheve, K., & Stasavage, D. 2006. "Religion and preferences for social insur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255-286.
- Schneider, Christina J. & Branislav L. Slantchev. 2018.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2(1): 1-31.
- Schneider, Christina J. 2013. "Globalizing Electoral Politics: Political Competence and Distributional Bargain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World Politics* 65(3): 452-90.
- Signitzer, Benno H. & Timothy Coombs. 1992. "Public Relations and Public Diplomacy: Conceptual Convergence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18(2): 137-147.
- Slantchev, Branislav L. 2006. "Politicians, the Media, and Domestic Audience Co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0(2): 445-77.
- Snow, Nancy. 2020. "Rethinking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2020s."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eds. Nancy Snow & Nicholas J. Cull. New York: Routledge, 3-12.
- Steinberg, David A. & Yeling Tan. 2022. "Public responses to foreign protectionism: Evidence from the US-China trade war."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23.
- Sun, Jing. 2007. "Japan-Taiwan relations: Unofficial in name only." *Asian Survey* 47(5): 790-810.

- 
- Tarar, Ahmer. 2001.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with Two-Sided Domestic Constrain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5(3): 320-40.
- Thow, Anne M. et al. 2018. "Nutrition labelling is a trade policy issue: lessons from an analysis of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33(4): 561-571.
- Tuch, Hans. 1990.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Urbatsch, Robert. 2013. "A Referendum on Trade Policy: Voting on Free Trade in Costa 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7(1): 197-214.
- Waller, Michael J. ed. 2007. *The Public Diplomacy Reader*.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 Press.
- Wolfe, Robert. 2020. "Reforming WTO conflict management: Why and How to Improve the Use of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3(4): 817-839.
- WTO. 1995a.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 WTO. 1995b. *Agreement on Import Licensing Procedures*.
- WTO. 2012. *World Trade Report 2012*.
- Yamamoto, Nobuto. 2013. "After Fukushima: New Public, NHK and Japan's Public Diplomacy." *Keio Communication Review* 35: 5-24.
- Yun, Seong-Hun. 2006. "Toward Public Relations Theory-Based Study of Public Diplomacy: Tes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xcellence Study."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8(4): 287-312.

四、報刊文章



一般報導，2014，〈日本擬擴大出口農產品〉，聯合晚報，6/15，B2。

一般報導，2016，〈核災食品公聽會 對罵、掀桌、全武行〉，聯合報，11/13，A6。

一般報導，2016a，〈日核食輸台 林錫耀 call out 9 綠縣市長 態度丕變〉，中時，11/17，A2。

一般報導，2016b，〈核災食品輸台 15 縣市首長 Say No〉，中時，11/16，A1。

一般報導，2022，〈守護食安 藍營 22 縣市黨團串聯〉，聯合報，2/12，A4。

一般報導，2022，〈藍營縣市 加嚴反制 衛福部：食安自治條例牴觸無效〉，中時，2/9，A4。

日本交協，2011，〈讀者迴響——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來函〉，自由時報，
<https://art.ltn.com.tw/article/paper/544284>，2022/08/17。

日本交協，2012，〈讀者迴響——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來函〉，自由時報，
<https://art.ltn.com.tw/article/paper/617754>，2022/08/17。

王昭月，2011，〈日進口食品 原能會測輻射〉，聯合報，3/16，B2。

王寓中，2016，〈反核食公投連署 前進南投雲林〉，聯合晚報，12/11，A2。

王寓中，2018，〈反核食、空汙拚公投 藍下動員令〉，聯合報，2/28，A4。

王麗娟，2011，〈又兩縣 自來水輻射超標 多國禁日食品〉，聯合報，3/25，A16。

丘采薇等，2016，〈核食爭議 13 綠縣市長：沒跟中央不同調〉，聯合報，11/17，



A3。

江孟謙、陳雨鑫，2016，〈反核食再衝突 公聽會改座談會〉，聯合報，12/26，

A4。

自由時報，2011a，〈台灣今起停止日 5 縣食品進口〉，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78057>，2022/08/03。

自由時報，2011b，〈日籲各國取消進口農漁品禁令〉，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80040>，2022/08/03。

自由時報，2011c，〈各國禁輸入日本食品 WHO：沒必要〉，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85242>，2022/08/03。

自由時報，2014，〈擔心輻射疑慮 日本進口糖、餅乾明年需附檢測報告〉，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142782>，2022/08/03。

自由時報，2022，〈福食進校園午餐？業者：太貴划不來〉，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500085>，2022/12/15。

何孟奎、林安妮，2016，〈蔡英文勝選 綠完全執政〉，經濟日報，1/17，A1。

吳亮賢等，2022，〈福食解禁 民進黨團邀官員會商〉，聯合報，1/15，A4。

吳敏菁，2022，〈蛋荒、飼料飆、核食解禁 民生問題多 原物料齊漲 彰化營養午餐補助擬提高〉，中時，2/11，A10。

吳馥馨，2018，〈食安辦：敏感公投 讓政策陷泥沼〉，聯合報，12/4，A3。

呂伊萱，2016a，〈洪秀柱指示各議會黨團 研修禁日核災地區食品進口〉，自由

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895723>，

2022/09/21。



呂伊萱，2016b，〈政院暫緩日食解禁 日本：盼解禁立場不變〉，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919216>，2022/09/21。

呂伊萱，2019，〈日本觀光統計：台灣旅客住宿 去年在 20 縣居冠〉，自由時

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68644>，2022/01/27。

李京昇，2022，〈福食開放進口 苗縣府把關拒核食〉，中時，2/18，A10。

李承穎、鄭煒，2022，〈藍提案 福食要解禁應再辦公投〉，聯合報，1/17，A2。

李承穎等，2022，〈在野盤算擋不住 杯葛不如監督〉，聯合報，1/24，A4。

李致嫻，2011，〈世衛：日食品輻射嚴重〉，聯合報，3/22，A1。

李順德、胡宥心，2016，〈政院：非福島食品進口 沒時間表〉，聯合報，12/12，

A3。

李樹人，2016，〈日核災食品來台 2 階段開放〉，聯合晚報，11/7，A2。

李樹人，2018，〈反核食公投大勝 陳時中：安全為唯一考量〉，聯合晚報，11/26，

A8。

李樹人等，2011，〈日泡麵、餅乾… 即日抽驗〉，聯合晚報，3/21，A1。

周佑政，2016，〈日核災農產解禁？〉，聯合晚報，11/6，A1。

周佑政、徐偉真，2016，〈朝野上午協商 民進黨缺席〉，聯合晚報，11/15，A3。

周志豪，2016，〈反核食公投 洪秀柱：樂觀其成〉，聯合報，12/4，A4。

周志豪，2022，〈不反福食？藍營炸鍋 黨滅火：拒開放核食〉，聯合報，1/16，

A4。

周志豪、林敬殷，2016，〈核災食品公聽會〉，聯合報，11/12，A4。

周志豪等，2016，〈藍擬提「反核食公投」〉，聯合報，12/1，A1。

周志豪等，2022，〈朱立倫：不讓孩子吃核食〉，聯合報，2/10，A2。

林上祚，2015，〈蕭萬長：台日是特別夥伴關係〉，經濟日報，11/20，A4。

林伯驊，2016，〈拒福島核災食品 嘉市議會提案〉，聯合報，11/12，B2。

林伯驊等，2016a，〈雲縣自治條例禁核食 花蓮跟進〉，聯合報，11/18，A6。

林伯驊等，2016b，〈立場反覆？涂醒哲：被議會政治操作〉，聯合報，11/17，

A3。

林河名，2015，〈王金平赴日「國會外交」〉，聯合報，4/6，A4。

林河名，2016a，〈台日海洋對話登場 邱義仁領軍〉，聯合報，10/31，A4。

林河名，2016b，〈「若只有我未開放 貿易風險誰擔」〉，聯合報，11/8，A4。

林河名、胡宥心，2016，〈日核災食品 擬解禁〉，聯合報，11/7，A2。

林惠琴，2016a，〈日進口食品輻射量從嚴 飲料、水另訂標準〉，自由時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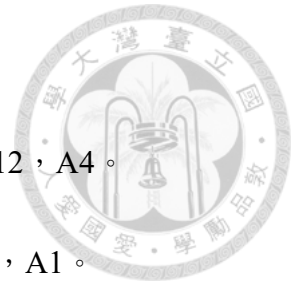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50364>，2022/08/17。

林惠琴，2016b，〈核災區醬包闖關入台 即起邊境逐批查核〉，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914716>，2022/09/21。

林惠琴等，2016，〈納豆醬油包來自核災區 下架 5142 組〉，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060966>，2022/09/21。





林敬殷，2015，〈蔡英文今訪日 安倍胞弟作陪〉，聯合報，10/6，A4。

林敬殷，2016，〈政院暫緩核食進口〉，聯合報，12/16，A1。

林敬殷，2016，〈核食輸台 下月三場公聽會〉，聯合報，11/26，A4。

林敬殷、賴香珊，2016，〈核食風暴 府院定調緩辦 3 場公聽會〉，聯合報，11/19，
A4。

林潔玲，2018，〈日告南韓禁福島食品 WTO 判日贏〉，聯合報，2/23，A6。

祁容玉等，2016，〈洪秀柱矢言 抗執政黨「媚日」〉，聯合報，11/14，A3。

洪哲政，2017，〈若進口核食 郝：發動公投〉，聯合晚報，4/6，A5。

洪素卿，2012，〈憂輻射食物污染 環團批衛署黑箱作業〉，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636519>，2022/08/03。

胡宥心、林敬殷，2016，〈林全：若是核災食品不能進口〉，聯合報，11/15，
A2。

胡宥心、劉宛琳，2016，〈藍提案 綠神隱「立法院協商破局」〉，聯合報，11/16，
A3。

徐偉真等，2016，〈核災食品換經貿 府方否認〉，聯合晚報，11/7，A2。

張加，2021，〈冷對斷交 賣力撕「核食」標籤〉，聯合報，12/24，A2。

張加等，2021，〈福食解禁？鄧振中：要面對、沒時間表〉，聯合報，12/21，
A5。

張佑生，2015，〈韓不解禁 日告到 WTO〉，聯合報，7/22，A1。



張睿廷等，2022，〈新北設專區 校園嚴把關〉，聯合報，2/10，A2。

張薊，2022，〈比照韓國 禁止水產、乳製及嬰幼兒製品 福島食品進口 國民黨
提 5 要求 6 主張〉，中時，2/15，A2。

曹伯晏，2014，〈福島核災 5 縣食品 台日經貿會議討論解禁〉，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830991>，2022/08/17。

曹明正等，2022，〈台東批犧牲人民健康 澎湖縣國中小校園禁採購 高市藍黨團
3 要求拒核食 綠：勿汙名化〉，中時，2/12，A10。

曹逸雯，2019，〈日山藥清酒降關稅 初審過關〉，經濟日報，5/31，B4。

莊琇閔，2016，〈柯 P 敢吃核食 郝龍斌：請他帶頭吃〉，聯合報，12/15，B2。

莊蕙嘉，2011，〈美港禁日四縣農產進口〉，聯合報，3/24，A1。

許依晨、林敬殷，2016，〈謝長廷傳將任駐日代表 林永樂：合適〉，聯合晚報，
3/21，A6。

郭瓊俐，2016，〈蔡英文三天後啟動執政火車〉，聯合報，1/18，A1。

郭瓊俐、雷光涵，2015，〈蔡英文訪日「盼日支持讓台灣加入 TPP」〉，聯合報，
10/7，A4。

陳妍霖、王慧瑛，2016，〈拒絕核食公投 南投連署熱烈〉，聯合報，12/5，B3。

陳雨鑫，2015a，〈日核災食品輸台？ 衛福部臉書民調〉，聯合報，8/6，A6。

陳雨鑫，2015b，〈新食品輻射標準 比國際嚴〉，聯合報，8/27，A6。

陳雨鑫、李光儀，2016，〈最快明年初 日核災 5 縣農品解禁〉，聯合報，10/6，



A1。

陳雨鑫、雷光涵，2015，〈日輸台食品 今起須檢附產地、輻射檢測〉，聯合報，

5/15，A4。

陳雨鑫等，2015，〈日輻射區食品 換標銷台〉，聯合報，3/25，A1。

陳雨鑫等，2016，〈開放核災食品？ 政院：會先辦公聽會〉，聯合報，11/8，

A4。

陳麗婷，2016，〈颱風夜開放加牛 食藥署：是誤會〉，聯合晚報，7/13，A8。

陳麗婷、彭宣雅，2014，〈餿水油 全台淪陷〉，聯合晚報，9/5，A1。

陳麗婷等，2016，〈核災食品解禁？ 林奏延：沒討論〉，聯合晚報，5/30，A2。

彭宣雅，2016a，〈綠色公民前進福島 檢測食品輻射〉，聯合晚報，11/11，B7。

彭宣雅，2016b，〈核食如何把關？ 公民團體赴日取經〉，聯合晚報，12/9，B7。

彭宣雅、李樹人，2016，〈福島 驗出更高濃度銫 137〉，聯合晚報，11/23，A10。

彭宣雅等，2016，〈主婦聯盟：參加 4 場 都無法好好表達意見〉，聯合晚報，

11/15，A3。

曾增勳等，2016，〈核災食品公聽會 新北桃園百人抗議〉，聯合晚報，11/13，

A3。

湯佳玲、謝文華，2014，〈日本核災區食品 我擬有條件開放進口〉，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817403>，2022/08/17。

程平，2016，〈反核食 國民黨將排案續審公投法〉，聯合晚報，12/1，A2。



程嘉文、楊湘鈞，2016，〈我與日方 可能簽定「食安協議」〉，聯合報，5/30，A3。

馮惠宜等，2022，〈侯友宜：產地標示不清 不准給孩子食用 核食禁入校園 台中市開第 1 槍〉，中時，2/10，A2。

黃玉芳，2011，〈日農產 需標明產地〉，聯合晚報，3/14，A8。

黃國樑、王寓中，2018，〈反核食公投 通過審議〉，聯合報，5/30，A4。

黃國樑、胡宥心，2016，〈日提食品解禁 我拒討論〉，聯合報，12/1，A2。

黃國樑、鄭煒，2018，〈福島食品 我有可能開放〉，聯合報，5/9，A4。

黃煌權，2016，〈拒簽反核食 張花冠：這太政治了〉，聯合報，11/24，B3。

楊湘鈞，2015，〈馬：問題非食安 解決偽標再開放〉，聯合報，5/15，A4。

詹立群，2013，〈韓禁 8 縣水產品 日稱無科學依據〉，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711762>，2022/08/03。

雷光涵，2015a，〈食品遭台嚴查 日：科學證據呢〉，聯合報，4/16，A17。

雷光涵，2015b，〈日產品遊說鬆綁 我拒絕〉，聯合晚報，4/24，A5。

雷光涵，2015c，〈溝通食安 安倍派特使 帶口信給馬〉，聯合報，4/27，A4。

雷光涵，2015d，〈水產輸南韓被禁 日告上 WTO〉，聯合報，5/22，A17。

雷光涵，2016a，〈岸信夫：期待台解除日食品管制〉，聯合報，1/19，A5。

雷光涵，2016b，〈沒等蔡發布 謝長廷「承認」接駐日代表〉，聯合報，4/28，
A4。



雷光涵、陳雨鑫，2016，〈日媒指福島食品將解禁 我食藥署否認〉，聯合報，5/24，A2。

雷光涵等，2015，〈日 4 幅災區產品下周解禁〉，聯合報，7/22，A1。

廖雅欣等，2016，〈核食風暴席捲地方 藍抵制綠保守〉，聯合報，11/19，B1。

管嫫媛，2016，〈風暴來襲 政院：沒有開放時間表〉，聯合晚報，12/11，A2。

管嫫媛、雷光涵，2016，〈總統怒：補開公聽會〉，聯合晚報，11/15，A1。

管嫫媛、鄭宏斌，2016，〈政院加碼公聽會網路直播〉，聯合晚報，11/16，A3。

劉力仁，2012，〈衛署提高食品中銨容許值 12 公民團體批危害國人健康〉，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681171>，2022/08/03。

劉宛琳，2022，〈趙少康：先找黨團、縣市長討論〉，聯合報，1/17，A2。

劉宛琳、周志豪，2016，〈「我的小孩不能吃核食」抗爭擴大〉，聯合報，11/19，A4。

蔡佩芳、羅印冲，2018，〈台禁核食 日擬告上 WTO〉，聯合報，11/30，A2。

蔡孟妤，2016，〈禁日核災食品 藍議會黨團提案〉，聯合報，11/16，B2。

蔡孟妤、蔡容喬，2016，〈反核食連署 首日 高 6340 人、澎 1257 人〉，聯合報，12/5，B2。

蔡昀容，2022，〈福食進校園午餐？業者：太貴划不來〉，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500085>，2023/7/25。



蔡晉宇，2019，〈山藥、溫州蜜柑、清酒降稅〉，聯合報，7/4，A11。

蔡晉宇、侯俐安，2021，〈台日談福食 挺台加入 CPTPP〉，聯合報，12/25，A4。

蔡晉宇等，2022a，〈福食解禁箭在弦上 最快明宣布〉，聯合報，1/26，A4。

蔡晉宇等，2022b，〈政院抽掉報告案 福食年前闖關難〉，聯合報，1/27，A4。

蔣繼平等，2016，〈沖之鳥礁捕魚 日扣押我人船〉，聯合報，4/26，A1。

鄧桂芬，2015，〈日產品輸台 須附官方產地證明〉，聯合報，4/14，A1。

鄧桂芬，2016a，〈日核災食品逐步解禁〉，聯合報，5/30，A1。

鄧桂芬，2016b，〈加國牛肉 今起解禁〉，聯合報，7/8，A8。

鄧桂芬、胡宥心，2016，〈我將組團赴日核災區〉，聯合報，6/22，A2。

鄧桂芬、陳雨鑫，2015，〈日食品須附產地證明 草案躺半年…〉，聯合報，3/26，

A3。

鄧桂芬等，2015，〈日輻射區食品輸台 增 15 商品〉，聯合報，3/31，A6。

鄭宏斌，2016a，〈就怕糾紛 日本展不進「核食」〉，聯合報，11/18，B2。

鄭宏斌，2016b，〈核食 沒有特別急迫感〉，聯合晚報，12/31，A3。

鄭煒、李承穎，2022，〈反核食不反福食拚解禁 藍將抗爭〉，聯合報，1/24，A4。

鄭煒、林敬殷，2016，〈台日經貿會議 日主動提食品輸台解禁〉，聯合報，11/30，

A4。

鄭煒、黃國樑，2018，〈公投案要聽證 中選會遭質疑〉，聯合報，4/1，A4。

鄭煒等，2022，〈福食若進來 藍：不排除任何抗爭〉，聯合報，1/18，A5。



鄭鴻達，2019，〈布局 CPTPP 15 農漁產品降關稅〉，經濟日報，5/3，B4。

鄭鴻達等，2021a，〈總統：希望經濟環保能雙贏〉，經濟日報，12/19，A1。

鄭鴻達等，2021b，〈我遞件申請加入 CPTPP〉，經濟日報，9/23，A4。

魯永明，2016，〈老牌南榮商號 力挺擋核食〉，聯合報，11/17，B3。

蕭照平、林敬殷，2015，〈台日食品角力 朝野小心翼翼〉，聯合晚報，4/26，
A2。

賴佩璇，2018，〈法官斥中選會視法律無物〉，聯合報，11/17，A2。

賴佩璇、鄧桂芬，2016a，〈提供假資訊？環團告林奏延〉，聯合報，11/15，A2。

賴佩璇、鄧桂芬，2016b，〈環團再告林奏延 涉偽造文書〉，聯合晚報，11/28，
B7。

賴昭穎，2011，〈日清酒抽驗 日菸擬跟進〉，聯合報，3/18，A6。

羅真，2016，〈解禁日核災區食品換漁權？ 林奏延：不會〉，聯合晚報，11/2，
A6。

羅添斌，2016，〈政院下午舉辦日本食品輸台座談會 全程網路直播〉，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894359>，2022/9/21。

羅添斌等，2016，〈日本食品輸台公聽會 台北高雄華視各辦 1 場〉，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054447>，2022/9/21。

五、網路資訊



BBC, 2023, 〈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海箭在弦上亞洲鄰居反應激烈「不僅是經濟問題，還生死攸關」〉,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65963585>, 2023/7/20。

JICE. 2015. “JENESYS2015 台灣 大學生・大学院生第1陣/防災・食の安全” in <https://www.jice.org/exchange/report/2015/10/jene15-taiwan1.html>. Latest update 12 October 2022.

JICE. 2016a. “JENESYS2015 台灣 大學生・大学院生/日本研究” in <https://www.jice.org/exchange/report/2016/03/je15taiwan2.html>. Latest update 12 October 2022.

JICE. 2016b. “JENESYS2015 台灣 社會人/メディア” in <https://www.jice.org/exchange/report/2016/04/je15taiwan3.html>. Latest update 12 October 2022.

JICE. 2017a. “JENESYS2016(經濟) 台灣 第4陣/社會人” in <https://www.jice.org/exchange/report/2017/02/je16taiwan4.html>. Latest update 12 October 2022.

JICE. 2017b. “JENESYS2017 台灣 第1陣 / 日本研究(日本の「食」に係る取り組み)” in <https://www.jice.org/exchange/report/2017/10/je17tai1.html>. Latest update 12 October 2022.

JICE. 2019a. “JENESYS2018 台灣招へい事業 台灣第2陣～東北の魅力発信～” in <https://www.jice.org/exchange/report/2019/04/jenesys2018->



2201882792.html. Latest update 12 October 2022.

JICE. 2019b. “JENESYS2018 台灣招へい事業 台灣第 6 陣～日本の政治、経済、文化等に関する理解の促進～” in

<https://www.jice.org/exchange/report/2019/06/jenesys2018-62019317323.html>. Latest update 12 October 2022.

JICE. 2019c. “JENESYS2019 台灣招へい第 2 陣の記録 テーマ：東北の食の魅力発信” in

<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taipei/2022/0826/JENESYS2019.pdf>. Latest update 12 October 2022.

KUNA. 2011. “Canada lifts all restrictions on Japanese foods as radiation fears eased” in

<https://www.kuna.net.kw/ArticleDetails.aspx?id=2174045&language=en>. La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2.

MAFF. 2022. “List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at have lifted import measures on Japanese food imposed after the TEPCO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in

https://www.maff.go.jp/j/export/e_shoumei/pdf/hukushima_kakukokukensa-t3.pdf La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2.

nippon.com ， 2014 ，〈「和食」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https://www.nippon.com/hk/behind/100052/> ， 2022/08/17 。

TVBS ， 2022 ， 福島食品進口解禁民眾態度大轉變 贊成增 31%近半數同

意， <https://news.tvbs.com.tw/life/1715095> ， 2023/2/1 。

WTO. 2015a. “ID 468: Additional Labelling Standard of Prefecture of Origin for Foods from Japan” in

<https://eping.wto.org/en/TradeConcerns/details?imsId=468&domainId=TBT>.

La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2.

WTO. 2015b. “STC number 359: Strengthened import restrictions on food and feeds products with regard to radionuclides” in

<https://eping.wto.org/en/TradeConcerns/details?imsId=359&domainId=SPS>.

Las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2.

WTO. 2017a. “STC number: 354 Import restric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Japanese 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in

<https://eping.wto.org/en/TradeConcerns/details?imsId=354&domainId=SPS>.

Las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2.

WTO. 2017b. “STC number: 387 Strengthened import restrictions on food and feeds products with regard to radionuclides” in

<https://eping.wto.org/en/TradeConcerns/details?imsId=387&domainId=SPS>.

Las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2.

WTO. 2021. “Dispute settlement activity — some figures” in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tats_e.htm. Latest update 20 July 2021.

WTO. 2023. “Regular work at the WTO helps members ease trade tensions” in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ps_e/sps_e.htm. Latest update 3 February 2023.

中選會，2022a，「公民投票」，



<https://db.cec.gov.tw/Referendum?type=National>，2022/10/1。

中選會，2022b，「2016 - 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ElecProfiles?dataType=profiles&typeId=ELC&subjectId=P0&legisId=00&themeId=61b4dda0ebac3332203ef3729a9a0ada&dataLevel=N&prvCode=00&cityCode=000&areaCode=00&deptCode=000&liCode=0000>，2022/10/1。

中選會，2022c，「全國性公民投票第 9 案得票明細」，

<https://db.cec.gov.tw/Referendum/National/RefTickets?dataType=tickets&caseType=N&themeId=dd26b3bbef13b5aa788c6cd99ddd0377&dataLevel=N&prvCode=00&cityCode=000&areaCode=00&deptCode=000&liCode=0000>，2022/10/1。

中選會，2022d，「縣市長選舉結果視覺化」，

<https://db.cec.gov.tw/Visual?type=CountyMayor>，2022/12/15。

日本交協，2019，「2018 年度台灣民眾對日本觀感之研究」，

<https://www.koryu.or.jp/tw/business/poll/>，2021/8/17。

日本交協，2021a，〈【JENESYS 報告】日本東北的現在～線上訪問團總結〉，

<https://www.koryu.or.jp/tw/news/?itemid=2461&dispmid=4266>，2022/10/25。

日本交協，2021b，〈【JENESYS 報告】線上日本農水產業考察團〉，

<https://www.koryu.or.jp/tw/news/?itemid=2663&dispmid=4266>，2022/10/25。



日本交協，2022a，「日本食品的安全性」，

<https://www.koryu.or.jp/tw/publications/foodsafety/>，2022/8/19。

日本交協，2022b，「青少年交流活動“JENESYS2.0”」，

<https://www.koryu.or.jp/tw/business/young/jenesys/>，2022/10/10。

日本交協，2022c，〈【JENESYS 事業】舉辦了 JENESYS2019「福島魅力傳達團」同學會〉，

<https://www.koryu.or.jp/tw/news/?itemid=3011&dispmid=4266>，

2022/10/25。

日本交協，2022d，〈泉代表訪問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江啟臣立委〉，

<https://www.koryu.or.jp/tw/about/taipei/chief-representative/izumi/activity-report/20200313/>，2022/12/15。

日本交協，2023a，「台灣民眾對日本觀感民意調查」，

<https://www.koryu.or.jp/tw/business/poll/>，2023/3/13。

日本交協，2023b，「歐盟自 10 月 10 日起放寬日本食品輸入管制」，

[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nihonshokuhinn/20210929/歐盟自 10 月 10 日起放寬日本食品輸入管制.pdf](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nihonshokuhinn/20210929/歐盟自10月10日起放寬日本食品輸入管制.pdf)，2023/4/4。

日本交協，2023c，「美國自 9 月 22 日起解除日本食品輸入管制」，

[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nihonshokuhinn/20210929/美國自 9 月 22 日起解除日本食品輸入管制.pdf](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nihonshokuhinn/20210929/美國自9月22日起解除日本食品輸入管制.pdf)，2023/4/4。

日本交協，2023d，台北事務所管轄區域，

<https://www.koryu.or.jp/tw/about/taipei/jurisdiction/>，2023/4/22。



日本交協，2023e，〈31 位台灣大學生赴日本東北了解重建現狀及食品安全 (JENESYS)〉，

<https://www.koryu.or.jp/tw/news/?itemid=3250&dispmid=4266>，
2023/7/11。

日本駐華大使館，2021，「日本产食品的安全性」，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00_000328_00001.html，2021/7/27。

日本駐韓大使館，2021，官方網站首頁，https://www.kr.emb-japan.go.jp/itprtop_ja/index.html，2021/8/19。

日經新聞，2012，〈環境省・福島県、「除染情報プラザ」設置〉，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DG2004Z_Q2A120C1CR8000/，
2022/10/12。

台大日本研究中心，2021，「JENESYS 2020/2021 線上日本東北訪問團招募要項」，http://cjs.ntu.edu.tw/news_20210807.html，2022/10/11。

台師大國際事務處，2012，「2013 日本交協『日臺青少年交流訪日團（日本研究）』5/24 截止報名」，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ia2/news_common_content.jsp?sno1=...&sno2=2014091208&sno=2013050801，2022/10/11。

台灣民意基金會，2022a，台灣人對於開放日本福島暨周邊四縣市產品的態度（2022 年 1 月 25 日），<https://www.tpof.org/台灣政治/公共政策/台灣人對於開放日本福島暨周邊四縣市產品的態度> 2/，2023/2/1。

台灣民意基金會，2022b，國人對蔡政府開放日本福島食品的態度（2022 年

2 月 22 日)，<https://www.tpof.org/台灣政治/公共政策/國人對蔡政府開放>

日本福島食品的態度（2022 年 2 月 22 日/，2023/2/1。

台灣藍鵲茶，2018，〈從自己的土地中站起來！——「福島，元氣？」台灣

藍鵲茶〉，nippon.com，

<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4911/?pnum=2>，2022/11/07。

外交部，2021，「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沿革」，

<https://subsite.mofa.gov.tw/aeacp.aspx?n=A22859B204186560>，

2022/10/1。

外交部，2023，「國會外交活動」，

https://multilingual.mofa.gov.tw/web/web_UTF-

[8/almanac/almanac2006/html/08-5.htm](https://multilingual.mofa.gov.tw/web/web_UTF-8/almanac/almanac2006/html/08-5.htm)，2023/3/8。

外務省，2012，「21 世紀東アジア青少年大交流計画」，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enesys/>，2022/10/11。

外務省，2022a，「外交政策」，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index.html>，2022/10/10。

外務省，2022b，「対日理解促進交流プログラム」，

https://www.mofa.go.jp/mofaj/p_pd/ep/page23_001476.html，2022/10/11。

外務省，2022c，「JENESYS2.0」，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page3_000069.html，2022/10/10。

全農，2022，〈農産物直売所「愛情館」〉，

<https://www.zennoh.or.jp/shop/detail/aijokan.html>，2022/10/12。



地域活性化センター，2022，〈2021 年度 自治体アンテナショップ実態調査報告〉，

<https://www.jcrd.jp/pressrelease/0226bfb196fdd20c05c41de526cbc1ff3c39059e.pdf>，2022/10/12。

行政院，2022，「調整日本食品輸入管制措施 以「三原則、三配套」為國人健康嚴格把關」，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68064f10-79d6-434a-81f1-3800543a8f60>，2022/12/15。

李莉，2013，〈日本福島核電站再瀉高濃度輻射污水〉，BBC 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10/131003_japan_nuclear_leak，2022/08/03。

沼田幹夫，2018a，「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沼田幹夫代表就日本食品進口台灣相關管制措施之公民投票表達意見」，

<https://www.koryu.or.jp/tw/news/?itemid=846&dispmid=4266>，2022/10/1。

沼田幹夫，2018b，「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沼田幹夫代表就日本食品進口台灣相關管制措施之公民投票表達意見」，

<https://www.koryu.or.jp/tw/news/?itemid=892&dispmid=4266>，2022/10/1。

前進團，2020，「何謂福島前進 2020」，<https://popup-fukushima.com/about/>，

2022/3/20。

前進團，2021，「何謂福島前進 2021」，<https://popup->

fukushima.com/about2021/，2022/3/20。



相馬雙葉漁業協會，2022，〈相馬双葉漁協とは〉，<https://www.soso-gyokyo.jp/about>，2022/10/12。

風尚旅行，2018，〈全力款待來福島旅遊的每一位！——「福島，元氣？」

風尚旅行〉，nippon.com，

<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4912/?pnum=3>，2022/11/07。

食安辦，2022，「成立背景」，<https://www.ey.gov.tw/ofs/A9B407C44318176>，

2022/10/1。

食藥署，2016，「日本特定地區食品解禁輸台及輻射檢驗交流座談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yOCS35UOM>，2022/10/1。

食藥署，2016，「跨部會赴日實地考察報告」，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9808>，2022/10/1。

栖來光，2018，〈臺灣是面映照出日本的鏡子——思索臺灣「核食」進口問

題〉，nippon.com，<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4905/?pnum=2>，

2022/1/3。

郭永興，2018，〈日本政府無作為的責任：謠言與「風評被害」在臺灣〉，

nippon.com，<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4913/?pnum=2>，

2022/1/3。

野島剛，2018a，〈繼續向臺灣傳遞以科學得證的福島和其食品的安全訊息——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代表・沼田幹夫〉，nippon.com，

<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4916/?pnum=1>，2022/08/17。

野島剛，2018b，〈福島資訊最新懶人包：日本臺灣交流協會「日本食品與放射性物質（所謂“核食”）的真相」〉，nippon.com，

<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4921/>，2022/11/07。

野島剛，2018c，〈用自己的眼睛確認，用客觀的角度陳述〉，nippon.com，

<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4902/?pnum=2>，2022/11/07。

野島剛，2018d，〈由民間各領域專家來報導，透過展覽誘發個人去思索複雜的災後問題〉，nippon.com，

<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4902/?pnum=3>，2022/11/07。

野島剛，2018e，〈親眼目睹從新認識「福島」——專訪「福島，元氣？」

（福島，你好嗎？）策展人・陳昱築〉，nippon.com，

<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4902/?pnum=1>，2022/11/07。

陳文姿，2016，〈日核災區食品解禁對策空心 民批：邊境查驗、本土研究、社會溝通不足〉，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201357>，2022/09/21。

復興廳，2021，「Fukushima Updates」，https://fukushima-updates.reconstruction.go.jp/zh_hant/，2022/9/2。

黃宜稜，2016，〈日本食品輸台吵什麼？歷年事件讓你一次掌握〉，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5452/fullpage>，2022/08/03。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2014，「新境界文教基金會第九屆董事名單」，

<https://www.dppnff.tw/article.php?id=999>，2022/10/1。



楊文山，2014，「2014 年第二次社會意向調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https://efenci.srda.sinica.edu.tw/webview/index.jsp?object=https://efenci.srda.sinica.edu.tw:80/obj/fStudy/C00304>，2021/7/28。

楊文山，2017，「2017 年第一次社會意向調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https://efenci.srda.sinica.edu.tw/webview/index.jsp?object=https://efenci.srda.sinica.edu.tw:80/obj/fStudy/C00330>，2021/7/28。

楊文山，2017，「2017 年第二次社會意向調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https://efenci.srda.sinica.edu.tw/webview/index.jsp?object=https://efenci.srda.sinica.edu.tw:80/obj/fStudy/C00336>，2021/7/28。

農水省，2022，List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at have lifted import measures on Japanese food imposed after the TEPCO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https://www.maff.go.jp/j/export/e_shoumei/pdf/hukushima_kakukokukensatt3.pdf，2022/10/12。

農水省，2023，農林水産物・食品の輸出に関する統計情報，
https://www.maff.go.jp/j/shokusan/export/e_info/zisseki.html，2023/3/8。

福島元氣，2017a，〈福島完整紀錄片，正式曝光！〉，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22056375002576&ref=sharing>，
2022/11/07。

福島元氣，2017b，〈福島，元氣？ 再次感謝各位的參與〉，

<https://www.facebook.com/thefukushimaproject/posts/pfbid06HVHX6giVDmV8fl7RiHhXkWJuWhheo8YUzu1WKbgWjes5Q4ZngCbTyicoH4RpJkkl>，

2022/11/07。



福島元氣，2017c，〈台灣首次集結六組社會創新組織，深入探訪福島！〉，

<https://www.facebook.com/thefukushimaproject/videos/214430872431793/>，

2022/11/07。

福島元氣，2018，〈1/20 L-inStyle 風尚旅行 | 分享會第二場 @汨 米食堂〉，

<https://www.facebook.com/thefukushimaproject/posts/pfbid0KJMCuB43Dcku3QGeyU9yJY7i6AcUG6vGcK2LiYTW6o7KRKcEbtAayCampJeQtVu9l>，

2022/11/07。

福島民報，2017，〈欧米よりアジアで「不安」 国内外風評調査 最多は台湾 81%県産食品〉，

https://www.minpo.jp/pub/topics/jishin2011/2017/12/post_15616.html，

2023/7/24。

衛福部，2012a，衛生署停止「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標準」草案之修正程序，<https://www.mohw.gov.tw/fp-3159-23911-1.html>，

2022/10/1。

衛福部，2012b，衛生署預告「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標準」修正草案將持續徵詢各界意見，[https://www.mohw.gov.tw/cp-3159-](https://www.mohw.gov.tw/cp-3159-24221-1.html)

[24221-1.html](https://www.mohw.gov.tw/cp-3159-24221-1.html)，2022/10/1。

衛福部，2022，日本食品管理工作專區風險評估及實地考察，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9808>，2023/3/29。

鄧寧、陳前康，2015，〈安倍新三箭迎戰 TPP 農民還是能賺到錢〉，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510220017>

/，2022/03/16。

環境省，2022，〈環境再生プラザ 名称とシンボルマークについて〉，

<http://josen.env.go.jp/plaza/about/symbolmark.html>，2022/10/12。



附錄



附錄一 日本食品輸台議題大事紀

時間	事件
2011.03.11	東日本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嘯使福島第一核電廠多種設備嚴重毀損，導致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洩，是謂「福島核事故」。
2011.03.25	台灣開始全面禁止日本福島縣及其周邊的茨城縣、櫛木縣、群馬縣、千葉縣共五縣產製的食品輸入，對於福島五縣以外地區的日本輸台食品，則針對八大類（生鮮冷藏蔬果、冷凍蔬果、活生鮮冷藏水產品、冷凍水產品、乳製品、嬰幼兒食品、礦泉水或飲水、海草類）實施逐批查驗。
2011.03.31	日本派駐世貿組織代表呼籲其他國家撤銷對日本食品的進口管制。
2013.06	日本首度於 WTO 依據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案號 354）。
2013.07.22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坦承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污水正在外洩至太平洋，雖然日本政府事後在反應堆外建築凍土壁以為因應，但仍數度傳出核污水洩漏事件。
2013.09.07	韓國政府因應福島核電廠核污水外洩，將針對福島等八縣周邊水產品的進口管制，從禁止 50 種改為全面禁止。
2013.11.27	台灣立法院全體委員會議決議：「衛福部應要求日本水產品、茶葉類、肉品、嬰兒食品、乳製品及加工食品等，若達一定數量，在輸入時應逐批檢附日本官方出具之輻射檢測報告與產地證明。」

2014.09.05	台灣接連爆出「黑心油」事件，再度引起台灣社會對食品安全議題的高度關注，並殃及日本進口食品。
2014.09.29	日本農水省官員拜會台灣立法院，遊說開放福島五縣食品輸入至台灣。
2014.10.28	台灣食藥署預告將於隔年開始，加強要求茶類製品、糖果、餅乾、穀類調製品等食品，未來需檢附日本官方產地證明、輻射檢測報告，才能申報查驗。
2015.02	傳言台灣政府已與日方擬定一份食品安全協議草案，預計放寬福島五縣食品輸台。
2015.03.25	日本再度於 WTO 依據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案號 387）。
2015.03.25	台灣爆出多起進口商以改標方式違規輸入福島五縣食品事件。
2015.04.08	台灣時任立法院長王金平，率團訪問日本並參訪千葉縣放射性物質檢查設施。
2015.04.13	台灣食藥署訂出公告，將正式實施「雙證件」措施：福島五縣以外的所有日本進口食品需檢附細至都道府縣的官方產地證明，而特定地區之特定食品需再附上輻射檢測證明。
2015.04.17	農水省官員櫻庭英悅訪台，向台灣當局表示台日能合作調查、嚴懲偽造產地中文標示的業者，並要求台灣取消新規範，提出制定新規範的科學風險評估報告。
2015.04.29	時任日相安倍晉三任命其心腹萩生田光一，隨岸信夫率領的國會議員團訪台，說服台灣時任總統馬英九取消升級管制。
2015.05.15	台灣政府進一步要求自福島五縣以外輸入的日本食品進口時須一律檢附產地證明，特定地區之特定食品須再附上輻射檢測證明。

2015.05.21	日本政府指，韓國禁止日本東北、關東八縣水產品進口，違反 WTO 協議，已向 WTO 要求爭端解決，進入雙邊諮商程序。
2015.06.17	日本於 WTO 依據 TBT 協定對台提起 STC（案號 468）。
2015.07	日本第三度於 WTO 依據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案號 387）。
2015.07.22	報導指出，台灣與日本已達成共識，將在 7 月底解除對福島以外四個縣（茨城縣、櫛木縣、群馬縣、千葉縣）食品的進口管制，但台灣食藥署強調未有時間表。
2015.08.31	在 JENESYS 計畫下，台灣多名學生赴日，在東京聽取農水省官員關於日本食品安全性的講座，並且前往福島縣，透過寄宿家庭與當地民眾交流。
2015.10.06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進行為期四天的訪日行程，拜會日本民主黨與自民黨。
2015.10	日本第四度於 WTO 依據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案號 387）。
2016.01.16	台灣舉行中央層級選舉，由民進黨籍候選人當選總統，並取得國會多數席次。
2016.01.17	甫當選台灣總統的蔡英文與日本交協會長大橋光夫、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代表昭田幹夫會面。
2016.01.18	台灣食藥署修正「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標準」，比照日本採取國際最嚴格標準，將銻等輻射值上限大幅降低，並透過世衛組織知會日本。
2016.03	日本第五度於 WTO 依據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案號 387）。
2016.03.21	福島五縣的地方官員針對食品進口議題專程來台拜會民進黨。
2016.05.23	日媒報導，台灣對於福島五縣食品的進口管制可望在同年 7 月以前大幅放寬，但食藥署否認。

2016.06	日本第六度於 WTO 依據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 (案號 387)。
2016.07.13	在台灣，國民黨立委，鑑於食藥署開放加拿大牛肉進口的程序不嚴謹，決議「日核災區食品開放與否，衛福部須赴日勘查，向立院提出專案報告。」
2016.08.21	台灣政府由外交部、經濟部、衛福部、農委會、原能會、以及兩位專家共同組成跨部會團體，實地考察福島五縣。
2016.10	日本第七度於 WTO 依據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 (案號 387)。
2016.10	台灣傳出，台日雙方就福島農產品解禁已有初步共識，宣布時間或落在 11 月，正式開放則可能在 2017 年初，但食藥署依舊表示「沒有開放時間表」。
2016.10.31	台日舉行首次「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傳言台方在會中承受不少日方關於解禁福島等地食品管制的壓力。
2016.11.07	台灣時任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表示，對福島以外四個縣（茨城縣、櫛木縣、群馬縣、千葉縣）食品的進口管制將由「地區管制」改成「風險管制」，並分為兩階段實施。
2016.11.07	台灣傳出，將在 11 月 10 日開放核災區食品輸台，以為即將登場的「台日經貿會議」和「亞太經合會」做準備，府方否認此消息，但表達朝解禁方向規劃政策的態度。
2016.11.12	針對日本食品開放進口，台灣政府 11 月 12 至 14 日在全台各地共舉辦 10 場公聽會，但因會上爆發衝突，多無法順利完成。
2016.11.13	在台灣，時任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表示，國民黨絕不輕易讓核災食品輸入台灣，將全力對抗執政黨的「媚日」行為。
2016.11.14	台灣時任行政院院長林全受訪時首度坦言，日方長年關切食品輸台議題，台灣需依國際標準有條件開放日本食品進口管制。



	同時，台灣總統蔡英文亦指示加開公聽會。
2016.11.15	台灣民進黨籍立委，以在野黨無故新增討論日本食品進口的議程為由，拒絕出席預定的黨團協商會議。
2016.11.16	在台灣，民進黨執政十三縣市發出聯合聲明，表示與中央一致堅持「四項禁止原則」。
2016.11.18	台灣時任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在由國民黨於立法院舉行的「強烈反對日本輻災食品進口」公聽會上，表示食安問題是國民黨堅決反對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的原因。
2016.11.22	台灣食安辦召開「日本特定地區食品解禁輸台及輻射檢驗交流座談會」，邀集多個公民團體與衛福部、農委會、原能會就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但當時場外有抗議民眾。
2016.11.22	台灣民間團體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組成調查團，前往日本千葉縣與福島縣檢測輻射值，指出當地土壤仍殘留高濃度銫污染。
2016.11.29	在台日經貿會議上，日本交協會長大橋光夫和日方的農醫組都對食品輸台問題表達關切，儘管台方本無意多做討論。
2016.12.03	在台灣，時任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以及前衛生署長楊志良以個人名義，聯手消基會等民間團體，開始發起「反核食公投」提案連署。
2016.12.09	台灣民間團體主婦聯盟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宣布將組團赴日，拜會當地民間長期監測核災食品的團體、農民、檢驗機構。
2016.12.11	在台灣，知名連鎖餐飲品牌的內附醬料爆出來自茨城縣，食藥署宣布將要求未來的報驗申請書填妥各項內容物的產地。
2016.12.11	台灣時任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表示尊重人民行使公投權利，並強調政府對開放日本非福島食品進口沒有時間表。

2016.12.16	台灣時任行政院長林全正式宣布，考量政府食安管理仍未取得民眾信任，將暫緩對日本核災區食品的解禁政策。
2016.12.25	台灣政府舉行第二波公聽會的首個場次，但由於在野黨號召民眾前往抗議，當日場面混亂，後改以座談會形式進行。
2016.12.31	台灣總統蔡英文回覆日媒提問時明確表示，不急於開放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
2017.03	日本第八度於 WTO 依據 SPS 協定對台提起 STC (案號 387)，此次亦是日本目前為止最後一次對台提起 STC。
2017.08.21	台灣跨領域民間團體組成的「福島，元氣？」團隊，親赴福島掌握當地的實際情況，期間受到日本復興廳、農水省東北農政局、福島縣廳、南相馬市役所等官方機構的協助。
2018.02.23	WTO 公布韓國限制日本福島食品進口和要求額外檢驗日本海產的一審仲裁結果，認為南韓初期舉措合理，但維持至今則變相形成貿易壁壘。
2018.02.27	在台灣，時任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下令全黨動員推動「反核食公投」。
2018.05.29	台灣中選會雖未達成一致性意見，但仍依據合憲性推定解釋原則，審議通過「反核食」公投案，該案正式進入第二階段連署。
2018.07.24	時任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代表沼田幹夫表示，國民黨發起「反核食公投」連署，是將日本食品輸台議題當作政治問題處理，有害日台關係。
2018.09	日本交協在其官網上，登載一份名為「日本食品與放射性物質的真相」的檔案。
2018.10.09	在台灣，「反核食」公投案達到連署門檻，正式成案。



2018.10.09	時任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代表沼田幹夫再度表明，台灣的「反核食公投」是將食品進口討論當作政爭工具。
2018.11.24	「反核食公投」投票結果以同意票佔壓倒性多數而通過。
2019.04.02	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沼田代表訪問新竹縣、苗栗縣縣長。
2019.04.11	WTO 公布日韓福食進口管制爭議之上訴審查結果，一審認定韓國違反 SPS 協定之主要裁決，在上訴審查多被撤銷。
2019.04.15	沼田代表訪問台中市市長。
2019.04.25	沼田代表展開為期兩天訪問宜蘭縣、花蓮縣、以及新北市地方首長的行程。
2019.05.22	沼田代表訪問南投縣縣長。
2019.05.29	沼田代表訪問金門縣縣長。
2019.08.25	在 JENESYS 計畫下，日方安排台灣的黨政人士走訪千葉農林中心，並在東京與日本國會議員秘書、自民黨黨員等各界人士交流，最後參觀福島、茨城及群馬的特產直銷商店。
2020.01.11	台灣舉行中央層級選舉，民進黨籍候選人蔡英文成功連任總統，國會多數仍由民進黨掌握。
2020.02	日本交協委託台灣的旅日網紅實地拍攝並上傳影片。
2020.02.04	日本交協台北事務所泉代表訪問新北市市長。
2020.03	日本交協在其官網「日本食品安全性」頁面上，開始陸續刊登多項圖文資訊。
2020.03.13	泉代表訪問當時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江啟臣。
2020.08.28	台灣總統蔡英文宣布，將依據國際標準，訂定進口豬肉萊克多巴胺安全容許值，並放寬 30 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



2020.11.16	在日本經產省資助下，民間團體「福島前進團」展開參訪福島並對外更新福島現況的計畫。
2021.03.04	日本復興廳架設的「Fukushima Updates」網站上線。
2021.09.22	台灣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2021.10.25	在日本經產省資助下，「福島前進團」第二年度展開參訪福島並對外更新福島現況的計畫。
2021.12.18	台灣舉行題目為「你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進口含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等乙型受體素）豬隻之肉品、內臟及其相關產製品？」之公民投票（俗稱「反萊豬公投」），投票結果以不同意票佔多數而未通過。
2022.01	日本交協再度委託台灣的旅日網紅實地拍攝並上傳影片。
2022.02.08	台灣政府預告，對於福島五縣食品的進口管制，將從針對特定地區的全面禁止，改為針對特定品項的部分禁止。
2022.02.21	台灣正式大幅放寬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管制。

附錄二 受訪者同意書



您好，我是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的學生梁豐綺，目前是郭銘傑助理教授的指導學生。教授與我正在進行一項研究計畫，該計畫旨在探究日本政府在食品輸台議題下推行的「公眾外交」。為了研究需求，期望能了解您在相關過程中的實務經驗。在此誠懇地希望您能撥冗約一小時的時間，接受本研究的訪談邀約。

本研究將依循信中所附之訪談大綱進行，並謹守研究倫理，將受訪者的姓名，或可推測出身份之相關資料，在研究中以代號的方式匿名處理。為了進行後續研究的整理與分析，訪談將會全程錄音，然僅會公開與本研究相關之訪談內容，其餘資料全數保密，不做他用。

在訪談的過程中，若您有任何不願透露、或感到不愉快之處，可隨時反映或拒絕回答，並要求暫停錄音和中止訪談。若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謝謝。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郭銘傑 博士

研究生：梁豐綺

【簽章】

- 一、研究人員已向受訪者完整說明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性質、以及潛在風險。
- 二、受訪者經研究人員說明，完全知曉本研究之進行過程。在此，本人（受訪者）同意參與此計畫。

受訪者正楷簽名：

簽名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錄三 訪談大綱



一、「台灣政府方」版本

1. 請問日本食品輸台議題對於日本政府而言有何重要性？
2. 請問政府為何會在2016、2017年嘗試放寬對日本食品的進口管制？為何在2017年以後便不再積極推動開放日本食品進口？
3. 請問我國政府及日本政府是否有必要跟民眾進行風險溝通？若有，如何進行？可能面臨何種挑戰？
4. 請問您對日本政府目前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官網「日本食品安全性」的頁面、及「Fukushima Updates」的網站上所呈現的資訊有何看法？（請參見：<https://www.koryu.or.jp/tw/publications/foodsafety/> 及 https://fukushima-reconstruction.go.jp/zh_hant/）

二、「專家學者方」版本

5. 請問日本食品輸台議題對於日本政府而言有何重要性？
6. 請問日本政府經由世界貿易組織處理日本食品輸台議題，以及對於台日雙方在其中的互動有何感想？
7. 請問日本政府認為解決食品輸台問題時面臨最大的挑戰為何？
8. 請問日本政府目前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官網「日本食品安全性」的頁面、及「Fukushima Updates」的網站上所呈現的資訊，其用意為何？

三、「民間協力者方」版本

1. 請問日本政府為何會請託您進行協助？您接受日本政府請託時的考量為何？日本政府在請託您協助時，提供了何種指引？
2. 請問您在推廣有關日本食品安全性的資訊時，如何進行資訊上的篩選？您個人以及台灣觀眾有何感想？
3. 請問您對日本政府目前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官網「日本食品安全性」的頁面、及「Fukushima Updates」的網站上所呈現的資訊有何看法？

附錄四 訪談逐字稿

TG1 訪談筆記

訪談日期：2022.01.25



1. 根據您個人的觀察與研究，請問政府在 2016、2017 年研擬將日本福島五縣食品的進口管制由「地區管制」變更為「風險管制」的依據為何？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是否存在風險？
 - 任何東西都有危險性，說含量低不會對人體有傷害，只是目前還沒有證據，而應該保持懷疑，因為我們不清楚長期累積下來是不是真的沒有問題。輻射的半衰期很長，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而且當地產的食品有輻射的可能性就是比其他地區高。
 - 開放後的管理和配套也未必能落實，這樣一來開放進口就等同於是要承擔 unnecessary risk，不進來就沒有風險，因為即便風險低還是有可能會出問題，這是一個「概念性問題」。美牛美豬也是說沒有危害。
 - 日本在馬政府時期就一直用各種方式敦促開放，因為這樣的外交壓力，馬政府確實就有在思考要怎麼做。換句話說，這個問題不只攸關食安，還是一個政治外交問題。
 - 日本政府有派層級不高的厚生省人員，來台灣跟衛福部討論過。當時衛福部是基於專業和科學去談，提出了兩點要求：第一是要日方說明如何檢驗輻射含量，那台灣也要自己做；第二是台灣人民要有「知的權利」，所以日方要標示生產地。但就是在第二點上，台日雙方達不成共識，日方無法保證他們的業者不會隨便標示。
 - 國內風波當然有影響，這牽涉到政治。當初在野黨極力渲染這些議題，把執政黨貶抑得很低，例如胖達人的問題主要是廣告不實，不是全天然、有添加物而已，但這些添加物其實都是合法的。近來食安相關的報導較少，但一定還是有這類問題存在，只是蔡上台後有網軍在幫忙操作。
 - 食安問題是中性問題，應該理性看待，但正是因為這跟人民是切身相關，所以很好拿來炒作。
2. 根據您個人的觀察與研究，請問我國政府、及日本政府為處理福島五縣食品輸台問題，具體曾採取過何種作為？
 - 這些作為都比較隱密，但衛福部都是本於專業跟日方談。貿易自由化大家都要，但有一些限制是正常的，像馬政府開放美牛的時候也有限制。
 - 將酒類排除禁輸之列，跟當初財政部的決策有關。
3. 請問您對於日本政府目前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官網「日本食品的安全性」的頁面、及「Fukushima Updates」的網站上所呈現的資訊有何看法？

- 有根據，是事實，很難說有什麼不對，但要想日本在想什麼、要想幹嘛。因為日本食品進口量總體而言是有在上升，可以說已經彌補了福島五縣的量，所以經濟不是重點。日本主要應該是想擺脫輻射陰影，但這不容易在短期內解決。更何況，日本自己的民眾對於福食應該也是有疑慮，這在這些網站的 QA 裡沒有提到。
- 兩岸關係惡化，美日對台更加重要，所以這些作為（蔡政府於 2019 年降低清酒關稅）的背後是政治外交的考量，馬政府也有。壓力一直都在，所以要問的是：一，能不能抗壓？二，能換到什麼？

TG2 訪談逐字稿

訪談日期：2021.11.23

研究者：請問政府在 2016、2017 年考慮將福島五縣市食品的進口管制由「地區管制」變更為「風險管制」的科學依據為何？

TG2：原則上地區管制是五個縣市，經過幾年之後我們其實可以看到輻射塵分布的區域並不僅止於這五個縣市，有些縣市比較少，有些縣市的確是在管制區域，但是有些是沒有管制的區域裡面也有看到輻射塵，這跟當時的風向有關係，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在日本長期的監測裡面，我們其實可以看到檢出的產品，所謂的微量檢出，第一個就是要超標，超標就是行政管制上的標準，微量檢出超標的產品跟區域不限制在五縣市，其他的縣市裡面持續也有看到類似的情形。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傻傻地想像說：哇這五縣市要管，然後就把它給限制住了，然後就持續這樣地管制，其實不就傻傻不清楚的感覺嗎？那就是一種堅持，就是說反正我管了，我管過了，那就照這個來管沒有關係。這不就傻了嗎？當做一個科學性的評估跟了解，好像不應該只是面對這個東西。這邊可以給你看一張圖，2018、2020 年檢出超標的區域，紅框是五縣市，千葉跟栃木（檢出超標的紀錄）是空的，是沒有的，可是最多的在岩手縣，那不就是傻傻的嗎？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還有很多區域是檢出有超標的，或者是有檢出的。

研究者：為何在 2017 年以後便不再積極推動開放日本食品進口？

TG2：欸這我不知道耶，政府為什麼會有（不再積極推動的轉變），我覺得應該都是有些壓力的情形，甚至政治、外交上面的。但是我很清楚的是，在公投之後兩年是完全是沒有的，現在是公投已經三年了，所以 2018 年公投，所以 2017 年之後，當初也因為這件事情，所謂的地區管制，而做了一些公聽會，公聽會也有很大的社會衝突在裡面，或者不同人士的想法。但是我們以科學的根據來講，應該是在那裡，所以（政府將進口管制由「地區管制」變更為「風險管制」）這個方向是沒有錯的。所以 2017 後不再積極推動，這要問一下我們行政院。

研究者：所以 TG2 教授的觀察會覺得說，如果用切分點來講的話，應該就是公投還有公聽會舉辦失敗的這個背景嗎？

TG2：公聽會是不是失敗我不知道，但是是有衝突，有明顯的衝突，那個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就整體健康的風險來講，我們其實有算過，它（開放福島五縣市食品進口）可以增加的風險是 0.1%的一年可允許的輻射量，一年非背景游離輻射的暴露允許量大概是 1 毫西弗，它是 0.1%，千分之一。你可以看一下一些我過去的研究報告，0.001（毫西弗）左右，反正量很小就對了。

研究者：請問政府應如何跟民眾進行風險溝通？可能面臨何種阻礙？

TG2：我哪敢教政府～最重要的是，風險溝通用 3C 來溝通，第一個是 Care Communication，第二個是 Consensus Communication，第三個是 Crisis Critical Communication。Care Communication 其實要做食品安全教育，如何去達到共識，我們應該大家都知道說應該是怎麼樣評估出來的，它是科學評估，不會因為你評估我評估而有不一樣的結果，應該是一致的，只要大家都能夠用這樣子的評估當作依歸、依據，我想它的共識性更高，因為食安實在是太好操作了，零檢出、零風險最好，問題這世界沒有這樣的狀況，所以食品安全的教育是很重要的。Consensus 是針對共同議題那你覺得要怎麼樣，這件事情不同政黨裡面的論述是什麼，論述是在哪裡。Crisis 的話，就幾乎是很衝突性的，這個就是，緊急地我們要阻礙，要做這麼緊急的阻礙的 Crisis Critical Communication，一定有非常、非常、非常明顯大的利益上面的傷害、健康的損傷你需要做，所以 Critical Communication，瞬間就把它停掉跟民眾講說，我們現在不進口日本的產品，五縣市的先禁下來，那就是非常 critical 的 communication，沒有什麼溝通，我只是跟你講我停下來了，大概是像這樣。所以，面臨的阻礙，我看到大部分是來自於對於這些進口之後可能產生的風險，很多的人民團體裡面強調的是零，而忘記它潛在的實際上的健康損害，他沒有講這個。（這些人認為）我沒有必要去加，這是你那邊被你污染的來，我沒有進來就是零，有 0.1%我也不願意承擔。那 0.1%對於健康風險是多少，啊就很低呀！那很低，你為什麼不願意承擔？除非政府可以講得出來，或者是整體來講有很明顯的全民利益因為這樣（開放福島五縣市食品進口）而增加，這個利益揭露出來，而且民眾也都可以接受這種利益的時候，我們願意拿一點點 0.1%的增加，完全是可忽略不計的，所謂游離輻射造成的慢性的腫瘤、或是基因突變的風險，因為那個是本來就在理論上是不用理它。但民眾可以接受嗎？這個必須要（處理）的。因為我直說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所謂不同的 party，在面對這個議題裡面有很大的空間，但是只要是執政黨，他們的論述都是一樣的，只要他反對黨，論述也都一樣，就像我們這次公投議題一樣。

研究者：所以 TG2 教授的觀察會覺得說，其實政府就是有點換了位子換了腦袋這樣嗎？

TG2：你說換了位子換了腦袋，其實是面臨了相同的困境，或者是像說面對這樣子日本假如是食品開放等等的，面對的困境是一樣的，可能國與國之間的困境，進出口貿易的困境，或者 SPS 底下的跟覺得是可以開放，然後在其他的面向上得到平衡的、對等的，所有政府只要是主政的都是面對同樣的議題。



研究者：剛剛教授有強調到，人民他們的標準會有點在說他們想要零檢出，就是有跟沒有，只要有，他們就會擔心。可是教授也強調說，就算有，它危害的程度，機率上面是非常非常低，是嗎？

TG2：對。

研究者：那如果說是從這個方面來講，那個標準要怎麼去界定呢？

TG2：那是國際標準。我們台灣做很多公共議題上面都不管國際標準，都管自己爽快，開心就好。我們也可以當野蠻人，我們就不要嘛，對岸就比較野蠻，就是我就是不要，反正就是你不要跟我講理由。但是我想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強調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互惠的原則，思考的面向不會是只是單一的面向。

研究者：就您所知，請問「福島五縣市食品輸台議題」對日本政府而言有何重要性？

TG2：宣示的意義大於實質的意義。

研究者：宣示的意義？

TG2：宣示的意義是說，他們當初這個福島的意外，各國對它的管制，對它的食物上面的一些偏見，覺得它就是有輻射污染的食品，這樣子的觀點因為經過十年之後，事實證明它整個產地相關流通的產品、跟國外進出口別的國家所邊境檢驗的產品裡面，已經是遠遠低於 CODEX 的允許量。CODEX 的法規超高的。香港已經完全按照 CODEX 的標準，美國現在已經不用管這件事情。但是用科學地、理性地去看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其實不用花這麼多心力去管了。

研究者：日本政府在設法解決此問題時，面臨最大的挑戰為何？

TG2：啊就遇到台灣的鄉民呀，就這樣子～

研究者：「鄉民」怎麼說呢？

TG2：食品安全的管制其實有科學的標準，科學標準是自然科學說可以計量的、量化的。除了這個量化以外，其實叫作風險的感知，因為我很怕，所以我對那些完全拒絕。很高的感知之下，所以他的反應是很強的。

研究者：感知嗎？

TG2：風險的感知，**Risk Conception**。所以因為這個感知而產生一些負面的、拒絕的等等，非常非常強烈。所以這是屬於社會科學的，你們的研究領域的。自然科學裡面的量化，我們可以看出來它是 10 的負 8 次方，根本就致癌風險、基因變異的風險其實應該就要忽略的，就科學上去忽略的。但是在面對社會科學的面向裡面的風險感知的部分，我們的民眾就是鄉民，非常非常地有自己的主觀的意見、強烈的反應，來自於他對於風險的感知，尤其是游離輻射風險的感知。可是我們的民眾很奇怪咧，沒事就叫我們要加拍一張 X 光片，那一張下去就超過了吃了很多核食，這是很奇怪的。這個 **discrepancy** 是很大的，所以如何用社會科學的風險感知，所

調的食安的教育，讓他們有背景的了解，慢慢能夠突破、增進他們的可接受性。我想很大一部分也來自政治界的不同的政黨，在宣稱他們維護的民眾的利益、權益的時候，用比較情緒的字眼：我們堅決反對核食，那是游離輻射潛在污染的。我們是要讓有污染的進來嗎？當然是進沒有污染的，沒有污染的其實是來自於檢驗上面，政府也為了這件事情，做很多的檢驗，所以不斷努力地檢驗、篩檢。我覺得這件事情 go-tui-tui(？)，就是不用做這件事情。我們甚至有些言論說日本一定是把淘汰、沒有通過的東西銷往其他國家，但這些外銷廠商是拿磚頭砸自己的腳嗎？假如你是貿易商會做這種事情嗎？我會先把我自己先把關好，盡量能夠任何有風險的都不會出去呀。所以這個都不合邏輯的，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子地去思考這件事情，民眾沒這樣子思考。那被帶著風向走的時候就覺得：對，你看很危險。我想說奇怪，可是這很難溝通的。

研究者：所以它其實是食安問題有點被政治化，或是說有點沒有這麼理性，是嗎？

TG2：這你說的（笑），但我沒有否認。

研究者：請問您對於日本政府目前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官網「日本食品的安全性」的頁面、及「Fukushima Updates」的網站上所呈現的資訊有何看法？在日本交流協會官網的首頁上蠻顯目的位置，有個「日本食品安全性」，可以看到裡面充實了很多資料，可以看到日本政府、交流協會其實提供了很多資訊，希望讓台灣民眾可以多了解一些關於核食方面的問題，我們也可以看到它非常勤奮地、頻繁地在更新他們的資訊，像這個 new 的部分，我不同時間去看它的資訊都還蠻多的。

TG2：這是他們 major issue，要好好解釋的啊。

研究者：是。教授對於他們這樣的呈現，不只是協會的官網，還有 Fukushima Updates 的網頁，其實也非常有趣，它是復興廳去架設的，也是蠻新的網頁，在今年 2021 年的 3 月才正式公開，上面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資訊，然後它的頁面也非常地漂亮，從裡面看到會覺得：欸，日本好像想做些什麼。不知道教授看到這樣的資訊會有什麼想法嗎？

TG2：因為放在官方的網頁上嘛，其實它有些代表性。不至於是一個捏造的或者虛偽的，我覺得它是一個真實的，我願意選擇相信。但是對於一般民眾，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所以這樣是很難去破除的。但是有這樣子的網頁可以讓想要去瞭解的人，能有更多的資訊，我覺得是正面積極的，這是政府本來就應該要做的。

研究者：對，這個比較像是日本方面他們自己採取的一些措施。那如果相較之下，台灣政府有沒有相關的做法呢？

TG2：沒有。No News Is Good News, OK? 沒事，我們政府不必踩這個。因為我們是屬於被動的，我們不一定要積極的。

研究者：為什麼要被動呢？

TG2：開不開放是我們的，我們主動開放會造成社會的一些動盪跟不平衡等等，No News Is Good News。所有開放等等，都是來自於政治上面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或者各種方面的平衡，所以才會去揭露出來，否則 No News Is Good News。

研究者：因為我在看這些網站會覺得說它其實會想跟台灣國內的民眾做溝通，我自己的理解是這樣，我就想說台灣自己政府既然也會有這樣的想法，就是至少是緩步式地去做開放這件事情，那它在國內方面有什麼舉措嗎？

TG2：政府有針對一些因應的，用一些研究案的方式，能夠去用我們的專家、我們的學者，我們實際上去評估出來，而不是整個單方面日本的資訊，我們的資訊，我們去評估等等出來的結果，來回應它到底有多大的衝擊。我覺得政府是對評估那塊是很努力在做，但是並沒有很大地揭露，因為這個事情一直是衝突的。

研究者：衝突的面向是？

TG2：我說的衝突是，你跟反對黨、不同的反核食相關的人物裡面他們的主張，是不一樣的。因為這個是為了我們要知道它風險到底有多少，即使是在開放的時候我們面對多少風險，很負責任地跟民眾可以去講，說我們怎麼評估出來的。那這件事情假如目前看起來沒有很大的壓力，它就會存在那裡。這件事情你可以去看看全世界針對日本食物的管制，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管制，你看左邊那張圖（指交協官網文宣左半），其實就有一些些不同的國家管制的差異。相較之下，我們的管制似乎是不太合理的啊。就這部分的話，目前看起來政府整個的選擇是偏向：以不變應萬變。但我還是覺得，台灣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我們有責任去對於這件事情有一些些改變，去符合全世界的潮流、及對於國與國之間的平衡。

研究者：我也蠻好奇日本政府怎麼看台灣國內這樣的一個衝突？

TG2：giâ--khí-lâi～只是友好關係之下，可能或許還有一些些討論的空間。

研究者：還蠻有趣的，台灣跟日本所謂的傳統友誼，就是感覺以前，其實到現在也蠻要好的，一直捐疫苗嘛。那這個東西，他們好像在塑造形象方面，台灣不會討厭，甚至是喜歡日本的，可是在福島五縣市食品的問題上面，好像就沒有因此受到影響的感覺，這就還蠻有趣的。

TG2：我研究的報告，可能還沒有上，等出來的時候你再看一下吧。

研究者：好。其實我有拜讀過教授 108 年檢驗報告，最後面也是強調到資訊透明的部分，我的理解是，教授是主張可以讓人民至少知道他們買的產品的產地。

TG2：對，因為要回應民眾的擔心啊，這是必要的。

TS：訪談逐字稿

訪談日期：2022.04.29



研究者：第一個問題的話，就是想要從教授，因為是公衛專業嘛，我就蠻好奇，因為今（2022）年二月的時候福島五縣的食品開放了，應該說大幅地放寬（進口）條件，那這樣的開放進口是不是存在怎樣的風險，然後這樣的風險是怎樣的一個情況，或是說政府做的這些配套措施，包括雙證件、或是邊境的查驗，在實務上是不是會有一些落實上的問題？不知道教授有什麼想法嗎？

TS：

每一次政府都說我們是照國際標準，那麼是不是照國際標準呢？可能是，可是如果你看我的文章就知道，我們台灣啊，每一樣都照國際標準，不管是戴奧辛啊、重金屬啊、殺蟲劑啊，還有萊克多巴胺、萊豬啊，還有就是福島的這個食物，對不對？那每一樣都說達到國際標準，但是每一樣我們都有，聽懂我意思嗎？結果呢，你要知道台灣是幾乎所有國家裡面男女性的「生育力」，不是生育率喔，是生育的能力，英文叫 *fertility*，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如果你去查文獻，台灣的男性每一年他的精蟲減少 1%，已經很多年了，一直都沒有回過去。再來呢，就是我們的婦女同胞，到了差不多將近 30 歲，他的生殖能力就大幅下降。所以你去看國健署的資料，我們台灣的女性 33 歲以後的生殖能力，現在沒有講說結不結婚喔，就是他生殖的能力就下降。我們台灣人初婚的年齡，就是第一次結婚的年齡，是 30.2 歲，可是到 33 歲生育能力就開始急速下降。這不是我的資料，你自己去（看）國健署的資料。結果台灣每 7 對夫婦夫妻就有 1 對不孕症，這個是生殖能力。

你到這個台北補習最有名的忠孝西路一段的明明補習班，離明明補習班 50 公尺的地方就有很大的廣告跑馬燈，（寫著）捐精 8000 塊、捐卵 99000 塊。有人會問我說這合不合法？完全合法。為什麼？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捐精耶，因為它有很嚴格的標準。那捐卵更不用說了，你要祖宗十八代啊，過去有什麼疾病啊，還要檢查你的基因啊等等等，所以它是很折騰的喔。再來一點呢，剛剛講的是生育的能力，可是台灣又是全世界最不結婚的國家。請你猜一下喔，25 到 29 歲，你知道我們統計學上 25 到 29 歲，有幾年啦？

研究者：就是四五年，這樣嗎？

TS：5 年對，就是 5 年。25 到 29 歲，未滿 30，就是經過 5 年。25 到 29 就是研究所都畢業了對不對？我問你，父母的有偶率是多少？你猜一下來，25 到 29。

研究者：結婚的年齡是嗎？

TS：不是，有偶率就是有配偶、有結婚的比率。

研究者：沒什麼概念耶，不知道耶。現在年輕人應該不會這麼早結婚啦。

TS：25 到 29 已經不年輕了耶。我告訴你，只有 20% 是已婚的，80% 是未婚的。這個是全世界最低的有偶率，你這個要去讀我的書。那 30 到 34 歲的有偶率只有 40%，就是超過一半的人是未婚的。那 35 歲以後他就不太容易生了對不對？所以台灣是



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每一個婦女平均只生不到一個小孩子。你上一個輩份大概平均都是生 3 個、4 個小孩，你的祖父輩他們那時候都是生 7、8 個小孩。所以呢，你想想看每一個婦女生不到一個小孩，那代表什麼？

研究者：人口會減少，是嗎？

TS：每隔一代人口就少一半！那我問你啊，我們今天的執政黨有在關心這個事情嗎？

研究者：比較少聽到？

TS：他不敢碰，他不碰嘛。所以將來呢，習近平只要忍耐久一點的話，台灣自然就沒有了嘛。那我再問你啊，大家年輕人都不結婚，這個在日本的叫做「草食」，那個路邊的小草的草。草食是什麼意思啊？草食就是不能吃肉，我不吃葷的，也就是說「躺平」聽得懂嗎？我沒有什麼志向，我天天就去 7-11 打個工啊，送送 uber 食物啊，我一天算一件。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大家都不結婚，是因為男人不娶呢，還是女人不嫁？哪一邊比較多？

研究者：可能都蠻高的吧，現在越來越不想結婚？

TS：你去 google 一下，有 3 個研究，一個是我主持的，結論都一樣，主要是因為男的不娶。假設有一天你談戀愛了，女方說我們兩個不錯了，就跟我到我家去見我爸爸媽媽。很多男人都不娶，你知道為什麼不娶嗎？

研究者：不曉得耶。

TS：

因為怕女方的媽媽問說，你有沒有房子？你沒有房子，我女兒嫁給你住哪裡？生了孩子怎麼辦？聽懂了吧？只有 3 成不到的女生說，我沒有房子我不嫁，但是 7 成的男生說我沒有房子我不娶。再問一個問題，就是說將來結婚以後誰要負責養家活口？7 成的男生說我要負責養家活口，只有 3 成的女生說我要一起負責養家活口。所以雖然現在兩性平等，但是傳統的觀念還是認為男生要負責養家活口。我們又問女生說，那你不是也在工作嗎？那你賺的錢幹嘛？他就說你管我。因為今天的社會養一個小孩子，負擔非常地沉重，兩個人最少要一個人的薪水。

你在北歐國家，一個小孩子把他養到 24 歲，只要可支配所得的個位數，就六七個百分點的可支配所得，就可以把一個小孩養到 24 歲了。台灣呢？要 66%。那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北歐國家，小孩子是大家一起養的。在台灣慢慢也是這樣子啊，小孩子不是你的啊對不對？現在你虐待小孩子看看。以前的人，小孩子是我的，我叫他死就去死，我要打他就打他。今天在台灣已經慢慢不一樣了，小孩子不是你的，你隨便打他，那你就犯罪喔。為什麼別的國家可以花那麼少的可支配所得，就可以把小孩子養大呢？因為要交很多的稅。

研究者：剛才教授提到的一點，我蠻好奇，就是雖然台灣很多東西都是遵從國際標準，可是教授就會聯想到台灣的生育力……



TS：因為每一樣都有毒啊，通通加起來喔。就是都是國際標準，可是每樣都有啊。

研究者：就是說它還是有風險的，然後國際標準擺在那邊，可是他還是會確實造成一些問題需要去擔心。

TS：它都是照國際標準，但它還是有啊。萊克多巴胺有啊，福島食品有啊，每一樣都加起來，加起來就完蛋啦。台灣的生育力是很低的啊，這是科學證明的啊，你去google一下。

研究者：是。所以我就蠻好奇，在這個議題上面，教授一定是有一些實務上的經歷，可以看到說日本政府他們有一些想要去推的行動，也是一個壓力來源。這個部分不知道教授有怎樣的一個觀察嗎？

TS：日本人當然希望……他就是要賣給你台灣嘛，他給你壓力。日本人自己不吃，他就賣給你，要做生意嘛。

研究者：他們當初是怎麼樣去施壓的？我蠻好奇之前的情況。

TS：自己看報紙，一大堆嘛。不是一大堆嗎？美國人要你買嘛，日本人要你買嘛。

研究者：對。我覺得最有名的就是，教授在 2016 年的 11 月、12 月那時候，開始在發起那個公投（指反核食公投）的連署的時候，就有提到蠻有趣的觀點，就是那時候的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會長他在台日經貿會議有說，台灣民眾不是很理性這樣。這應該也算是一個他們施壓的場合對嗎？

TS：是啊。

研究者：其實在日本食品的問題上面，也會有點像是日本政府叫我們做什麼就去配合這樣。那在配合的情況之下，就會聲稱說我們要去做好這個檢驗。其實教授之前，我也有看到 2009 年的時候，也有提到所謂「三管五卡」，然後我就覺得蠻有趣的，就是教授應該對於這些檢驗或是邊境管制有一些心得，會覺得說現在政府其實沒有能力做好到什麼程度嗎？因為有一次很久以前的報導，我有看到教授就說就您所知，台灣的檢驗量能其實是沒有到那個程度的，是很存疑的態度這樣。是這種感覺嗎？

TS：我跟你講一個真的事情齣。原來進口食品的檢驗是屬於經濟部，經濟部底下有一個叫做標準局，是由他們來驗的。後來成立了這個叫做「食品藥物管理局」，就現在變成叫食品藥物管理署。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時候，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有關於檢驗進口食品的業務，就移交給食品藥物管理局，這樣聽懂了吧？

研究者：是。

TS：

要移交對不對？所以我就到機場去到海關去（確認）我們東西準備好了沒有？喔都準備好了，那一年的一月一號就開始移交。移交的時候呢，商品檢驗局沒有移交一

件事情，就是進口的肉品，萊克多巴胺驗豬不驗牛。這是陳水扁政府答應美國 AIT 的，因為我們的豬肉用得少，牛肉用得少，牛肉是那個時候蔡政府才點頭答應人家。因為如果驗豬有萊克多巴胺的話，我們的豬農也會抗議，但是我們牛肉產得少，根本自己都不夠用，所以就驗豬不驗牛。可是我們規定進口的肉品不可以有萊克多巴胺，那商品檢驗局沒有移交給我這件事情，我就到（指參閱）中華民國法律，那個時候（規定）是不可以有萊克多巴胺。

第一天進口，我們的同仁就驗出牛肉裡面有萊克多巴胺，他們就跟我報告。那我怎麼辦呢，因為這個事情非同小可。我就打電話跟行政院長吳敦義報告，吳敦義說這個事情太大了，他沒辦法做主。我就打電話給馬英九總統報告，馬英九總統說這個不得了，這個（關係）台美的邦交啊，這個問題很大。他就問我說怎麼辦，我就說啊，台灣的民間的團體，比如說消基會啊、各大學啊，有能力驗萊克多巴胺的有好多個。如果說我們不照法律去做，等到民間團體揭露說，進口的牛肉裡面有萊克多巴胺的話，我們站不住腳。所以我說，就照法律退貨！

所以第二天呢，就軒然大波，美國就來抗議。那個時候的 AIT 主任叫司徒文，我本來就認識，他就來找我。他拿一個英文的文件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啊，你們不是答應我驗豬不驗牛嗎？我說第一個，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可以要另外一個民主國家的衛生部長，不遵守他本國的法律。我現在是中華民國的衛生署長，我們那時候是衛生部嘛。那我的法律（如果）你認為不滿意，你可以來遊說我們，叫我們的立法院改這個標準。可是你今天不能叫我不遵守，這第一點。第二點呢，我們現在政黨輪替啊。你們政黨輪替，原來還不賣 F16 給我們，你們現在換總統，不是賣我們 F16 了嗎對不對？第三點呢，你這個文件啊，借我影印一下，他馬上用手把它搶走，不讓我影印。這個就是真實的事情，沒有一句話是虛假的。

研究者：謝謝教授的分享。

PD1：訪談逐字稿

訪談日期：2022.03.25

研究者：我知道你有在您的 Youtube 頻道上面發佈一些影片，來講說在福島當地實地看過他們一些檢測單位，或是他們的一些賣農產品、還是海鮮產品的這些地方，去做考察。那我還蠻好奇這些活動，你有什麼樣的心得感想嗎？

PD1：其實我大部分心得跟感想，我影片裡都大概都有提到。你是要問說的，當下看到的那些感想嗎？還是……

研究者：或是說，因為我只是想說開放性，要看你有什麼想分享？那如果說要再具體一點的話，我蠻好奇，當初是有哪些相關單位，向你引薦來幫我們做介紹，然後讓這個資訊讓台灣人知道，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單位？

PD1：我覺得福島、福島縣，他們其實是從那個三一地震之後，他們其實都蠻自律，就是要復興他們當地的各個事情，包括大家比較關心的核放射線的一些問題，他們很希望讓大家知道說，他們其實有在做一些比較嚴謹的檢測。然後當然，政府、

日本的政府呢也會撥一些預算給到福島去，希望他們……當然因為他們說實在的，這個（核輻射外洩事件）小至影響到福島當地，然後大至對未來他們的外銷幹嘛之類的，還有那種國際上面的一些觀感上，其實都是會有影響到的。所以我相信應該是真的是有啦，就是他們是有播一筆預算給福島縣，讓他們去做一些相關的宣傳、或者是一些相關的檢測，一些 support 之類。因為畢竟有些可能原本在那邊的農民或漁民啦，他們都會受到一些影響。然後也許是因為住的家園受到影響，所以必須搬遷，沒有辦法工作。然後也有一些補助，就是宣傳部分，可能除了要處理真正發生的那些事情之外，還有也希望讓外面的人可以知道說，這是他們正在做這些事情喔這樣子。

研究者：瞭解瞭解。那我蠻好奇就是，其實政府部分是有給福島縣，這個算是地方政府，一些預算的補助是嗎？是有聽說中央部分是不是？

PD1：對，我相信、我相信是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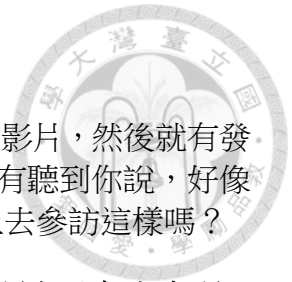
研究者：嗯嗯，然後他們可能處理兩方面，包括當地的，比如說可能有些當初就算是災民吧，就是他們做搬遷，或是找工作方面的一些幫忙。那當然是後面恢復的話，它就是處理外銷的部分這樣。那因為疫情是蠻近期的，我蠻好奇，後面的動態有沒有影響到當地的一個狀況，特別是可能當地農民生計的問題。

PD1：首先一開始就是他們絕對也不太……因為說實在，日本本身做事是比較小心一點的，所以發生像是比如說輻射線外洩的這件事情，他們一定也會用非常嚴謹的態度去觀看去做檢測……不好意思可以再問一次問題嗎？

研究者：沒有關係。簡單問就是疫情後面的發展啦，就是疫情這個影響對於當地的農民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嗎？就是怎麼樣的影響？

PD1：最一開始是會有影響的嘛，然後他們就是也是要慢慢地讓那些漁民跟農民能夠回到原本的軌道上，他們也會做比較嚴謹的一些檢測。當然他們東西要能夠在日本國內（販售），或者甚至輸出到國外去，我相信他們一定有經過嚴謹的一些監測之類的。然後影響……怎麼講呢，其實就我自己的觀察……說實在我真的實際到現場去看的時候，也已經是 2011 年那個大地震過後五年之後，我才踏上那個土地的，一開始我是沒有去。一開始說實在我那時候也還沒有開始拍影片，所以他們剛開始的運行，我並不是非常瞭解。那就以我五六年後左右，踏上他們的土地之後，看到欸原來他們其實是從地震剛開始的那一年就開始出一些相關的，比如說檢測啊，所有在日本國內要流通，或者是到國外的一些動向，都是有經過一套蠻嚴格的標準，就是要通過那些標準，他們才能夠流通到市面上這樣子。對當地那些農民的影響，我自己前五年的話，是比較不瞭解啦，但是之後我看到的部分的話，就是的確他們有慢慢……在現場看到他們那些人很努力地就是希望能夠讓外面的人知道，這個外面的人，不管是指福島縣以外的，或者是日本以外的，我覺得都有包含在裡面，就是他們希望讓以外的人能夠知道說，他們其實是很努力地想要再回到像以前的那種感覺。就是我有看到他們很努力的身影這樣子。

研究者：瞭解瞭解。剛剛有一個細節我蠻好奇，因為您是提到說，2011 年那個事情發生之後，你是到五年之後才有去當地了解這樣嗎？就大概是 2016 年嗎？



PD1：差不多那個時候吧。

研究者：喔所以其實蠻早就到了。因為我其實有很仔細地看你的影片，然後就有發現說，那個發布日期是 2020 年的 3 月左右，3 月初。可是我是有聽到你說，好像 11 月的時候，那時候很冷。所以您是在 2019 年的時候才實際上去參訪這樣嗎？

PD1：喔那應該就不是（事發後）五六年。如果這樣算的話，大概是七八年左右吧。

研究者：所以沒有到五年這麼快這樣。

PD1：嗯嗯對。

研究者：所以那時候是過七年之後才實際上去。那就還有一個點啦，我也蠻好奇，就是剛剛有提到說，其實日本政府、或是說福島當地的政府，他們動作還蠻快的，就是那個事故發生之後的一年就慢慢有動作這樣。那我蠻好奇，這個動作還是可以有些區別，就是比如說當地的振興復興，那還有就是宣傳部分是不是也這麼快呢？就是對外做宣傳這樣的一個環節，也是在一年之後就開始了嗎？還是再更晚一些？

PD1：我覺得，宣傳……其實我對於那時候關於宣傳方面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啦。但說實在，就是在輻射外洩、大地震那件事之後的也許是過幾年吧，也是有看到他們在一般市面的超市啊會有，或是在車站的廣告啊，是可以看到比如說桃子很好吃，然後有找一些藝人當類似觀光大使，來宣傳他們當地的東西這樣。

研究者：喔所以當地的部分嘛，其實他們日本國內也是很多在一些場合做一個宣傳動作這樣，就是很多廣告看板，甚至找藝人來代言，那蠻有趣的。那他們對台灣的部分有做類似的操作嗎？當然您的影片也算有點像啦，就是把相關資訊傳給台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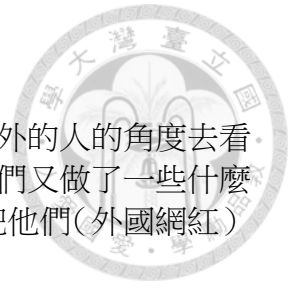
PD1：對，我也是受到他們（日本政府）的邀請去那邊拍攝的。簡單來說這其實就是業配，只不過是接到他們的業配。但我自己個人接業配的習慣，其實真的就是我看到什麼就會說什麼，不會說因為收人家錢，就幫別人特別講一些好話。就算真的有問題，我也說什麼沒問題哦，我是不會做這樣子的事情。所以我這兩支欸……反正就是我去到現場看到他們檢測環境的那個（影片）是業配沒錯，但是我覺得大概也是從我拍這個影片開始，他們就是有一點想要跟海外的人做一個宣傳。我相信他們絕對不只有找台灣，他們一定有找各個不同的國家的網紅之類來做一些類似像這樣的宣傳，也是有帶他們去看現場。然後我認識的別的朋友，福島縣好像也有邀請他們實際地進到核電廠裡面去做一個參觀。

研究者：核電廠的部分嗎？

PD1：對。

研究者：別的朋友是台灣人嗎？

PD1：是台灣人。



研究者：喔所以他們也有招待過其他台灣人進行這樣的參訪。

PD1：對，我覺得他們的目的應該也就是，希望讓國外的人用國外的人的角度去看他們（福島人）現在或者說當下經歷的一些過程是什麼樣子，他們又做了一些什麼樣的努力，然後希望透過外國人的眼睛、透過外國人的嘴巴，來把他們（外國網紅）所看到的再把它發聲出去。

研究者：喔所以那些別的朋友，當然是不一定要透露到是誰啦，我蠻好奇，他們也算是像您這樣是 Youtuber 或者是網紅，然後會固定刊出一些文章或是影片，讓大家知道（所見所聞）這樣的人物嗎？

PD1：其實不是欸，就是一般的比如說學生啊或者是在這邊工作的人這樣子。

研究者：是，這個蠻有趣的。因為我這邊也是有觀察到說，其實很多像是到日本留學的學生，應該說官方單位、或是民間團體也有可能，會邀請他們去參訪東北。所以這個行程是確實存在的？

PD1：確實存在。然後就我所知，食宿方面呢是福島縣政府單位會負責，但是他們（受邀者）也不會說拿到錢或拿到其他任何的好處。等於是招待你們來參觀，然後你們吃的跟住的，我會幫你準備這種感覺。

研究者：那這種活動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是一直都有嗎？還有就是它的頻率大概多久？這您瞭解嗎？

PD1：其實我並不是非常瞭解。但是我自己知道是，大概這兩年左右其實有在做這件事情，但是他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並不是很詳細的知道。

研究者：就是至少這兩年是有在做的，是不是更早開始就不確定。

PD1：對。除了像是參觀核電廠之外，他們的行程好像也是有說，他們住的地方並不是讓你去住什麼高級飯店。比如說，他們這一團 10 個人，他會把這 10 個人分配在 10 位不同福島縣當地人的家裡面，然後跟他們當地的人一起相處，跟人家聊聊天、吃吃飯這種感覺。像是……打工留宿但是沒有打工呵呵。

研究者：就直接是招待了這樣。

PD1：對，就讓他們住在一般民家，然後跟那些婆婆媽媽啊，阿公阿嬤住在一起。

研究者：是，那提到這個我也蠻好奇，因為您第一部影片有個行程是去住民宿，也是類似這種感覺嗎？

PD1：喔那個不一樣。因為我那個時候去住，那純粹說實在是當觀光客去住。

研究者：所以算是您個人去找的這樣？

PD1：他們有幫我找，但是就是有安排一個行程，那個是一般人也是可以花錢去住。但是我剛才所說，他們那邊玩的參訪團，他們住就真的就是一般人的家裡面。



研究者：那些一般人家通常是怎樣的一般人家？就是會不會是農民，或是說？

PD1：應該就是那種各個有經歷過三一一大地震的當地居民吧。

研究者：所以可能在那個（留宿）過程中，他們就會聊一些事情這樣？

PD1：對對對。

研究者：那有聽過聊了什麼嗎？

PD1：我只知道有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他們實際的過程是什麼樣。

研究者：這樣就蠻有趣的，所以福島縣政府他們是有這樣的安排。

PD1：對。

研究者：那剛才有提到一個，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就是有提到說，您的影片大概 2019、20 年之交它只是個開始是什麼意思呢？是說對台灣的宣傳只是個開始嗎？

PD1：我並不是很清楚說，究竟在我之前有沒有其他的台灣的媒體或者是網紅有接到類似的委託啦。但是以我自己個人來講，我說的開始應該就是以我所知的開始，好像是那個時候。

研究者：沒關係。其實不瞞您說，我最早看到您的那個影片是在日本交流協會（官網）上面啦，就是您的影片是有放上去這樣，然後才知道說，原來有台灣的網紅去做這樣的幫忙。就蠻好奇，所以當初那個算是業配的影片吧，是跟交流協會有關係嗎？

PD1：其實這方面我並不是很清楚，因為其實業配的那些簽約，或者跟那個負責的廠商簽約或是溝通，那時候是由我的經紀公司幫我去談的。我所能夠涉略到，就是福島他們會希望有人去他們當地那邊看看啊，然後把感想跟大家說，這件事情我是知道，但是是從哪邊來的，說實在我是不清楚的。

研究者：了解。確實，我看您的很多影片就發現，其實真的是蠻真誠，就是收穫很多，很可以信賴，覺得很棒。……所以您這邊主要是執行的部分，那中間是誰去洽談跟聯繫就不太清楚這樣，所以也不知道是民間或是官方的對不對？

PD1：我相信日本方這邊一定是那個福島縣政府這邊出來的案子……的委託啦，講案子好像有點太商業呵呵。但是不是日台交流協會，這邊我就可能不是很清楚了。

研究者：喔只是說他們當初就幫你掛上這個單位就對了。因為就是影片有出現一下這樣，我就蠻好奇。

PD1：喔影片上面有出現一下，就是影片上面所說的沒有錯。



研究者：喔因為兩部影片啦，兩部影片一開始的時候就看到左上角是有合作，然後就寫日本交流協會這樣。

PD1：那就是日本交流協會。

研究者：喔是。

PD1：因為我的影片，要嘛以前裡面是會直接把那個名字，就是跟誰合作，就直接把它打出來，我覺得這也是當 Youtuber 要負責的一件事情啦。然後現在是因為 YouTube 後台已經有開放，如果是影片合作的話，直接打一個勾就可以了，它就會寫，你看看影片左上角有沒有說這是什麼含付費宣傳的，有就是有業配內容在裡面。

研究者：這個就蠻有趣，因為你身為 Youtuber 應該有很多中間的心得。那就蠻好奇，就是你在影片的呈現方面有怎樣的心得嗎？有點像第三題問的，就是在推廣這些資訊的時候，你有什麼樣的感想？你當初為什麼去……因為我有觀察到，其實你也很小心在處理這問題，因為怕被大家誤會曲解這樣，不太知道這個過程你有什麼樣的感想嗎？

PD1：

其實，我覺得……因為我拍影片，我的出發點可能就像你剛剛有提到，就是關於真誠方面的問題。我真的覺得，我希望能夠以最……比較中立、相對中立的角度去呈現現場我所看到的東西。因為其實你也知道，台灣真的很容易，就是會有些黨派色彩……一些爭議。然後，我是希望說，我就是把我所看到的跟體驗到的，直接透過鏡頭跟我現場講出來的感覺，能夠傳達給大家。當然，你能夠接受或者能夠不接受，這個我也能夠理解，因為畢竟每個人能夠接受、或是他們吸收到的本來就不一樣。所以說，以我這邊的角度的話，我是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我所看到、我真的在現場看到的東西，然後讓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想當然爾，影片一……其實我一開始聽到就是他們在詢問我有沒有意願要接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就已經能夠預想到，到時候留言方面一定會非常得精彩，就是一一定會兩派的人哪、甚至三派的人，大家會各持己見。但是我覺得，因為福島那邊發生的事情，像我們比如說我們遠在台灣的人，一定是不瞭解說到底那邊是什麼樣子，我們只能夠透過比如說新聞跟我們講的片面的資訊，或者是從親朋好友那邊聽到的一些資訊來做判斷，我覺得這樣子的資訊量有點太少了。我希望能夠……而且因為剛好我又人在日本，然後剛好有收到他們的邀請，而且因為我又能夠用影像紀錄，我覺得影像紀錄其實比照片紀錄或文字紀錄，要來得更加真實，因為不太能夠去做一些什麼合成或者是做一些剪輯之類的東西。當然如果你可以去刻意閃避一些什麼不想讓人家拍到的，那的確是有可能，但是我覺得跟照片還有文字比起來的話，影像相對是一個非常棒的一種讓大家能夠理解當地、現在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的一個工具。

所以那時候他們詢問我的時候，我其實是非常地有興趣，我是真的很希望能夠以我……因為剛好又人在日本，然後能夠天時地利人和的方式把這些東西，呈現給在台灣

可能還沒收到這麼多資訊的人可以看到，讓他們知道說，他們（指福島）現在那邊到底在發生狀況是什麼樣子。

研究者：是。確實就是一個蠻正面的，在去幫忙的感覺。因為就是像您剛剛講的，需要補充……台灣人其實有些資訊不是那麼充分，然後你希望這個部分至少讓資訊可以更加完整，讓台灣人知道這樣。

PD1：對，就是我提供資訊，但是要怎麼樣判斷，其實就還是看他們自己個人。

研究者：嗯嗯是。剛剛有提到一點蠻有趣，也是連結到我第三題的後面那個小問題，就是當初台灣人的感想。其實……可以這樣說嗎，就是您當初在接這個 case 的時候，會預想到會有一些矛盾、一些衝突。所以當初您會有點猶豫嗎？還是其實你都蠻樂意去幫忙的？

PD1：其實我蠻樂意去幫忙。因為我覺得最可怕的事情，簡單講就是無知，就是你不知道這件事情。其實很多的恐懼跟很多的不安都是來自於無知，因為你不知道所以說你會怕，這是人性，我覺得這是人之常情。所以說我希望能夠透過我的力量，雖然也許沒有說非常地大，但是能夠讓大家親眼看到說，他們現在的環境是什麼樣子的，他們在對於說福島的食品或者是農產品之類，他們的看待的方式什麼樣子。透過實際地去採點，實際地去訪問當地的人，然後把這些資訊給大家，讓大家能夠再更加地了解當地的情況跟心情是什麼樣子，我覺得對於他們自己的判斷是會有幫助的。

研究者：對，這確實也就是希望讓台灣人至少……沒有說要讓他們改變立場，就是讓他們對資訊還是有一定程度了解，再去做一些討論這樣。

PD1：可以這麼說。

研究者：還有另外一點就是，因為我有觀察到您去的一些地方，剛才也稍微提到，就是有些地方是一般人不能進去的，算是他們官方幫你做的一些安排這樣。所以那些行程大部分都是他們去幫你排的，然後您去拍影片這樣的做法嗎？

PD1：對，但他們排出來之後，我們這邊會先再確認一下，就是他們會給我們看說我們會去這些地方這些地方那種感覺。

研究者：瞭解。那再來我想問的是，剛剛有提到黨派的這個爭議，也是跟我們剛剛預想到，就是台灣觀眾的回饋可能會有一些衝突存在。那您認為，這樣的一個困境會有什麼可以去改進的地方嗎？

PD1：我真的覺得，就是希望能夠讓大家知道福島縣政府、日本政府他們做了哪些事情在這方面，還有就是他們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夠透明，然後就是那些資訊，比如說，做檢測的資訊，如果能夠讓大家知道，我希望能夠把這些讓大家知道。如果知道的話，我覺得就會可以避開很多沒有必要的不安，或是不必要的惶恐之類的東西。

研究者：那我想進一步問的是，當初的這個回饋，您個人觀察會有什麼樣的心得嗎？是有點一比一嗎？就是有些不一樣意見的人其實他們算是蠻大的比例？

PD1：我是覺得，目前我相信在台灣不安的人還是非常非常多，而且因為就我自己……因為畢竟我也是台灣人，我也知道說，就是台灣人講直白一點呢就是比較怕死呵呵……我也是呵呵。所以說，他們擔心，我覺得是合理的，而且我覺得我也能夠理解。就是希望能夠透過我的方式，能夠讓他們能夠瞭解，然後其實他們的東西也是沒有問題的。而且那個時候，就是你剛剛提到的，就是有關於他們政府過去有採取一些什麼樣的作為之類的嘛。我到現場的時候，就除了我剛剛講說，在我還沒拍影片的時候，我所看到這些廣告啊幹嘛之類，然後我在實際的開始拍片，實際到現場去踩點之後，他們知道我是台灣來的時候，他們那個好像是……農林水產什麼部的部長吧，就是我影片裡面有出現的，有跟我講說，現在還不開放還不接受他們這些有已經有檢測過的東西，說真的國家就還蠻少的，然後真的很希望能夠把這些東西也能夠輸出到台灣，讓台灣人吃到他們嚴格把關後又好吃的東西這樣子。

研究者：了解。我想問具體一點，就是台灣的觀眾啊，那時候贊成的人他們是怎樣去說的，那可能有不一樣意見的他們是怎麼樣去說的？

PD1：我覺得，如果真的硬要分成兩大分方向的話，大概有一方面覺得看完影片之後已經更加了解他們（指福島），而且他們願意相信說日本人他們嚴謹作業的這個精神跟這些事情。然後因為畢竟他們所檢測出來的每一項數據，每一天都會公開在他們的網站上，而且還有各國語言，也有中文。所以他們覺得，既然他們都願意做到這樣，而且我們都看得到又看得懂的話，他們是願意相信他們的。當然也會有另外一方是採取比較質疑或是比較不願意相信，因為畢竟他們可能也覺得說欸我就是……因為他們對我這個人不了解……雖然說我去拍的時候，我是希望自己儘量以中立的方式去拍，我只希望把事實呈現給人家而已，但是他們可能覺得說我就是收了他們的錢，所以說就一定幫他們講好話。他們如果已經有這個先入為主的觀念，然後再來看的話，我其實說真的，我不管呈現什麼樣數據給他們，他們都不會去相信我的。這方面的人，他們可能就會覺得說，這就是什麼「大外宣」啊幹嘛之類。我覺得這是比較極端的兩派啦，但中間我相信有一些，可能是說我想要相信，但是我不知道我該不該相信，或是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支持我去相信日本、福島，我覺得就可以透過我的這個影片去讓他感受到原來他們現在是什麼樣子，原來他們的東西都是有經過這些檢測，然後可能就會進而輔助到他們去做判斷，或是進而輔助到他們去更加地相信，比如說日本他們真的是有做這些事情那種感覺。

研究者：您幫我分成三類，我覺得也蠻有趣的。中間那一類，我覺得還蠻酷的，就是有些人他其實會覺得，欸你說的其實有道理，然後有理有據，可是他們其實好像還是沒辦法真的很安心，然後去支持解禁這樣。那這群人可能就是你們希望可以極力去解決的部分這樣。

PD1：嗯嗯。其實我在拍攝當下，我並沒有想說要分太細啊幹嘛之類，我真的就只是單純地想要把當時的真實的現況分享給大家而已這樣。

研究者：那您有感受到就是在比例上面會覺得，您宣傳資訊其實還是有個能夠觸及到的局限性嗎？比如說，就是有個同溫層存在之類的。會有這種觀察嗎？因為我有訪問過另外一位，好像他有這種感覺。

PD1：我覺得同溫層其實就是……以我的頻道來講，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一個什麼選邊站的類型。以我頻道的同溫層來講，我是覺得好像還好，就是比較很極端的時候，我就是怎樣，我就是相信，比如說我就是不相信什麼日本的這些，應該是還好我覺得。但是以他們，就像我剛剛講，各個派系的留言，我是可以感受到說，有一些人就是可能比較極端，已經變得比較願意去相信，我是可以感受到像這樣子的溫度差嗎哈哈。

研究者：是哈哈。剛剛有提到，有人確實就是因為您的影片感覺到有些被說服，那應該算是您蠻開心的結果，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因為您的影片，然後有一些想法上的改變這樣。

PD1：其實我並不知道他們到底最終的結論呵呵，就是他們是不是因為我的影片……因為說真的現在獲取資訊的管道也是蠻多的啦，我只是希望能夠提供一個，讓他們能夠獲得新資訊，讓他們再去思考的一個管道。

研究者：因為最近台灣剛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嘛，你也是有被記者採訪過，有被問過一些意見。我還蠻好奇，就是您身邊的人或是您個人對於開放的想法是怎麼樣呢？

PD1：我覺得……很好呵呵。因為說實在地，他們光是在……因為我畢竟是現場用眼睛看到，而且我在日本的時候，我自己個人也都是會買，並不會特別因為他們是福島我就不買這樣，其實是不會的啦。然後，欸不好意思，我可以再一次問題是什麼嗎？

研究者：就是對於近期這個開放啦，您個人或是更多身邊的人有什麼樣的想法？

PD1：我自己個人的立場，我真的覺得就是，如果這個東西沒有問題，如果這個東西又好吃，我是覺得沒有什麼理由要去制止他出口到別的國家去，或者是進口到我們的國家來。當然如果假設真的是有什麼商業的利益，或者是說開放進來可能會壓榨到我們本國的農民之類的話，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去討論的。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既然沒有問題，又沒有什麼比如說，大家所擔心的輻射的問題的話呢，一個好東西我覺得沒有理由要因為不知道、或者因為無知的恐懼而就用這個理由，單純的這個理由，就把人家擋在外面。畢竟他們也都有提供很嚴謹的一些數據，而且這些數據也是比國際的標準還要更加嚴謹，我覺得，就我自己個人來講，我是滿樂見其成的，就是能夠開放這件事情。

研究者：那日本方面的……您應該有認識一些日本友人，他們對此有這樣的想法嗎？

PD1：應該說人都會有各種想法，所以我周圍的人也是有人跟我一樣，覺得沒有理由去擋人家，然後當然也是有一些人（認為）福島我還是不要好了這樣子，當然一定還是會有這些人存在。

研究者：是。那我可能再針對第一題啦，想說剛剛可能沒有問得很細，就是日本方面過去針對這個問題還有哪些具體作為，還有可以分享的部分嗎？就是剛剛有提到福島縣他們會去做招待的這樣的動作。

PD1：我所知道的可能就是這樣。然後就是偶爾……但是這個也不是單純為了福島，就是超市可能偶爾會有辦一些小小活動，比如說今天的是福島的「福島日」，假設像這種的，然後他們就會把一些福島的產品都會把它排出來讓大家買；或是今天是「九州日」，他們就會把九州的東西把它排出來給大家買。他們的一些超市偶爾也會有像是這樣子的活動來促銷日本各地的一些農產品之類。

研究者：那福島有沒有比較明顯地、比較常辦這種活動，就是福島有沒有相對其他地區來講，它更常辦這種促銷活動或是「福島日」？

PD1：我覺得好像還好，只是偶爾會有看到。

研究者：因為我有聽說，就是其實福島的（農產品）賣的價格還是有些差別啦，然後當地人，其實您也有提到，就是他們擔心，其實還是會有一些有疑慮，就算日本本人也會這樣。

PD1：嗯嗯。至於價格，但是我印象中福島的東西不會很便宜，我個人的印象，也沒有說真的很便宜。

研究者：沒有特別便宜這樣？

PD1：好像也沒有特別便宜。

研究者：只是台灣人可能會猜想（福島的農產）會不會賣得特別便宜，因為我之前有看到一些數據。所以您親身感受是覺得還好，沒有太明顯。

PD1：對，我覺得還好。因為像是水果類的東西，其實日本本來就很貴，不管是哪來的水果其實都蠻貴的，所以水果絕對不會是我去超市第一個要買的選項。

研究者：水果是最貴的呵呵。

PD1：水果真的還蠻貴的。我印象中也沒有說特別便宜，也不會說哇桃子好便宜我要買很多，好像也沒有這個記憶。

研究者：瞭解。那就您所知，還有什麼樣其他的類似的活動嗎？或是他們各個組織單位，不一定要是政府，可能官方的也有，就是希望可以跟台灣人宣傳一些資訊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PD1：你等我一下，我查一下東西，我覺得好像有一個……

研究者：沒問題，謝謝，您慢來。

PD1：我知道他們好像有類似一個……喔那不是不是。我本來以為有一個綜藝節目是以福島為背景，後來發現不是。

研究者：這麼有趣呵呵，沒關係。我覺得剛剛那個福島縣政府的部分，我就覺得很有趣。那我可能想說，進到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第四個問題。主要是給您看一下，

就是日本政府自己架設的網站，然後上面陳列了一些資訊，不知道您對這些資訊會有怎樣的看法嗎？

PD1：我覺得資訊……我覺得是好的，而且因為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我發覺他們的中文都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其實蠻常會有一些日本的中文網站，他們的中文用詞其實都會蠻奇怪的。

研究者：是嗎呵呵。

PD1：但是你傳給我的這兩個網站，目前看起來，我覺得他們的中文都絕對是有母語的人校正過的。就是可以感受到他們想要真正地，想要讓這個語言的這個國家能夠知道他們（福島居民）現在正在發生些什麼事情。

研究者：是，這也是個蠻有趣的觀察耶，就是有觀察到說它中文翻得很好，這是不是象徵說，其實他們還蠻……就是也您剛剛講的，就是他們還蠻注重這件事，希望讓台灣人至少看得很懂，然後不會覺得就是日本人傳過來的東西那種感覺。

PD1：對，因為其實有些網站他們的翻譯會有一些是，比如說直接地把它翻過來，看得就會覺得有點不太順。但是目前我看到這兩個網站上面的那些文字，我覺得它念起來都非常地順暢，我覺得應該是的確他們有用心在這方面吧。

研究者：是。欸提到這個，之前我的第一版（訪綱）好像讓你誤解，成您是看這個然後才知道一些資訊，可是其實不是這個意思。我想問的是，您當初有做哪些前置作業嗎？當然去之前應該會先做些功課這樣。

PD1：喔，其實沒有呵呵。

研究者：這麼酷呵呵。

PD1：因為我就是很希望用一個，我對這個地方完全沒有任何的偏見，我就是實際到現場去，我就是想要看現場到底是什麼樣子，我不希望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樣子。

研究者：是。

PD1：所以我那時候並沒有去看到像這樣子的一些資料資訊之類的。

研究者：是。這確實還蠻好，就不會有個先入為主的觀念，就是踩點拍給大家看然後就是最真誠地呈現這樣。

PD1：對，因為我覺得我影片還滿注重一些真的就是我個人當下的感受跟反應，所以我那時候去拍的時候，在影片裡面看到的，真的就是我當下看到的跟我當下的反應這樣子。可能會知道說，我們接下來要去地方就是要檢測的地方，大概會知道像這樣子的資訊

研究者：是，所以您對那些參訪的、他們安排、或是你們稍微調整的這些行程，您還有印象嗎？我有稍微做註記，就是您有去一些菜園，有去看菠菜，去看稻米，然後還碾米的工廠，還有日本酒的這些工廠這樣。

PD1：我覺得他們（指日本官方）安排的地方，可能會有些人會擔心會不會他們就已經……因為畢竟是他們安排的行程，會不會就 set 好了之類的。但我去到那個米廠的時候，若真的他們要給我 set 好的話，我到的時候，他們是好像已經完工了，已經結束了，就我看到是空空的呵呵。

研究者：呵呵就很明顯是讓您直接過去的這樣。

PD1：對，就是會有這種情形發生。但是，我覺得這也是影片看起來會……真的就是當下會發生的事情。

研究者：是，所以您當初其實就真的只是他們給您通行證，可是實際上沒有幫您安排說，他們就是要誰來接待，然後要給你看什麼東西，他其實是沒有這樣做。

PD1：他其實有，有當地的福島縣的人員，好像印象中是福島縣的人員有跟著我一起。但是因為畢竟農產品這種弄米的東西、或是水果採收、蔬菜採收，他們其實有一定的時間的，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因為我一個外來、只是可能要去拍拍東西、看看東西的人，然後為了我要把……因為他們畢竟採收或是那些東西，一定都是要很多人大家都要動起來，他們不可能讓這些人全部都為了我，來配合我的時間。所以如果他們剛好在做，那我剛好就看得到的，但是如果他們已經做完，如果還沒做的話，我可能就看不到當下的那個環節這樣子。

研究者：是，就有點不速之客這樣呵呵。

PD1：對呵呵。

研究者：第二天（參訪的行程）我覺得就蠻反映這樣的感覺，因為您是去福島的農業綜合中心，然後他們在檢測那些農產品。我記得那時候您是說，他們把那些食材、那些蔬菜切得好碎好碎，就那個地方。所以那也是類似這種感覺嗎？就是您直接去突擊這樣。

PD1：我不知道他們內部……他們內部可能有知道說……我是覺得，福島因為他們可能也是蠻花費心力在宣傳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覺得一定不只是有我，一定還有別的國家一定是蠻常會去那邊參觀還是幹嘛之類的。所以他們可能也會收到資訊說，今天會有人來參觀，我相信是會有像這樣子的，但是他們（指參觀者）是誰或是怎樣子，他們（指檢測中心人員）應該是不知道，他們就是做自己平常做的事情。

研究者：就有蠻習以為常。

PD1：對。

研究者：瞭解。這點我也蠻好奇，就是不只有台灣啦，其他國家也有（成為宣傳的對象）。那就您所知，還有哪些國家嗎？或是特別是哪些國家？

PD1：其實蠻多的。像我有一張……我那時候去他那邊檢測的影片，我應該是有拍到一個大世界地圖。那邊就是有講說，就是各地發生事情之後，所有來參觀的各個國家人的次數吧，然後用顏色來分區分這樣。所以說，那邊應該是可以看得出來，其實世界各國的人都會過去這樣。

研究者：所以您這樣的參訪行動算是一次嗎？還是他其實是指政府官員的部分？就是您剛剛說的，地圖上面它的數字的意思，怎樣算做一次？是誰去看才算做一次？

PD1：就是那個國家的人來看。因為好像一般民眾應該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啦，應該是不行，但我不是很確定。

研究者：因為我印象蠻深刻，好像您有指出台灣啦，就是台灣有 21 次以上，顏色最深的那個，然後中國大陸也有這樣，我覺得蠻有趣的。所以那個次數可能就是有人去，他就可以算啦，就是沒有說……

PD1：我覺得一般民眾可能不算，因為我想一般民眾應該是沒有辦法進去。

研究者：好。因為當初那個相關影片好像有三部嘛，那因為第三部好像是去沼之內的漁港、漁市場，您有印象嗎？

PD1：你說最近的這支影片嗎？

研究者：對。這支影片也是有合作嗎？好像沒有？

PD1：這支也是有合作，但這支比較像是合作，在宣傳他們的海鮮，然後順便帶到檢測這方面這樣子。因為那個漁港、漁市場，一般人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研究者：喔這也是一般人不能進去的？我記得（影片）標題好像有寫。

PD1：對，因為那個他們在競標魚的那個過程，其實一般的民眾是沒有辦法去的。影片裡面應該有標誌卡說，一般人不能進去。

研究者：有，其實標題就有，我也有點印象，然後我就蠻疑惑的，因為台灣的漁場好像就可以直接，一般人都看得到這樣，所以他們那邊其實不是這樣的做法。

PD1：應該是說，我們一般的民眾可以去的地方，可能又是在那個之後的漁市場。我去的那個是一開始船一下來就直接在那邊，就是業者會先去那邊競標這樣子。

研究者：是，就是最一開始、最初階的那個階段。

PD1：對。

研究者：好，瞭解。所以這個也是有人去邀請，然後你去做合作這樣？

PD1：對。



研究者：那同樣也是不太清楚，因為主要是經紀公司在接洽，也不太知道對方單位是什麼。

PD1：對哈哈。

研究者：沒關係，我知道這樣就可以了。那我回到最後一個小問題，就是您認為他們（指日本官方）呈現這些資訊，他們的主要用意是什麼呢？

PD1：我覺得主要用意，當然一方面就是安定大家的心吧，他們也是希望讓大家知道說，他們做了這麼多的事情吧。因為說實在，畢竟三一一大地震那時候，2011年他們發生這些事情的可怕的印象實在是太深了。不只是日本，當然國外也是，尤其是國外又不像日本，可以直接接收到他們的宣傳的訊息。所以說，國外對於那時候就會覺得說，啊核電廠爆炸，啊核輻射外洩這樣，他們可能就會……因為說實在，人原本就是會把不好的事情記得比較久，就像一個好人如果做一件壞事，可能大家就會覺得他就是個壞人，但是如果今天是個壞人，他突然今天做一件好事，大家會覺得哇他改過向善這種感覺，可能就會有一點像是這樣。因為壞的印象的東西，本來就會比較容易存留在我們的心裡面，所有說他們才會花這麼多的心力去，想要讓國外的人也知道說，欸其實他們是非常努力的，他們其實不像是現在可能大家心裡面所想的這麼可怕，他們其實……那時候他們給我看一張表，就是每一年每一個月核輻射，他們檢測出來的數量，真的是只有剛開始的那一個月兩個月的時候是超標，之後他們其實都是有控制下來，而且他們都有（持續在）做檢測嘛。他們是希望說能夠讓大家知道，他們其實現在東西都沒有問題了，希望大家不要過於恐慌，不要過於害怕這樣子。

研究者：瞭解。

PD1：之前其實有很多比較處於負面的那一群人，他們會覺得說，因為之前其實有在研討說核廢水的部分，就是日本想要排到海洋去這件事情。然後這件事情對於當地的漁民，他們其實也是很反感的，他們其實也是不希望做這件事情的。當然我相信（日本）政府他們在排出之前，他們一定會做一些檢測，然後一定會讓劑量可能會壓到某一個程度，他們才會排出去。……我覺得這就有點像是比較縮小版的我們（指台灣人）的那種感覺，因為其實漁民他們可能並不知道這些事情，所以他們聽到核廢水排放到海裡面，他們光是聽到核廢水這個單字，他們可能第一個反應就是，不要再來影響到我的生計了這樣子。我覺得，這個其實應該是一樣的東西。所以說為什麼日本政府會花費這麼多的錢、這麼多心力在宣傳這些事情上面，我覺得真的就是希望讓大家能夠知道吧。

研究者：簡單講，就是希望可以洗刷這個陰影的感覺，然後因為很容易讓大家想到很恐怖，所以特別需要去做澄清，去做資訊上面的透明這樣。

PD1：對啊，所以他們才做到每天都還要上傳資訊。我覺得這個很不簡單。

研究者：真的。那就您的感覺，像是邀請外國人的網紅或是一些意見領袖，去宣傳資訊，台灣算是特例嗎？我蠻好奇的。

PD1：我覺得絕對不是特例，因為就像剛剛講的，除了我們之外，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國家的人有去當地去看嘛，我相信那些人裡面絕對也有其他國家的網紅。而且就我自己的印象啦，就是我當時第一次去，就是剛剛說都在切菜那個地方（指福島農業綜合中心），那時候在聊天的時候，他好像也有講說，其實上禮拜好像也有從泰國去的，也是有去那邊參觀過這樣子。所以我相信是各個國家應該都會有類似網紅、意見領袖的都有去到那邊去做一些參訪。

研究者：這樣我瞭解。那最後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剛剛講到的，在做這些意見上面的傳播的時候，其實會遇到一個台灣比較政治化這樣的麻煩的背景啦，其實 2018 年的公投應該就算是一個蠻大的關鍵事件。那您對這公投有什麼樣的印象嗎？就是發生當下您身邊的人或是您個人，或是你聽到什麼樣的意見？

PD1：那時候公投的題目你還記得嗎？

研究者：就是要不要維持對於日本福島五縣食品的管制禁令，但是它有點雙重否定，就是說支不支持繼續禁福島的食品進來。

PD1：我覺得公投題目應該弄得更簡單明瞭一點，我每次看公投的題目，因為它是雙重否定，都要先想一下，我覺得這題目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呵呵。

研究者：是呵呵，這個是一個誤導。

PD1：其實我自己個人還是認為，有問題的東西就不要進，有問題的東西真的就是不要進來毒害我們台灣人，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完全 OK 的。但是如果今天那個東西是真的沒有問題，而且他都做了檢測給你看，然後如果我們這邊也願意去把他們進來的東西再做一次檢測之類的話，我覺得也都是完全 OK，如果要安定民心的部分的話啦。我覺得就還是有問題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反對，如果真的是檢測出來沒有問題的東西，又不會對我們造成危害的，比如說市場的競爭的危害的話，我覺得沒有理由讓他們不進來這樣子。

研究者：是，這樣我瞭解。那今天的訪談應該到此為止也告一段落。我覺得收穫很多，謝謝您接受我的訪談。您有什麼樣的回饋，或想進一步問的問題嗎？

PD1：呃……我真的覺得，最終要講的東西就是，沒有問題的東西說實在就真的沒有反對的理由了。

研究者：是，就是政策還是要依據事實的科學數據，或是事實去做判斷、去做決策。

PD1：嗯嗯，我覺得真的就是，無知真的很可怕呵呵。偶爾我自己也會有發生類似的事情，所以我都時時地叮嚀自己，我如果真的覺得有問題，就會嘗試去瞭解它是不是真的有問題，而不是片面聽到說它有問題，就覺得它就是有問題，我是會讓自己盡量不要成為像這樣子的人。

研究者：這確實是一個蠻正向的思考方式。

PD2 訪談逐字稿

訪談日期：2022.03.24



研究者：因為畢竟 David 您是身為「福島前進團」的團長，那我相信這方面的一些經驗您應該有很多可以分享，那首先就先從簡單的開始，就想請問一下這個福島前進團，如果你要跟我們介紹的話會怎麼去做闡釋呢？謝謝。

PD2：福島前進團其實是日本的經濟產業署他們所推行的一個企劃。這個企劃希望透過具有宣傳能力跟發信能力的一些台灣人或是媒體，來把福島最真實的復興過程、還有現狀傳達給更多台灣人知道。所以我們就會去現場，被當時事故影響最深刻的地方，甚至現在還在持續進行很多的修復工作的現場，然後去跟當地的人聊、討論，還有瞭解現在的情況，然後再用文字、或是用影像照片的方式，來傳達給更多台灣人知道。基本上，我覺得福島前進團其實比較偏向一個意象的東西，雖然說我算是一個團長，但是這個團長也不是一個很確切、很有法定效益之類的職位，它只是一個意象。甚至是我們這兩年一起帶去現場的其他台灣人參加者，雖然說我們自己也是福島前進團，但除了這些人之外，所有只要支持我們、或者是認同我們想法的所有台灣人們，我們認為他們都算是我們的團員。所以說它算是一個意念啦，就是支持福島的這些台灣朋友。

研究者：我有看到你們的官網，上面寫得非常詳盡，就是這個活動從 2020 年算的話到 2021 年辦了兩個年度。然後我就發現 2020 年的時候有提到說，年輕人參訪完之後，還有辦一個類似發表會的活動，在那個發表會有再繼續募集台灣人去參加，然後目標是「一萬人」。那因為這個團實際上去參訪的人數沒有到這麼多，但這個發表會提到的招募人數好像有更高的要求，我就蠻好奇，這個數字是怎麼樣去設定的？

PD2：

剛剛講的「一萬人」這個數字，其實是我們跟剛剛說的主辦的經濟產業署的一個提案。我們跟這個單位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辦法，讓至少一萬個人能夠對我們這個企劃感到有興趣或參與。這一萬人就是我剛剛講的，有在追蹤我們的粉絲頁，或是有在粉絲頁以外的地方也願意參加比如說其他的平臺，或是實際到現場的一些，不管是不是台灣的、或是在當地的日本人之類的，就是這些相關的人們，我們針對這個人數設定一個目標，就是一萬人。最終當然不一定會達成這個數字，或是這個數字其實有很多沒那麼明確的，所以說這個只是一個目標。

每一年我們做的內容也都不一樣，第一年的做法是先讓大家了解福島是什麼樣的地方，你可能也稍微知道，第一年、第二年的內容有蠻大的差異。第一年就是去整個福島繞一圈，第二年的話其實就有把內容鎖定在當初受到災害的比較嚴重的地方。比較細微的執行方法兩次也是不太一樣，就是第二次的內容就會去做更多這幾個受影響地方的更深入的探討跟了解，所以讓每個人在各自不同的村落生活了 3 到 4 天，第一次就是我們全部去一起繞了一整圈，甚至是比较觀光區的地方，不是那麼的災區的地方我們也去稍微走了一趟。兩次不一樣，甚至今年度還是要繼續舉辦的話，其實做的內容一定又是更不一樣。現在是因為還在討論當中，其實有幾個

idea 啦，如果有需要跟你分享的話，其實我也可以講幾個我大概想要做什麼什麼之類的。

研究者：呵呵，可以啊，很歡迎呀，如果是可以透露的話，當然就很期待能夠聽到！所以剛才說到這個「一萬人」的部分，其實是指粉絲專頁的 followers，不是專指有跟你們去做實地考察的人數這樣。實地考察的人數，我記得 2021 年應該是 6 個，2020 是 4 個，是這樣的數字嗎？

PD2：對，像我剛剛講，其實團員這些東西就是一個（意象）……因為很難一萬人去現場，這個實在是太牽強了。當然「一萬」講出來，是一個比較有感覺的數字，但是我們實際其實會把這個想說是，參與我們的企劃，或是有關心過我們、有注意我們、會 follow 我們的這些人，就算是我們想要累積的這個目標。

研究者：方便透露到最後是有達到這個目標嗎？還是說，大概是到怎樣的數字呢？兩年度的這樣的情況？

PD2：兩年度下來，其實差一些些啦。因為看現在粉絲頁有七千個人（截至 2022/03/27 有 7163 人追蹤），然後 Facebook 粉絲頁以外，IG 再加一點點（截至 2022/03/27 有 354 人追蹤），然後還有沒有在網路上參與的但有在線下參與過我們的講座之類的，這樣還有一些些人。這樣加一加說實在大概是七千多個人吧，也是真的還沒到一萬人的目標。只是說，まあ，它就是個目標，那真的不如我們預期地成長這麼快，但是其實也是蠻多的，出乎我們意料的成效有出來，所以其實自己是覺得合格啦呵呵。政府（應是指日本經濟產業署）那邊其實也認為是 OK 的。

研究者：所以就是說，從 2020 年開始算然後累積到現在大概是七千多，跟一萬差不多這樣的區間。我有關注你們的 FB 粉專，然後發現說你們更新的頻率近兩年好像……可能因為活動還沒開始舉辦，所以比較少一點……最近好像有更新一篇。我蠻好奇你們在經營粉專方面有怎樣的一個經驗可以分享嗎？

PD2：講實在一點，畢竟我們每一年實際去現場的時間會是在……去年跟前年都是在 9 月多到 11 月左右這一段時間，台灣也會舉辦互動，那這一連串基本上都集中在最後的下半年之後，就是 9 月之後到 12 月。所以說，這也是很好理解，就是那一段時間會比較多的活動（更新頻率），那這一段時間以外的事情，我們就是只能夠以我們的素材，然後再重新地去把一些內容寫出來，或是遇到什麼樣時事，我們再做分享，所以這個發文的頻率就會比較平緩一些。

研究者：像今年最大的消息應該就是……真的如所盼望就是有開放，有大幅放寬。那針對這件事情，你們單位有怎樣的看法嗎？是不是有相關的發文跟說法？（11:07）

PD2：我們原本這個福島前進的企劃是從前年開始做，就是以希望食品開放為目標。因為那時候並不覺得會這麼快開放，老實來講我覺得不知道要做幾年之後才能真的遇見這件事情（食品開放），但完全超乎我們想像，就是很快就開放。當然我們也是覺得非常非常開心，只是說大家覺得開心、興奮的同時，還是覺得其實並沒有想想像中地會這麼單純。就算今天開放了，相信你應該也都很明白，這個想法跟很多消息還是有蠻多人是不瞭解，可能也不接受。我覺得不接受其實也不是什麼不對

的事情，畢竟每個人都自己的選擇，只是說對情況不了解、未知的人還是滿多的，不會因為開放就突然大家都了解情況。所以說，雖然說開放，但是我們自己都還是覺得這個東西還有一段路要走。所以說，接下來可能的方針或是做事情的內容會不一樣。因為我們一開始是想要讓食品解禁嘛，那現在解禁了，我們接下來的目標有可能就是讓更多人知道這些食品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檢驗，然後有什麼樣的安全性，或是持續地把以前發生的事情跟現在進行到的其他當地的情況，也要繼續讓大家知道，所以這東西（資訊宣傳）還是用另外的方式去進行。

研究者：瞭解，就是你們本來沒有預期到這麼快開放，想說可能還要好幾年，所以對於這次的開放，你們還蠻意外的。

PD2：對，蠻意外的，但雖然是一個意外，我們真的很開心。跟我們一起相處過的、或是我們的夥伴們、福島當地的一些朋友們，他們都是很開心嘛。當然我們也覺得很棒，只是說我們來客觀分析的話，就知道這件事一定還沒有那麼快可以獲得大家的了解。

研究者：是，因為確實就是誠如您所說，其實台灣國內還是有很多人不了解，甚至是有的一些不接受，所以接下來可能還有一段路要走。畢竟，就我的觀察是，日本政府其實還覺得有一些努力的空間，比如說應該是要全面解除管制，那現在也不是到完全解除，那可能也是你們接下來要努力的目標是嗎？就剛剛提到的目標上的轉換。

PD2：對。其實，除了現在我一起工作的單位之外，我知道日本還有很多不同的單位，他們都有各自設定目標，各自去執行當中。要做的事情還是很多，那他們其實已經做了非常多當地的事情，但是他們並沒有那個能力，或是沒有那個多餘的心力去讓更多不是當地的人知道這件事情。……我其實沒有說想去說服大家或是呼籲大家，基本上大家好像都是單純地想讓更多真實的事情，讓更多台灣人知道而已，知道之後下一步的話就是大家自己的判斷，或是大家自己的選擇，那就不是我們能夠去插手，或是能夠去影響的。

研究者：稍微簡單講，可能就是說，你們單位的定位是傳達這個資訊，讓大家至少在資訊比較充足的情況之下去做一些思考，也不是很強烈說，你就是要改變立場。那我蠻好奇，因為剛剛有提到說，其實你們有不同的單位在各司其職，然後有提到「當地」，「當地」的意思是指台灣、還是日本當地呢？

PD2：日本當地。例如說，我剛剛講福島前進這個企劃是經濟產業署（資助），那經濟產業署就會讓我們進到核能發電廠裡面，去看裡面的情況現在在幹嘛，大家在怎麼樣處理事情。他比較偏向於一些實際復甦的部分，例如說建設的復甦，然後這個區域的復甦，現在還有些什麼地方是可能核廢料有留著，那它怎麼樣去處理這些核廢料。它比較偏向經濟這一塊，就是產業、生產、建設之類的，這是我現在在做的福島前進這一塊的單位。所以它就是帶我們去看這些比較硬的東西，現在檢驗是怎麼樣在做，然後現在的工廠在幹嘛，大家在那邊都是怎麼樣維生的，或是說怎麼樣來做他們的農場之類的，政府又補助了大家什麼事情，這是經濟產業署。那其實我前一段時間有參加另外一個單位的企劃，它是農林水產省，相當於台灣的農委會，那就真的是在講農家、工廠，做這些產品都是用什麼樣的過程來出貨的，然後經過

什麼樣的檢查來測量它們的輻射能，就是比較偏向於產品這一塊。所以他們就比較不去碰輻射發生的過程，或是以前的一些事情，或是摧毀的房子啊怎麼樣之類的，他們就不碰那一塊。

研究者：喔～所以剛剛指的不同單位，是指經濟產業署、農林水產省這兩種單位。

PD2：一定還是有別的東西啦，例如說，還有一些什麼私人單位或是一些團體，那政府可能有別的，可能會有支持就業的另外一個單位之類的。

研究者：所以福島前進團算是經濟產業署比較直接接洽的單位，那農林水產省有像是前進團這樣針對台灣的組織嗎？

PD2：這個我就不知道，應該會有，但因為我沒有跟他們直接接觸，我也沒有去找，如果說找的話，就是有可能可以跟他們合作，或是用什麼方式來聯繫。但是我們團體沒有做這些事情，所以這我就不太清楚。

研究者：沒關係。我蠻好奇，既然經濟產業署主要是跟你們接洽，他們當初是如何跟你們接洽的？或是說，他們有給你們什麼樣相關的資訊讓你可以做參考嗎？因為畢竟你們算是從零開始去探索，他們應該會先提供一些指引給你們。

PD2：稍微具體來講，當初開始的過程，其實日本也有像是 NPO 的組織，就是一般社團法人，好像相當於台灣的非營利社團法人之類的，那福島當地也有這種團體，它當然也是為了復甦福島，想辦法幫助當地舉辦活動，或是做一些介紹之類的。當初最一開始是這邊有個團體，應該網路上都有寫，它叫做「福島元氣になろう」，就是「元氣福島」。這個組織的負責人叫做本田（全名為本田紀生），他跟另外一個在日本的台灣人，算是我的前輩，那他們其實就一直很希望能夠做這種企劃，讓台灣人知道這些事情。所以他們其實一直有在規劃這種做實作的內容，那規劃出來的內容，其實這個就很單純，他們就是跟政府、跟經濟產業署提案：我們想要做這樣的事情，那你覺得怎麼樣？你們想要獲得什麼樣的宣傳效果？那我們能做什麼事情，大概需要多少費用。就跟台灣政府標案的感覺一樣……應該是反過來，他們是自己想做這些事情，所以去跟政府提案，畢竟這個也是需要政府的力量，所以他們就提了很多年之後，終於在前年正式開始這個企劃。

研究者：剛剛提到「福島元氣になろう」的團體，它的定位其實算是一個提案方，然後是跟經濟產業署做一個預算上面的爭取。那剛剛有點到一個關鍵我蠻好奇，就是這樣的一個組織，它要提出這個案子，其實是本田先生跟一位台灣人士進行合作，這個細節還可以再講具體一點嗎？

PD2：因為我其實是在他們這個企劃進到執行之後才參與這個部分，所以我也只能從他們跟我曾經講過的一些感覺來陳述。基本上，因為本田他就是一個在福島生活的日本人嘛，那他當初會成立這個 NPO 組織，也是為了振興福島當地的經濟，或是讓一些情報能夠更加地宣傳。因為他本來就是做廣告、行銷相關的工作，那他就是一直有這種想法，就是想把大家在做的事情讓更多人知道，把福島人吃的東西、或是很好的一些品牌，更多地讓福島以外的人知道。所以他這個組織不只是福島當地的一些復甦的活動，可能辦一些市集啊，做一些宣傳啊，讓當地的東西能夠更活

絡，能夠更有名氣之類的，能夠幫助到當地的人。除此之外，它當然也希望把這些東西讓海外的人能夠知道。當初他們就是已經認識好一段時間的好朋友吧，然後一直希望能夠……因為畢竟我的前輩他是台灣人嘛，就希望能藉由他的力量，讓這件事情跟台灣串在一起。

研究者：瞭解。想進一步問，因為有提到說你算是後期階段才加入的，這兩個年度您都是擔任團長的位置嗎？

PD2：後期的話，講得實際點，就是他們比較偏向於把這些企劃跟組織處理好，那執行的部分，畢竟有很多都是走線上，有很多都是要跟年輕人（互動），或是一些比較辛苦的工作去現場，那他們可能就沒辦法自己去做這件事情，還有就是中文的一些需求，所以他就找到我來做這件事情。然後我兩年都是負責這個角色（團長）沒錯。

研究者：就是說，他們是負責可能初期的規劃，你們是負責後段的執行。那剛剛提到一個中文的部分，所以那個網站（<https://popup-fukushima.com>）算是你們介入蠻深的嗎？就是需要負責去架設、去給建議嗎？

PD2：有負責架設日本網站的啦，畢竟還是要跟日本的一些單位交代，希望讓這件事情給更多的日本人能夠知道。那中文的部分就是我們這邊來處理，反正就是翻譯啊，去了之後的一些內容寫好之後，然後讓他們可以把這些內容放在網站上面。

研究者：是。因為我有稍微比較過，發現其實日文版跟中文版好像有點差異是嗎？就是好像也不是直接翻譯的感覺。

PD2：這個可能就是我們的執行上這個中間的聯繫比較不足夠，造成這樣子。

研究者：是，所以不是故意的，不是說有些東西特別想要台灣知道，不是這樣的一個考量？

PD2：

是沒有特別這樣考量，但可能真的有一點這種東西，就是可能因為每個人的想法不太一樣，例如有些人講的話會比較 *private*、比較個人的一些情緒會在裡面。如果發生這種事情的話，我當然會希望他不要翻個非常奇怪的中文，我會希望是比較圓滑一點的方式去傳達。因為大家的想法其實都差不了多少，只是講話的方式或是語句可能會比較不一樣，那我應該在翻譯的部分會……因為它是一個公開的網站，我有可能會把它翻成比較中立一點的，不會有個人的想法在裡面的感覺。應該說，日文版不是我做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我會用我的方式去做中文版，所以中文版內容基本上是我這邊的內容為主。那日文可能就不一樣，可能是他們自己寫在一起的，那我沒有全部翻過去，然後我也沒有修改他們啦，所以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這個倒是不需要太去（在意），因為做這件事情的所有人，他們都跟我一樣，其實就只希望讓更多人知道現實的情況怎麼樣，讓大家知道所有事情，而沒有去掩蔽。我們不想隱密這些事情，因為掩蔽這些事情反而讓大家覺得你一定在遮蔽什麼東西，或是在躲藏什麼東西。我覺得，反而就老實跟大家講，現在還有地方還是會有

輻射能啊，還是沒辦法住啊，你在發電廠裡面待太久還是有可能會出問題的，但是就算這樣子，他們還有什麼樣的措施，他們還是有在規劃、在管制，所以說就不會問題。我覺得這樣比較是大家喜歡聽的東西啦。

研究者：是，所以可以這樣歸納，就是雖然日文版、中文版確實有不一樣，可是這主要是因為你們比較習慣獨立作業，那個人有個人的風格，大概是這樣感覺。

PD2：其實我倒是蠻想知道哪裡不一樣呵呵。

研究者：只是會覺得日文版好像稍微完整一點，然後有些字樣放的位置有點不太一樣。

PD2：比較完整噢，那應該是我中文版的更新更新得不夠完整呵呵。

研究者：沒有啦，其實日文版有提到的中文版都有提到。還有一個蠻有趣，就是中文版的部分有提到媒體的這個 Youtube 的連結，這相比於日本版又呈現得比較清楚一點，我想這可能也是台灣方面的前進團想呈現的感覺。

PD2：對啊。

研究者：我其實蠻好奇，你們辦這個活動應該還是有得到一些台灣觀眾的想法跟回饋，有什麼可以分享的嗎？

PD2：其實我比較訝異的是，因為在這次經濟產業署的企劃，跟我剛剛講的另一個農林水產省的企劃，我都有參與，發現沒有看到那麼多的酸民耶。我原本以為自己可能會被質疑啊、或是會被反彈之類的，但是意外地沒有。但是我覺得有可能，就是我自己推論，應該是說會來關注我們的本身就不是酸民，就真的是喜歡福島的這些人，這些人們他們才會來關注我們的東西也說不定。那其他的要麼是根本就不知道這個東西、不知道這個團體，要麼是他們沒有興趣來管這件事情，可能在別的地方當酸民也說不定。酸民我不是意指不好的，就是反對這件事情、或是提出反彈的一些人。所以說這次參加這個，我真的完全沒有看到哪個回應是「我就覺得我不喜歡」，甚至是「覺得很討厭」、「不開心」的，就基本上大家都會是「哇好想去」，「這個酒好喝欸」，「這個東西確實是這樣子」，「我好想知道更多」就是比較正面的回應。所以我覺得還蠻訝異的，但我覺得應該只是沒看到，或是沒有過來而已，我沒有樂觀到以為真實真的是這麼美好。

研究者：其實台灣有做一些民調，不知道您有沒有注意到，就是好像近幾年確實是願意接受去解禁或至少是放寬的比例是有在升高的，可是也沒有升高到這麼驚人，就是完全沒有半個人反對這樣。

PD2：我印象中我前一段時間有看到，就是說大概還有快一半的人沒有到正面接受這件事情。啊他可能是討厭，或是他可能就沒興趣，或他可能就是不知道，那這種人好像是至少有一半左右，都還在啦。所以說，我看到這樣的結果，其實就只是我可能沒看到，或是這些人沒來找碴而已哈哈。

研究者：我覺得「不知道的人」應該是你們的 **target** 對吧，因為不知道的人就是不知道，所以才會產生一些沒有根據的擔憂，那讓他們知道了可能就會有一些別的想法，這樣的一個理解還符合嗎？

PD2：對。不知道可能可以大致分成兩種，有一種「不知道」是他完全不知道這整件事情，甚至他對福島沒有任何感覺，他可能只聽說福島有核事故這件事情，那其他事情他完全不知道，這個是第一種「不知道」。那第二種的「不知道」可能是他知道的是錯的，就是他可能以為他知道，但他知道的可能還是 10 年前的情報，或是根本就是錯的情報。例如說，輻射外洩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可能就有些人會在網路上放一些變形的生物啊、或是輻射感染的東西之類的，然後說這是福島的東西，可是這種東西實際上就不是真的嘛，那可能那時候有些人就會被誤導，可能他們到現在還是認為這個地方是這麼可怕的。這種知道錯誤的情報、跟完全不知道現在什麼情況，這兩種都是我們最主要的目標。那確實就像你說的，他真的知道現在福島的情況是這樣，也有做這些檢驗，但他還是不接受，那我也不會認為我一直把這些情報給他他就會接受。

研究者：所以其實範圍還是蠻多的，因為就我的觀察，確實被日文講「風評被害」、中文講被誤導的這些人，其實還是佔了蠻大的一部分。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反過來說，這個同溫層可能會造成你們傳播的資訊還是會有一個 **limit** 在那邊的感覺，這可以說是你們的隱憂嗎？

PD2：對耶，你這樣講，我也是蠻能夠感受到，就是沒有人回不好的訊息，搞不好是不好（情形）。就是我們努力了半天，結果我們就只是跟自己的夥伴很開心，說我們都很棒、都很好、然後謝謝你，結果我們完全沒有讓更多不知道的人知道這件事情的話，那真實來講目的並沒有達成，這個也是蠻隱憂的啦。但也不能完全這麼地負面去思考這件事情，搞不好就真的大家都還蠻樂觀的，只是有可能像你剛剛講的，我們就是一群都是同溫層裡面的人，我們要去打不同溫層的人這樣子。做法的話就是，我覺得現在還沒有那麼多心力刻意去打這些沒有興趣的人。舉例來說，今天我要宣傳我的一種音樂，那我刻意要跑去鄉土電視台打歌，那可能就不太對，我們當然會先打音樂網、音樂電視節目，那一邊可能有一些對我們的曲風沒興趣的人，因為看到我們的音樂，就稍微有興趣，就想要了解，那當然我會先打這種人，鄉土電視台的可能在更之後，然後有機會慢慢擴散過去。所以說，先對對日本有興趣的人去做宣傳，對日本有興趣的人才會是跟我們比較相關，因為如果對日本沒興趣的人，我先跟他宣傳，他也不會去買福島的東西吃，我當然會跟有可能會買我東西的人、可能會來玩的人說這件事情。

研究者：瞭解，就是先鞏固偏向這一方的群眾，大概是這樣的策略。因為剛剛也講到，這個比例是越來越大，那可能代表說，你們鞏固有一定成效，那之後會不會或如何去打所謂的異溫層？

PD2：因為我們現在，具體來講，做法其實大同小異。我們每一年可能做法都會是去現場、去福島某個地方，然後去做某些事情，或是進行某一個ツアー（遊覽），就是一個巡迴、一個視察，或是辦個活動，那這個辦完之後，再把這個東西想辦法用媒體的力量，用 SMS、用臉書、用 IG 之類的網路的力量，先讓更多人看到，那

再來我們就把一樣那個內容拿去台灣，在台灣辦活動，然後一樣是請台灣的媒體來做宣傳，就是這個其實是一個蠻基礎的流程。只是說每一次可能稍微會不一樣的宣傳手法，稍微不一樣的內容，不一樣的活動，但是我們的作法基本上是會維持以這樣子來執行。

研究者：嗯，前兩年好像就是這樣的模式。

PD2：對，只是說，每次不一樣，例如說我其實蠻希望今年如果有開放，但我覺得好像有點困難，如果有開放，其實蠻希望……譬如說那邊靠海邊，很適合騎腳踏車、跑步。那時候海嘯就是海邊、海岸線嘛，海岸線就是有路可以騎腳踏車，而且風景很漂亮，那我就有 idea 想說如果在這邊辦個腳踏車的活動，或是抽獎抽到的話，我們招待住宿之類的，讓更多的台灣人直接去福島騎腳踏車，然後搞一個活動，搞個自行車比賽。這樣子就是一個可以讓更多一開始可能不是這麼對福島有興趣，但是透過這個活動能讓更多人一起來參加，人來參加他就會讓他身邊的人全部都知道這件事情，所以這會是一個比較跟大家互動，然後又可以達到宣傳效果的一個方式。但現在就是都沒辦法做到，因為都沒辦法來，所以說要等開放之後。

研究者：是，因為我本來以為您指的是食品解禁，原來是指疫情的關係的解封。

PD2：對，因為現在還沒辦法來日本玩嘛。如果說可以來的時候，就希望可以招待大家去福島，然後一起去參加慶典啊、祭り之類的。

研究者：是，就親自可以到日本，然後在那邊辦活動讓台灣人參加，然後也是做一個宣傳的效果這樣。

PD2：因為這樣子，連帶地它就可以讓本來不是這一塊同溫層的人參與這件事情，我們就不會只靠我們自己的平臺在那邊宣傳我們的網頁，在那邊寫我們的臉書，而是讓例如喜歡騎腳踏車的人也會有興趣參加活動，就有辦法擴展到那邊去。

研究者：瞭解。因為這種活動其實應該也不只有前進團在做，還有很多日本希望可以讓大家知道福島五縣、甚至整個日本他們的現況是怎麼樣，這些類似活動應該是蠻多的。那我不知道 David 有沒有印象，這樣的活動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比較受到關注？還是說，其實從 2011 年這麼早就開始了？

PD2：第一年（聽錯了）其實還好啦。第一年老實來講就是剛開始，成效是普普通通，只是說我們確定有做出我們自己發信的一個小平臺，網站之類的正式地運營了，然後團隊裡面的人也是第一次合作，就是有成功、順利地做起來。所以第一年就是比較像偏內部的組織、跟我們的基石啦，這些部分做得算是 OK。那第二年，可能剛剛好是（311 事件）十週年，然後又剛剛好台灣這個議題有吵起來，就是搞公投，所以成效比我想像中還要大，當然我們自己做的內容也比第一年還要好很多，我們有去做比較精細的拍攝，去做比較深度的採訪，這個是一部分，那同時因為在台灣的時候唐鳳也有來我們的活動，那時候因為他有來，所以也有很多人來取材（採訪）。這件事情是我們原本沒有預想到，講難聽一點，算是給我們打了一個很大的強心針。因為老實講第二次的活動如果沒有更好的成果出來的話，其實也是會有點壓力，就是結果上來講，我們希望有很明確的一個成長，那因為唐鳳政委他來的關

係，所以是這件事情有一個很大的、跳躍性的發展。甚至今年，我們現在在想說會再邀請唐鳳，就是請他來日本，我們一起去福島之類的，那我們會去做這種比較更下一步的規劃。那也是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有我們去年的內容做得比較好的情況下，然後我們做更多的抽獎活動，宣傳的部分也做得更紮實，所以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覺得我們是真的被關注到了，就是我覺得自己有實質上感受到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去逛一下粉絲頁，或是媒體的部分，我們的露出（曝光度）比想像中還要多很多。

研究者：剛剛提到一個蠻有趣是那個時代脈絡，就是相比 2020 年，2021 年的情況好像有公投的背景存在，讓你們的活動受到較多關注，這方面是怎麼說呢？2021 年的公投影響是指萊豬公投的部分嗎？

PD2：對，當然我們也是迎合這件事情，去做一些宣傳，就是可能剛好在公投之前，發一些影片上去，但我們沒有刻意去迎合這件事情。就很明顯大家會來採訪我們，會來找我們問一些事情，像三立新聞就有來做現場的報導，他們就會問公投的事情，因為他們也是要針對這個話題去做一些內容，因為這樣子，我們就獲得了蠻多的關注。

研究者：那他們會想找到你們，是因為兩個案子都是跟所謂的「食安問題」比較相關嗎？就是你的猜測或觀察。

PD2：他們其實也知道我們的立場，應該說我們也蠻小心在處理這些事情的，老實來講福島前進團的、我們去現場的大家，都非常支持解禁這件事情，我們團體非常樂見其成，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但我們還是不想選到一邊站很明顯，以團體的角度來講，不能說我們就支持哪些事情，因為這樣有一些反彈，或者一些問題要解決，那在日本的單位也不希望有太多立場的東西出現。所以說，當時接受採訪，他們當然是問說你覺得怎麼樣、你覺得安不安全之類的，還是問這些問題，那我們都會回答，只是說我們當時也是請電視台的人員盡量以比較中立的方式來報導我們講的話，不要曲折我們的話。那當然電視台一定有他們的立場，只是說我們講出來的話不能夠變得很奇怪這樣子呵呵。

研究者：瞭解，所以就必須要小心謹慎。因為確實這個議題在台灣是蠻有爭議性的啦，特別是它有些受到政黨競爭的這個陰影的影響，這樣就好像很容易讓大家去做一些不必要的聯想，所以其實你們還是蠻小心的。

PD2：對啊，我們也不是做政治的，不希望跟一些政治立場扯上關係。

研究者：就是你們初衷是很單純啦，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更多關於福島的消息。那因為這個議題為什麼會走到政治化，應該蠻明顯就是 2018 年那一次公投，我蠻好奇說，David 或您身邊的一些人，你們對於這個公投有什麼樣的想法嗎？或是說，日本方面的日本友人啦、或是日本的一些單位有沒有什麼想法？

PD2：其實那時候因為還沒有進行福島前進這個企劃，所以老實來講，我個人其實沒有非常地了解很多細節，甚至於我們都在日本。其實應該也有不少人可能跟我們一樣，對這件事情的了解程度可能沒有，像在台灣有參與公投的大家那樣深刻。我

可以跟你講的是，就是前兩年去福島，我印象中也是有跟當地人聊一些事情，或者說網路上有看到這種內容，就是在日本的一些朋友們，他們就是一個很失望啦，畢竟他們很喜歡台灣，台灣捐助他們，真的是幫上很多，然後也很愛這個國家，結果居然沒有通過。這個公投結果，好像跟想像的不太一樣，然後他們可能就會覺得有點失望，有點難過啦。我相信也是有很多在推進這件事情的，例如我剛剛講的 NPO 這個組織的本田或是我的前輩，他們一定也很難過、很意外。就是這個事情其實是有傷害到某些人、還有台日之間關係的感覺。

研究者：就是在感情方面這樣。

PD2：就是這兩個國家可能大部分的兩邊之間的關係是很好的，但是就這樣關係很好的兩個人結果竟然是拒絕彼此的感覺，那可能就會很難過吧。但是我覺得這個難過，好像也沒有難過到非常久啦，畢竟可能也不只有台灣拒絕他們呵呵。我覺得他們也很堅強啦，他們雖然覺得有點失望，但他們基本上還是相信台灣，大部分的人還是相信說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可能 2018 年的投票大家還不理解，或是還需要更多的認識才有辦法揭露這件事情，所以他們其實也蠻正面的啦。

研究者：所以可以這樣說，就是日本在 2018 年前後，其實民間的部分並不認為台灣的這個公投真的會通過，那時候是這樣的一個氛圍嗎？

PD2：其實我也不知道啦。只是說，以我們去跟當地人聊天的情況下，他們其實沒有很堅持，那些農民啦、或是大部分在那邊生活的福島人，他們其實並沒有說很糾結於想要讓自己東西趕快賣給其他國家，趕快讓大家認同，他其實沒有到非常糾結。但是他們就是會很相信自己的東西，然後很努力去做每一天或是每一次的耕種，那東西就越來越好，然後同時政府也一直在 support 這件事情，所以他們就還蠻相信說，總有一天大家都會信賴我們、或相信我們，那我們的東西是好吃的，希望總有一天大家會吃到，就是他們是用比較單純的這種期待、期望的方式去面對這件事情。他們不會一直覺得說「你們怎麼還不瞭解呢？」「你們怎麼會不相信我們？」，他們不會用這種比較負面的想法去看待這件事情。

研究者：那聽起來真的很不錯。剛剛提到說，其實政府的支持也是讓他們有個慰藉的感覺是這樣嗎？

PD2：其實不只慰藉啦，他們真的就是（給）錢啦。當地的農家一定有很多的補助。那我可以舉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們有一種農家是種花的，就是賣花，我那時候去其中一個工廠，他就是可以直接跟政府申請說，我接下來想要蓋個溫室，然後要全自動的功能，陽光啊、溫度啊、水啊什麼的都全部自動控制，這個溫室可能要三千萬日幣（約合新台幣七、八百萬）好了，然後他就可以申請，政府是可以全額給他的欸！這數字可能不是正確，但是我記得至少是幾千萬日幣，這種程度的設備全部都可以透過申請、透過補助來獲得，他之後可能會有一些條件要達成，例如需要支持某些產業什麼之類的，但是基本上它（政府）很實際地就是用錢的方式來支持這些當地的居民。

研究者：瞭解，那會有民意代表方面的協助嗎？

PD2：這個我就不太確定了啦，因為一定還是會有每個地區的區長或怎樣之類的，或是村長，他們有村嘛，但是村長有做什麼，我就不知道啦。當然村長這些人也是很努力去讓他們當地的各種產業復甦，就是他們在治理這個公司的感覺，那他們就是會盡量去爭取一些資金，上面會往下撥嘛，那每個村可能就一定的金額可以在網上申請之類的。這是我的猜想啦，我不知道實際上他們有做哪些事情。

研究者：瞭解，所以他們會特別想去處理這些問題，以我的理解，不單單只是情感上面覺得台日之間應該要友好，而是還有其他考量，希望至少讓底下農民的生計可以受到一些保障跟加強，是有這樣的目的。那我可能就是進到最後一個問題，再耽誤您一點點時間，還可以嗎？接下來還有事情要忙嗎？

PD2：還好啦，反而是說，如果你今天問完之後，可能今天沒辦法再很久很久，但如果說還有想要討論的話，再隨時跟我說。我真的也是想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然後同時我相信你那邊應該也是會用比較實際的方式，比較去寫成一些報告、結論啊，再讓更多人知道，那就這是一個比較好是事情，我希望能夠提供更多的資訊。

研究者：謝謝，很榮幸能幫上忙，那也是你也幫助做研究這樣呵呵。到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其實應該蠻明顯看到說，日本政府在這兩個網站（日本交流協會、Fukushima Updates）上面有分享一些，有點像是你們活動在宣傳的這些資訊。就蠻好奇 David 您對於這些網站有沒有一些想法？例如會認為說這些資訊可能有怎樣的用意嗎？或者說它可能對台灣人來講會有怎樣的結果？

PD2：

其實就我剛剛講，其他很多不同的單位都在做別的事情，那復興廳可能是另外一個我還沒有接觸到的單位，然後我覺得他的作法也都差不了太多啦，像我看（復興廳架設的網站）裡面有個「強運少女」的影片，它應該也一樣是這個廳邀請 YouTuber 去拍攝，然後去做宣傳，其他人寫文章之類的。經營這些網站的可能也是另外一群人，那我覺得這種都是蠻有效果的啦，就是蠻規劃性地在做這件事情的我覺得都會有效果。

然後，交流協會這邊的東西當然就比較硬了啦，就是怎麼樣可以進口啊，一些規章什麼之類的，然後甚至是像有些日本的檢驗單位，他們（交流協會）也是會把他們（檢驗單位）檢驗的結果都直接放在網站上面，讓大家隨時可以去看。我覺得這些東西就代表他們真的是每個單位都很努力在做這件事，也是政府真的是有請他們去做這些東西。所以說，有沒有效果？我覺得還蠻有效果的啊，至少它不是假的訊息，只要它真的是真的訊息，它訊息的內容是可能跟我們做的不太一樣，可能是比較旅遊性的，可能是有關於飲食的，可能是有關於建設的，都是事實的話其實就還蠻有用的。

研究者：瞭解。我覺得從這次訪談蠻有收穫的，就是有聽到說其實日本在處理這件事情是很多不同單位都有在做。剛剛有提到，你們前進團的經濟產業署，農林水產省，然後剛才的復興廳，就發現其實他們真的有很多單位在做這件事情。

PD2：對，但多多少少啦，我覺得在所難免啦，每個單位不可能互相連接地一起做。它如果今天全部聯手去做一個網站的話，說不定這個網站會更厲害。但是這種事情就是沒辦法啦，大家還是要各自做，他們才會比較好處理一些事情。

研究者：各司其職的感覺。所以他們的目的、訴求會不太一樣嗎？

PD2：每一個企劃其實都不一樣，然後每一個單位要達到的目的不一樣。所以說，像其實我參加農林水產省的活動的時候，他們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食品是安全的」，目的就這件事情，讓大家知道我們有在檢驗，我們福島食品出來都是安全的，這是他們最大也是唯一的目的。那他們就會跟我說，就是希望你不要在我們的活動裡面提到，有關於核電廠的事情。雖然說出來也不是壞事，但是跟他們的目的沒有太大關連的，他就一直堅持最後出來的，就只要講現在 2022 年食品的安全有多安全，他只想講這件事情。那如果我跟他講 11 年前地震的事情，他就不會想讓我去節外生枝。

研究者：就是不要寫這一句講這樣。

PD2：但是，在我現在福島前進這個團體的話，那它就是在講這件事情啊，就是在講 11 年前發生什麼事情，當時的居民現在的想法是什麼，現在他們正在做什麼事情，然後他們的產業復興得怎麼樣，他們就是講這些過程。

研究者：瞭解，那還會有相關的、類似的就是日本人希望可以讓更多台灣人知道他們情況的單位組織嗎？因為我有看到他們會用很多交流活動，比如說留日學生，他們就會讓他們去參訪的這樣的安排，有聽說過嗎？

PD2：應該都有啦，只是說，就是我剛剛講，我也不是那麼地了解全部。有些是政府單位，有些是民間團體，然後各有目的的。像我覺得一定會有的是，有關於就職、就業、或是移民這類的，一定有這一塊的，又是另一個單位做。人力流失什麼之類的，又是另外一個單位。

研究者：好，最後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這類讓台灣人知道這個資訊的這一系列活動，剛剛也提到各個單位在做嘛，那他們開始動起來的時間點大概在什麼時候呢？感覺好像不是一開始就有，因為我在爬梳的時候，好像沒有這麼早就開始。

PD2：對啦，我們的企劃算是比較晚開始的，像我剛剛講的農林水產省他們的活動應該是 5 年前開始，但是更早有沒有我不知道。就是 5 年前他們已經有開始執行剛剛那個另外一個企劃，但我是今年才第一次參與到，那他們是已經 5 年前就開始做了，所以最少可能 5 年前就已經有些這樣子的單位開始去做這些推廣。說不定還有更久以前的，這個我現在就不知道了。

研究者：5 年前是指 2017 嗎？

PD2：5 年前的話，應該是第 5 屆，今年是第 5 年，所以 2018 吧。

E1 訪談逐字稿

訪談日期：2022.03.02



研究者：根據您個人的觀察與研究，請問「福島五縣食品輸台議題」對於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個別而言有何重要性？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為處理此問題，過去 11 年來具體曾採取過何種作為？

E1：就我來說，我的觀察大部分當然還是會集中在台灣的部分，所以我們現在來談台灣，從我們過去採取這個緊急措施，一直到我們這幾天解除限制的過程裡面的……第一部分是問重要性，就處理它（指「福島五縣食品輸台問題」）的重要性，第二題是說在過去 11 年大概採取過什麼措施……意思應該是說有採取什麼措施想要去解決、或是改善這個問題，對不對？

研究者：嗯嗯，沒錯。

E1：

好。第一個在重要性的部分，對台灣來說，我們要先回顧，在 2011 年因為 311 大地震爆發之後，導致福島一號原子能發電廠有輻射外洩的問題。在當時有蠻多國家，包含台灣在內，我記得有 20 幾個（實際上應是 54 個）國家是採取禁止進口，當時是針對福島與周邊四縣加起來五縣採取禁止進口的對策，我們稱為緊急措施。有 10 幾個……18 個國家嗎……是提高風險管制的做法，也就是他們要求日本福島五縣、以及其他部分地區出口產品吧，必須要檢附無輻射證明（台灣官方稱法為「輻射檢驗證明／報告」）才能夠出口，這個就是它的緣起，11 年前發生的事情。那隨著福島外洩事件受控，隨著日本開始監測福島周邊（共）五縣及其他地區的環境中的輻射量、還有食品（殘留）輻射量的問題。那日本其實在爆發後沒有幾年之後，日本監測福島以及福島以外地區的所謂食品包含農產品的輻射含量，就已經出現說福島以及周邊（共）五縣的輻射含量並沒有高過其他地區，這樣的監測結果。它呈現的方式就是……這個日本官方（資訊）應該都有啦，就是它去抽檢然後那個合格率，然後福島周邊（共）五縣的合格率其實跟其他地區幾乎是相同，都是 99 點幾（百分比）啦。

從日本的角度，它認為我們繼續採取這個措施，是違反 WTO 規則的。WTO 規則的要求，原則就是說，像這種緊急事故，各國都有權利去採取這種斷然措施，但是你採取這個斷然措施來避免食安問題之後，你必須……因為當時的科學證據不充分，所以你必須用這種禁止進口的方式，先來避免（潛在）輻射的食安問題。但是隨著科學證據越來越多，WTO 的義務是要求各國必須要去觀察其他國家還有國際組織的對策、後續的一些鬆綁的發展，還有最重要的是，重新檢測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來判斷你這樣的一個斷然措施是不是還有存在的必要。那在這個基本的義務框架之下，台灣出現的問題就是說，我們沒有盡到這個義務，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定期地去檢視科學證據，同時我們也沒有去參考其他國家陸續鬆綁這樣子的發展，來作為我們是不是有必要去調整斷然措施的（判斷）基礎。反過來，我們是基本上 11 年都沒有做任何的改變，同時我們還在 2018 年透過這個公投來要求政府至少兩年內是不能夠開放，這個完全沒有做任何的檢討這件事，就已經不符合 WTO 義務

了，那公投這個不管其他國家（的做法），也不管科學證據，直接要求兩年不得開放，這個結果更是跟 WTO 義務是相抵觸。

所以對日本來說，台灣去處理這個問題，先姑且不論怎麼處理，是一個符合、或是說要求台灣去遵守 WTO 義務的一個要求。也就是說，它把台灣當成 WTO 會員要求你去符合義務，是日本的第一個出發點。從日本的角度，它認為不符合 WTO 義務的行為，其實就是一種貿易障礙，而且它是一個違法的貿易障礙，所以應該要予以移除，這是從經貿規則的角度（來說）的重要性。第二個就是說，日本希望各國解除（進口管制），也是讓這整個福島事件可以告一段落，有一種落幕或是一種結束的感覺，也是一種印證說福島及周邊（共）五縣逐步地回歸常態生活，不再被特殊化處理的一個展現。有沒有這樣的展現，當然也就會影響到，特別是福島的居民在這 11 年來面對核災、以及後續的各種所謂歧視性的作為的一種解脫吧。對於這種產品的恢復出口，這是經濟振興，也包含說心情上、或是對整件事情的結束的這種感受上，也算是一種復興的效果。這是我所瞭解的日本為什麼把這個問題看得這麼重要的一個主要原因吧。

當然還有伴隨的原因，包含說日本覺得台日關係不斷升溫，那台灣很多農產品面對困難也是改銷日本，日本也是按照規則決定要不要開放台灣。否則譬如說我們之前的鳳梨、釋迦，因為中國不是驗出介殼蟲，理論上日本也可以說你這是有介殼蟲的問題，我也可以禁止進口，但日本沒有因為中國說有介殼蟲就禁止，日本是回歸到我實際來檢測看看有沒有蟲害的問題。日本覺得台日關係越來越緊密，而且日本對於台灣的農產品和食品，都是採取符合 WTO 的規則義務的做法來處理，而台灣卻罔顧這種升溫中的關係，而且罔顧我們應該盡到的義務，繼續維持這個他們認為是違反規則、違反義務的限制措施。這我覺得是一個伴隨……也就是它也是原因，但可能不是像恢復福島正常化或常態化的一個意義那麼直接，但是間接地也有這樣的一個意涵在。所以日本為什麼想要積極處理這個問題，我的理解（這是）他們的一個出發點。

對台灣來說，第一個這個重要性當然是希望，透過移除這個貿易障礙，來排除會妨礙台日關係持續緊密的算是絆腳石。第二個就是 CPTPP，因為 CPTPP 在台灣大概是現在少數還有些可能性可以加入的（區域貿易）協定，這個協定其實自己有規定關於新申請國要怎麼去申請加入的程序，程序規定：新申請國必須要跟現有的成員國在第一個階段先進行諮商，來解決雙方既存的貿易障礙，應該說既存的貿易與投資的關切事項。所以台灣有義務要跟日本以及其他十個 CPTPP 國家去進行諮商，瞭解對方對我們的關切，然後積極地去處理這些關切。在這個程序之下，當然我們跟日本的雙邊諮商裡面，日方最關切的問題，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日本福島五縣食品的問題。簡單地說，台灣開放（福島）五縣食品，第一個就是這是我們在 CPTPP 架構下的義務，就是我們要處理……這是台日雙方的關切事項，當然我們跟澳洲、跟加拿大也許還有別的關切，至少台日之間的第一個關切事項就是這件事。那我們本來就有義務要去提出解決方案，來尋求跟日方的共識。換個角度講，我們解決這些共識，是不是日本就一定支持台灣呢？這也未知數，因為最終決定權其實是在日本、以及其他每個國家。但是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那甚至連日本要去考慮要不要支持，這一部分都做不到，因為我們就已經無法滿足 CPTPP 自己訂出來的加入程序的規定。

對台灣來說，解決跟日本的雙邊關切事項的重要性，是超過只是單純地符合 CPTPP 加入程序的規定而已。因為我們知道 CPTPP 前身是 TPP，美國退出之後有將近快半年，剩下的 11 個國家有點不知道接下來要往哪裡發展，當時主要是靠日本，那時候還是安倍當首相的時候，類似協調、號召大家繼續把這個協定談完然後生效，所以我們可以說，日本不是 TPP 的主要國家，但它絕對是 CPTPP 的主要國家，也就是說，今天會有 CPTPP，日本在 2018 年的時候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所以，雖然在協定的規定裡面是要大家對於新成員國（的加入）都要有共識，就不能有人反對，像是一個共識決，大家的票也都一樣，但是實際上這些國家在 CPTPP 裡的運作上面重要性是不一樣的，日本又是其中最具有影響力，也就是它最具有可以去協調、甚至改變其他國家……應該說去凝聚大家共識的一個關鍵成員。再加上，日本之前已經很多次表示對台灣以及任何可以符合 CPTPP 義務的國家的歡迎，所以在主觀上它是歡迎……應該說在表面上它是歡迎台灣，然後在實質上它在 CPTPP 裡面有具有重要性，因此我們台灣本來就有這個需要，先去解決跟 CPTPP 裡面最關鍵國家的雙邊關切議題。這就是對台灣來說，從加入 CPTPP 的角度來觀察，為什麼解決跟日本的關切事項是最優先的一個工作，而解決跟日本的關切事項裡面最優先的又是日本福島五縣食品的開放。這大概是我們所瞭解為什麼解決這個問題是這麼具有重要性的一個背景。

當然解決之後，我剛剛講到，日本會不會同意？或者日本會不會全力支持台灣？這個還有待觀察。但畢竟台灣可以去創造或改變的條件，先創造出來，如果日本願意支持的話，不會因為存而未解決的福島問題，導致日本在態度上或立場上有所保留或是猶豫，這個是重要性的部分。

那我們跟日本在過去 11 年做了什麼？其實台灣在這次（指 2 月 8 日預告、21 日正式施行的解除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的行政措施）之前有兩次嘗試開放，第一次是在馬總統 2015 年的時候，那時候已經準備要做鬆綁，雖然具體的鬆綁內容沒有公布，但是那時候傳出馬總統有指示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當時一方面我想也跟國民黨在國會裡面比較弱勢有關，所以後來就叫停了。到了民進黨執政，就是這一屆這一次小英總統執政的時候，2016 年林全院長也有宣示說他要處理這個問題，只不過那一年的好像下半年吧，有查到一起日本進口食品有一些產地標示……我不知道算不算詐欺，但是產地標示不實的問題。大家變得說，如果開放之後，到底可不可以邊境進行查驗確保食安，這樣的一個政府的承諾，變得信心上是有動搖的，那林全院長後來也就停了，就沒有繼續往下走。這可以說是第三次嘗試，當然現在目前（訪談日期為 3 月 2 日，2 月 21 日已正式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進口）看來是已經開放了，算是實際上真的有落實這個開放承諾的一次。

那日本當然是，第一個它在，我所知道在各種場合，都提他們對台灣的關切，而且他們對這個關切的立場跟態度，講得非常明白跟具體。第二個就是，我所知道的就是說，日本其實當時有在台北去找在台灣有設代表處的國家進行簡報，來跟其他國家分享日本對這個事情的看法跟立場、還有對台灣的期待。特別是，他們去找各國駐台代表處說明：為什麼日本覺得台灣這是違反國際標準，為什麼日本把它當成是一個優先事項，期待台灣要去……所以它其實當時在台北的外交圈，就是它努力，而且應該是有效果，讓各國充分瞭解整件事情為什麼日本這麼高度關切，然後台灣到底有什麼義務應該要盡到，而日本認為我們沒有做到。所以各國那時候，我知道

歐盟（國家）日本它們有去，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國家，在台北跟它們分享日本的立場。分享立場，當然不會有直接的效益，因為畢竟這是台日之間的關係，可是這整個多少會讓台灣的……特別是外交部會有更多的壓力，因為有越來越多國家瞭解這個事情（上）……日方的堅持，還有台灣在義務上站不住腳的一個問題。好，這大概是第一題（我的回覆）。

研究者：我想問一個延伸性的問題，因為老師剛剛有提到雙邊關切事項談了很多次，我自己也有看過 WTO 的紀錄，有記錄下來的 STC，就是特定關切事項，日本也提了不少次，從 2016……好像更早（第一次是在 2013 年 3 月提起）就開始提。我蠻好奇這樣的交涉是沒有成功嗎？還是說……因為我也有看裡面的一些紀錄，看起來就是台灣一直說國內有些問題，然後沒辦法達到，有種力不從心的感覺，然後日本就是也很無奈，這樣的 STC 在 WTO 架構下的互動是怎麼樣的情況？是不是失敗了？或者說有什麼問題存在？

E1：STC 在 WTO 的架構下主要是做意見交換的，類似一個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司法訴訟以外的、另類的爭端解決的一個安排。可是，因為相對於訴訟，它的拘束力其實是很低，也就是說各國都有權利提 STC，但是大部分的場合其他國家有時候也都在重複它過去的答案。因為關鍵其實是在……我們叫首府，就是在中央部會才能討論，因此在前線日內瓦，他們也只是反應台灣或者是日本對這個事情的關切、以及我們沒有辦法處理的原因。那當然就會發生說很多國家一而再再而三關切一些事情，那其他國家，就是被關切國的回應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它現在面臨（什麼樣的難題）、或者它認為這不應該被關切、它認為沒問題這樣的一個答覆，然後每一次譬如說關切國有一些新的關切內容，那我們就會說我們帶回去研究，下次再答覆。所以 STC 有部分的解決力，但是它很多時候是淪為一種立場表示、跟資訊交換的一個效果，因為它並沒有要求被關切國一定要採取什麼樣子的方式回應，包含了要不要回應，（雖然）大部分他們都會回應啦，因為那是禮貌，但是如何回應、關切多久、多少次後會有什麼效果，其實這些都沒有什麼規定，所以它（指關切國）就會一直重複關切，然後被關切國一直重複答覆。這也不是只有台日之間，很多……即便是美國、歐盟被關切事項，他們也很多是用這個方式在回覆。簡單來說，一切的決定都還是在首府，不是在日內瓦，日內瓦只是轉告說今天日本又關切，然後可能要我們答覆什麼東西，然後台北就會準備一些資料。那它效果不是非常地……拘束力不是非常高。

真的拘束力當然是爭端解決，我們也知道日本有針對這案子向韓國提出控訴。那案子有點弔詭，就是什麼輸跟贏在 WTO 其實是非常奇怪，因為日韓那個案子上訴機構並沒有完全認為韓國是合法的，它只是認為說一審，就是爭端解決小組的判決裡面，對於某些事實或某些推論沒有舉證完成，就做出韓國是違法的認定，它認為這個有程序上的問題。（具體地說）它認為爭端解決的法庭應該要去審理五個爭點，那爭端解決小組因為第一個爭點成立，就直接認定韓國是違法的，那上訴機構是說你應該五個都講完，去看一下其他面向。可是一審的法院認為說，第一個爭點，就是說它有沒有符合科學證據等，如果已經不能通過 WTO 檢驗，那其實剩下四個是不需要特別去討論了。總而言之，與其說是日本敗訴，不如說它凸顯出 WTO 爭端解決的一個瑕疵，就是它的上訴審沒有所謂「發回更審」，它可以自己判決，它也可以不做判決。那在這個案子裡面，它就有說了一審判決的問題，可是它沒有讓一

審去重新審，因為 WTO 根本沒這個機制，而它自己也沒有取代一審去認定剩下那四個事項，所以這個案子就懸在那裡。但是確實，因為沒有確定說韓國做法是違法，所以日本也沒有辦法再採取進一步作為。

研究者：我自己有看過一些實證研究的文獻結果，有提到 STC 作為一個可能可以替代或是緩解爭端解決這個正式手段的措施，其實它會有一定的效果。剛剛聽老師的分享好像是覺得其實 STC 的效果非常有限，我不太確定它的效果有限的情況是在台灣跟日本的這個案例比較明顯，還是目前看起來普遍都是如此的呢？

E1：我看起來是普遍都是如此，譬如說中國很多之前被關切，最近比較常被關切的是印度，因為印度修了一個類似化學品管制的基本法，這個基本法之下它開始調整很多譬如說油漆的配料這些化學品的組合，有點像歐盟的化學品法規，可是因為它這些新的法的公布，對於譬如說產業的諮商、事前的討論什麼都不夠，所以很多國家都在攻擊它，包含台灣，都對它 STC。可是他們的答覆就是說：我們覺得夠了啊，我們在什麼時候做過這些事啊，我們也都參考各國經驗啊。所以就這樣有點各說各話的問題出現。如果你有看過實證研究，它如果有附數據，譬如說有多少 STC 是最後走到爭端解決，有多少是雙方達成共識，如果有這樣的數據，那當然這個數據會是比較精準的。但是這裡面會有很多弔詭的地方，就是他是怎麼去衡量什麼叫做成功的 STC，那個其實是有很多模糊地帶的。那我的經驗應該是說，要不要處理 STC，完全取決於被關切國它有沒有意願去改變，STC 只是表達立場的一個機制。

研究者：瞭解。剛剛講到比較多的是國際層次的討論，那到國內（層次）的部分。我有看到老師在一次講 CPTPP 的研討會上，有指出日本在 CPTPP 裡面有個最終保留（不降關稅）的項目是針對農產品的 3.2%。這就讓我想到說國內的部分或許也是可以關注的一個層面，就是日本對農產品的保護是特別得高，那這是不是因為它國內（對農產品相較他類產品）的關心程度是有些差異的？

E1：你是說農產品是它相對比較弱勢的領域，因為這樣它特別關切福島？

研究者：應該說，因為常常有聽到日本有農業保護主義的傾向，那我就蠻好奇，因為保護主義就涉及國內層次的問題，那是不是 CPTPP 的關稅保留的這個做法，也可以說是他們對於農產品的特殊觀點的一個例證？

E1：可以是這麼說的。你可以看到，相對於其他國家，日本在 CPTPP 之下的關稅保留全部都是農產品。日本大概保留了就是你剛剛講的 3 點多（%）產品的關稅沒有完全消除，因為 CPTPP 的目標是百分之百零關稅，大部分國家都做到 99 點多（%），那日本看你怎麼統計，有的（說）到 97，有的到 96 點多，大概還有 2、3% 的產品是沒有移除關稅，這 2、3% 有一些其實是有擴大配額之類的，不是完全沒有鬆綁，只是它沒有把關稅完全移除，那這 2、3% 的產品大概兩百多項全部都是農產品。因此從這個角度，確實你可以說，相對其他國家，日本對農產品的保護，是它一個非常重視、優先的一個貿易談判問題，當然它也成功地爭取到這樣的範圍。當然它爭取到這樣的範圍，一定是有付出它的代價的，付出的代價我覺得主要是呈現在：第一個，它的非農產品，就是一些製造業、工業產品，零關稅比例是百分之百，因為它把這 3% 都全部用在農產品，所以農產品以外的產品是百分之百零關稅；第二個就是，作為交換條件，其他國家要求它要加速零關稅降稅時程，因為在 CPTPP

之下零關稅不是生效當天就要做到，生效當天大部分各國家大概做到 80 幾、90%，剩下一些分 3 年、5 年、7 年，最長好像到 21 年的降稅。……安倍前首相有推動擴大農產品外銷的政策，也就是一邊減少外國農產品進口的競爭，一邊增加產品出口……我不知道福島五縣佔他們農產品出口比重是多少，但是你可以想像它（指要求其他國家解除管制）是屬於日本政府在積極協助農民消除出口障礙的一環。所以日本應該也不是只有要求台灣，像它跟韓國就去提告了，它應該還有跟其他國家，就是開放比較慢的國家，都很積極地在溝通，希望對方加速解除。那我們確實可以把它視為協助農產品找到海外出口空間的一個努力的作為。

研究者：關於這個，因為我也有看到一些日本媒體的報導，針對台灣這一次的，有點像大幅解禁的政策上的轉變，他們會點到說，其實日本政府方面還是會覺得有進一步要努力的空間，我就蠻好奇，台灣做到這個程度，日本方面還有哪些需要補足的嗎？他們好像認為全部都要取消，這種感覺？

E1：

第一個，我們現在要求的產地證明，其實是一般國際做法嚴格很多的。一般國際上對於產地只會要求標到國別而已，我們是要求它標到縣、府、道，這個是跟一般國際的所謂原產地規則，或原產地標示要求是不一樣的。那日方其實也關切過，現在應該還會持續關切，就是希望我們在原產地標示的時候，去回歸到國際的做法，就是（只標）日本，不再區分地方的層級。到了現階段，我相信日本也理解，像這種食安（民間存有食安疑慮）產品的開放，它會（需要）有個信心建立的過程。姑且不論是不是真的有科學或食安問題，至少在台灣消費者心理是需要一個信心建立的過程。所以，我猜測，日本現在不會在這個議題上大做文章，但這個確實它以前就已經關切過，認為其他國家都只標到國，只有日本要求標到縣、（府、）道，是一種歧視性，而且是一種沒有理由的歧視性作為。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現在還有針對九大高風險產品要求檢附雙證，無輻射（輻射檢驗證明）還有產地證明，那當然日本會希望這個無輻射證明（的要求）要逐步退場，因為現在大部分國家已經把這個無輻射證明的範圍縮得比較小，就像歐盟本來也是蠻廣泛要求無輻射證明，現在它也只針對幾個高風險，像美國、或是澳洲根本就已經解除了無輻射（證明）的要求。所以國際趨勢是逐漸朝向不需要檢附比其他國家更多的證明文件，我相信日本也會期待台灣、以及歐盟回歸科學證據然後逐步地（解禁）。

所以基本上現在立即跟開放有關的兩個要解除的事項，第一個就是產地證明，要回歸國際做法只標國別，第二個是檢討所謂高風險產品的範圍，逐步鬆綁要求附雙證，特別是無輻射證明，這個有別於其他國家的做法。簡單來說，這兩個還是一個非常態作業。所以其實台灣事實上還是把日本當成一個高風險國家，因為同一個水果如果從澳洲進口，是不用附什麼無輻射證明，可是日本進口就需要，可見我們還是把它當成一個高風險（的國家）。那日本當然希望回到常態化，就是科學證據並沒有顯示日本是個高風險地區，你就不應該用高風險地區的措施來對待我，這大概是日本會希望台灣繼續改善的方向。

研究者：瞭解。我記得老師在 CPTPP 的研討會上面好像還有提到一個觀點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說農產品檢驗檢疫制度 SPS 是台灣對外貿易蠻常見的障礙，那除了對日本以外，對其他國家也是有（這樣的做法）。我就蠻好奇這樣的情況是台灣的特點嗎？我們會這麼關注 SPS 的緣由是什麼？還有進行（指實施 SPS）的情況是怎麼樣？

E1：

貿易障礙比較容易發生在農產品的原因，第一個在於，製造業或是工業產品它相對的標準是比較明確的，而且比較成熟，所以相對來說，它比較不會有那種突然出現的、或說需要特別去注意的這種關切問題。譬如說萊豬好了，萊劑照理可不可以添加？它也是一個食安問題，那它就會有爭議，可是在製造業或工業產品，其實這樣的爭議是少的，它相對來說安全不安全的那個界線是比較明顯的，所以工業產品的部分相對爭議會少。

第二個，其實以產品的類別來看的話，工業產品台灣是出口導向的國家，我們出口遠遠大過進口，所以進口的不多，可是農產品我們是進口多過出口，我們是一個貿易逆差國，所以當然你進口的產品數量多，你出現爭議的概率就高。

第三個，更關鍵的是，台灣這整個管制系統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很多措施「只知進場，不知退場」，我們啟動這些措施的時候，也許可以說很迅速之類的，可是很多條款要日落的時候，我們就不知道怎麼做。因為像食安這些規定的落日都會引起爭議，官員就會想說我不要惹事，反正禁止的是外國的產品，在國內我不想去惹這些政治上的麻煩，這是一種怕事的心態。再來就是說，政府的溝通能力不足，所以它比較沒有辦法有效地將可控制風險這個事實跟民眾說明，因為在風險作業裡面，除了科學的「風險評估」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叫作「風險溝通」，就是你怎麼樣把你所知道的風險、以及你要去回應這個風險的對策，有效地讓利害關係人包含特別是民眾瞭解、接受，台灣這個部分一直都是弱點。這個弱點跟我們剛剛講的「不想惹事」是環環相扣的，因為他沒辦法有效地做風險溝通，所以它就常常會引起更多的爭議，也就又增加了他對這種事情的擔憂，或者是不想惹事的這樣一種心態。

並不是說台灣特別注重食安，全世界都很注重食安，而是（因為）各種制度上面的缺陷，或者說缺乏，再加上我們進口的農產品、食品比較多，工業（產品）的出口比較多，這些結構導致台灣好像跟其他國家的糾紛，都集中在這些檢驗檢疫的問題上。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主要的貿易夥伴裡面，像美國、澳洲、加拿大、歐盟，他們出口台灣的重要產品都包含農產品、食品。因為其實說實話他們製造業在我們這邊，像美國出口主要就是靠農業和服務業，其實歐盟我們進口他們的肉啊、酒啊也非常多，基本上就是車子跟農產品是歐盟出口來的，因此當然他們的關切問題也就會集中在他們的出口利益所在，也會導致台灣跟各國的糾紛、或所謂關切事項就會集中在農產品貿易上，因為它有利益，然後又有量，再加上台灣做起來確實有一些「進場快、退場慢」、或是說不看科學、擔心民意這些問題，所以主要是這些原因。

研究者：老師提到一個蠻有趣的觀察，就是注重食安問題不是台灣自己的特色，應該是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我自己的觀察會覺得，台灣這個食安問題會被作為社會分歧的主軸，好像是因為有個時代背景存在，例如之前的食安風波？

E1：當然當然，問題是事實上所有國家都有食安風波，不只有台灣。譬如說歐盟的食安規範越來越嚴，其實也都是因為每一次的慘痛教訓，它之前不是還有狂牛病、什麼馬肉做的什麼（指 2013 年在英國爆出的馬肉混充牛肉事件）……它到今天有全世界最嚴格的食安規範，還會出現食物中毒的問題，更何況其他國家。所以，每個國家在不同的階段都有爆發出食安問題。當然有可能其他國家的食安問題爆發比較早，所以他們可能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事實上你去查，我記得美國在二十世紀初也出現過非常多起這種食安爭議。它們今天走到一百年後，因為社會進步比較早，它的食安問題，包含食安意識，出現也比較早，所以它可能是七、八十年前就已經有不斷地去改良它管制的制度。那台灣你可以說因為發展階段（比較晚），所以我們可能是最近三十年才比較多一點（爆出食安問題）。應該這樣講，發生的時間點才是特色，應該不是食安爭議，食安爭議每個國家都有，只不過西方國家可能發生比較早，那台灣發生的是近期。

研究者：一個蠻明顯的就是公投跑出來了，就是反核食公投、跟最近的萊豬公投的問題，就好像彰顯這個爭議在台灣……

E1：另外的問題就是說，台灣的政黨制度相對比較，我不知道能不能這麼講，我覺得那是個不成熟的象徵啦，應該就是說我們會去用這種會牽動到國際關係、違反國際義務的問題，拿來作內部政治對抗的議題。因為你設定這個，譬如說藍綠的對抗的時候，你有很多個議題設定的方式，那相對比較成熟的政黨或這國家，可能就會避免這種會去牽扯到美國、日本等貿易夥伴的領域，去做國內政治對抗的題目，會去選別題。因為你一旦把友邦扯進來，你就很難去釐清那個問題了，那也許這也是台灣學到教訓了。我覺得這幾次之後，我相信應該不會有政黨再去選這種跟貿易有關的（笑），食安會有，但是可能大家會去注意這會不會扯到什麼貿易問題。我覺得這對台灣也算是一個成熟的過程，包含台灣民眾、跟台灣的政黨。

研究者：嗯嗯，就是說這個政黨競爭、還有台灣的社會分歧會挑選這種議題作為關注的主軸，這樣的情況會有所改變這樣？

E1：對。

研究者：瞭解，因為我之前有看到老師在 CPTPP 研討會裡面提到，我們放寬的情況可以漸進地走，那這次開放的做法跟 2016 跟 2017 那時候看起來比較漸進的作法，好像是有點不太一樣的。就是那時候是分兩個階段，先針對福島以外的四個縣做開放，也有開放得慢一點，可是這一次是直接五個一起。我不太知道為什麼政府這兩次會在做法上面有這樣的轉換？

E1：

我覺得跟公投是很有關係的，就是去年的萊豬公投。從我們剛才討論的脈絡來看，我覺得這對台灣最有貢獻……我不是在講那個結果，我是在講那個過程，就是我們

剛剛講的風險溝通，風險溝通的能力，也包含風險溝通的方式。當然那個公投過程雙方很多都還是所謂的「武場」，就是喊口號、或政黨（動員）這個方式來處理，但是也有很多的、我自己就參加過很多場「文場」，就是議題討論為主，那這些其實就是所謂的風險溝通過程。那也包含說像衛福部這些專業的單位，食藥署、防檢局（指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會用大家聽得懂的方式來說明，舉出它的科學證據來告訴大家：「大家對食安的擔憂其實是有很多方式可以控制，那禁止進口是最不好的方式」基本上是要傳達這個訊息。譬如說美豬用標示，因為它是冷凍豬，所以我們會標示這是「解凍豬」，用標示的方式來控制風險，它說實話不是風險，它其實是一種心理風險的控制。因為我們認為合規的萊劑是沒有風險的，要確保國人可以不買的權利，所以像這些配套事前的構想、規劃，其實也是一種風險溝通的過程。

所以，第一個他們（指政府官員）比較瞭解風險溝通的感覺、跟怎麼做會比較有效，其實大家都一直在修正。第二個是信心，尤其是對這些專業文官來說，他經過這公投，他比較有信心來跟大家討論這個食安問題，或出來說明食安政策。因為過去在公投之前，感覺上食安是一個禁忌，就是講到食安，就不能有鬆綁，就食安跟鬆綁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的，放在一起就變成是連主政的公務員都覺得好像有問題的這種感覺。那這次等於是把這個禁忌攤開來了，（公務員會開始在想）這個禁忌是存在的嗎？這個食安（爭議）是想像出來的還是真實的？我覺得這次有很大的功能是在這個過程。就給這些專業文官相對比較高的信心，就是說他做得到，當然裡面參雜了很多政黨的動員，但是一定有很大的部分是透過這個不斷的公布說它要幹嘛。所以，我覺得他們會有些信心，這可能是他們最重要的一次風險溝通的學習過程，而且結果是支持他繼續努力，我覺得在這公投背景之下，等於是給他們更大的信心來做這件事情。

在這個背景之下，其實日本福島五縣的問題是更好解決，因為第一個全世界幾乎都開放了，我所謂的全世界指的不是所有國家，而是當初我講的那三、四十個（應是 54 個）有採取措施的國家，其實還有一百個國家根本沒有採取任何事情，那這四十幾個有採取措施的國家幾乎都解禁，甚至包含了最重要的、我們視為典範的歐盟，所以這對本來就已經相對多一些信心的公務員來說，感覺上就會信心更多。第二個就是說，這些國家鬆綁不是因為它跟日本關係好，是因為他們去看了證據，尤其是像歐盟它在說明它為什麼鬆綁的說明書，有引述了很多日本官方做的統計，它也間接地反映歐盟是認同日本官方所做的調查，它以日本官方的調查作為基礎來決定它要鬆綁，而日本官方的這個調查，我們剛剛說的，這些數據都顯示說真的沒有特殊化福島五縣的必要。所以從這個角度，台灣其實還是可以是漸進式的，我們沒有一次把日本視為一個正常國家，我們還是把它當成高風險，我們只是沒有把五縣當成超高風險，我們讓它回歸到高風險的這個方式來處理，所以對日本九大類食品還是百分之百邊境查驗，其他國家沒有。百分之百邊境查驗意味著通關時間會變長，然後會變比較繁瑣，然後產地證明需要特別為台灣做標籤，其他國家沒有這個要求，這些都是額外的，理論上不合理的成本不應該存在，這個就是所謂的貿易障礙。

所以回到你的問題，我覺得是這樣的背景讓他們比較有信心，而且他們認為名義上可以接受，第三個是證據上支持我們做這個決定。簡單來說，道理站在政府這邊，

而有道理的政府的官員也比較有信心、比較知道怎麼把這個道理說清楚，這應該是讓他們覺得可以一次到位的判斷基礎。

研究者：所以換句話說，在這次萊豬公投之前其實台灣政府一直都不太知道要怎麼去處理食安爭議的問題，然後去做開放的決策這樣？

E1：沒錯。應該說前面的經驗都很慘，所以他們（指台灣歷屆政府）其實沒有成功的經驗，他們這次算是有一次成功的經驗，而且很成功。因為公投結果幾乎在完全沒有人看好的情況下（成功維持開放萊豬進口），這個絕對會是一個很有幫助的……這個幫助不是只對民進黨，所以我一直強調公務員、食藥署、防檢局這些沒有隨著政黨進退的問題，相對來說他也會持續在這個領域工作，那未來就算換別的黨執政，希望這個制度可以繼續，因為這些公務員的信心被建立起來了。所以我想結論就是，這次這兩次開放最大的一個收穫，我覺得是台灣未來可以從一個合乎國際做法、國際義務的角度，還有不會失衡只看食安、不看其他影響的角度，更平衡的一個角度，去處理跟其他國家的食安爭議，我覺得這個會是台灣最大的收穫。萊豬跟五縣絕對不會是最後一次，還會有其他的，未來我們用什麼態度去處理這個，我覺得這次有一個示範的效果。

E2 訪談逐字稿

訪談日期：2022.01.04

研究者：根據您個人的觀察與研究，這個問題對於日本政府而言有何重要性？日本政府在設法解決此問題時，面臨最大的挑戰為何？

E2：食品安全、食品的問題是，如果台灣跟日本要繼續推動經濟合作，或者是類似……應該說……台日不能說 FTA，或類似 FTA 或 EPA 經濟合作的協議的時候，福島食品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是要解決的問題。這個部分是政府、官方都講過好幾次，台灣方面也瞭解，日方政府期待台灣政府依照國際的標準，根據科學的方式來處理食品問題，這個就第一個部分。我個人認為，對台灣的社會、政治議題瞭解的人會認為，日本社會對台灣社會，例如說反對核能電這種的國民意識比較高了嘛，反對核能電等於是核災的東西，當然這更不要的東西啦。不過，日本社會比較不會關心別的國家對核能電怎麼樣的，應該比較少注意到啦。無論日本方面是否瞭解台灣社會有這樣的情況，食品安全的問題還主要是台灣方面要處理的問題，我們不會說對方不需要的東西強迫給你吃啦，對不對？不過這個部分是跟其他的國家經貿，我也賣東西、我也買東西，是買賣的關係，就是我這個東西不要（買），不過我想要賣這個東西，這個是有點……國際的一個規範來說，比較不邏輯的啦。所以，台灣方面討厭吃不管美豬啦什麼什麼，還是最好是……（要合乎經貿邏輯）。如果像北朝鮮、北韓，完全跟其他國家不用往來啦，這些國家我們沒有什麼意見。不過台灣還是依賴對外的經貿關係嘛，所以應該最好要遵守這些國際的規範來處理，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研究者：因為剛才教授也是提到雙邊經貿方面公平性的互動，我比較好奇的是，除了雙邊國際方面的考量之外，對於日本國內社會，是不是也會有需要去解決這個問題的動力來源呢？

E2：我覺得食品的部分，日本是我們推動對外貿易自由化的時候面臨（之所以會覺得必須要去解決）的問題，應該是（因為）我們比較過去保護國內的農業產業嘛，或是應該可以說 21 世紀末稍微思考改變我們日本食品，包含水果啦、還有牛肉啦什麼的、還有日本酒啦，都積極地對國外促銷，而且剛好台灣是日本農產品來說，我記得是香港、中國、台灣是很重要的出口市場嘛，所以這個部分確實有。不過，應該說日本對外的出口、或對外經貿來說，應該是很少、很小的一部分，農產品的部分。例如說，當地的國民、當地的一些國會議員，當然常常受到一些關說嘛，就是以前有台灣都買的東西，現在都不想買，這個還是部分業者有受到一些壓力啦，所以他們應該對這些問題對當地的國會議員反應，甚至這些國會議員對台灣討論的時候，（會提出）欸趕快台灣要開放啦這些問題，應該會說的啦。或是，日本方面也有為了讓台灣社會減少一些對日本食品安全的疑慮，現在疫情關係可能往來比較不方便，或是應該（不然應該會安排）台灣的一些專家、或者是業者都要參觀日本的不管水果的、還有水產品的這些當地的狀況。日本政府應該已經做過不少的事情，不過還是繼續做啦，我覺得這個還是比較重要的。這樣才有慢慢台灣社會對這個議題的疑慮，可能就……不能說完全沒有啦，會減小啦。

研究者：那我可以這樣總結老師剛剛的分享嗎？第一點就是，日本自己其實是有一些來自國內的壓力，特別是比較地方層級的這些議員，他們會受到一些壓力，然後他們可能會想去解決這個問題，跟台灣做解決這樣。

E2：對。

研究者：然後第二點方面是，日本也希望可以盡量讓台灣方面對日本，特別是這些地區的食品做一些更深入的認識，然後可以減輕疑慮這樣嗎？剛剛是提到說，可以讓台灣比較多的人去當地參觀，是這樣的意見嗎？

E2：嗯，對。可以說日本政府方面應該要跟（台灣的）業者啦、一些食品的、或者是政府官員啦、還有媒體嘛，這些就還是……（要多往來）。我相信以前有做過，不過還是繼續不斷地做啦，因為福島現在我們所說的處理過的核能電廠核災的水嘛（這個議題又爆出），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繼續多往來）。這個議題對日本國內的人還是（比較做得到），不過對國外的他們多資訊不足啦，這方面是公權力要可以說積極地參與，還是要努力的地方啦，我個人認為啦。

研究者：我蠻好奇，因為剛剛有提到第二點的部分是日本方面會邀請台灣的人去那些地方做參訪跟瞭解，那是不是老師有知道一些具體的行程可以分享嗎？

E2：我比較知道的是青少年的交流嘛。有些台灣方面年輕人來參加大學生的什麼交流活動啦，它應該有日本政府 311 之後很多就透過青少年交流，他們就看到福島的現況，然後透過它自己的什麼 FB 啦、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s）這樣的來去發行，欸這個福島很好啊，（現在的狀況很好啊），他們有做這種的活動啦，大學生啦。這個當然一部分啦，這個青少年（的部分）。不過，專家的部分我沒有認真查過，不過至少應該很多台灣的政治人物也有好像參觀過這些地方啦。就是那個時候，因為日本方面是希望一些政治人物啊……我記得是 311 發生之後，日中韓三國元首的首腦會議也有在東北那邊辦，因為日本那時候民主黨政權嘛，那時候溫家寶、還有李明博，反正是新總統啦，那時候的目的主要是我們核災那邊已經安全了，

2011 的事情啦，我的印象中。不過這個台日之間我至少知道是很多，其實不是日本政府針對台灣的青少年，我覺得應該全世界都有青少年交流啦。一定要靠東北，一方面讓外國朋友認知東北的安全啦，還有希望東北的好處你們回到國內後要推廣嘛、要宣傳嘛，這個有小小的……（期望），反正就是提供給全世界認識的機會啦，當然這個是政府方面的宣傳意義不一樣。

研究者：剛剛老師提供的時間點是 2011 年之後就已經開始在推動這樣的活動了嗎？

E2：應該 2011，不過大概是第二年的預算開始，所以通常 2012 年之後比較多啦，你可以查啦，應該會有這種的活動。

研究者：所以並不是說這樣的活動比較針對台灣，是針對全世界各國？

E2：全世界。本來青少年交流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嘛，或是特別要強調東北的部分。不可能全部都看東北，當然參觀東京、大阪那些其他地方可能會去，不過至少裡面一個地方去東北，我看到的台灣青少年去的活動有這個。

研究者：所以說針對台灣人，東北會變成一個必定的行程嗎？如果說跟其他國家的青年人比起來的話？

E2：沒有沒有，還是其他國家也是一樣，多少不一樣，不過是多少都一定要他們希望到東北，這樣子啊。畢竟他們國內預算這樣得來出去，為了（笑）介紹東北的安全啦，大概這樣的意圖。

研究者：瞭解。因為有觀察到台灣之前有一次辦公投嘛，那一次就是比較針對日本的食物這樣，那這樣的一個時間點前後，不知道老師剛剛有提到的公共外交的一個介紹的活動，它這樣的作為是不是有一些變化？不只是包括台灣民間的青少年啦，如果說對地方政府的這些參訪活動，會不會有些相關經驗呢？

E2：我知道 18 年是台灣的公投，大部分的國家是很早就對日本食品的限制要解除嘛。我目前還有沒有做的事應該不太瞭解，不過 12、13、14、15 那個時候應該有蠻多做的這樣的事情（青少年交流）。

研究者：所以不是在 18 年之後有不變多的這種感覺嗎？

E2：沒有這樣說啦，我這個沒有確認過，不過台灣 18 年發生這個公投之後有什麼樣的發展，我沒有特別的印象。已經有做過這些事情，他們認為（青少年交流）是已經有效果，所以是不用預算來做這樣的活動。台灣方面我沒有那麼仔細地看，有沒有這樣的青少年活動啦，還有沒有讓台灣同學去日本要參觀福島，我這個沒有查，你可以自己找。

研究者：對，我是有看到比如說日台交流協會的官網有些公開行程，就會看到說有安排東北的行程，所以剛剛跟老師確認一下。

E2：我不知道這個 18 年前後有沒有什麼變化，那個我不太瞭解。



研究者：嗯嗯，就是說知道這個的活動有在進行這樣的作法……

E2：嗯，反正 18 年之前做過這樣的活動。

研究者：嗯嗯，然後 18 年有沒有特別變多，這就不清楚了這樣？

E2：對。

研究者：瞭解。對了，還有剛剛講到交流協會的官網上面好像還有個資訊是，比如說前任的沼田代表，他好像在一段時間裡面有些行程是跟台灣各地方縣市的首長進行會面跟討論這個部分對嗎？不知道老師有沒有對這個事情有瞭解？

E2：我覺得這個是（因為）台灣跟日本中央政府之間的往來有限制，所以是透過交流協會的平台要推動（日本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交流，這個是應該不會奇怪的。不過我覺得這個跟食品安全問題沒有直接的關聯啦，我個人認為。不過如果（交協跟）地方首長見面，他們也是（會表示）「欸我下次想要訪問日本」，那時候如果談得來，應該會順便提到「欸你們食品問題怎麼樣的」。不過這應該不是地方政府管轄的議題嘛，這樣我覺得如果他不小心講，一個縣長跟媒體（爆料）「欸他講到（日本食品問題的）東西」，這樣的話，坦白說國民黨執政的縣市長一定會講這個，利用政治來利誘啦（作為政治性說辭的材料）。我覺得日方與地方政府之間，日方應該不太可能講啦。如果台灣方面提到，它也許會回答嘛，因為地方政府的權限有限制。或是（除非這是）日方、日本交流協會很重視的一個政治的交流議題。

研究者：就是不會主動提起這件事情，可是如果台灣的官員是有提到的時候，日本方面可能就會做一些回應這樣的感覺？就是不是主動的立場？

E2：嗯對，我覺得。或是日本方面知道這個問題是台灣媒體蠻喜歡挑的議題，所以我覺得日本交流協會的人應該講到這個問題一定會慎重地處理。

研究者：就接續這個問題，因為剛剛也是有提到公投的部分嘛，那其實在 18 年公投之前 16、17 年的時候，台灣政府有在推從地區管制變風險管制，簡單講就是對福島以外的四個縣市進行分階段的放寬、讓它們可以進口這樣，那時候就是為了這樣的一個政策，所以推了很多公聽會，不知道教授有沒有觀察到這樣的一個舉措是不是在 2017 年以後就比較少出現了，那可能會覺得是什麼樣的原因呢？

E2：我個人想到的是，第一個問題的話就兩個方面來探討，過去台灣面臨的食品安全问题（問題）的主要來源是中國大陸嘛，所以民進黨政府想要把全套的食品安全規範的法律，這樣的話不用考慮地區的問題，就是不要只有針對日本的食物。進口食品，除了中國以外、還有我們看到的新聞是越南的劣質茶葉、或者是食品油啦，反正這些問題都可以一起風險管制，不要地區的角度來去管。尤其台灣民眾，我個人認為是，對台灣政府的食品管制的一些制度、或者是運作，沒有充分的信心啦。懂我的意思嗎？所以就比較（需要）稍微完整的這些食品安全管理法這樣的東西，這樣的話就可以不要特別針對日本的什麼食品啦，不要這樣的區域管制啦。我覺得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是台灣方面不推動，（應該是因為）台灣政府（被認為是）為了 16、17 年想要的調整、為了日本的特別安排啦，當然比較容易受到這樣的批評嘛。

(就像是)民進黨想要做的事情,要新竹縣市的合併、還要為了什麼新竹市的市長(可以連任),這樣(為了自利)的批評。台灣方面(辦公聽會)可以避開這個部分,這是我針對你的第一個問題。還有2017年以後不再推動日本食品進口……(的放寬),我的理解是,我也是長期關注台灣的政治啦,台灣2018年地方縣市選舉之前,蔡英文想做的事情應該是處理好年金改革啦、還有勞基法的一例一休的問題,就是問題一大堆啦,16年趕快解決這個問題,17年專心去(內政),18年前瞻計畫,反正是撒錢、反正是地方公共建設,這樣的話選舉會(選得比較好),2020年連任,我個人認為她一定有想這些劇本。所以是,她有時間限制,16年年底公聽會後來國民黨、消費者……來亂,所以後來不做了對不對?(然後)17年要再處理另外一個戰場……所以這個議題是16年年底就沒有解決,就暫時擱置下來,我個人認為啦,這個部分。

研究者:那在2018選戰完畢之後好像還是沒有再繼續推動,這個原因是什麼?

E2:2018年以後,當然一個公投通過兩年後比較不方便處理,還有蔡英文自己要為了連任嘛,對她來講、或民進黨政權來說,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所以可能是沒有(時間)處理這個日本食品(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樣的判斷啦(做出了這樣的判斷)。

研究者:所以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日本食品問題,其實放在台灣的政治脈絡下面,就是變得更比較棘手……

E2:嗯對,應該這樣想的啦。因為這個時間不方便處理嘛。

研究者:我們就會用這個詞彙叫「政治化」對嗎?

E2:對,當然政治化了,已經有這個議題政治化了,所以很難處理嘛。

研究者:對,就不太能用國際標準或是食安的風險這麼的一個客觀的方式去處理它了這樣?

E2:嗯對,我覺得。

研究者:講到風評、風險溝通的部分,日本在國內應該有相關的作為,我蠻好奇,因為日本自己內部嘛,也是需要做一些這樣的溝通,然後才可以說服人民去安心地享受這些食品。那這個部分的經驗放在台灣,會不會有什麼借鑑的地方,或是具體的情況可以分享呢?

E2:在台灣國內、或是日本國內,應該一般的日本人一聽到「欸這個是福島產的」就……(會有點猶豫),不曉得日本人考慮……安全嘛,或者是不是特別要買福島的嘛,一定有考慮啦。這個是當然一個心理的因素嘛,我覺得台灣也一定會有這樣的想法。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日本的中央政府、或者福島的地方政府不斷地宣傳、或是根據科學的根據,(說明)欸福島食品安全啦。他們已經做了不少事情,不過我覺得這種的事情(要發揮效果)還是需要時間啦。也許科學根據來說,當然我也不敢說百分之百是安全的,不過我們明天吃的東西(本來就)不可能是所有都是百分之百安全的。台灣國內或日本國內(常會說)毒什麼什麼的,都是這樣的東西嘛。

所以還是心理的因素，我覺得需要時間，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風評的問題，也許前面類似講過，現在當然疫情（可能比較不能做到），不過減緩疫情之後，針對包含台灣或者周邊的韓國、中國啦這些國家，讓這些國家或者國民直接參觀我剛才說的當地的……，（邀請）政府、還有媒體，媒體還是蠻重要的啦，當然政府、媒體、或者民間的我剛才說的青少年，讓他們真的是體會那邊的食品啦、還有什麼樣的……這當然不可能一下子一看到，就馬上說欸完全地馬上第二天開始吃，這不太可能。

研究者：就慢慢來……

E2：對，這一個階段性的事情。因為現在是疫情，當然往來現在困難，不過之後還是要做的，我覺得還是比較重要的。順便福島處理水的問題，也有潛在的問題，202……反正明年，日本計畫要慢慢排水嘛，那時候一定有遇到的問題，所以這個部分，因為已經發生過核災已經 11 年了，不過這個東西 11 年還是長期的規劃來推動才……不但日本國內、還有周邊國家也有減少這個疑慮（的需要）嘛，這個我的看法。

研究者：所以福島的食品（問題）在日本的溝通會不會相較之下算是已經蠻成功的，還是到現在還是有蠻大的落差？

E2：我覺得食品的問題、還有處理水的問題，當地的人還是當然不可能完全滿意啦，他們是會覺得自己犧牲的嘛，為了國家或為了經濟要犧牲的，所以他們當然希望要不斷地改善現在的環境。我們整個福島食品出口的部分，是除了中國、台灣、韓國、還有香港、澳門以外都大部分開放，這個部分相對來講是成功的，不過還是中國、韓國、台灣這三個比較東亞的國家，是對日本來說很重要的貿易夥伴嘛。貿易夥伴，包含美國是四大貿易夥伴，（其他）三個是東亞的國家，你知道嗎（笑），這很現實嘛。來往的觀光客也是，最多中國，第二個是韓國，第三台灣，這個是現實的問題啊。所以這個部分是亞洲國家……當然，中國、韓國還是政治上摩擦比較多啦，很多安全的……主要是經濟或者是歷史的問題，不過這部分台灣是比較小這個問題。不過對日本人來說，（他們會困惑）欸為什麼台灣還有採取這樣（管制措施）的問題。我們（可以理解）中國、韓國反對這個食品，等於是為了騷擾日本（笑），反正是他們做的是讓日本討厭的事情。日本來講比較不了解，為什麼台灣對日本很好，怎麼還是這個樣子？這個疑慮確實有存在。

研究者：這個蠻有趣的，應該說日本的形象在台灣（人）心中是蠻良好的，可是在食品議題上面好像就過不去，就還蠻疑惑，因為這東西好像沒有搭在一起。那關於這個，其實我後面還有一個問題是，想看一下老師針對這兩個網站的資訊內容有什麼想法？一個是交流協會的，一個是 Fukushima Updates。

E2：交流協會做的，應該我認識的朋友他們做的，因為我以前在交流協會工作所以比較知道，大概哪些人做這樣的事情（笑），大概了解啦。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不管怎麼說政府單位、還有對日本福島安全食……他們應該是根據科學根據來做的啦，所以不太可能隨便、或者亂寫這樣的東西（笑）。我的意思是，這些報導或者是這樣的宣傳，應該會是公信力很高的啦，我相信。不過看這個宣傳、還有根據這個報導的東西，相不相信還是另外一回事啦。不過這個政府方面應該多少交代國民，因為政府的工作還是，要讓國民可以平安地生活啦、還有做正常的經濟生活啦，對不

對？對農民還有漁民來說，賣魚賣水果還是重要的工作，但是政府方面應該幫忙這個，應該要嘛。所以，政府方面應該稍微對這個做法，交代得多一點，我們該做的先去做嘛。不過這個也許對他們（福島的農漁民）來說還是宣傳不足啦，因為不滿的地方應該有……我覺得。

研究者：這個蠻有趣的，因為剛才教授有提到說是對國內也會有類似這樣的做法嘛，就是在國內也會有類似的資訊呈現給日本自己國內的人民……

E2：不過這個食品的問題是……因為核災是比較嚴重嘛，確實核災的結果是很多人不能再繼續住在那個地方，一定要離開這個土地嘛，所以當然那邊的農地，我們剛剛說的，看到很多污染這樣的科學數字啦。因為日本政府也是希望要照顧那邊的農民嘛，不然讓他們找一些其他的工作怎麼樣的，這個是當然日本政府一定要有的另外的考慮嘛，這樣長期來說這個對他們政府來說（是一個）負擔啦。所以讓他們（農漁民）繼續本來做的事情嘛，所以政府會幫忙他們。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宣傳可能是，當然我一直關心台灣所以常常看，不過以前有發生什麼天災的時候，可能是一般的什麼……以前關西地區發生大地震，不過沒有對農業的傷害，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啦，所以我也許比較少看到這個東西（日本政府特別對外宣傳）啦。這次針對台灣的部分，他們（日本政府）20 幾年的做的……應該公投後做的啦，我覺得啦。

研究者：那個時間點是嗎？公投之後？

E2：欸我不知道……這個也許公投之前啦。不過應該是……它除了這個以外，應該針對全世界宣傳啦，應該會另外……不過這個是交流協會為了台灣民眾、台灣政府……

研究者：對，這個是蠻有趣的點。因為除了問這些資訊可能對台灣民眾有什麼感想之外，我也還蠻好奇，像是交流協會這樣官方組織它呈現這個資訊的「用意」是什麼，就是他們想要達到什麼目標這樣……

E2：當然這是針對台灣地方、台灣民眾要對日本的事實狀況進一步的瞭解啦。因為台灣媒體或日本媒體也都有（持續在渲染）日本的福島還是危險怎麼樣怎麼樣……這樣的宣傳，我不敢說假新聞啦，不過是一部分負面的細節大幅地報導有這樣的，還是影響台灣選民、台灣民眾的觀感。所以它特別要針對台灣選民做這種的宣傳。

研究者：那它的最終目標應該就是希望可以解決……

E2：當然是希望理解啦，理解欸……它（交流協會網頁）說「日本食品放射性物質的真相」……

研究者：對對對，有很多（笑）。所以目標應該就是希望可以去解決……解決這樣的一個食品進口的問題是嗎？

E2：對對對，我覺得當然這個……比較花時間啦。

研究者：雖然那個過程要很緩慢，要很長的時間去處理這樣？

E2：都還是要不斷地努力，還是我覺得重要。這次（反萊豬進口）公投的結果……當然這次公投沒有日本直接食品的問題，我覺得日本方面擔心的，如果美國萊豬的問題通過（禁止進口萊豬），那國民黨講欸那下一個是日本的東西再一次公投，對他們來講下一個選舉一定連在一起，批評民進黨政權親日媚日這樣的東西嘛對不對。不過一般台灣民眾對這次公投的議題，沒有非常急迫性的議題，我這個不知道怎麼解讀啦，不過至少……台灣民眾如果關心很高的話，投票率不可能那麼低啦。不過這個問題需要花時間啦，日本方面需要不斷地努力，這個是我的看法啦。

E3 訪談逐字稿

訪談日期：2022.01.20

研究者：根據您個人的觀察與研究，這個問題對於日本政府而言有何重要性？日本政府在設法解決此問題時，面臨最大的挑戰為何？換句話說，為什麼日本政府會特別想去解決這個議題？是有來自國內的一些動機嗎？或者說有其他的考量？

E3：福島核災發生之後，全世界對日本都有些限制嘛，那後來科學證據就證明食品安全慢慢比較好了，日本政府就希望大家能夠開放。但是它也不是針對台灣，是對全世界都在努力啦。

研究者：應該說，這個問題會被他們視為是一個很顯著、然後必須要努力去解決的問題，當中的動機和出發點主要是什麼呢？老師有什麼想法嗎？

E3：動機……我想每個國家都不希望自己的食品被污名化吧。

研究者：嗯嗯是。

E3：你自己國家的食品被人家冠上是髒的，而且沒有科學證據的時候，你當然會想去解決啊。

研究者：嗯，我也聽說過日本對他們自己的食品，以往以來是蠻有信心的，所以遇到這個問題他們更想去解決它，可能有這樣的背景存在嗎？

E3：我覺得……這個……還好啦……我個人是認為，就好像台灣禁止美豬進口一樣。就是，WTO 有一個規定，那台灣不照那個規定走，那當然對方國家會生氣，不管是美國或日本。我覺得這個福島五縣食品跟美豬其實是一樣的，就 WTO 都有對這些食品設下一些限制、設下一些規定嘛，沒有超過那範圍基本上就是安全的。有些國家就故意不遵守這些規定，不管是美國或日本都希望對方能遵守規定這樣子。

研究者：瞭解，所以這樣就是說，其實日本對台灣等於說算是有點碰壁嗎？就跟老師講的一樣，就是在有些國家沒有去遵守這樣的情況，這也算是他們（指日本）蠻大的挑戰這樣？

E3：是啊是啊。但我覺得你不要就一直放到台日這樣來看，今天台灣食品出口到某個國家，然後這個國家不遵守 WTO 的規定，說台灣東西是髒的，你覺得台灣政府要不要解決？一定要解決呀。重點不是日本，是台灣不遵守規定，那日本當然要想

辦法……因為福島真的發生過核災，所以日本本身它也有點心虛，它也不能那麼強勢，它也希望能夠慢慢來、慢慢來這樣子。

研究者：嗯嗯，我想說因為映照到台灣的例子嘛，就是對自己的農民會有一些想要去照顧的意思，如果說是不被平等對待的情況之下，就會特別要關注他們這樣。那在日本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呢？就是，他們國內的比如說農民團體、或是一些官僚會不會特別去關照這個層面的問題？這會不會是動機來源的其中一個呢？

E3：特別動機……就像前面一直強調的，台灣的產品莫名其妙被人家嫌髒，這個國家的官僚一定要處理這個問題呀。你不是針對台灣，全世界他們都希望能夠改善，那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都是在逐漸改善當中，但是台灣是一直都沒有改善。那台灣屬於一直沒有改善的情況底下，他們當然會覺得說，台灣就做點事情啊，像香港、新加坡就都有改善很多啊。

研究者：台灣方面為什麼會跟其他國家不一樣呢？就是為什麼日本在對台灣的一面才碰壁了？

E3：我……不知道呀，可能就是台灣對食品安全這塊很容易被政治化。

研究者：哦～是有這樣的背景存在？

E3：你覺得美豬有沒有被政治化？

研究者：這……對，應該蠻明顯的（笑）。

E3：美豬就是國民黨要搞民進黨的議題，那日本食品被說成是核食也是國民黨要搞民進黨，那國民黨就盡量能夠煽風點火，能夠把食品問題說的很髒，盡量把它污名化。所以台灣的食品問題為什麼會變得那麼複雜，就是它變成藍綠惡鬥的一個象徵，藍綠惡鬥的一個議題，跟食品安全內容其實無關。

研究者：對，因為老師剛剛也強調說，以食品安全的標準來看其實是沒有問題的，所以這比較像是一個被政治化的結果，這樣的意思嗎？

E3：是。因為 WTO 它有這些食品安全的規定，那你要不遵守 WTO，可以，那你要拿出更強烈的證據，可是台灣沒有，那你就變成在國際貿易裡面在惡搞人家。那客氣一點的就會說希望你能夠改善，那不客氣就直接貿易報復啊。

研究者：嗯嗯，只是日本現在還沒這麼直接這樣……

E3：不是啦，就是 2018 年那個公投案之後，日本原本氣氛沒有很好，但是台灣這邊降了一批食品的關稅，那這些食品大部分都是日本進口，像清酒這種東西。那日本那邊是因為感覺到台灣的善意，後來就態度好多了、氣氛好多了。

研究者：提到這個轉折，我這邊也有觀察到日本一直拿台灣沒輒的感覺，然後中間遲遲還沒有真的用到一個比較強硬的手段去應對這樣，這算是一個蠻大的特點……因為這個政治化的情況跟傾向，應該蠻著名就是 2018 年那個公投嘛，就是所謂的

「反核食公投」，那這樣的公投是不是對日本來講是一個蠻大的警訊呢？在當時，或者甚至是現在來看的話。

E3：沒有啦……公投過了之後，2019 年大概 6 月、還是 5 月、還是 7 月，那時候台灣就降了一批關稅啊，像日本清酒從 40%降到 20%。

研究者：對，就我的爬梳，我有看到（台灣政府）對於酒類的部分一般限制好像都是相對比較低的，從最開始是全面禁止嘛，可是酒類被排除在外，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處置，後來是（酒類的）關稅再另外降，所以其實對酒類都特別寬容是嗎？（笑）就是台灣在這方面的處理……

E3：關於這部分，你可以先自己去看看當初酒類為什麼沒有限制在內。

研究者：好，這樣我了解，那我們進入到第二題的部分，就是一樣是根據您個人的觀察與研究，請問我國政府為何會在 2016、2017 年考慮將福島周圍四縣食品的進口管制由「地區管制」變更為「風險管制」？為何在 2017 年以後便不再積極推動開放日本食品進口？

E3：這個我就不知道。

研究者：瞭解……因為光看時間點的話會覺得這個跟公投的日期是蠻近的，那一部分其實因為公投也是展現了一個被放大的民意，所以（政府決策）會不會受到一些制約，我會朝這個方向去思考這個問題。就不太知道老師對於這樣的一個想法覺得妥不妥適……就是分享一點我的想法這樣……

E3：你如果要研究，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後來辦了一系列公聽會，你可以去問問那些參加公聽會的公民團體。因為我有參加一兩場，但是因為我是參與比較後期，所以情況我也不是到很清楚，不清楚的情況下，我就不方便講話這樣子。

研究者：瞭解，就是公聽會的部分，因為我知道在那個期間好像辦了很多場公聽會，那時候政府有（提出）一些具體的主張和根據，所以老師大概就知道這個程度。第三題跟第四題老師之前有提到說您可以回答，我就想聽聽看老師有什麼想法。那第三題就是想請問：根據您個人的觀察與研究，「風評被害」在「福島五縣食品輸台議題」中的嚴重性為何？我國政府及日本政府可以如何應對「風評被害」的問題？因為我看過老師寫過的文章，也是有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一些想法這樣，那我覺得老師應該是有自己的心得。

E3：其實我覺得那個風評被害，就剛剛講的藍綠對決的議題了，所以一方面台灣社會存在煽風點火，那個事情一旦被渲染成危險的，那基本上一般公民也會覺得（要）保持距離。你可以觀察之前美豬公投的問題，民進黨政府也是要到公投前夕才很努力地去做說明嘛，靠藍綠對決的政治動員去挺過去嘛。所以，風評被害如何應對，當然是要去說明，然後萬一反對黨要拿這個議題來搞政治，就變成藍綠惡鬥的話，那其實到最後也是變成政治對決。

研究者：哦，就是說這個風評被害問題會變得有點難解，是因為政治化的這個脈絡之下是嗎？



E3：是啊是啊，已經被政治化啦。

研究者：所以換句話說，老師也是覺得這個（風評被害的）嚴重性其實非常高，就是被放大到很多這樣？

E3：因為你如果說我們台灣在日本食品進口的公投，你會發現到最後出來講的，把日本食品說得很危險的，都是藍營的；那把日本食品說現在已經這麼多年，然後WTO有它的安全標準，說風險是可以接受的，這個大概都是綠營的。所以這個問題已經是變成藍綠對決了，實際上就是這樣子。

研究者：哦，因為老師也提到一個蠻有趣的觀點，是說這個問題因為被政治化，所以一般人民他們就會刻意地保持一點距離，那反而會造成人民對這個……

E3：保持距離……我覺得……一般民眾……因為一旦只要有那種謠言是食品是很不安全，大家是（就會）希望不要吃到最好，對不對？所以基本上，在把食品（安全）拿來當作政治對決的時候，把食品說成是危險的那一方基本上是有利的。但是重點是，我是覺得，會跟這個議題保持一點距離的是誰？公民團體。你看看美豬的時候，消費者團體基本上都保持距離啊，沒有人出來批評美豬啊，美豬食品安全其實是一個公民議題，可是到最後公民團體全部跑光啦。因為到最後變成已經沒有理性討論空間，就是藍綠惡鬥啊。但是我不覺得一般民眾會保持距離，一般民眾其實會被渲染到，因為只要輿論討論有辦法說成是危險，我相信會吸引一部分的民眾，（像是）比較保守派（的民眾）就會覺得：「啊為什麼我們就不要進來」。所以，台灣政府跟日本政府就是盡量要說明，但是其實你看那個美豬，到最後也是雙方政治動員、藍綠對決，就這樣子啊。

研究者：嗯是，其實這個情況是發展到蠻久了，從2016年開始，然後再到（2018年）公投，甚至到現在都還是有這個餘威存在，就是專業的公民團體其實對這個問題就比較沒有去發聲，然後（一般）人民就是不太瞭解，這樣的情況是持續蠻久，也是風評被害一個蠻大的脈絡這樣。另外，因為其實剛剛老師也提到嘛，就是說明這樣的動作，不管是我們自己、還是日本方面，都會想要去說明、去解決這個問題。可是我在想說：日本政府跟我們自己的政府在做這樣的操作的時候，是不是有哪方更積極一點，或者兩方會有什麼樣各自的考量嗎？他們做的是同樣的事情嗎？

E3：……要怎麼比較……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的問題耶……

研究者：那可能是我沒有講得很清楚，我再把我的問題說得更清楚一點。因為我自己是觀察到，台灣政府在公投之後、（或者說）2017年以後，到不要說近期的話，到大概2020年之間，其實都是比較沒有這麼積極地去講這個問題，說我們要繼續開放這樣。相較之下，我們自己的政府方面在處理這個問題，好像就相對比較消極一點。那日本政府是不是比較不會有這樣的顧慮，或者說有其他的考量，然後就更願意向台灣民眾做說明的動作？

E3：2018年公投之後，公投法規定兩年內是不能處理這個問題，對不對？兩年後剛好就是COVID-19，政府那時候疫情焦頭爛額，那你說要怎麼處理風評被害？

研究者：哦，等於說事務太多了，所以就先不去處理這個問題，是這樣的感覺嗎？

E3：……我問你一下台灣政府為什麼要處理風評被害？

研究者：這主要就是，可能跟老師之前講的一樣，就是一個貿易上面的公平吧，畢竟這個問題是一個沒有根據的做法，然後可能要去處理它，可能就是遵循貿易自由這樣的理念去處理這樣，那風評被害就是造成這樣局面的一個蠻大的原因，所以就是必須要去處理這樣的問題。可能會有這樣的出發點，這是我一點點想法。

E3：……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怎麼講……我沒有意見啦。因為我參與過很多政府內部的事情，所以我有些事情就不能講，所以我到這邊就停。

研究者：好，沒關係，老師如果覺得比較敏感的話，沒有分享也沒有關係的，以老師方便為主。

E3：如果你這篇文章的重點在風評被害，那我也 ok 啦，我也沒有意見這樣。

研究者：所以應該說，政府還是有動機去處理它（指風評被害的問題），有這個情況發生這樣……好，沒關係，如果老師不方便分享的話，我們可以進到下一題，那就是想請問您對於日本政府目前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官網「日本食品的安全性」的頁面、及「Fukushima Updates」的網站上所呈現的資訊有何看法？

E3：很好啊，很好啊。

研究者：怎麼說呢？

E3：因為至少日本政府要先成立啊，我覺得這樣很好啊。因為基本上台灣對福島資訊落後過久是正常的，而且變成兩極化，因為去福島過夜的外國觀光客裡面，最多的其實是台灣人，2018 還是 19 年的日本政府調查，在疫情之前，因為虎航有直飛東北啦。台灣變兩極化，其實很多人對福島幾乎已經是 don't care，而且基本上對日本政府的說法、對當地也是充滿信任；可是，另外一方面，台灣在政治動機上有些人就是很擔憂。雖然我覺得日本交流協會它做這些網頁，就是因為藍綠對決，藍的那邊也不會來看，它也不會欣賞你，可是我覺得還是要做啦，因為這是個誠意問題。萬一一般民眾……因為這其實是一個藍綠對決議題，那決勝點就是誰能獲得一般民眾的支持越多、越重要，那日本政府做這兩個網頁，其實是可以增加一般民眾的支持的，我覺得是 ok 的。

研究者：因為老師剛剛也有點到一點蠻有趣的，就是他們（指日本政府）做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正面的舉動，只是說在觸及的方面，好像會有一些比較極端、棘手的部分是沒辦法觸碰到的，或是說他們就比較有些存疑……

E3：台灣有一部分是不管台灣政府怎麼做、日本政府怎麼做，就是要把日本東西都全部叫核食，然後他們就是討厭日本，有一群人是這樣子，你怎麼樣（說明）也沒辦法。但是，對一般民眾，我覺得這樣的網頁是 ok 的、很棒的，這樣宣傳能夠繼續做更好，而且我覺得擴大會更好。

研究者：老師覺得說他們這樣的網頁設計、或者說相關的資料呈現，他們的主要用意是什麼呢？

E3：主要用意就是……告訴台灣……因為台灣很多一般民眾對福島的印象還停留在2011 的核災嘛，對不對？啊你資訊不更新，大家都還是舊的資料，這樣其實是不好的。

研究者：嗯對，這也是為什麼會繼續叫核食的原因對嗎？（笑）

E3：因為核食這已經被污名化了，因為（這就預設了有）核子污染，但日本出口從來沒有核子污染過的東西啊，所以已經被污名化了，這個就真的沒辦法。

研究者：瞭解……我可以這樣說嗎？就是他們這樣資訊上的揭露應該是很正面的，只是說還是有一點局限性，就像老師剛才講的，就是會叫他們（指福島五縣食品）核食，或是對日本是有負面觀感的台灣人民，其實還是不太能因此受到一些……有點像影響嗎……或是一些思想上面的想法的轉變這樣？

E3：我是覺得日本政府可以更積極，因為你除了網頁之外你可以有更積極的活動嘛。

研究者：更積極的活動……例如說有包括哪一些嗎？

E3：比如說……我就跟日本外務省的外交官說過，我們乾脆來台灣辦福島拉麵試吃會哈哈。

研究者：蠻有趣的。（笑）

E3：因為日本福島食品是不可以進來，但是你可以把它做的像貿易展。

研究者：哦，可以用這種方式……

E3：因為……你說……你去參加世貿中心的外國食品進口展，那那個食品還不能進台灣，因為它沒有通過台灣的……但它的一個貿易展，貿易展的時候有試吃，有點像是一個特殊的狀況，就是說可以試吃，但它還沒進口，但是你去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特殊狀況，這還沒進口，就是特殊狀況，就是為了進口而做的。台灣可以做類似福島食品、或是福島五縣食品在台灣的安全說明會，那現場的時候有試吃。問題是（重點是），你也可以試吃，因為這是個特殊環境，你要去的人都知道這是五縣，沒強迫你吃。我就跟外務省的人講說，你看台灣人最愛吃拉麵，把那個福島有名的拉麵店找來三家，北中南各辦一場試吃會。我跟你講，（新聞報導）「他們排隊超過兩個小時才能吃到」，這個宣傳勝過所有的網頁。

研究者：對耶，這個聽起來是蠻有可行性的。（笑）

E3：……我就是剛剛那樣講……他們（指日本外務省）就聽聽，因為這活動其實要搞還蠻大的，而且講了之後，後來就疫情了這樣。所以，我覺得，那些網頁是很好，

但可以再做更動態的。但是，我覺得福島食品可能很快就會解決了，因為 CPTPP 這個問題，民進黨已經找了黨內的立委溝通，那可能這一兩個月就會有結果出來。

研究者：嗯嗯，就會告一段落這樣。因為其實老師剛剛也提到說一個動態的動作嘛，除了這個比較靜態的資料上呈現之外，那之前日本有做過其他動態的舉動嗎？

E3：比如說福島農會會到日本全國去做推銷、行銷嘛。

研究者：在他們國內是嗎？

E3：但是你說到國外這個就比較複雜。

研究者：應該說不是在國外，就是針對台灣的一般民眾、或是說可能官員的接待之類的，會有這樣的活動、安排嗎？

E3：因為你食品要到國外辦展覽，又是福島，這個其實很敏感。

研究者：哦是，所以這個活動其實還是會有一些顧慮這樣？

E3：會啊，沒有要通就沒辦法。

研究者：嗯，那如果說是台灣人到日本當地呢？

E3：台灣人……柯 P（指柯文哲）就去福島吃過麻糬了。（笑）

研究者：對，這樣的操作其實也是蠻有趣的，也是有個宣傳效果存在。

E3：就是為了要增加支持者的票，才會有這種舉動啊。

研究者：是，因為我自己的觀察，我自己也是爬到資料，就是說其實會辦一些比如說讓台灣的年輕人、留學生去東北參觀啦，或是像民進黨政府剛上台，也是有去做考察，那時候日本政府也是有派一些人去做接待這樣，那我不太確定這樣的活動是不是老師有瞭解呢？

E3：有啊，基本上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就跟他講說，你要讓台灣電視台願意拍就是拉麵前面排兩個小時才吃得到，那個你不用花錢去請電視台來，電視台自己都來拍哈哈。

研究者：這很有趣。（笑）老師好像點出來一個蠻有趣的點，就是台灣媒體的選材傾向對嗎？就是台灣習慣叫……應該說我們的輿論環境吧，可能你叫核食，大家比較知道你在講什麼，所以台灣媒體就會用這個字眼。再來就是說，比較正面的資訊其實就沒有去揭露，或者說關注這樣的情況。

E3：事實上我是覺得，等到如果在未來三個月日本五縣食品開放之後，我覺得我會講說是應該做這種促銷啦，就是在台灣辦拉麵試吃會，北中南都爆滿，然後都是一次很多現場的，所有人都來我們這個縣這樣。可是問題是（重點是），那個拉麵裡面的食材全部是福島出來的。



研究者：這些活動可能考慮在正式開放以後，比較沒有顧慮的時候，就可以來試試看這樣。

E3：可以建議啊。因為就算政府開放了，風評被害還是有，那怎麼樣通過風評被害，就是……免費試吃哈哈。

研究者：呵呵，就是要宣傳嘛對不對，吸引大家眼球這樣。（笑）

E3：對對對。

研究者：這蠻好玩的，確實可以考慮看看，只是說因為現在受限法規啦，再來就是疫情的關係，所以就是可能還沒辦法做到這一步，可是這確實是一個可以跟民眾做溝通、或是宣傳的蠻好的一個方式。

E3：是啊，應該是更動態的……就是那個網頁很棒啦，但要更動態的啦。而且你動態辦了幾次之後，大家對福島的負面印象就會消失了。

研究者：對，另外一個動態例子，我自己也是觀察到，就是他們（指日本政府）會邀請台灣旅日的 Youtuber，去參觀比如說東北、或看一下他們檢驗場所這樣，然後他們（指台灣旅日的 Youtuber）就拍成影片嘛，然後上傳給台灣人，因為他們是台灣人、他們講中文，所以也是有一個宣傳效果，那個也是在日台交流協會的那個網頁（指「日本食品安全性」網頁）上，我覺得這個應該也算是蠻動態的情況這樣。

E3：但是問題是，它這個宣傳效果都只是對日本有興趣的台灣人。

研究者：對，我也有想到這一點，就是它的觸及並沒有到這麼得大。

E3：還沒走出對日友善這個同溫層之外。

研究者：對，就等於說它宣傳的範圍可能會有些限制。

E3：可是，有啦，你要先鞏固自己的基本群眾嘛。

研究者：哦，所以老師還是蠻正面去看待他們這樣的做法？

E3：當然正面。

研究者：瞭解，那再來跟老師聊聊近期的發展，就是因為剛剛也是略略提到嘛，我就蠻好奇這個萊豬公投的結果，於於日本政府來說，是不是有些新的啟示之類的、或是它對於我們政府其實會有些什麼樣想法上的轉變嗎？

E3：萊豬公投我們看到的，其實就你看到的公開資訊，就是台日雙方都比較正面看待，政府也找了立委說有準備，我們立委其實是蠻正面的，那考慮到年底的大選就儘快搞定，因為不要對年底大選造成負面影響的話，那就這三個月內搞定。

研究者：哦，所以是有一個時間安排上的考量對了，就是希望可以儘早解決？

E3：因為你不管再怎麼樣去宣傳，還是會有不少民眾就是……因為污名化已經成立了，要改變不容易，所以你開放勢必要面對支持率的某些損失，那越早開放、越早解決……因為我覺得台灣……當年我們反對美國牛肉進口，結果美國牛肉進來就沒事，美豬一樣……我覺得這個（指福島五縣食品）也是一樣啦，就算進來也沒事。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因為如果一般民眾覺得日本五縣食品有問題，就進口食品分縣標示清楚，這台灣一定做得到的。

研究者：對，對之前萊豬也是這樣的做法嘛。

E3：這是不會吃到的問題了，而且萊豬有更大的問題是因為萊豬便宜，所以它會混成台灣豬然後拿來賣，會有這個隱憂。日本食品再進口也不可能便宜嘛，它就擺在那裡（標著）「福島縣進口」，你要不要買是你的事（選擇），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我是覺得，就是被政治給污名化了。

研究者：所以它就是變得有爭議啦，就是變成說政府要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還是要看一下時間點這樣，那現在是想說盡快，因為後面會有個選舉，會有這樣的想法。

E3：對，如果今年上半年沒有處理好，下半年難度更高。

研究者：哦好，這蠻有趣的。

E3：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啦，中國現在在申請 CPTPP 啊。

研究者：對，這是個蠻大的議題。

E3：那台灣儘量要搬開絆腳石，這個（指禁輸福島五縣食品）對我們申請 CPTPP 一定是有負面影響啊，因為我們是在不遵守 WTO 的情況底下，歧視日本食品、不進口嘛。因為台灣說不出來為什麼禁止千葉縣全部進來，千葉縣隔壁的東京都我們就允許，沒有理由餒。說千葉縣食品危險，那跟福島縣相接的宮城縣為什麼可以進來，台灣政府沒有理由。

研究者：對。我之前訪問另外一個老師，他也是有指出，根據他的觀察，那個風吹的方向一直在變，這個管制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E3：是啊是啊，所以台灣目前是在嚴重歧視日本的情況底下，要想跟日本談自由貿易談判，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 CPTPP 要有更多動作之前，台灣要把這個絆腳石給處理掉。……我覺得，不管（之後福食解禁）結果怎麼樣，對大家一般日常生活是完全沒有改變。

研究者：對，因為確實它就是沒有太大的疑慮這樣，就是不太需要擔心。

E3：對呀。